武俠世界



$2.00

62



新派武俠
長篇連載

絕情拾三郎

曹若冰・著



人生際遇坎坷，幸與不幸各有不同，也由於身世，教養，環境種種的不同，因而造成了一個人的氣質，個性的特殊與怪異……「絕情拾三郎」就是在這些「不同」的因素下而產生的故事。

武俠小說，本來莽莽江湖上小人物的大故事，「絕情拾三郎」便是江湖上的一個「小人物」，但，他在江湖上都有着轟轟烈烈，不會為歷史記載的不平事跡！

他為什麼稱「絕情」？他為何姓「拾」這個怪異的姓氏？……

本書故事生動，佈局情節離奇緊湊，人物刻劃栩栩如生，躍然紙上。下期刊出，敬請閱讀。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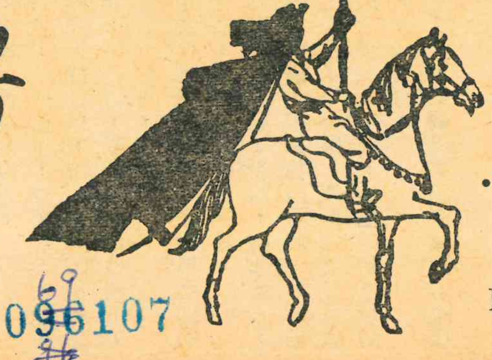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2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俠情巨型小說

倪匡・文
培新・圖

玄武雙毒

豪氣天生　勇打不平事
俠名何價　義向那方求

天色陰沉得可怕，在遠處，有兩股龍捲風的風柱，上尖下銳，直達天際，像是自烏雲之中，有兩條灰白的怪龍，垂了下來，直達地面一樣。風勢十分勁，田裏的莊稼，全都被風吹折了，亂成一團，在田塘上，站着幾個莊稼人，望着被風摧折的莊稼，臉上神情漠然，充滿了極度的凄苦。

在田邊的官道上，一匹白馬，冒着風，疾馳而來，馬鬃被狂風吹得亂飄亂拂，馬上那人伏在馬背上，只是策騎疾馳，不一會，來到了一個岔路上，他一提馬韁，馳進了左首的那條路。

那條路上，兩邊全是參天古木，這時風勢勁疾，樹枝樹葉，亂抖着，發出驚人的聲響來。

那人馳進了兩三丈，畧勒了勒馬，抬起頭來，只見他騎的馬，雖然神駿，但是他衣着却十分樸素，滿身是塵，臉上也沾了不少塵，濃眉上更是沾滿了沙粒，他約莫三十歲上下年紀，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向前望着，緊皺着眉。

他在想：風那麼大，眼看風勢越來越勁，該找個地方，歇一歇了！

正在他那樣想的時候，突然，路旁的樹後，跳出了兩個人來，叫道：「且止步！」

那人一見有人叫喚，立時勒住了馬，那兩人道：「你別向前去了，前面一座大橋，已被風吹斷，通不過了！」

那人畧呆了一呆，在馬上拱手道：「多謝相告！」一面說，一面已然牽轉了馬頭，向路口馳去，可是他才一轉過身來，那兩人互望了一眼。

陡地探手，在後腰上掣了一柄短矛在手，手臂振動，「颼颼」兩聲响，兩支短矛，已向那人的背後，電射而出！風聲响耳，可是那兩人的腕勁，雖是極强，短矛電射向前破空之聲，仍然尖銳可聞，那人背對這兩個人，眼看非被短矛射中不可了！

但是，也就在短矛疾射向前的一剎間，那人的身子，陡地一側，已然藏進了蹬中，看他的樣子，像是在蹬裏藏身，那一剎間，還想將馬頭拉開去的。可是那兩柄短矛，來勢實在太快。

他身子才一側，短矛已然射到，「撲撲」兩聲响，射進了馬頭，鮮血立時湧出，那白馬怪嘶一聲，滾跌在地。而也就在那一剎間，那人的身子，已自馬腹之下，竄了出來，他才一竄出，連滾帶躍，疾如旋風，向那兩個人，撲了過去！

那兩人見自己暗算不着，已是呆了一呆，而就在他們一呆之際，那人已到了他們的身前，身形一長，霍地起立，那兩人連忙想要後退時，那人雙手齊出，十指如鈎，已然抓住了那兩人的衣服，厲聲喝道：「爲甚麼暗算我！」

那兩人被對方抓住了衣服，雖然神色駭然，但是却仍然十分强頑，一個叫道：「好意叫你快點走，你再不識趣，只怕横屍遍地！」

那人一聲怒喝，手臂一振，只見發話的那漢子，身子如同斷綫風箏也似，陡地向外，飛了出去，「砰」地一聲响，撞在一株大樹之上。

那一撞的力量，着實不輕，撞得那人「哇」地一聲，口噴鮮血，跌了下來，蜷縮在地上，再也起不了身。

另一個被抓住的人，一見這等情形，大驚失色，怪叫了起來，隨着他的怪叫聲，只見前面路上，

樹後都有人轉了出來。

刹那之間，聚了三二十人，一齊向前奔了過來，但那些人，只奔到了丈許遠近處，便站立不動，列成整齊的兩行，分了開來。

緊接着，只聽來兩下呼叱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來勢迅疾之極，只見兩個人，抓着繩子，那繩子的一端，抓在他們的手中，另一端，繫在一株足有三四丈高的大樹之上，他們兩人，竟是抓住了繩子，疾蕩過來的，且以來勢快到了極點，人影一幌，已到了近前。

他們兩人的手中，各執着一面三角形的大旗。路上風勢本就强勁，再加他們迅疾無比地蕩了過來，兩面旗，「勒勒」有聲，氣勢非凡。

那兩人一蕩到了離地只有四五尺時，手臂向下一沉，「拍拍」兩聲響，兩面旗先脫手飛出，揷在地上，立時隨風飄揚，而那兩人手一鬆，身子也落了下來，穩穩站在旗旁！

那兩人自發出呼叱聲到現身，自樹上蕩了下來，出勢快絕，而且給人以一股詭異莫名之感，那人已不由自主，揚了揚兩道濃眉。

而等到旗揷定時，那人向這面旗一看，臉上更現出驚駭的神色來。

那兩面旗，全是密繡而成，一金，一銀，金旗之上，還加繡一條看得耀眼，細得出奇的蛇兒，而在銀旗之上，加繡的却是一條紅的怕人，足有一多來長的蜈蚣！

這兩面旗，看在任何一個學武之士的眼中，都不禁要心頭怦怦亂跳，那人自也不能例外，那是邪道之中，兩個頂尖兒的高手，玄武雙毒的標誌！

這兩面旗在，玄武雙毒一定也在，武林上的許多名揚天下的大俠，雖然行俠仗義，好打不平，但是如果知道這事情是玄武雙毒所爲，是不是還有人毫不攷慮地打不平，那也眞成疑問了！那人勉力鎭定心神，但是他一開口，聲音却也顯得很不自然道：「原來是玄雙毒在此！」

站在旗旁的兩人齊聲道：「不錯，兩位老人家，有事要在這裏辦，你是硬要擠一脚，還是遠遠地滾開去？」

這兩人出言，可稱無禮之極，實是任何人都忍不下這口氣來的。

但是玄武雙毒的武功極高，獨門暗器，又層出不窮，令人防不勝防，橫行江湖已久，他們的手下，自然驕橫已慣，這樣說話，已眞是客氣的了！

那人深深吸了一口氣，他又變得鎭定了許多，道：「本來我聽說橋斷，已然準備離開，但這兩位飛矛傷人，我才轉回身來的！」

他那樣說法，語氣可以說是委婉之極，而且從他的神情上，也可以看出，他是竭力在抑制自己心頭的怒火，才能勉强講出這句話來的。

可是旗旁的那兩個人，却「哈哈」一笑道：「老實告訴你，前面根本沒有橋，路可暢通，你是不是還要向前去，趁早決定！」

那人身形凝立着不動，在那刹間，他臉上的神情，變了好幾次，而他的心中，思潮起伏，一時之間，也難以作出決定來。

武林中有許多人，都叫他爲大俠，有更多的人，替他取了一個更好聽的外號，叫他「天鷹大俠」，提起天鷹大俠陳亮名頭來，也可稱响亮。然而，在他自己的心中，他却只認爲自己是一個流浪漢！

一個人的心事，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別人無論站得離他多麼近，可以看到他面上每一個毛孔，但是也決看不透他的心事！

陳亮的心事，也同樣沒有人知道，他在江湖上漫無目的地游蕩，爲的只是要排遣那難以形容的寂寞。

他的那種寂寞是如何而來的，他根本不願再去想，那是一個太創痛的往事。

他東流西蕩，憑着他一身武功，自然也管了好些閒事，打了很多不平，幾年下來，居然掙得了一個「大俠」的名頭，而且，也因爲他一直獨來獨往，被人賜以「天鷹」的俠名，那是他開始在江湖上流蕩，絕想不到的。

這時，他心中在想的是：自己是向前去呢，還是被玄武雙毒的旗子嚇退？

然而，陳亮立時又想到，自己就算退，也是退不了的了，剛才，自己才一掉轉馬頭，不是就有兩柄短矛，向自己的背後飛射過來了麼？更何況此際，雙毒的令旗，已經亮了相！

陳亮呆了片刻，緩緩地道：「我還得向前去看看！」

站在旗旁的那兩個人，「哈哈」大笑了起來道：「好，這樣，可以死得明白些！」

陳亮心中又苦笑了一下，他一聽得那兩人如此說法，就知道自己料得不錯，雙毒令旗一現，他就算跪下來叩頭，也是逃不脫的了！

他仍然挺立着，他的手慢慢向前移動，伸向腰際，按住了腰際所纏，鷹爪鍊的活扣。

而在這時，在路邊站着的那三二十人，也各自向前，踏前了兩步，風聲仍然勁疾，陳亮手臂畧抖，「蹌踉踉」一聲响，纏在腰際的那條鷹爪鍊，已然抖了開來。

他那條鷹爪，長三尺三寸，全是一環一環精鋼環扣成的，一端是一個大環，用以握手，另一端，

是一個人手大小，銳利之極的精鋼鷹爪，這種兵刃，兼有硬，軟兵刃的優點，極其難練，爲三十六門兵刃之外的外門兵刃。

陳亮鷹爪鍊一出手，自然是準備拚命的了！

只聽得旗旁的那兩個漢子，齊聲冷笑，各自手腕一翻，兩口利刃，也已出鞘，就在那一觸卽發之際，突然聽得一株大樹之後，傳來了「格格」一下嬌笑。

陳亮一聽得那一下清脆動人，嫵媚之極的嬌笑聲，心中便是陡地一動！

本來，在那樣的情形之下，玄武雙毒尚未現身，單對付他的手下，也不知是不是能討了便宜去。

生死俄頃之際，陳亮實是應該全心赴敵才是，決不應該聽到了一個女子的嬌笑聲，心中便陡地一動，生出一副異樣之極的感覺來的。

可是，那一下嬌笑聲，却實在太動人了，令得任何一個男人聽了，心中都會立時生出一種空洞洞地，像是甚麼也捉摸不到的感覺。

陳亮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男人，他自然不能例外，是以他立時向那株大樹望去。

可是，他却看不到那個發出嬌笑聲的女子，在他轉過頭去看的時候，他只看到，在勁風之下，有一幅粉紅色的輕紗，貼着樹幹在飄動着，那可能是那個女子的紗裙，但是那女子却躲在樹後，並沒有出來。

在聽到了那一下極其動人的輕笑聲之後，陳亮的心中，陡地生出了一股極其強烈的願望，想看一看，能發出如此動人嬌笑聲的，是一個甚麼樣的美人兒。

而在那一下嬌笑聲傳出之後，所有的人一起低下了頭，旗旁的那兩個人，也立時轉過身來，躬身向那株大樹，恭恭敬敬地道：「夫人有何吩咐？」

而在大樹之後，又傳出了那女子嬌媚之極的聲音來，道：「你們總得問問人家姓甚麼叫甚麼才動手啊！」那兩個人立時答道：「是！」

剛才，在聽到了一下嬌笑聲之際，陳亮的心中，已是陡地一動。

這時，那女子又說了一句話，她語音輕柔動聽，有一股說不出的蕩媚之感，渾然忘却自己身在何處，就像是在春暖花開時節，躺在小溪之旁，拂着蕉風，任由柔嫩的柳枝在臉上拂過一般，又猶如那女子似乎不着一縷，自己彷彿是在輕撫她滑如凝脂的肌膚，那種異樣的感覺更甚！

在旗旁的那兩個人，只不過答應了一聲「是」字，還未曾轉過頭來，問陳亮的姓名，可是陳亮却已不由自主地道：「在下姓陳，名亮。」

樹後的那女人，像是絕不感到意外，又立時「格格」嬌笑了起來，笑得陳亮大是心猿意馬。

那女人一面笑着，一面嬌聲道：「倒是一條大魚兒啊，原來是鼎鼎大名的天鷹大俠！」

陳亮在這時，只覺得喉頭像是有火在燒着一樣，一時之間，不知說甚麼才好。

在旗旁的那兩個人又齊聲應道：「是！」

那女人仍然在樹後，道：「也好，我們還未曾去進攻袁家堡，就遇上了天鷹大俠，不是有趣得很麼？」

在旗旁的那兩個漢子，像是甚麼也不會說一樣，又齊聲道：「是！」

那女子嬌媚之極的聲音，不斷傳了出來，道：「你們仍照原來的計劃，去包圍袁家堡，由我來會會這位名揚天下的天鷹大俠！」

衆人齊聲答應，那兩人拔起了旗，三二十人，列成了兩隊，由那兩個持旗的帶着，轉眼之間，便自奔遠了！

突然之間，事情會有那樣的變化，陳亮也不禁大感意外，他望定了那株大樹，只聽得一陣蕩人心魄的嬌笑聲過處，自樹後緩緩轉出一個女子來。

陳亮向那女子看了一眼，便不禁呆住了！

他從來也未曾見過那樣的美女，從來也不曾。在他的心目中，普天之下，只有一個女人是美女，那是他的妻子。可是在十年之前，他的妻子早已經死了，陳亮爲了他妻子的死，才一直在江湖上流浪的。

然而現在，他看到了一個眞正的美女：就算任何女人都不喜歡承認有別的女人比她自己更美。

但是站在這個女人面前，只怕普天下的女人，都不免要在心中嘆一口氣，然而心中承認：她眞美，我不如她！

她大約二十三四年紀，身上披着一件輕紗的衣服，是那種淺淺的紅色，風很勁，吹得她的衣袂和長髮，隨風飄拂，有幾綹長髮，貼在臉上，更增風姿。

她的一雙妙目，望定了陳亮，當她看到陳亮正在目不轉睛地打量着她的時候，突然一笑梨渦淺現，嬌聲道：「怎麼啦，陳大俠，沒見過女人麼？」

陳亮在刹時之間，只覺得面紅心熱，心頭也無緣無故，「怦怦」亂跳了起來。

那女子却笑着，向陳亮一步一步，走了近來。她每向着陳亮走近一步，陳亮便覺得她的誘惑力，增加了一分，他的心，也跳得更劇烈。

當她來到陳亮面前，只有兩三步之際，陳亮更感到有一股沁人肺腑的微香，鑽入了自己的鼻端，那是一種難以抗拒的誘惑，雖然是在路上，在狂風

捲得飛沙走石，塵霧漫天的情形下。

陳亮仍然感到難以抗拒，他眞難以想像，如果在一間密室之中，自己遇到了她，會做出一些甚麼事情來。

那女人來到了陳亮的身前，站定了身子吸了一口氣，在輕紗的籠罩下，她飽滿的胸脯挺了起來。

陳亮勉力鎭定心神，只聽得那女子道：「陳大俠，帮我一個忙，你肯不肯？」

陳亮只覺得自己有點迷糊，他甚至講起話來，他有點口吃，像是一個傻瓜一樣，道：「帮忙……？帮……甚麼忙？」

那女子畧畧垂下了眼，長睫毛輕輕閃動着，道：「我想去打袁家堡，可是沒有人替我打頭陣，你肯不肯帮我去打頭陣？」

陳亮的心中，仍然一片迷糊，他跟着道：「你要去打袁家堡——」

可是，「袁家堡」三字，才一出口，他陡地一震，剎那之間，像是有人在他的頭上，淋了一大桶冰水一樣，使他的神智，陡地淸醒過來，他立時後退了一步，失聲道：「袁家堡，可是……可是叫五省武林總盟主，袁英豪袁老英雄的袁家堡？」

那女子抬起頭來嬌笑道：「自然是袁英豪的袁家堡，總不成還有別的袁家堡會被我看得上眼！」

陳亮在那片刻之間，心中眞是亂到了極點，袁家堡乃是武林泰斗，袁英豪的地方，神刀袁英豪，有一子一女，全是响噹噹的人物，連袁英豪的幾個孫子孫女，提起來也不少人知道，袁家堡三字，在武林中，就等於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代名詞，袁英豪俠名遠播，誰對他不欽仰備至，自己若是有機會經過袁家堡，進去謁見袁老英雄還來不及，如何會去攻打袁家堡！

而攻打袁家堡，這樣的主意，也只有玄武雙毒這種無惡不作的人才想得出來，剛才，曾有人稱呼那女子爲「夫人」，那麼她定然是雙毒中一毒的寵姬，自己在一聽到了她的笑聲之後，竟然會大大着迷，眞是慚愧啊慚愧！

陳亮一想到這裏，不由自主，沁出了一背脊冷汗來，他又後退了一步，道：「我怎會和袁老英雄作對？」

那女子柳眉微揚，仍是滿面笑容，道：「那麼，我如果去打袁家堡，你要帮袁家堡的了？」

陳亮心中畧一猶豫：「只怕正派中人，個個都會帮袁家堡！」

那女子「格格」嬌笑了起來道：「那也未必，我昨天遇到了南湖雙傑，他們兩兄弟，知道我要去打袁家堡，雖然不肯帮我，倒也不肯管這件事，遠遠避開去了！」

陳亮怔了一怔，南湖雙傑，乃是南湖老人的兒子，南湖老人是世外高人，與袁家堡也頗有淵源，南湖雙傑少年英俊，俠名極著，若是說他們得知玄武雙毒的人，要攻打袁家堡，竟會遠遠避開去，那簡直是沒有可能的事！

那女子不等陳亮開口，便笑道：「你不信麼？我講出來，你就相信了！」

她講到這裏，用雪白的牙齒，咬了咬下唇，媚態撩人，道：「他們兩人，全在我身上，嘗了甜頭去啦，自然不再前往袁家堡了！」

陳亮本來，得知玄武雙毒的人要攻打袁家堡，那乃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已經全部淸醒了過來，可是這時，一聽得那女子如此說法，他心中又是陡地一蕩！

那女子這樣說法，究竟是甚麼意思，要是竟有男人不明白的話，那麼他就根本不是男子了！

而陳亮却是男人，那麼，他焉有不明白道理？

那女子却就在這時，又向前走了兩步，俏聲道：「現在你相信了麼？」

陳亮忽然嘆了一聲道：「我相信了，我相信他們兩人不是遠遠避了開去，而是已經死了！」

那女子呆了一呆，現出十分訝異的神色來，道：「唉，你怎麼知道的？」

陳亮也有點說不出自己何以會猜到這一點，他只是在心中强烈地感到這一點而已，南湖雙傑，兄弟二人，可能受不起那女子的誘惑，然而在事後他們一定會後悔莫及，那麼自然發生悲劇！

那女子又「格格」地嬌笑了起來道：「別看他們兩人，長得英俊，却笨得非常，兩個人忽然之間，抱頭痛哭，用劍抹了頸子！」

陳亮沉聲道：「換了我，也會一樣！」

那女子側着頭，露出了雪也似的一段粉頸來，蹙着眉道：「那怎麼辦？不是我又要害了你麼？」

陳亮沉聲道：「不過，我不會聽你的話！」

那女子道：「你不聽我的話？我還未曾遇到過不聽我話的男人！」

陳亮嘆了一聲，道：「的確是！」

那女子突然發出了一個佻皮，媚惑之極的笑容道：「那麼，你不是男人，還是你——」

她的話並沒有向下說去，但是也已經够露骨的了，那樣露骨的挑逗，出自一個那樣美貌動人的女子之口，陳亮又感到一陣頭眩！

他連忙道：「你是玄武雙毒的甚麼人？」

那女子笑道：「別提這些，你打定了主意沒有，帮不帮我打頭陣？」

這實在是一個極容易回答的問題，只消回答一

個字就可以了，但是那女子的媚眼淺笑之下，陳亮竟然回答不出來，他只是怔怔地站着！

那女子笑道：「我知道你願意的，你是男人，對麼？沒有男人會不願意的！」

她一面說，一面慢慢地向前移來，陳亮只覺得自她體上傳來的幽香越來越是醉人，他的身子，甚至有點微微地發起抖來！

×　×　×

袁家堡聳立在山麓下，那一塊一塊大麻石建成的高牆，自遠處望去，就有一股說不出來的莊嚴之感，而如果到了近前，更叫人連大氣也不敢喘。

在高牆內，是許多建築物，高牆正中，有兩扇極大的門，那門全是半尺見方的大木格成的。

每一個格子，不過尺許見方，在木上，釘着許多鮮亮的銅釘，這個在武林之中，有着如此聲威的袁家堡，確然不同凡响。

但是這時候，袁家堡的大門外，多少有點異樣，那決不是因爲天色太陰，强風勁疾，而是由於有七八個人，其中倒有一半帶着傷，倉皇自通向堡門口的那路上，直奔了過來。

堡大門前，有八個漢子，十分威武地站着，那些奔過來的人，身上的服飾，和他們是一樣的，顯然也是堡中的人，是以他們一起迎了上去，有人問道：「怎麼啦？和甚麼人動手了？」

奔向前來的七八個人，喘着氣，連話也說不上來，有一個總算叫出了一句話來。

道：「快讓我們進去……」

守在門口的幾個漢子，看看情形不對，連忙轉過身，在那兩扇大門之內，也有八名大漢守着，這時，也早已合力托起了粗大的木栓，連推帶拉，兩扇門中的一扇，發出了「軋軋」的聲响，移開了尺許，幾個人已急不及待地向前，奔了進去，有三四個受傷較重的，來到了門口，終於不支，竟倒地不起。

大門之內，是一個極大的廣場，那些受傷的人才一奔進門，就有許多人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問之不已。

但是那幾個人只是急叫道：「倫總管，快請倫總管！」

衆人看到他們發急，也一叠聲地叫着，圍上來的人越來越多，亂成了一團。

就在亂嘈之中，忽然聽得一下咳嗽聲，那一下咳嗽聲，在嘈雜的人聲之中，傳入了衆人的耳中，立時之間，所有的聲音，全都靜了下來。

接着，便看到人叢分了開來，一個身形高大，面目尊嚴的中年人，一身黑衣，背負雙手，大踏步走了過來。

所有的人不但不出聲，而且齊皆恭恭敬敬，垂手而立，袁家堡中的人，寧可當面開罪了袁堡主，也絕不敢在倫總管的面前，有半分不敬。

倫總管的外號人稱「鐵面天神」，鐵面天神倫天常，單憑這七個字，不但在袁家堡，就算在江湖上，也能够令很多人連大氣都不敢喘！

在寂靜之中，倫總管來到了幾個負傷的人身前，倫總管才一出現，又有兩個人支持不住，倒在地上，倫總管雙眉一揚，道：「你們不是早上陪少堡主出去打獵的麼？少堡主呢？」

倫總管這一句話才出口，所有人面色全變了，不是倫總管一來就問起，他們全沒有想到這一點。

這時，倫總管一說，守在大門外的十來個壯漢，也立時想了起來。

當時，早上，是這幾個人陪着少堡主出去打獵的，如今這幾個人負着傷回來，何以少堡主不見？

要是少堡主有了什麼差錯……一干人簡直不敢往下想，而事實上，他們也根本無法望下想，因爲這是從來也未曾想到過的事，聲名顯赫如袁家堡，少堡主到外面去打獵，也會出事，那簡直不可能！

可是這時，倫總管一喝問，只見其中一人，尖聲道：「倫總管，少堡主他——」那人一面說，一面自懷中，取出了兩面小小的旗子來，他才一取了旗子在手，只聽得他的身後突然傳了幾下慘叫聲。

他回頭看了一看，只見和他一起奔進來，那幾個多少受了點傷的人，全都倒在地上，身子縮成了一團，那人才一呆間，陡地感到全身的骨骼筋脈，都像是有一股極大的力量在抽緊一樣，他也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慘叫聲來。

而隨着那一下慘叫聲，他的身子，也倒在地上，縮成了一團，這一下變故，令得在一旁的衆人，齊皆愕然，有幾個人，立時俯下身去，想將倒地的人扶了起來，可是倫總管也在這時候，厲聲喝了起來道：「別碰他們！」

倫總管的厲聲呼喝，猶如晴天霹靂一樣，含有無上的威嚴，那些伸手出去，待去扶倒地同伴的人，一起縮回手，退了開去。

而前後只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只見倒地的那幾個人，面上現出痛苦之極的神色來，喉際「咯咯」作响，顯然他們是想出聲呼叫，但是却已經發不出聲來，緊接着，只見他們的眼耳口鼻，七竅之中，鮮血迸流，面色漸漸轉爲青黑，不到片刻，盡皆死去！

但是，他們在向前奔來之際，雖然每人都受了些傷，但也只不過是外傷，奔得還是十分快疾，陡然之間，有了那樣的變化，誰也料不到，也根本沒

有人知道這幾個人是在何時中了毒的！

一時之間，人人神情駭然，張口結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有倫總管一個人，他的神情，永遠是那麼嚴肅，像是不論發生了多大的事，全然不放在他的心上一樣，他盯着地上的那些死人，突然一伸手，自身邊一個呆若木鷄的大漢腰際，抽出了一柄刀來，刀光一閃，已將那手中還緊握着兩面小旗的漢子的手，齊腕砍了下來。

那漢子的手，被齊腕砍下之後，斷口處所流出來的血，是一種異樣的紫褐色看了令人心頭作悶。

倫總管一刀斷下了那隻手，刀光一伸，刺進了斷手之中，就用刀尖挑着斷手，向前走去，他走出了兩步，才吩咐道：「將這幾個人葬了，葬時坑掘深些，誰也不准用手碰到他們的身子！」

衆人聲音發顫，答應着，有一個壯漢，胆子較大，但也怯生生地問道：「倫總管，他們是中了甚麼毒，怎麼如此厲害？」

但是倫總管却只是「哼」地一聲，並沒有回答，挑着那隻斷手，大踏步向前走去。

等到倫總管走上了石階，進了大堂，衆人仍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面色煞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倫天常穿過了大堂，經過了一條長長的走廊，出了一扇月洞門，來到了一個院子之中。那院子中栽着幾排修竹，兩株盤虬曲折的古松，這時，全因爲風勢勁疾，而在發出驚人的响聲。

可是，當他走近屋子的時候，屋子中還是立即傳來了一個穩重的聲音道：「倫兄，甚麼事？」

倫天常並沒有特別掩飾他自己的脚步聲，但是在那樣的勁風之中，屋中人還是可以聽到有人走來，而且辨出來者是甚麼人，他的耳力之佳，也是驚世駭俗的了！

倫天常畧停一停道：「堡主，我能進來麼？」

屋中那穩重的聲音，笑了起來道：「倫兄，何以說的這樣的話，你我豈分彼此？」

倫天常繼續向前走，推開了一扇亮隔，裏面是一個十分精緻的小廳堂，在一張桌子之旁，坐着兩個人，正在對奕。

那兩個人，一個方面大耳，五十上下年紀，莊嚴穩重，另一個人，却是骨瘦如柴，瘦得出奇，容貌詭異，小眼凹鼻，招風耳，高腮骨，醜得可以，但是偏偏衣飾華麗，這時正拈着棋子沉吟不下。

倫天常走進來，他連頭也不轉過來。

那方面大耳的人，轉過頭來道：「倫——」

然而他只說了一個字，便突然住了口！

因爲就在那一剎那，他看到了倫天常手中的那柄刀，和刀尖上刺着的那隻手！

在剎那之間，他的面色也變得十分怪異。然而，那瘦子却仍然拈棋子，望着棋盤。

倫天常走向前道：「堡主，玄武雙毒，刼走了少堡主！」

那方面大耳的中年人，正是袁家堡堡主，威震天下的風雷雙龍劍客袁英豪，當他聽得倫天常那樣說之際，就算他是一個一等一的高手，他的面色，也不禁變了一變，而那個瘦子却發起怒來。

伸手在棋桌上用力一拍，「砰」地一聲，滿盤棋子，都被震得向上，彈起了尺高下。可是被他掌力震彈躍起的棋子，却同時落下，而且，顆顆都落在原來的位置之上，分毫不差，由此可知他功力之深厚，只不過是隨隨便便地一拍，掌力也如此之渾厚均勻，若不是內功已有極高的造詣，斷難做到這一點！

他一掌拍下之後，喝道：「提這兩個人的名字作甚？污了我的耳朵，壞了我的清興！」

袁堡主站了起來，向那瘦漢子拱了拱手道：「莫兄稍待，犬子出了事，我畧去去就來！」

那瘦漢子連頭也不抬，只是道：「快去快回，這一盤看是我贏了！」

剛才，倫天常的話，說得十分大聲，那瘦漢子既然聽到了「玄武雙毒」的名字，自然不應該聽不到下一句，可是袁堡主的兒子出了事，這件事不但在袁家堡中，震驚人心，就算在袁家堡之外，江湖道上一說，人人也必然「啊」然一聲，尤其對方乃是玄武雙毒，每一個人都可以立時聯想到，會有一場軒然大波，腥風血雨，因之而生，但是那瘦漢子却是漠不關心，反倒牽掛住那一盤棋局！

袁堡主站了起來，和倫天常一起來到了旁廳之中，像袁英豪那樣的高手，即使是發生了如此的巨變，但是他面上，至少還是十分鎮定。

倫天常一面走，一面已將那七八個人，如何負傷回來，突然死去的事，說了一遍。

袁堡主沉聲道：「何以見得是玄武雙毒？」這時，那兩面小旗，還被緊揷在那隻斷手之中，並看不出旗上繡的是甚麼。

倫天常道：「這幾個人，早中了毒，直到他們回到堡中，毒才發作，下毒之後，能算準毒發的時間，普天之下，只有玄武雙毒！」

袁堡主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他們擄了那孩子去，意欲何爲？我們與玄武雙毒可無過節。」

倫天常搖着頭道：「堡主可還記得，半年之前，堡主外遊歸來，半途之上，曾替鐵拳門打了一個不平，殺了竹林七妖中的三個？」

袁英豪畧揚了揚眉道：「對了，竹林七妖，是玄武雙毒的記名弟子！」

他們兩人才講到這裏，只聽得瘦漢子的聲音，自廳堂中傳了過來，他的聲音之中，充滿了不耐煩，叫道：「喂，老袁，怎麼還沒有嘰咕完？我這一子已經下了，你還不快來想辦法應付？」

倫天常吸了一口氣，像是想發話，但是袁堡主立時向他擺了擺手，示意他別出聲，應聲道：「我就來了！」

那瘦漢子又揚聲道：「老袁，你只管放心，你兒子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管叫那兩個王八羔子，用頭來賠，快過來！」

袁堡主道：「來了，何必急！」

他向外走了兩步，才畧停了停道：「倫兄，你先到堡外去看看動靜，再來報知我，我想，雙毒不致於與孩子爲難，因有要挾於我！」

倫天常答應了一聲，袁堡主已接過倫天常手中的刀，匆匆走了出去。

倫天常向客廳那邊，瞪了瞪眼，心中暗忖，天下竟有那樣的惡客，人家主人家中，生出了那麼大的事，他却只顧催着主人下棋。

然而，倫天常却也知道那瘦漢子的來歷，洞庭一奇莫非性情古怪，容貌醜陋，那是天下皆知的事情，既然袁堡主也不發作，自己何必去做惡人？何況眼下發生了那樣的事，玄武雙毒當然不是擄了一個十一歲大的孩子去就算數了，必然會有再進一步的行動。

雖然袁家堡的力量雄厚，但是若有洞庭一奇莫非那樣的一等高手在堡中，自然聲勢大不相同了，此際又豈可以得罪他？是以倫天常只是瞪了一眼，便向外走去，他才來到那月洞門口，便看到一個少女，迎面走來，那少女只不過十六七歲年紀，一面英武之氣，隔得老遠，就叫道：「倫總管，可是弟弟出了事？」那少女是那堡主的愛女單名一個萍字，——袁堡主只有一女，一兒子，兒子今年才十一歲，單名一個耀字——倫天常急步走了過去道：「是，堡主已命我出去瞧瞧，你別大驚小怪。」

倫天常在堡中的地位極高，雖然名份是總管，但却是神堡主的好友，連堡主也與他兄弟相稱，是以他對袁萍，講話也不必客氣。

袁萍直來到了倫天常的身前，才道：「倫總管，甚麼人擄走了弟弟？」

倫天常皺了皺眉道：「你不必管了！」

袁萍雙眉一揚，說道：「不行，我和你一起出去！」

倫天常道：「對方乃是玄武雙毒，連我出去了，都可能回不來，你還要去麼？」

袁萍一聽到「玄武雙毒」四字，俏面立時白得如紙一樣，那是她的心中，駭然之極的原故。可是她心中雖是駭然，神色却仍然十分倔强。

倫天常望定了她，她咬了咬唇道：「我還是要去，袁家堡不能讓人家這樣欺負！」

倫天常嘆了一聲：「武林上的事，你還不懂，誰能說永遠不給人家欺負？需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袁萍又吃了一驚道：「倫總管，你是說，袁家堡不敵玄武雙毒？」

倫天常皺着眉道：「那也難說得很，你去跟你父親說去，我做不了主！」

袁萍畧呆了一呆，立時向前走去。

倫天常仍然大踏步向外走去，當他來到廣場上時，只見人人的面上，都有着一股驚惶之色。

那絕不是袁家堡中的人胆子小，而是因爲剛才那幾個人的死，實在太觸目驚心了，看到的人，自然難免震動，就算是未曾親眼看到的人，聽到了宣染的傳言，也只有心頭更吃驚。

所有的人，看到了倫天常，都要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來，但是他們心中的驚慌，却始終無法掩飾，只有看來更加異樣。

倫天常一出現，已有七八個人迎了上來，那七八個人，全是堡中武功較高，職司較大的人物。

倫天常正想吩咐他們幾句，突然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傳了過來，衆人一起抬頭看去，只見大門之外的一條路上，有十來騎疾馳而來，直衝向大門。

在馬上的那些人，個個都伏在馬背之上，而馬奔得極快，轉眼之間，已到了近前，眼看要是再不開門的話，這些馬匹正向前疾馳而來之際，定會撞向柵門。

守門的漢子，早已看出了是袁家堡的服飾，是以他們慌忙托起了木柱，將門拉了開來。

倫天常一見這等情形，急步走前了幾步，叫道：「不可——」

他本來是想高叫「不可開門」的，可是却已遲了一步，大門已打了開來，奔在最前面的馬，已衝了進來。

而倫天常也沒有再向下叫去，因爲接下來發生的事，使他覺得他自己出不出聲，實在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了！

首先衝進來的，是一匹白馬，那匹馬，直衝到了廣場之中，馬上的人，仍然伏在馬背之上，有幾個人，正待奔過去，將馬拉住，那馬兒陡地發出了一下慘嘶聲，前腿跪倒，在地下打了一個滾，馬上的人，跌了下來，在廣場上滾動着。

剎那之間，人，馬全靜止不動，馬鼻孔中流着

血，人是早已死了的，但是馬兒卻是倒奔進了門才死的！

接着，第二匹馬也衝了進來，情形和第一匹馬一樣，才奔到了廣場之中，就發出了一下慘嘶聲，在地上只滾了一滾，便自死去。

然後，是第三匹，第四匹，第五匹………

每一匹全是一樣，那一下又一下的馬兒慘嘶聲，簡直要將每一個人的神經，拋得根根寸斷！自馬背上滾跌下來的人，全是已死去的，他們的面色，是一種可怕的青黑色。

而在他們的那種凝止了的神情上，也可以看出，他們在臨死之前，是經歷了甚麼樣的痛苦。

那些死人，全是袁家堡的人，有的是幾天前離開袁家堡，有的離開了已有大半個月，他們的目的地也不同。

可是這時，他們卻全「回來」了，死着回來！

別說旁人，就是鐵面天神倫天常，在刹那間，心頭所受的震動，也是難以言喻的！

這自然又是玄武雙毒幹的好事！也只有玄武雙毒能在馬身上下了毒，算準了時間，恰好在馬兒奔進了袁家堡的大門，便令他們紛紛倒斃。而這近二十個袁家堡中的人遇了害，那表示玄武雙毒，不但已決心和袁家堡為敵，而且，他們的人，也在四方八面，包圍了袁家堡！

倫天常想到了這一點，不禁苦笑了起來。

他剛才在向外走來的時候，心中還在想，玄武雙毒雖然厲害，但是袁家堡交遊廣闊，要請些幫手來，並不是甚麼困難的事。

但是，如果玄武雙毒的人，已經將通向袁家堡的路，一起截斷，那麼，究竟有多少人，還會捱義氣，前來相助袁家堡，也大有疑問！

將近二十匹馬，一起倒斃在廣場上，二十個死人，躺在廣場上，所有的人，一聲不出，風勢更勁疾，風聲聽來似乎也更淒厲，呼嘯在不斷淒厲地叫着：「袁家堡的末日到了！袁家堡的末日到了！」

倫天常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沉聲道：「從現在起，不准任何人離堡半步，各處牆頭，皆加派人巡邏，一有異動，立時警告各人，敵人是玄武雙毒，少堡主已在他們手中，但不必驚惶，堡主仍在和莫大俠下棋。」

倫天常已看出了各人的臉上驚惶的神色，知道與其隱瞞，不如將事實說出，而他最後的那句話，也起了極大的作用。試想，堡主還在下棋，那麼，會有那麼不大了的事情？人叢之中，立時有人大聲咒罵起玄武雙毒來。

倫天常吩咐一人去牽馬，他走到了大門口，不一會，馬已牽到，他翻身上馬，抖韁疾馳而去。

他才一馳出，兩扇大門，便被緊緊關上，各處的牆頭之上，立時多了不少人，全是手中執着雪亮的鋼刀，來回巡邏着。接二連三的事，雖然令得每一個人的心頭，都感到震動，但是每一個人的心中也都在想，玄武雙毒雖然厲害，想要撼袁家堡，只怕也不容易！然而，離了袁家堡，向前疾馳而出的倫天常，心中卻並不那樣想！

因為他知道，被擄去的少堡主袁耀，在袁英豪的心目之中，是如何重要。

他也知道，袁英豪和莫非的那盤棋，袁英豪一定輸得不可收拾了。

勁風迎面吹來，揚起路上的風沙，幾乎使他連眼也睜不開來，他一口氣馳出了二三里，才勒住了馬，路兩旁的林子和路邊的草叢，全都發出「簌簌」的聲響來，四周圍彷彿一個人也沒有。

但是倫天常卻可以知道，四周圍充滿了危機，玄武雙毒的人，一定是巧妙地隱藏着！

倫天常在馬背上挺直地坐着，風吹得他的衣袂震動，馬鬃飄拂，他陡地喝道：「出來！」

那一下大喝，雄渾的聲音，遠遠地傳了開去，而他的呼喝聲未畢，只見路邊的草叢之中，足有三五十人，一起站了起來。

那些人，在左首的，一律頭上裹着白巾，在右首的，則裹着花巾。

那些人現身之後，只是站立不動，倫天常又一聲冷笑道：「有夠資格和我說話的站出來！」

那些人仍然站着不動，在勁風中，突然看到一株大樹之上，蕩下一股繩索，一個人抓着繩子，直蕩了下來，蕩到了倫天常的面前！

那人自半空中直蕩了過來，來勢實在太突兀，令得倫天常的坐騎，也吃了一驚，幾乎要人立起來，但倫天常只是手上一緊，便將那馬，生生勒住。

那人身形一竄，看到倫天常只是隨便一伸手間，便已將一頭要人立起來的駿馬勒住，腕力過人，神色也不禁為之一變，但是他立時現出了一副傲然的神色來，道：「你是袁家堡中的甚麼人？」

倫天常打量那人，只見那人的來勢，雖然突兀，但是當他站定之後，只見他面色發青，雙眼無神，分明是被酒色淘虛了的人。

倫天常的武功極高，對於這樣的人，自然不會放在心上，但是他卻知道，來人必須和玄武雙毒有關，少堡主在人家手中，他自己不敢怠慢，是以立時道：「袁家堡總管倫天常！」

要知道「倫天常」三字，雖然不是盡人皆知，但若是在武林中有資格的人，一聽到這個名字，便立時會想起昔年獨手破三島的怪俠來，至少也會有

些忌憚之色。

然而此際在倫天常面前的那人，卻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只不過借着玄武雙毒的名頭，在耀武揚威，他如何聽到過倫天常的名字？這時，他聽入耳中的，只是「總管」兩字，立時從鼻子眼中，發出了「哼」地一聲冷笑來道：「袁英豪好大的架子，他兒子落在人家的手中，他自己還不出來麼？」

在那人身後的幾個人中，有的也連聲冷笑，道：「就算他自己不來，他兩個大兒子中，也該來一個！」

倫天常沉着臉道：「袁堡主正在待客，大公子，二公子遠遊未歸，你們擄走了少堡主，究竟是甚麼意思？」

那人氣燄更是高張，厲聲道：「不但要擄少堡主，而且要擄老堡主，要將袁家堡踏為平地！」

倫天常的心中，實已怒極，但是他面子上卻不露聲色，他知道這件事，堡主雖然還在堡中陪洞庭一奇莫非下棋，但心中一定也十分焦急，自己若處理得不好，少堡主袁耀，便有性命之憂！

然而，他也想到，如果自己不給對方知道些厲害，那麼，對方一定越來越囂張，只道袁家堡中的人，盡皆好欺負的了，他一想到這一點，一聲冷笑道：「玄武雙毒何在，帶我去見他們！」

那人又是連聲冷笑道：「憑你也配——」

那人下面的話，還未曾說出口，倫天常的身子，在馬身上，突然側了一側，右手疾伸，五指如鉤，已然向那人的肩頭，疾抓而出！

那一抓，招式實在平平無奇，就算對方是一個全然不會武功的人，照說要避開去，也大是容易，可是倫天常的出手，實在太快，那人眼看倫天常伸手來抓，立時待側身避開，然而意念甫興，身子連動都未動，倫天常的那一抓，已然將他抓中！

倫天常五指一緊，那人像殺猪也似叫了起來。

倫天常手臂再一振，他仍然身在馬背之上，手背一提了過來，將那人提得雙腳離地，而他右手五指，卻像鋼鈎也似，鈎在那人的肩頭。

那人在一被抓中之際，還會大叫，這時被提了起來，直痛得額上，豆大的汗珠，滾流而下，張大了口，連叫也叫不出來了！

倫天常冷冷地道：「帶我去見玄武雙毒！」

那人急叫道：「快放我下來！」

其餘的人，看到了這等情形，又驚又恐，也沒有人敢走向前來，只是一味吶喊。

倫天常舌綻春雷，大喝道：「帶我去見玄武雙毒！」

那人喘着氣道：「他兩位老人家不在，我……我帶你去見白夫人！」

倫天常陡地一呆，玄武雙毒不在，這倒確然是出人意料的事，但是，他又確曾在死人手中，看到過玄武雙毒的令旗，那麼，這位「白夫人」，一定和玄武雙毒，有着不尋常的關係的了！

他略想了一想，道：「好，你帶路！」

他一個「路」字才出口，手臂向前略抖，將那人的身子，抖得像是風箏也似，向前疾跌了出去。

但是他的力道卻算得十分準，將那人摔得在地上滾出了七八個筋斗之後，那人並沒有受甚麼傷；仍然穩穩站在地上。

倫天常抖起韁來，道旁的衆人，齊聲吶喊，各挺兵刃，一起衝了上來。

倫天常早已料到會有這樣的事，他手一探，在馬鞍之旁，抽出一條長鞭來，人仍然策着馬，向前疾衝了出去，長鞭揮動盤旋，一時之間，只聽得鞭風「呼呼」，「琤琤」之聲不絕，衝上來的十來人，手中的兵刃，全被長鞭所捲，飛到了半空之中，那些人大驚失色，木然而立。

倫天常已直衝到那人的身前，長鞭揮下，「叭」地一聲，正擊在那人的腳旁，鞭才着地，那人的腳下的路面之上，便出現了一道深深的鞭痕，嚇得那人，像兔子一樣，直跳了起來，也不等倫天常再催，便急叫：「我帶你去，我帶你去見白夫人！」

他一面說，一面抱着頭，向前疾奔而出。

倫天常也策着馬，跟在他的後面，馳了開去，直到兩人去遠了，那十來個人，才面面相覷，從地上拾起兵刃來，列成兩行，奔進了樹叢之中。

× × ×

白夫人一步一步走近陳亮，她柔軟的嬌軀，幾乎已要靠在陳亮的身上了。

陳亮只覺得呼吸一陣陣急促，白夫人的雙頰，泛起了一片誘人之極的緋紅色，當她靠在陳亮身邊的時候，她纖纖的手指，解開了領口的一條絲帶，領子敞了開來，現出了一抹雪白的酥胸，她又輕輕握住陳亮的手，柔聲道：「你看看，我的心跳得多厲害，我從來也未曾那樣……害怕過！」

她拉着陳亮的手，向她敞開的酥胸前放去，直到這一剎間，陳亮的心中，還是亂到了極點，他簡直也不能想，腦中只是「嗡嗡」地響着，他完全像是一個木頭人一樣，任由白夫人擺佈。

可是，當他的手指尖，碰到了白夫人柔滑得像是緞子一樣的胸脯時，他卻陡地震動了起來！

那一下震動，是如此之甚，簡直就像是他受了雷殛一樣，也就在那一刹間，他立刻清醒了。

他意識到自己正在步入一個極其可怕的陷阱，他陡地一掙，掙脫了白夫人的手，同時，在白夫人

的肩頭之上，用力一推！

白夫人顯然絕未料到，剎那之間，事情會有那樣的變化。在她以往的經驗而論，任何男人，當他們的手指，碰到她柔滑的胸脯之際，都會發着抖將她緊緊地擁在懷中，而她則輕而易舉地獲得又一次勝利！

可是這時候，天鷹大俠陳亮，却並沒有那樣做，而是將她推了開去！

在天鷹大俠陳亮而言，那一推，是他意識到自己將墮入一個可怕的掙扎，力道之大，自是不言可喻，而白夫人又全然不提防，是以一推之下，白夫人發出了一聲狠叫，身子向後退出了六七步去！

陳亮並不是天人，他也是凡人，沒有甚麼凡人可以經得起像白夫人那樣美女的誘惑。

陳亮自小浪蕩江湖，嘗盡了人間的甜酸苦辣，有了今天這樣的地位，由於他得來的地位，實在太不容易了，是以當他想到，他可能在一剎間失去這一切之際，他就顯得特別震動。就是由於這一點，他才會生出一股力量，將白夫人推開去的。

然而，那也絕不是說，他有勇氣，有定力可以抗拒白夫人的誘惑，如果白夫人在被他推開之後，再繼續引誘他的話，那麼，陳亮一定不會再有第二次同樣的舉動，他一定會像別的男人一樣，發着抖，將白夫人緊緊擁在懷中。

但是白夫人在被陳亮推開，站定了身子之後，心中却怒到了極點！

陳亮將她推了開去！這對她而言，簡直是莫大的侮辱！她竟不能令一個男人抱緊她：這是她從來也未曾有過的失敗！剎那之間：白夫人的臉上：嬌媚甜柔的笑容消失了，她臉色鐵青，籠罩着一種令人望了，不寒而慄的煞氣，她的雙眼之中射出來的那股兇光，更令人發顫。這剎那之間的變化，令得陳亮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之後，就如同被人兜頭淋了一桶冰水一樣，立時清醒了過來，暗叫了一聲「好險！」

陳亮一個轉身，便向外走了開去。

然而，他才走出了一步，就聽得身後，傳來了白夫人一下凄厲之極的呼叫聲，接着，便是一股極其強勁的金刃刺空之聲，疾發而至。

陳亮心知那一定是白夫人對自己恨之切骨，正在以兵刃向自己疾攻！

但是陳亮却並不轉過身來，他絕不想再看到白夫人，因爲他自己也沒有把握，再看到白夫人之後，事情會怎樣演變下去。

他只是眞氣一提，雙足一蹬，身子如箭離弦，向前疾掠而出！

白夫人自陳亮背後攻到的是一根三尺來長，晶光綠亮的尖刺，她那一刺，快疾無倫，眼看已可以刺中陳亮的背心了。

但是，就在那一剎間，陳亮的去勢，陡地加快，她一刺便刺了個空。

白夫人足尖點動，也向前趕了過去，第二刺又已發出，可是陳亮的輕功，遠在她之上，等到她第二刺刺出，刺尖和陳亮的背心，隔得老遠了！

白夫人心中恨極，明知刺不中，第三刺又疾發而出，但這時候，陳亮已在丈許開外了！

白夫人站定了身子，厲聲叫道：「陳亮，我不叫你死在我的手中，誓不爲人！」

同樣是一個人，剛才那種令人蕩魂蝕魂的聲音，聽了叫人如同飄在雲端一樣舒適，而這時，她的厲叫聲，傳進了陳亮的耳中，陳亮却像是自己已經進了地獄之中一樣！

陳亮迅即掠遠，白夫人站在林子之中，兀自面色鐵青，也就在這時，只聽得有人叫道：「白夫人！」白夫人倏地轉過身來，只見四個人，拖着一張大網，自倒後走了出來，在那張網中，似乎網着一個身形相當矮小的人，正在掙扎着。

那四個人來到了白夫人的身前，白夫人冷冷地道：「甚麼事？」

那四個人也未曾看出白夫人的面色不善，其中一個喜孜孜地道：「白夫人我們可立了一個大功，不怕袁英豪不投降了！」

另一個道：「我們活捉了袁英豪的幼子，已放了他的隨從，回袁家堡報信去了！」

白夫人柳眉微揚道：「你們到了多久！」

還有一個，唯恐無功，搶着道：「我們到了有一會了，見了白夫人與人在說話，不敢打擾。」

白夫人的臉色，本來就難看，可是，在那人這一句話出口之後，她的臉色，却更難看了幾分，她一字一頓道：「那樣說來，剛才的事，你們全看到了！」白夫人這一句話一出口，那四人也感到事情有點不對頭，他們臉上的笑容斂止，一時之間，僵住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而也就在那一剎間，白夫人手中的尖刺，已然疾揚而起，她的出手是如此之快，那四個人，根本連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道，其中一個，張大了口，只叫得半聲，便和那三個八，一起倒了下去。

四個人一起倒在那張大網的旁邊。

白夫人手中的尖刺上沾着血，血順着刺尖，一滴一滴向下落來。

而那四個人的咽喉上，則各多了一個烏溜溜的深洞，在向外汩汩地流着鮮血。

陳亮推開了白夫人。

白夫人竟未能令一個男人抱緊她，這是她的奇恥大辱，絕不能給別人看到。

而那四個人竟直認來了已有一會，將剛才的情景，全看在眼中。

白夫人如何肯放過他們？

這時，白夫人臉上帶着十分陰森的冷笑，望着那四人的屍體。

而在網中的那人，不是別人，正是袁家堡的少堡主袁耀，他被罩在網中，被四個人拖向前來，雖然他不斷掙扎，但是當那四個人還拉着網的時候，他根本不可能站起來。

這時，四個人已經死在白夫人的尖刺之下，他一起身，便頂着網，站了起來。

袁耀一站了起來，白夫人便立時向他望來。

袁耀在那一剎間，也根本沒有想到逃走。

他完全呆住了。

他和人出來打獵，忽然中伏。

他被擒住之後，一直罩在網中被拉到了這裏。

他再也想不到，那四個人是一心前來報功的，却突然間，會死在那可怕的女人之手。

白夫人實在是一個十分美麗的美女。

然而在袁耀這樣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眼中看來，她却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女人。

當那四個大漢才趕到林子中的時候，袁耀還看到那可怕的女人，和一個男人，靠在一起，後來那男人推開了可怕的女人，轉身走了。

這樣的事，看在袁耀的眼中，也沒有甚麼不妥，他只是心中十分佩服那男人，不像別的男人一樣，見了女人，立時就變得軟聲軟氣。

直到這時，白夫人向他望了過來。

袁耀一接觸到那種狠毒，陰森的目光，他才覺出有點不妙，待要轉身奔出，可是白夫人早已掠了過來，一伸手，抓住了網口，將網一扯，抖開了網來。

網口一開，袁耀身形一縱，立時一拳，擊向白夫人的胸上。

袁家堡堡主，武功極高，他有三子一女，但是長次二子，只是義子，只有袁耀是他親生，老年得子，格外鍾愛，自少便授他武功，是以袁耀年紀雖輕，武功根基，却是紮得極好，是以此際這一拳，去勢倒也十分強勁。

可是他這時的對手，實在太強，乃是玄武雙毒的寵姬白夫人！

白夫人一個人，能周旋於窮兇極惡的玄武雙毒之間，居然能令得這兩個大魔頭，相安無事，而且不斷以本身絕技授與她，博她歡心，她的本領之大，可想而知。

袁耀一拳擊到，她左手一翻，五指一緊，已將袁耀的拳頭緊緊捉住！

袁耀只覺得指骨「格格」作响，別看白夫人的手指，嫩得像是水葱一樣，可是力道着實不弱，袁耀的手，就像是要被她揑碎一樣！

袁耀直叫了起來道：「放開我！」

白夫人右手一反，將她手中的尖刺，揷進了靴筒旁的一個皮套中，伸手拍了拍，那尖刺可以縮短，在她一拍之下，縮成了尺來許的一節，只露出寸許來長的一截在皮套之外，若不明底細，誰也不會發現，在她的靴子之旁藏着這樣的一件厲害兵刃。

白夫人的右手一空出來，立時又按住了袁耀的頭頂。

當袁耀被抓住了右拳之際，他雖然覺得奇痛徹骨，但是還可以掙扎，然而，當白夫人一伸手按住了他的頭頂之後，他立覺全身發麻，能勉力站着，已然大是不易了。

白夫人一直盯着他，冷笑道：「你就是袁英豪的小兒子麼？」

袁耀雖然受制於白夫人，但是他却十分倔强，仍然大聲道：「是又怎樣？」

白夫人「格格」笑了起來，道：「是就好了，乖孩子，要打袁家堡，本來不是易事，但是有了你，那可就大不相同了！」

她一面說，一面足尖一挑，將那張網，挑了起來，接在手中，順手一抖，大網洒下，又將袁耀罩在網中，在她鬆開袁耀的頭頂時，伸手點了袁耀的左，右肩井穴，提了袁耀，向前便走，一面走，一面不住發出「格格」的嬌笑聲來，直走向林子的深處去了。

× × ×

陳亮一直向前奔着，他只求離開白夫人越遠越好，在他向前奔出的時候，他也根本未及辨別方向，至及他足足奔出了里許之後，他才發現，自己來到林子的深處。

他來到了一個老樹樁之前，伏在樹樁上，喘起氣來，以他的武功而論，奔了不到半個時辰，本來絕不應該氣喘如牛的。

可是，他剛才在奔走的時候，心中還懷着極大的驚懼，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究竟爲甚麼，他竟會如此害怕，然而，他却眞的感到了害怕！

他喘了片刻，才定下神來，才能仔細想一想剛才所發生的事。

風勢仍然很勁，當他站立不動的時候，落葉不斷落在他的身上，但是他也不及將樹葉自身上拂去，因爲他想到，事情實在太嚴重了！

陳亮一劍削落巨網，白夫人立向她攻出一刺。

玄武雙毒要攻打袁家堡，這眞可以說是震撼整個武林，驚天動地的大事！

他已經知道了這件事，他應該怎麼辦？是撒手不管，還是立時去告知袁家堡？照說，以袁家堡力量之雄厚，多上自己一個人，也起不了什麼作用，然而玄武雙毒這兩個大魔頭，也不是等閒之輩，自己還是到袁家堡去走一遭，通知袁家堡中的人，早作準備的好！

陳亮的心境，已漸漸平復了下來，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挺直了身子。

也就在這時，他突然聽到了一陣喧嘩聲，夾雜着白夫人的嬌笑聲，傳了過來。

陳亮的心中，陡地吃了一驚，連忙一縱身，上了身旁的一株大樹。

他才一上了樹，就看到三二十人，擁着白夫人走了過來，一大羣人，在他藏身的那株大樹之旁，走了過去，到了前面不遠處的一個空地中，停了下來。陳亮只見其中的兩個人，將一網揮了起來，網中似乎有着一個人，網揮起之後，掛在一株大樹的橫枝之上，那人也就懸在半天之中。陳亮的心中在疑惑，不知道是發生了甚麼事情，已聽得隨風聲，有人的講話聲，飄了過來，一個人在道：「白夫人，抓到了袁英豪的小兒子，再要取袁家堡，再容易也沒有了！」

白夫人嬌笑接着，道：「袁家堡一定會派人來找，你們找個人，將他帶到這裏見我！」

白夫人的話才出口，就有十來個人，一起奔了開去，轉眼之間，便已奔遠。

白夫人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

陳亮遠遠望去，只見她仍然春風滿面，十分動人，他的心頭，也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

然而，陳亮這時心跳，一半固然是爲了白夫人的動人，另一半，却是吃驚，吃驚於袁英豪的幼子，已落到了白夫人的手中！

袁英豪的幼子，已落在他們手中，那麼，玄武雙毒要攻打袁家堡來，自然更方便得多了，除非袁英豪能不顧自己幼子的性命，要不然，玄武雙毒，可以說已立於不敗之地了！

如果讓玄武雙毒，攻破了袁家堡，那麼，這兩個大魔頭的聲勢，氣燄，自然比現在更甚，只怕從此之後，武林中再無寧日了！

陳亮想到了這一點，不但吃驚而且焦急，而且，他也立時決定了一點：將袁英豪的幼子救出來！

被掛在樹上，吊在半空網中的人，自然就是袁英豪的幼子了。如果這時，玄武雙毒，有一個在場，那麼陳亮就算想救人，也一定得好好考慮一下，但這時，他却根本不必如何考慮。

他已然看出，這些人中，武功最高的，只有白夫人一個，而白夫人，他是可以敵得過，如果他突然出手，要將人救走，並不是難事！

袁英豪的幼子脫離了魔掌，那麼，玄武雙毒自不會那麼容易得手，自己也算是盡了一分力量了！

陳亮想到這裏，身子慢慢站了起來，風很勁，不會有人注意樹上忽然傳出了聲響來。

陳亮挺直了身子，握住了劍柄，慢慢地將劍，掣出鞘來，等到他握劍在手之後，他陡地發出了一聲長嘯，身形向下一沉，將他所站的樹枝，壓下了三尺。緊接着，樹枝彈起，他眞氣一提，整個人已向上，疾飛了起來，身在空中，當眞如同一頭巨鷹一般！

他身在半空之中，連翻了幾翻，每一翻，都向前迅疾無比地翻出幾尺，及至雙足落地，身子又向上疾彈了起來，一劍向那張網削去！

陳亮的去勢，快疾無比，眞不愧有「天鷹大俠」之稱，直到他一劍削向掛在樹上的那張大網，衆人才一起發出了驚呼聲來。

陳亮在一劍削出之際，只聽得白夫人發出了一聲嬌叱，緊接着，精光一閃，似乎有什麼兵刃，向他攻了過來。

但是一來由於他自己的去勢太快，二來，白夫人的出手，也快疾無比。

陳亮在那刹間，眼看成功，自然沒有半途收住勢子之理，是以雖然明知對方已有兵刃向自己攻到，他仍是不顧一切，向前衝了過去。

就在那電光石火之間，陳亮只覺得右脅之下一涼，已然被對方的兵刃刺中，但他也無暇去察看自己究竟是受了什麼傷，長劍一緊，「唰」地一聲響，已將掛在樹上的那張網，削了下來。

網一削下，他身子一翻，只見有好幾個人，一起攻到，陳亮長劍揮動，慘叫聲不絕，攻到他身前的幾個人，一起倒了下去。

陳亮身形一挺，站了起來。也直到此際，他才覺出脅下一陣劇痛，低頭看去，只見鮮血自脅下汩汩流出來，半邊身子，已全是鮮血。

而那時候，袁耀已自網中轉了出來。

他身手也異常靈活，一從網中鑽出，身子打了一個滾，便已拾了一柄刀在手，一躍而起，跳到了陳亮的身邊站定。

他在網中的時候，被白夫人點了穴道，落地之際，恰好將穴道撞開，是以立時能行動自如，而他是親眼看到陳亮奮不顧身，自樹上飛掠而下來救他的，是以心中對陳亮十分感激。

他才在陳亮的身邊站定，便向陳亮望了一眼，他本來是想問陳亮姓名的，可是一看到陳亮的半邊身子全是血，面色蒼白得可怕，他失聲叫道：「你受了傷！」

而隨着袁耀的那一叫，只聽得白夫人一聲厲叱道：「又是你！」

陳亮吸了一口氣，抬起頭來，滿面怒容的白夫人，就在他的對面不遠處。

陳亮沉聲道：「不錯，又是我，我看你是借着玄武雙毒的名頭，在胡作妄爲，只怕就算是玄武雙毒親自在此，也不敢如此對袁家堡無禮！」

白夫人的面色鐵青，連聲冷笑道：「好，你要充好漢，我就叫你充到底！」

她手中仍執着那柄亮幌幌的尖刺，話才出口，尖刺輕輕一擺，立時有七八個人，一起衝了上來，陳亮大聲呼喝道：「小兄弟，一起來！」

他右脅之下，在剛才向前疾衝過來時，被白夫人的尖刺，刺中了一下，入肉足有三四寸，傷得頗重，是以右臂已然有點不聽使喚，他一面叫，一面劍交左手，揮動長劍，就向前衝了過去。

他向前一衝，袁耀跟在他的後面，單刀揮動，兩人一高一矮，向前疾衝而去，轉眼之間，對方的人已倒了五六個，白夫人一聲厲嘯，身形展動，這時，她雖然在盛怒之中，但是身形閃動，衣袂飄飄，看來仍然像是仙女下凡一樣，美麗動人。

她一閃到了陳亮的面前，挺劍便刺向陳亮的面門，陳亮受傷之後，一直在動手，也沒有機會包紮止血，這時候，他半邊身子已被血浸透，只覺得自己越來越是虛弱，白夫人挺刺刺來，他身子向後一退，避了開去。

在陳亮身邊的袁耀，却是初生之犢不怕虎，陳亮向後一退，他揚起刀來，一刀斬向白夫人的腰際

，白夫人身形微轉，手中的尖刺，迎了上去，「錚」地一聲響，直刺在袁耀的單刀之上。

袁耀的武功底子雖然打得好，但總是年紀還輕，刀，刺相交，袁耀只覺得虎口一陣發熱，那柄刀，便幾乎要把揑不穩。

他覺得不妙，立時要後退時，白夫人手腕一轉，尖刺順着刀身，順地轉了一轉，只聽得袁耀發出了一下驚呼聲，手中的單刀「呼」地一聲，已被擊得脫手飛去，飛到了半空之中，而白夫人的動作，當眞是快到了極點，袁耀的刀才出手，她已然飛起一脚，正踢在袁耀的腰際，踢得袁耀向前，直仆跌了出去。

袁耀一跌倒在地，白夫人身形飄飄，直趕了過去，手中的尖刺，對準了袁耀的心口疾刺而下。

袁耀仆倒在地，眼看白夫人的尖刺，疾刺而下，根本無法躲得過去，他年紀究竟還少，雖然在堡中，和人搏擊之際，身形靈活，也頭頭是道，但是，練功和眞正與敵人動手，却完全是兩回事，袁耀又幾時曾經想過這樣搏命相撲的慘烈塲面？

這時，他眼看白夫人的尖刺，疾刺而下，不禁驚得呆了，大聲尖叫了起來。

白夫人的攻勢極快，看來她心中恨極，已要不顧一切，先殺了袁耀再說，袁耀一叫，她也大聲尖叫了起來，而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只聽得背後，陡地響起了陳亮的一下巨喝聲來。

白夫人身子一側，左袖趁機拂起，拂向身後，立見陳亮雙目圓睜，如瘋如狂，向前直撲了過來。白夫人身形雖然畧側，但她那一刺刺出的勢子，方位，却仍然毫未改變，她左袖一拂，拂出的袖勁，並未曾阻住陳亮，陳亮撲到了近前，身形一傾，壓在袁耀的身上，長劍揚起，「錚」地一响，恰好格開了白夫人的那一刺！

但是白夫人一刺被格開之後，尖刺一滑立時又刺下，「撲」地一聲，却刺進了陳亮的右腰之中。

陳亮忍住了痛，一個打滾，拉着袁耀，一起滾了開去，這時，袁耀只知道有人捨命救了自己，他簡直完全嚇得呆住了！

陳亮拉着袁耀，滾出了幾步，勉力一推袁耀，將袁耀推出了幾步，大聲道：「你快走！」

他一面叫，一面身子一挺，又站了起來，可是他還沒有站穩，白夫人早已發出淒厲之極的叫聲，旋風也似，捲了過來。

陳亮因爲額上汗如漿出，視綫已經有點糢糊，他只見到一團人影，裹着精光，向自己捲了過來，勉力還了兩劍，但白夫人出招極快，他還了兩劍間，只擋了白夫人的一招，身上又被尖刺，刺中了兩下，這一下，再也站立不穩，咕冬跌倒在地。

他倒在地上之後，連向外滾了幾滾，滾到了一個老樹椿之前，屈着一腿，跪在地上。

只見白夫人和她手下的衆人，已一起向他圍了過來，袁耀已被兩個大漢，扣住了脈門，正在竭力掙扎，然而從這情形看來，一望可知，袁耀是又落在他們的手中，逃不脫的了！

陳亮喘着氣，他的心中，不禁苦笑，他雖然突然出手，可是不幸一上來就受了傷，以至非但未能將袁耀救出去，連自己也賠上了！

這時他身上已有四處傷痕，再想和白夫人動手，是萬萬不能的了！

白夫人雖然也明白這一點，是以她也不急於要取陳亮的性命，只是尖刺向着陳亮的面門，慢慢幌動着，雪亮的尖刺，耀得陳亮，心頭陣陣生寒。

只聽得袁耀一面掙扎，一面叫道：「這位大哥，你叫什麼名字？」

白夫人「格格」笑了起來，道：「少堡主，他眼看就是泉下之鬼了，你還問他的名字作甚麼？」

袁耀怒叫道：「他就算死了，我也一輩子感激他！」

白夫人又笑了起來，道：「你這一輩子，也不會有多少天了，還是省點事算了！」

陳亮以劍支地，背靠着樹椿，掙扎着，總算又被他站了起來，在他緩緩站起之際，白夫人的尖刺，也在同時慢慢伸向前，看來是準備陳亮的身子才一站立，便立即出手攻擊的。

而就在陳亮的身子，還未曾完全挺立之際，只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疾傳了過來，同時，聽得袁耀大聲叫道：「倫總管！」

陳亮忙抬頭看去，只見有一條大漢，單騎疾衝進了林子來。

陳亮抬頭看他的時候，他還在四五丈開外，但隨着袁耀的那一下呼叫聲，馬上那人，自馬鞍之上，直飛了起來。

袁耀的叫聲未絕，他已撲到了袁耀的身前，人影一閃間，「砰砰」兩聲响，在袁耀的左右，抓住了袁耀手腕的那兩個人，已然向後直飛了出去。

而那人也在這時，站定了身形，只見他貌相非凡，神充氣足，一望而知是一個武功極高的高手！

陳亮剛才，硬掙扎着站了起來，他傷得雖重，但是要和白夫人動手的話，至少還可以勉力支持八九招。但這時，他一見那人來到，便知道那是袁家堡的高手到了！

袁家堡的高手一到，袁耀自然無碍，陳亮一想到這一點，登時感到全身乏力，再也站不穩，又倒了下去。

這時，袁耀已到了倫天常的身邊，叫道：「倫叔叔，快去救那位大哥！」倫天常抬頭望去，雙眉微蹙，袁耀急道：「倫叔叔，你怎麼還不動手？若不是他，我早已死了，他爲了救我，身受重傷！」

倫天常一手拉着袁耀，慢慢向前走來。

這時候，白夫人的神色，也難看之極，她道：「你是誰？」

倫天常停了脚步道：「袁家堡總管倫天常！」

白夫人連聲冷笑：「袁英豪自己爲何不來？」

倫天常四面一看，他是要看看，玄武雙毒，是不是在近側，若是玄武雙毒的話，不必兩毒俱出手，只要有一毒動手，他便不是對手了！若是玄武雙毒不在的話，那麼，眼前那些人，連那美貌絕倫的女子在內，却還未曾放在他的心上。

他看了一下，看不出有甚麼跡象，表示玄武雙毒不在這林子之中，是以他冷冷地道：「袁堡主好友，洞庭一奇莫非正在堡中，堡主要陪他下棋！」

白夫人厲聲道：「袁英豪難道以爲派你出來，就可以將他兒子救回去了麼？」

倫天常沉聲道：「正是如此！」

他這裏四字才出口，白夫人手腕一翻，尖刺已向倫天常面門，疾刺而來，她這一下出手，可算是快疾之極，那是因爲她看出倫天常的武功極高，若不是一上來，便出其不意，令他受傷，只怕就要被他將人救了回去！

可是，白夫人對倫天常的估計，還是太低了些，她出手算得快疾的了，但是倫天常却比她更快，就在她一刺刺向前之際，倫天常右手一揚，中指彈出，恰好迎上她的一刺，只聽得「錚」地一聲响，那一彈，只彈在刺尖之上，震得白夫人向後，連退下了三步！

這一下，不禁令得白夫人又驚又怒，只見她倏然一揚手，揚起了一方手帕，那一方絲的手帕，才一揚起，便見大蓬細針，向着倫天常疾射而至！

那些細針，揚在半空，雖然細如牛毛，但是也可以看得出，紅，黃，藍，綠，各色雜陳。

倫天常一看，便知道那是玄武雙毒之中，毒姬施放的「蛇涎針」，每一枚針上，都有劇毒，中上一枚，便自性命難保。

他心知袁家堡和玄武雙毒之間，已然結下了樑子，如果不將眼前這女人擊退，只怕還當袁家堡好欺負，雙毒還要猖狂，是以他一見大蓬「蛇涎針」射來。一聲大喝，身子向後微退，雙袖揚起，雙掌一齊向前拍出！

那兩掌，乃是倫天常畢生功力所聚，力道之强，實是非同小可，只聽得「轟轟」兩下，掌風過處，大蓬向他疾射而來的蛇涎針，竟一起被他的掌風，逼了回去！

白夫人一看到這等情形，心下大駭，立時向後退去。

可是，大蓬蛇涎針，被倫天常掌風逼回來的勢子，遠比白夫人發出之際，還來得快，白夫人雖然立時當機而退，在最前面的幾枚針，還是射中了她的肩頭！

白夫人一面退，一面發出了驚呼聲來，她被毒針射中，有她自己的獨門解藥，自然不怕中毒，但是自己發出的暗器，被對方逼了回來，反令得自己受了傷，這實是令人駭絕的事！

她一面驚呼，一面疾退，轉眼之間，便已退出了三五丈開外，她手下的那些人，見勢不妙，也是齊聲吶喊，一起向林外奔去！

袁耀立時向陳亮奔去，倫天常叫道：「少堡主小心，這些針有劇毒，切不可碰！」

那一大蓬蛇涎針，被倫天常的掌風，逼了回去，只有幾枚，反射在白夫人身上，有的射在樹上，有的落在地上，兀自閃泛着異彩，看來觸目驚心。

倫天常一叫，袁耀的身子，畧停了一停，但是立時又向前奔去，來到了陳亮的身邊，將陳亮扶了起來。

倫天常也來到了近前，拱手道：「閣下如何稱呼？」

陳亮在袁耀的扶持下，勉力站了起來，道：「在下姓陳，名亮！」

陳亮的名頭，也自不低，倫天常一聽，便「啊」地一聲，點了點頭道：「原來是天鷹大俠！」

陳亮苦笑着道：「愧不敢當。」

袁耀忙道：「倫叔叔，陳大俠傷得很重，快扶他到堡中養傷！」

倫天常聽得袁耀那樣說，畧呆了一呆，陳亮立時道：「袁兄弟，你快回堡中去，剛才那女人，是玄武雙毒的寵姬，她吃了虧，必然不肯干休，還會再來。那女人因爲一事，將我恨之切骨，絕不肯放過我，我若到袁家堡，只有替袁家堡添痲煩！」

陳亮的話，才說到一半，袁耀已然漲紅了臉，叫了起來道：「陳大俠，只許你捨命救人，不許我們侍候你養傷，這是甚麼道理，你要是不去袁家堡，我便跟着你走，只當你沒救我！」

倫天常雙眉一揚，道：「陳大俠理應到袁家堡去養傷，快請上馬！」

陳亮還想說甚麼，可是他受傷之後，失血過多，已是虛弱不堪，張開口，竟未曾說出話來，緊接着，天旋地轉，眼前一黑，就昏了過去！

倫天常一看到陳亮的身子，搖搖欲墮，便忙踏

前一步，將他扶住，那時，陳亮已然昏了過去。

倫天常將他托上了馬，任由他伏在馬背上，又牽過了另一匹馬來，和袁耀一起上馬，牽着負了陳亮的那匹馬，直馳出了林子去。

一出了林子，風勢仍然強得驚人，但是路上却已十分靜，一個人也不見。

倫天常策馬向前疾馳，一直馳到了直通袁家堡那條直路子上，才看到路口，一左一右，挿着兩面三角形的旗子，一面繡着一條蛇，另一面，繡着一條蜈蚣，繡工精活，看了便令人心寒，那正是玄武雙毒的旗子。

袁耀一看到那兩面旗子，在馬上一側，便待下馬，倫天常忙反手將袁耀拉住，疾聲道：「切不可碰，這兩面旗上，必有劇毒！」

袁耀憤然道：「難道就容它們挿在路口嗎？」

倫天常道：「我們先回去再說，你父親自有主意！」

他一面說着，一面策着馬，向前疾馳而出，到了袁家堡的大門口，便聽得圍牆之上，有人叫道：「倫總管回來了，少堡主也回來了！」

接着，堡門洞開，兩匹馬，三個人，一起馳了進去。

袁家堡中的人，聽得在圍牆上守望的人，大聲呼叫，立時奔走相告，袁堡主和莫非，仍然在下着棋，袁堡主雖知倫天常武功非凡，有他出去察看動靜，是可放心，但究竟關心着小兒的安危，是以下棋心不在焉，直到聽得堡中有人一疊聲高呼「少堡主回來了」，他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連下了兩子，令得洞庭一奇莫非，爲之大皺其眉。

而這時，倫天常已走了進來，道：「堡主，少堡主安然無恙」

袁堡主「嗯」地一聲，道：「玄武雙毒，怎肯放人？」

倫天常道：「未見到玄武雙毒，只是雙毒的寵姬白夫人主其事，我將她殺退後，帶了少堡主回來的。」

袁堡主皺着眉，還未曾再出聲，莫非已然道：「我早叫你不必担心，玄武雙毒胆子再大，也不敢來惹袁家堡，我看那女人回去，只怕被兩個老怪物打入冷宮，老怪物或會派人來賠罪！」

袁堡主也頗覺自豪，道：「莫兄，你也將袁家堡抬得太高了！」

莫非「呵呵」地笑了起來，在一旁的倫天常，却大不以爲然。他見過白夫人，知道白夫人絕不會被玄武雙毒，打入冷宮。而且白夫人隨身帶着玄武雙毒的令旗，和大毒的蛇涎針，說不定還有更厲害的毒藥，這全是玄武雙毒秘不傳人的東西，由此可知她的得寵程度！她此次吃了大虧，一定會再來的！」他嘆了一口氣，道：「堡主，玄武雙毒的令旗，仍然留在路口。」

洞庭一奇莫非一拍棋盤道：「叨擾了你好幾天，無以爲報，就替你將這兩面旗子拔了來！」

倫天常忙道：「莫——」

可是，他才講了一個字，洞庭一奇莫非一瞪眼道：「難道你竟當我連這一點小事都做不了呢？」

倫天常本來想說，在那兩面旗上，必有意想不到的奇毒，還是暫時別去碰它們的好。但是莫非既然已講出這樣的話來，倫天常倒不好再出口了，他要是再出口，便眞的變成瞧不起莫非了！

莫非話才說完，身形掠起，人影一閃，便已然掠走。袁堡主搖着頭，道：「這人也眞心急，說走就走！倫兄，孩子沒事麼，可曾中毒？」

倫天常道：「沒有，那女人顯是想挾他作人質，未曾下毒，我趕到時，有一位朋友，因爲救少堡主，和白夫人在動手，已身受重傷，我們將他帶回堡來，這位朋友，現仍昏迷未醒！」

袁堡主道：「是什麼人？」

倫天常道：「天鷹大俠陳亮。」

袁堡主點了點頭，道：「小心派人侍候他，等他傷愈之後，重重酬謝！」

倫天常答應了一聲，便待向後退去，袁堡主却笑道：「別走，你還不知莫非的脾氣？他說走便走，自然立即回來，好顯他身手過人，你不留在此處，看他回來，他豈不是要大失所望？」

倫天常聽了，也不禁笑了起來，他笑的是，袁堡主可謂是知莫非的爲人。倫天常的笑聲未畢，便聽得一陣呼嘯聲，自遠而近，迅速傳了過來，正是洞庭一奇莫非的嘯聲。轉眼之間，嘯聲到了近前，莫非已然來到，手中執着兩面旗，一到，一抖手，兩面旗離手飛起，「刷刷」挿在地上，他面有得色道：「幸不辱命！」

袁堡主和倫天常兩人，一起向他望去，看兩人的情形，分明是想說幾句恭維話的，可是兩人一看到莫非的臉面，便陡地一呆，一齊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神情錯愕到了極點！

莫非一直帶着十分得意的微笑，可是突然之間，當他看到袁堡主和倫天常兩人，望着自己，現出了如此古怪的神情之後，他也不禁陡地一呆，笑容立時僵凝道：「怎麼了？」

倫天常和袁堡主兩人，似是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莫非急道：「我臉上有甚麼？你們何以望定了我，只是發呆不說話？」

他一面問，一面伸手向自己的臉上摸去。

莫非的手才一揚起來，未曾碰到他自己的臉，倫天常和袁堡主兩人，一齊驚聲呼道：「別碰！」

莫非的手，僵在半空中，他的神情驚疑莫明道：「我臉上究竟怎麼了？」

莫非的臉上，有些甚麼異樣，他自己自然看不見，可是，在他對面的袁堡主和倫天常兩人，都看得再清楚也沒有！只見莫非的臉上，佈滿了一點一點，深紅色的小圓點！

倫天常和袁英豪兩人，都張大了口，講不出話來。他們兩人也全是久歷江湖的高手，可是這時事情來得實在太突兀，而且太驚人了：莫非已然身中奇毒，而且毒已發了出來，可是他自己却還一無所知，事情如此之駭異，他們兩人，也是震驚得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莫非這時，仍是一點也不覺得自己的本身有甚麼異樣，他也看不到自己臉上的怪樣子，但是袁英豪和倫天常兩人那種駭然的神色，他却可以看得到的，他想發笑，可是只覺得面肉僵硬，怎麼也笑不出來，他聲音也變得乾澀無比，叫道：「怎麼一回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袁堡主究竟比較鎮定，他雙手向前阻着，示意莫非站着別動，一面道：「莫兄，你別緊張，那兩面旗上，一定有劇毒，你已着了道兒了！」

莫非的神情，本來十分緊張，可是一聽得袁英豪那樣講法，他倒笑了起來，道：「老袁，你別和我開玩笑了，那旗子是這兩個老怪物的，我怎會不小心，老實告訴你，我是用衣袖將這兩枝旗子捲起來的，根本連手指也未曾沾過它們！」

莫非如此說法，那實在是可以證明他決無中毒的可能了。然而，玄武雙毒下毒的手法，可稱得上千變萬化，是匪夷所思者，照莫非臉上的情形來看，他已然中了毒，那是再無疑問的事了，倫天常說道：「你捲起那兩面旗子之際，可曾聞到甚麼氣味來？」

倫天常那一句話才出口，莫非的面色便變了，當他的面色變得蒼白之際，他臉上一粒一粒的紅色斑點，看來格外惹眼！

倫天常追問道：「聞到了甚麼氣味？」

莫非的聲音都變了道：「好像……好像有一陣羊騷味，一閃即過——」

莫非才講到這裏，袁英豪和倫天常兩人，已異口同聲道：「羊羶瘴！」

這「羊羶瘴」三字一出口，莫非的臉色，已不再是蒼白，簡直是死灰色了！

要知道苗疆蠻荒之地，七十二種毒瘴之中，毒性最烈是桃花瘴，其次是血瘴，第三就是羊羶瘴了，莫非尖聲叫道：「老袁，你可得救我！」

他一面叫，一面便向袁英豪走了過來。

袁英豪乃是武林中如何有地位聲望的人物，莫非要他救命，他自然不會不加援手，可是此際，莫非一向他走來，他却忙不迭向後，退了開去！

倫天常忙道：「莫大俠別動，你此際中了羊羶瘴，無人敢碰你，如今看來，毒還未發，請堡主先封住你的穴道，再來設法！」

莫非不住地喘着氣，直到那時，他身上的確還沒有甚麼異樣，雖然他的心跳得幾乎要從口腔中冒了出來，但是那却是由於他極度震駭所造成的，倫天常這樣一說，他果然站在原地不動。

倫天常那樣說，原是爲了安慰莫非，唯恐莫非一着急起來，不顧一切，甚麼事都做得出來，那麼，強敵未至，袁家堡之中，倒先生出事來了。

而袁英豪一聽，心中倒是一動，忙道：「莫兄，你鎮定些，聞得人吸入那羊羶毒瘴之後，那怕是一絲，便立時覺得天旋地轉，接着，便如瘋似癲，你直到現在，仍無異樣，只怕是錯疑心了！」

袁英豪這樣一說，連莫非也放心了許多，袁英豪仍然不敢去碰莫非，他順手自桌上取了一枝筆，以袁英豪的功力而論，以筆點穴，實和與手指點穴無疑，他手一揚，只見筆桿幌動，電光石火之間，已點中了莫非的五處要穴。

他點的這五處穴道，全是莫非心脈附近的要穴，封住了穴道，可以免得毒氣攻心。可是——。

他的手才一離開，只聽得莫非大叫了一聲，向前走出了一步，當他在向前走出之際，身形已在搖幌不定，等到走出了一步之後，扶住了桌子，瞪直了雙眼，一言不發。

這時候，袁英豪和倫天常兩人，也不禁嚇得呆了，因爲他們絕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袁英豪想想，自己出手雖重，但是絕沒有差錯，何以，莫非反會如此？他忙問道：「莫兄，你——」

可是他一句話未曾出口，莫非的口中，已然有一串白沫，冒了出來，一看到那串白沫，袁英豪不禁魂飛魄散，也就在那一刹間，只聽得莫非的口中，發出了一下怪異莫名的聲響來，那聲音，竟如同羊咩一樣。

緊接着，只見莫非頭一低，身子向前直撞，一頭向袁英豪撞了過去！

袁英豪一時之間，呆住了還不知躲避，還是在一旁的倫天常，看出情形不妙，一聲大喝，抄起一張椅子，便向莫非拋了過去。

只聽得「砰」地一聲響，那張椅子，恰好攔在莫非和袁英豪之間，莫非一頭，正撞在那張椅子之上，而袁英豪也立時閃了開去。

那張紫檀木的椅子，何等結實，但是被莫非一頭撞中，立時碎成十七八片，而莫非向前衝出的勢子，還未曾收剎得住，在椅子的碎片還未曾落地之際，他已直衝了過去，又是「砰」地一聲，他的頭，已經結結實實撞在牆上，頭陷進牆中幾達一半！

莫非撞中了牆，立時轉過身來，牆上出現了一個極深的凹痕。

莫非也是血流披血，但是他功力極深，這一撞，却是撞他不死，只見他口中白沫和着鮮血，一起噴了出來，樣子實是可怖之極，這情形，分明和傳說之中，羊羶瘴發作之後的情形一模一樣；直到這時候，袁英豪和倫天常兩人才明白，玄武雙毒就算不是親自下毒，他手下的下毒方法也是出神入化。

莫非自然是一聞到羊騷味之際，便已中了毒，可是毒性一直留着不發，反倒是袁英豪爲了免他毒氣攻心，出手點了他的穴道之後，毒才發作！

試想，任何人中了毒之後，就算沒有人和他在一起，他自己發覺了，也必然會自封穴道，毒遲早會發作，若有人和他在一起，那人便遭殃了，這眞是陰毒之極，駭人聽聞的害人之法！

這時候，倫天常和袁英豪兩人，雖然已明白了這一點，但是他們却根本無暇去深一層想，因爲莫非才一轉過身來，口中又發出那種怪異莫名的聲音，又再度向前，直衝了過來，這一次，他雙手直伸，仍是疾衝向袁英豪。

袁英豪那裏敢給他碰到分毫，連忙身子一閃，避了開去。莫非直着眼，向前疾衝而出，雙手直插進了牆中，在一旁的倫天常，看看情形不對，拔出劍來，趁莫非雙手還未曾自牆中拔出來之際，一劍刺進了他的後心。

倫天常一劍刺中，立時縮手，將劍留在莫非的身內，急道：「快退！」

袁英豪神色倉皇，和倫天常一起退了出來。

倫天常不由自主喘着氣。

袁英豪頓足道：「不好，他雖然是中毒而死，但死在我這裏，他幾個好友知了，必不干休！」

倫天常苦笑道：「堡主，這是以後的事，也顧慮不了那麼多，快命人堆乾柴，放火燒了這一角，連他屍體，一起火化，若是將他埋了，當他屍體腐爛之際，毒瘴仍會從地底鑽出來！」

袁英豪自然知道羊羶瘴的厲害，道：「你說得是，你快令堡中一切人，加緊防範，只怕玄武雙毒，絕不肯就此干休！」

袁英豪，倫天常兩人，分頭下令，整個袁家堡中，登時緊張起來。

堡門緊閉，圍牆之上，全是堡中的高手，來往巡邏，硬弩大弓，滾木擂石，佈滿在牆上，每隔兩丈，還有一口大鍋，鍋中滿是煎滾了的油，以防玄武雙毒，率人來攻。

好在袁家堡中，有的是存糧，就算支持上一年半載，也不妨事。到了一切準備妥當，便放起火來，堡中足有兩百來人，圍在那院子附近，各自準備了水桶，只等火燒到差不多時，便將水淋上去，好使火勢，不致蔓延開來。

等到火光升起時，整個袁家堡，幾乎皆在火光的籠罩之下，在袁家堡東首的一個院子中，也是映滿了火光，火光自窗紙中透了進去，映得室中一片暗紅色，光芒還在跳躍不停，十分詭異。

那室中也點一盞燈，但是燈光却不十分明亮，室內的陳設，十分雅潔，在一張床上，躺着陳亮，陳亮的身邊，有一個少女，和一個少年。

那少女是袁萍，那少年就是被陳亮自白夫人手中救出來的袁耀。姐弟兩人，都望定了床上昏迷不醒的陳亮，皺着眉，對於外面熊熊的火光是反倒不甚在意。

陳亮到了堡中，一直昏迷不醒，他的傷口上，都已敷上了上好的創藥，也曾灌了兩顆補血益氣的靈藥，但是他却仍然昏迷着。

袁耀抬起頭來，向他的姐姐望了一眼道：「姐姐，他怎麼還不醒？」

袁萍低聲道：「照你所說的情形聽來，他受了傷之後，還奮不顧身動手，自然不會那麼快醒來的了。」

袁耀呆了片刻，又望了陳亮蒼白的臉色一回道：「姐姐，要是他不醒來了，那怎麼辦？」

袁萍低低嘆了一聲道：「不會的！」

她講這句話，是在安慰袁耀，但事實上，陳亮是不是會醒來，她也一點沒有把握。他們姐弟兩人，感情極好，袁耀是陳亮所救的，自然對陳亮欽佩感激不已，而袁萍在聽了弟弟的敍述之後，心中對陳亮也是欽仰莫名，事實上，她盼望陳亮快快醒來之心，也和袁耀同樣殷切。

袁耀忽然站了起來道：「我找爹來，叫爹運本身功力帮一帮他，他或者會快些痊癒！」

袁萍道：「是，我怎麼沒有想到這個辦法！」

袁耀急急向門口走去，他才走到門口，便聽到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傳了過來，那是袁英豪的脚步聲，他們是聽慣了的，袁耀一面拉開了門，一面道：「爹來了！」

門才打開，袁英豪已踏進門來，他神色極其凝重，一進門就道：「你們兩人全在這裏，玄武雙毒，要與我們爲敵，自今日起，未問過我，你們兩人，決不可出堡中半步，記住！」

袁耀和袁萍兩人，忙答應着，袁耀道：「爹，這位便是救了我的陳大俠！」

袁英豪只是隨便向陳亮看了一眼，「嗯」地一聲，轉身便走。姐弟兩人忙叫道：「爹！」

袁英豪站定了身子道：「甚麼事？」

袁耀道：「爹，陳大俠傷得極重，至今昏迷未醒，你若運本身功力，催動他眞氣運轉，他或者快一點醒來，他已昏了幾個時辰！」

袁耀在講那幾句話的時候，急形於色，可是袁英豪却皺起了眉，一派不耐煩的神色，道：「到時候，他自然會醒，大敵當前，我怎可分心？」

袁耀忙道：「爹，他救了我！」

袁英豪道：「你的事，倫總管已和我說過了，要不是倫總管趕到，他連命也沒有，是倫總管救了他，他盡可在堡中，慢慢養傷！」袁英豪話一說完轉身便走了開去。

袁萍和袁耀兩人呆立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在那剎間，他們兩人的心中，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奇異感覺，他們感到，自己對自己的父親，突然之間，感到陌生了！陌生得那不像自己的父親，倒像是一個陌生人！

他們兩人誰也不出聲，那時，火光已漸漸暗了下來，室中變得更黑，陳亮仍然未曾醒轉，他們兩人，也仍然甚麼也不說。

袁耀緊抿着嘴，袁萍只覺得心中，有說不出的委屈，她實在想哭，眼中淚花轉動着，但是她終於忍住了，未曾流下淚來。

× × ×

在袁家堡火光最熾的時候，袁家堡附近的居民：都不約而同的仰頭觀看着：心中嘖嘖稱奇。

他們都知道，袁家堡起了火，但是他們也知道袁家堡中的人，個個全有能耐，要是袁家堡中的人自己也解決不了的事，他們趕去了，也是一樣沒有用，他們只是在猜測着，在袁家堡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而在離袁家堡不遠處的一處空地中，一輛華麗舒適的馬車之中，白夫人倚在車廂的白狐皮座墊之上，一面在她尖尖的指甲上，塗着鮮紅的鳳化花汁，一面不時抬起頭來，望着自袁家堡中，衝天而起的火光。二三十個漢子，圍在馬車旁邊。白夫人望着火光道：「看來莫非毒發作得雖突然，但袁老頭子沒有事，要不然，也不會有人主持放火燒院子了！」

在車邊的各人，齊齊答應了一聲，白夫人又道：「總算也叫他們知道我的手段了，別人不敢惹袁家堡，我偏不信邪，要惹他們！」

這句話出口之後，一樣有人答應着「是」，可是白夫人却聽得出，衆人的答應聲，不是十分衷心，而她自己，也覺得不是味兒！

如果袁英豪的小兒子，還在她的手中，那自然大不相同了。可是如今，袁耀已被人家救了回去。

而她雖然也下毒害了不少人，但却是在袁家堡中無足輕重的壯丁，僕人，她自己這方面，一樣也死了不少人，一點也未曾佔便宜。

火光一起，白夫人便知道莫非一定已經死去，莫非自然是一個重要人物，但莫非偏偏又不是袁家堡的人，她勞師動衆而來，可以說是一無收穫，想起來，事情全是壞在陳亮的身上！

白夫人一想到陳亮，自然又想到了當她向陳亮投懷送抱的時候，陳亮是如何拒絕了她，當白夫人一想到這一點時，就像是有人在她的心中，重重刺了一下一樣，臉上泛起了一重殺氣，暗中咬了咬牙，道：「趕快，回去！」

她一聲令下，衆人立時齊聲答應，四個大漢上了車座，其餘的全上了馬，前後擁簇着，車聲，蹄聲交雜，一起向前，馳了出去。

袁家堡中，火已被救熄了，但是那兩百來人，並沒有休息，他們自遠處，掘來泥土，將被火燒成了廢墟的院子，一起蓋了起來。

到了第二天天亮，袁家堡中，平空多了一個大土丘。

也就在天亮時分，陳亮醒了。

那時候，袁萍和袁耀兩人，都因爲疲倦之極，伏在桌上睡着了。

陳亮在醒過來之前，發出了幾下微弱的呻吟聲，也沒有將他們驚醒。

陳亮慢慢地睜開眼來，當他才睜開眼來的時候，他根本甚麼也看不見，他的心中，也是白茫茫地一片，他像是還在熟睡中一樣。但是立即地，他震了一震，多年來在江湖上流浪，養成了他一種異常的警覺，這時候，他其實還未曾想起曾發生過一些甚麼事，但是他却想到了有事發生，是以他震動了一下。而立即地，他腦中淸醒了，過去發生的事，他全都想了起來。

到了那時候，他也可以看到眼前的情形了，他看到一個少女和袁耀在一起，伏在桌上，而自己是躺在一間十分雅潔的房間中。

就算他不是立即看到了袁耀，他也可以想像得到，自己是在袁家堡之中，因爲在他昏過去之後，袁家堡的總管已經趕到了。

身在袁家堡中，那自然是安全的了，陳亮緊張的心情，鬆弛了下來，他立時感到了異常的口渴，那種口渴，像是有火燒着他的喉嚨一樣，他先是想自己坐起來，但是身子却軟得像棉花一樣。

他張大了口想說話，但是自他的口中，卻是發出了一陣「嘶嘶」的聲響，好不容易，才使得聲響變大了些，總算自他的口中，吐出了一個字來：「水！」

袁萍陡地醒了，當袁萍抬起頭來時，她顯然還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四面張望着，直到陳亮又吐出了第二個「水」字，她才看到了陳亮，也聽到了陳亮所講的那個「水」字。

她連忙自桌上拿起茶壺，倒了一杯茶，來到了床前，高興地道：「你終於醒了！」

陳亮掙扎着想要坐起來喝水，可是他一用力，額上便迸出了一顆顆的汗珠來。

袁萍忙扶起了陳亮，將茶湊到陳亮的口邊，陳亮一口就啜乾了茶，吁了一口氣道：「謝謝你！」

袁萍說道：「我該謝謝你才是，你救了我的弟弟！」

陳亮苦笑了一下，他們兩人，一說話，袁耀也醒了，一跳跳到了床邊，握住了陳亮的手，激動得好半天講不出話來，才道：「陳大俠，你醒了！」

陳亮又吁了一口氣道：「別叫我大俠，我也不配做大俠，你們快去告知令尊，玄武雙毒必不肯干休，日內一定來攻袁家堡！」

袁萍和袁耀兩人，互望了一眼，在聽得陳亮那樣說之後，他們的心中，那種難以形容的感覺更甚了。他們覺得，和陳亮又親近了許多，但是和他們自己父親間的距離，彷彿又遠了！

他們呆着不說話，陳亮着急道：「別呆着！」

袁萍低下頭去，低聲道：「爹已經知道了，全堡上下，都在防備。」

陳亮鬆了一口氣，他也不知道袁萍和袁耀兩人，心中想些甚麼，自然更不知道，昨天晚上，當袁英豪不肯以內力助陳亮快些復原之後，他們兩人，心中有着說不出來的難過！

袁英豪本是出了名的大俠，平時教育子女，也十分嚴格，照說，陳亮既然救了袁耀，袁英豪就該傾全力助陳亮復原才是！但是，袁英豪卻並沒有那麼做，這不禁令他們姐弟兩人感到突然，而且也感到茫然。在他們純真的心靈中，認為那簡直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但竟發生了！所以，在剎那之間，他們幾乎將自己的父親當作陌生人了！

而相反地，陳亮才一醒來，也不顧及自己的傷勢，反倒顧及袁家堡的安危，這才是他心目中，真正的俠義行徑，大俠所為！

陳亮在鬆了一口氣之後，道：「那就好了，玄武雙毒雖然厲害，但袁家堡豈同等閒，他們不能一下子攻進來，就不敢曠日持久，袁家堡可安然無事，他們也不敢長時間圍着袁家堡，若惹得正道中人，全部和他們作對，他們也受不了！」

陳亮一口氣講了那麼多話，又不由自主，喘起氣來，袁耀又扶着他躺了下來。

陳亮又道：「只不過袁家堡有人在外，在外的人難說得很了！」

袁萍道：「我兩個大哥不在堡中。」袁堡主親生一子一女，兩個義子，全是他自幼扶養成人，武功也已極高，在武林中聲名極著，陳亮久歷江湖，自然知道，他閉上眼睛道：「但願他們兩人，早得風聲，快快回來，那就好了！」

袁萍感動地道：「你怎麼老關心我們，不問問你自己的傷勢如何？」

陳亮的口角，現出一絲笑容來道：「我現在身在袁家堡中，還會有甚麼問題，何必再問，只要放心養傷，就可以了！」

聽得陳亮那麼說，袁耀和袁萍，也不禁笑了起來。

一連四天，陳亮都沒有起床，袁耀日夜伴着他，袁萍究竟是少女，頗有不便，但也幾乎全在陪着陳亮。

當然，倫天常又撥了人來服侍陳亮，他自己也來過幾次，只有袁堡主，始終未曾再來過。

這四天之中，袁家堡內的氣氛，緊張到了極點。日夜不停地巡邏，堡邊圍牆上的大油鍋，日夜都冒出烟來，滾油在鍋中吱吱叫着，起着可怕的泡沫，袁家堡中的每一個人，心中也像是滾油在煎熬一樣。雖然四天之中，甚麼事也沒有發生，但是誰都知道，玄武雙毒一定會來，他們還得緊張下去。

整個袁家堡中，只有陳亮養傷的那一角落，算是最平靜了，那一天傍晚時分，陳亮掙扎着起了床，他的腳步，飄浮得像是每一腳都踩在厚厚的棉花上一樣。

但是他總算可以站直身子，他也知道，自己這一條命，總算拾回來了，袁耀扶着他，出了房間，來到了院子中。

夕陽下，院子一角的幾株楓樹，葉子紅得可以和晚霞媲美，陳亮來到楓樹下，站着，他的心中感到有一股很難以形容的悵惘。

自從他開始在江湖上流浪起，他只怕從來也沒有在一處地方，住過四天以上的，而現在，他不得不住下去，一直要住到傷勢痊癒。

陳亮站了片刻，轉過身來道：「小兄弟，這幾天堡中的情形怎樣？」

袁耀皺了皺眉道：「你不必關心這些了！」

陳亮嘆了一聲道：「玄武雙毒是邪道中數一數二的人物，盡管袁家堡聲名極著，但是他們也丟不

起這個臉，一定會來找袁家堡的。」

袁耀道：「爹已知道了，這幾天，整個袁家堡，防守得像是鐵桶一樣，只怕再多幾個玄武雙毒，也一樣攻不進來！」

當袁耀提起袁家堡的時候，他的神情之中，有着一個難以掩飾的驕傲。

陳亮望了袁耀一眼，心中在想，袁耀現在，雖然還只是一個少年，但是他以後，光輝燦爛的一生，幾乎已可以看得到的了。他是袁堡主的獨子，日後自然是袁家堡的主人，武功高超，受盡武林中人的欽仰，那是和自己截然相反的一種生活。

陳亮決不羨慕袁耀日後會有那樣的生活，他只是對他自己的那種日子有點厭了，整日都在趕路，白天是風塵滿面，晚上投宿在陌生的地方，甚麼時候可以靜下來，在自己熟悉的院子中，就像現在那樣，站在楓樹下，有一個情投意合的女子，伴着自己。

當陳亮想到「情投意合的女子」之際，他不由自主，閉起了眼睛，而在他的眼前，也立時浮起了袁萍俏麗的臉龐來。

陳亮的心中吃了一驚，他不要想起袁萍，真的不要。可是當他睜開眼來後，袁萍正好走了進來。

袁萍一進院子，就看到陳亮和袁耀兩人，站在楓樹之下，她的臉上，立時充滿了喜悅，叫道：「陳大哥，你可以走動了？」

陳亮淡然一笑道：「勉強可以！」

袁萍直來到了陳亮的身前，看她的神情，像是有很多話要對陳亮講一樣，但是，她到了陳亮的身前之後，卻只是低着頭，一言不發。

天色慢慢地黑了下來，袁家堡的圍牆牆頭之上，亮着無數火把，映着來往的人影。

天色慢慢黑了下來，白夫人的馬車，穿過了一道峽谷，連趕了四天路，她終於趕回來了。

那四天日夜不停地趕路，辛苦的是白夫人的隨從，白夫人在舒適的車廂中，一點也不覺得甚麼。然而在這四天之中，她卻一直鐵青着臉。

直到馬車馳進了那道峽谷，她才對着掛在車廂座上的鏡子，攏了攏頭髮，在她美麗的臉龐上，又現出一絲媚笑來。她知道自己這次，和袁家堡作對，玄武雙毒並不知道，而現在自己一點便宜沒有佔到，反倒死了不少隨從，要玄武雙毒替自己出氣，鐵青着臉是不行的，一定要加倍地媚惑，才能令得他們神魂顛倒。

一想到自己可以令得這兩江湖上人聞名喪胆的大魔頭，對自己服服貼貼，白夫人笑得更媚了。

然而，也就在她自己感到極度得意的時候，她的心中，忽然像是被利刺刺了一下一樣。她想起了陳亮，陳亮竟然拒絕了她的誘惑，不當她是一個美女，竟然將她當作一塊石頭一樣，推了開去！

當白夫人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她發覺鏡中的笑容，有點勉強，她咬了咬牙，閉上了眼睛。

天色本就漸漸黑下來，而進了峽谷之後，顯得更黑，峽谷只不過一丈來寬，兩邊全是鳥飛不過，聳天的峭壁，峭壁上的岩石，像是斧削一樣的直。車前車後的人，都已高高地舉起了火把。

那峽谷足有一里來長，車輪聲，蹄聲，在峽谷中引起了驟雷也似的回聲。等到可以看到前面也有一片火光之際，在車前七八人，齊聲呼喝道：「夫人回來了，快開閘門！」

隨着呼喝聲，七八騎已然馳到了一道大鐵閘之前，而閘門也在那時，打了開來，馬車疾衝進了閘門，又馳出了三五丈，一起停了下來。

鐵閘內，和鐵閘外，簡直是兩個世界。在閘外，是參天的峭壁，醜惡的巖石，簡直是一片死寂，但是閘內，卻是一個繁花如錦的大山谷，一片平地，雖然在昏暗中，各色奇花，爭妍鬥麗，也看得人眼花繚亂，真難想像，在陽光之下，是如何美麗。

有數十頭孔雀，本來已經在斂翅歇息的了，被車馬聲驚動，又一起昂起頭，自花叢之中，走了出來。

在那大山谷之中，有一個半月形的大池，池水奇碧，就在池畔，造着一座華麗之極的宮殿，那宮殿，全是以上晶漠白玉砌成的，看上去一片潔白，在燈光的照耀下，如同仙境一般。

車，馬才一停下，自那座宮殿之中，有不少人奔了出來，在車前列隊而立，站在最前面的，是四個使女打扮的美麗少女。

趕車的大漢自車座上跳了下來，將門打開，白夫人罯罯提着長裙，自車廂之中，跨了出來，只見她滿面笑容，儀態萬千，美艷不可方物，使人覺得，也只有她那樣的美人才配得上四周圍仙境一樣的環境。那四個少女一見白夫人下車，立時走向前來，齊聲道：「夫人回來了，兩位主人，日思夜想，現正在宮中相候，請夫人快去見！」

白夫人微笑着道：「我不在宮中，不是便宜了你們，可以親近主人了？」

白夫人雖然是笑着說的，而且她的笑容，看來也真的十分和藹可親。然而她的話才一出口，那四個少女，已是花容失色，她們呆了一呆，又齊聲道：「我們謹遵夫人之命，從不敢親近兩位主人。」

白夫人仍然笑着道：「我還是信不過！」她一面說，一面向前走去，那四名少女，面色更是大變，一起跪了下來，齊聲道：「夫人——」

可是，她們每一個人，剛有機會講出兩個字來，就在她們跪下，白夫人向前走去，在她們四人之間經過之際，雙手齊出，在她們四人的頭頂之上，各自輕拍了一下，看來，白夫人的那種行動，就像是久別之後的慰問，可是那四個少女，卻立時沒有了聲息，白夫人繼續向前走去，在她的那襲淡黃色的裙子，拖過五色石子砌成的路面之際，那四個少女，已一起倒了下去。自她們的口中，鮮血滲了出來，誰都可以看得出，她們已經死了！

這可以說是突然之極的事情，可是在周圍的所有人，臉上卻一點也沒有驚訝的神情，這種事，他們見得實在太多了！

可以說，他們已經麻木了，也可以說，他們根本不能有任何驚愕的神情表露出來，因為他們知道，白夫人雖然是在向前直行，但是決瞞不過她的眼睛，說不定她那水汪汪的一雙媚眼，什麼時候向你一看，那麼，就必定和這四個少女，一樣命運了！

白夫人向前走着，所有的人，都屏住了氣息，連大氣也不敢出，四周圍靜得只有孔雀抖着羽毛的「刷刷」聲。等到白夫人快來到宮殿的石階前時，才聽得殿中，突然傳出了一粗一尖，兩個聲音，齊聲道：「白姬，你回來了，怎不快進來！」白夫人嬌笑着道：「來了！」

自宮殿中傳出來的聲音，那粗的一個，就如同敲打破鑼一樣，尖的那個，又怪如兩塊碎瓦，在一起擠着，真是難聽之極，而白夫人的那一聲嬌笑，一聲回答，卻又是銀鈴一般，蕩魂攝魄。

在玄武雙毒的聲音，兀自激起陣陣回音之際，白夫人身形掠起，已掠上了石階，進了宮殿。也直到白夫人進了宮殿，侍立在宮外的人，才齊齊鬆了一口氣。

雙毒宮中的人，絕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就會無緣無故地死去，但是白夫人既然已進了宮殿，今天晚上，他們大約是不會再送命的了！

白夫人進了大殿，大殿中的人，都肅然而立，白夫人穿過大殿，經過了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廊盡頭的兩扇門，忽地打開，裏面是一間極其華麗的臥室，只見一肥一瘦兩個中年人，一個披着紅袍，一個披着黑袍，「呵呵」笑着道：「白姬，忘記我們了麼？」

白夫人嬌笑着，奔了進去，玉臂輕舒，一邊一個，攬住了這兩人的頸子，在他們的臉頰上，輕輕呵着，將這兩個大魔頭，當着孩子一般地道：「怎麼會忘記，可牽腸掛肚，想死我了！」

那兩個中年人，呵呵笑着，一人摟着白夫人一邊纖腰，三個人，一起在一張玉椅上，半躺着坐了下來，那張玉椅十分寬闊，躺着三個人，一點也不見擠擁，敢情是為他們三個人特製的。

看官，那兩個被白夫人像小孩一樣哄弄着的中年人，正是武林中人，聞名喪胆的大魔頭玄武雙毒，穿紅袍的那個，是大毒毛渡，穿黑袍的一個，二毒西門紀業。這時候，大毒，二毒將白夫人擠在中間，各自將手伸進了白夫人的長裙之內，在白夫人的玉腿上撫摸，白夫人發出蕩魂勾魄的咯咯嬌笑道：「看你們兩個人這副饞相！」

大毒笑道：「你離開我們，足有十天，我們怎能不饞？」

二毒笑道：「白姬，在這十天之中，你可曾做什麼對不起我們的事？」

白夫人櫻唇微翹，略帶幾分嗔意，但是卻也令得她看來，更加動人，她道：「在外面到沒有，但是一回宮，就做了一件對不起你們的事！」

大毒，二毒都訝異道：「什麼事？」

白夫人又笑了起來，道：「我一回來，就看到我那四名使女，眉梢眼角，滿是春意，一定是叫男人親熱過哩，我心中一酸，我將她們打死了！」

白夫人在那樣說的時候，聲調之中還充滿了委屈，大毒二毒一齊笑了起來，大毒道：「你去了十天，我們總不成做和尚？總得有女人來煞煞火。」

二毒笑着道：「你也太看不開了，何必那麼認真？」

二毒的話才一出口，白夫人一伸手，將二毒的手，就由她的裙下，拉了出來，道：「好，那你就別碰我，快去追悼那四個美人兒！」

二毒慌忙道：「我是說着玩的，你別認真！」

白夫人斜白了二毒一眼道：「你再那樣說，我真的不睬你！」

二毒神色尷尬，果然不敢出聲，他慢慢又將手伸了過去，等到他的手又撫到了白夫人豐滿柔滑的身上，而白夫人又沒有再將他的手推開之際，他才鬆了一口氣。

而白夫人卻在這時，忽然蹙起了眉，嘆了一口氣道：「我這次到外面去，受了人家欺侮哩！」

大毒，二毒一起站了起來道：「這話，說出來也沒有人相信，玄武雙毒的愛姬，誰敢欺負？」

白夫人道：「我要是胡言亂說，就叫我不得好死！」

玄武雙毒一笑，大毒立時道：「你帶那麼多隨從，還有我們的令旗，誰吃了老虎胆，豹子心？」

二毒道：「誰對不住你，叫他不得好死！」

白夫人道：「是啊，我原是趕着回來，叫你們親自出馬，去對付他們的。」

大毒道：「且說說是誰？」

白夫人一字一頓道：「袁家堡！」

當大毒問白夫人是誰的時候，他的神情，就像是只要白夫人一說出對方的名頭來，那對方就像是死定了一樣！可是，白夫人「袁家堡」三字一出口，他們兩人，卻陡地一呆，一起坐了起來，他們的手，也離開了白夫人迷人的身體。白夫人仍然半躺着道：「怎麼啦，我若是叫袁家堡人的欺侮，那就是白欺侮了，是不是？」

大毒，二毒互望了一眼，各自皺起眉來，大毒道：「你甚麼人不好惹，怎麼偏偏惹了袁家堡！」

二毒也道：「袁家堡主袁英豪，內家氣功，已到了極高的境地，天下聞名！而且堡中高手極多，武之林中，廣通聲氣——」

二毒的話還未曾講完，白夫人已是柳眉倒豎，一聲嬌叱道：「你說完了沒有？」

二毒忙陪笑道：「我說的也是實情！」白夫人連聲冷笑道：「甚麼實情，只不過說你不敢去攻打袁家堡就是了，你不敢去，大哥自然和我去，看你以後，還想碰我一碰！」

二毒忙道：「我自然不能看你白給人欺侮，可是！」

白夫人忽然又媚笑起來道：「二哥，我看難以從長計議了，我殺了袁家堡不少人，而且，還殺了袁英豪的好友，洞庭一奇莫非。」

大毒笑道：「好傢伙，這還說是受了人家的欺侮。」

白夫人道：「怎麼不是？袁家堡中的人強出頭，殺了你們兩個記名弟子。我替你們出頭，怎知你們還在做縮頭烏龜，好吧，這樣的男人，我也不希罕了，我還是到袁家堡去吧，那裏的男人，還比較夠男人氣些！」

大毒大怒喝道：「白姬，你這樣說，欺人太甚了！」

白夫人冷笑着道：「那麼，和我一起，立時去攻打袁家堡！」

二毒嘆了一聲道：「白姬，你將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袁家堡一定已有防範，只要他們有了防範，千軍萬馬，也攻不進去！」

白夫人道：「我們可以下毒！」

大毒笑道：「我們根本近不了袁家堡，這毒如何下法，我看還是找袁家堡在外的人出出氣，也好叫江湖上知道，白姬不是好惹的！」

白夫人自然不滿足，但是她知道，事情要一步一步來。雙毒既已答應了先對付袁家堡在外的人，那麼，至少袁英豪的兩個義子要遭殃了！

白夫人自然又笑了起來，她伸了一個懶腰，輕紗的衣袖，褪了下來，露出她一雙白如玉，滑如緞，豐腴迷人的手臂來，手指又輕輕在雙毒臉上撩撥着。雙毒突然氣息急促起來，一起將頭埋在白夫人的臂彎之中，那時，他們不再像是兩個武林高手，而像是兩頭狗，在白夫人的身上亂嗅亂哄！

× × ×

騎在馬上的袁廷，挺拔而英俊，他是袁英豪的義子，不但在袁家堡中地位極高，就算江湖上，提起他的名字，也是萬人欽仰。

這時，他正兼程趕回袁家堡去，因為袁家堡連日來，幾乎和外界隔絕的情形，已傳遍了江湖，人人都知道袁家堡中，一定發生了甚麼極大的大事了，可是由於袁家堡中，在那幾天之中根本和外界完全斷絕了接觸，是以沒有人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

袁廷一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就立時放下他該辦的事，連夜趕路，他已騎了一夜馬，到了清早，又換了另一匹駿馬，馬兒都乏了，可是他看來，仍然精神奕奕，一點也沒有倦意。

他離袁家堡，已經只有大半天的路程了，越是近袁家堡，聽到有關袁家堡的消息越是多，袁廷心中，也越是焦急。他知道，堡中曾經起過火，他也知道，玄武雙毒的令旗，也曾出現過在袁家堡附近。袁廷起先還想不透，來了甚麼強敵，以致堡中如此緊張，但當他明白敵人，可能是玄武雙毒的時候，他倒一點也不奇怪了！

袁廷來到一條岔路口，他已有一日一夜未曾進過食了，在岔路口，有一個草棚，不少途人在草棚下坐着，袁廷在席棚前下了馬，大踏步走了進去，大聲叫道：「薛老頭，快弄點吃的來！」

這裏離袁家堡更近了，袁廷認得那小飯舖的主人薛老頭，是以一進棚就喚叫着。

薛老頭子正在忙着招呼客人，抬頭見了袁廷，忙迎了上來，道：「原來是袁大公子，大公子，這幾天，堡上發生甚麼事啊？」

袁廷微笑着，道：「沒甚麼，只不過有幾個小毛賊來進犯，為了免他們混進堡去，是以小心防範，快先給我一碗豆漿喝！」

他的話才一出口，就聽得一角上，响起了「哼」地一聲冷笑，一個尖得極其難聽的聲音道：「口出大言的臭小子，我看你也不必喝豆漿了，喝你祖奶奶的奶去吧！」

袁廷倏地轉過身來，他的動作極快，一面轉過身來，一面已反手按住了腰際的劍柄，而等到他看到了那坐在角落上的，是一個披着黑袍的中年人，在那中年人的袖口之上，各繡着一條蛇兒之際。

他手背一振，劍已出了鞘，同時喝道：「各位快出去，這裏有事！」袁廷已認出那坐在角落處，

望着他奸笑的人，正是玄武雙毒之二毒西門紀業。

他知道了一遇上西門紀業，那麼一場惡鬥，在所難免，是以他喝令在草棚中的各人，一起離去，以免動手的時候，碰傷了他們！

他一面說，一面盯緊着西門紀業，並沒有留意着四周圍發生了甚麼事，當他話說完，慢慢揚起劍來時，只聽得西門紀業笑道：「不必叫他們走開，他們在這裏，也不會碍甚麼事了！」

袁廷聽了，徒地一怔，情知西門紀業話出有因，可是一時之間，還想不通這是甚麼意思，他退後了兩步，橫劍當胸，以防西門紀業突然來攻，然後轉頭四圍看去。

他向四圍一看，剎那之間，就像只有一桶冰水，向他兜頭淋了下來一樣！

在草棚中，有十來個人，當他進來的時候，還在有說有笑，可是這時，袁廷所看到的，却已全是死人！

那些人分明全已死了，他們的臉上，都泛着一種可怕的青紫色，但是他們死了，但他們的姿態，却一點也沒有變，坐着的仍然坐着，站着的依然站着，有的仍然舉着杯，提着筷，薛老頭仍然站在袁廷的身邊，甚至臉上那種巴結的神情都沒有褪去！

前後不過一眨眼工夫，所有的人，都變成了死人，而且還死得如此詭異，饒是袁廷久歷江湖，這時也不禁感到透心生涼！

他疾轉回頭來，並不是他不敢再向那些死人一眼，而是他知道，他絕不能有一點分心，絕不能給二毒有任何下毒的機會！

當他轉頭來時，二毒怪聲怪氣的，笑了起來。

二毒一面笑一面道：「怎麼樣，過得去吧！」

袁廷緩緩吸了一口氣，道：「這些人與你無冤無仇，你好殘忍！」

二毒仍然笑着，道：「我是爲你設想，好讓你死在九泉之下，有人陪着你！」

袁廷的劍早已出鞘，以他的武功而論，他的利劍，可以在眨眼也不到的時間內便向前疾刺而出。

但他握劍的手，却不禁在微微發抖，那不是草棚中的那麼多死人，使得他觸目驚心，而是因爲他心中明白，二毒的武功遠在他之上，再加上二毒出神入化的下毒功夫，那使他不敢貿然出手！

而二毒就像未曾將袁廷放在眼內，他的話講完之後，立時仰着頭，狂笑了起來。

當他仰着頭狂笑的時候，他只是臉向着天，喉間的喉核，隨着他的笑聲，而在上下顫動着，他整個咽喉，全部暴露在袁廷的眼前。袁廷心跳得十分劇烈，這時候如果再不趁機下手，那可能沒有機會了！

他的手臂陡地一振，「錚」地一聲響，而幾乎就在那一聲響發出的同時，他的劍尖，已經直指向二毒的咽喉，二毒的笑聲陡止，身子向後一退，由於他一退，那一劍，並未刺中他的咽喉，但是，却也刺中了他的肩頭，鮮血立時狂噴而出！

袁廷驟然出劍，一招便得了手，連他自己，也感到極度的意外，但他畢竟是一個武功造詣極高的高手，雖然在意外之中，行動仍是絲毫不亂，一劍刺中，趁着二毒向後退去之際，立時踏步進身，第二劍又疾刺而出！

袁廷的行動實在太快，是以當他第二劍刺出之際，自二毒肩頭噴出的鮮血，還未曾落地，袁廷一欺近身去，一股血腥味撲鼻而來，自二毒肩頭噴出來的鮮血，登時沾了他一頭一臉。

袁廷那時，只顧出劍，如何來得及將臉上的鮮血抹去？那一劍氣勢如虹，青鋼劍帶起嗤嗤的風聲來。然而二毒肩頭上雖然已中了一劍，却比之上一次閃避得更快，身形一幌，已出了草棚之外，一面向外掠去，一面還在叫道：「好厲害！」

他那「好厲害」三個字，第一個字「好」字出口之際，人還只是在草棚之外，等到「厲」傳入袁廷耳中之際，少說已在五丈開外，而再等到「害」字飄飄蕩蕩傳過來時，他人已看不見了，身法之快，無與倫比，袁廷也不禁呆住了，但雖然二毒離去的身法，如鬼似魅，駭人之極，他總是中了一劍之後逃走的，袁廷本來自以爲萬無倖免，却不料兩劍一出，二毒便被自己趕走，他心中不禁又驚又喜，想起剛才，一見二毒時，嚇出了一身冷汗的情形，不由暗暗叫了一聲慚愧。

他順手扯下一幅衣襟，將臉上血漬抹去，再也不敢在這草棚中逗留，大踏步走了出去，他的馬兒，依然還在，袁廷翻身上了馬，向前疾馳而去。

一直到他來到了那條直路口，仍然沒有甚麼，袁廷的心中不禁暗忖，玄武雙毒在武林中的名頭，如此之大，看來是江湖上的渲染，他們下毒的功夫確有一手，但只要仔細防範，他們也無從下手，自己回到堡中之後，不必太緊張了，就算正面與他們爲敵，也絕不會輸給他們的。

袁廷一面想，一面疾馳進了那條直路，只見那兩條直路的兩旁大樹上，幾乎每隔四五株，樹幹之上，便揷着玄武雙毒的蛇旗或蜈蚣旗，而每株被玄武雙毒在樹幹上揷了旗子的大樹，也不知道被下了甚麼毒，樹葉盡皆枯黃。別的樹蒼翠碧綠，揷上旗子的，都全成了枯樹，看來確然觸目驚心。

但是袁廷却因爲自己適才連發兩劍，便殺得二毒落荒而逃，看了這等情形，心中只是冷笑，暗忖

玄武雙毒這等技倆，嚇嚇不明所以的人，倒確可收效。

他馳進直路之後不久，就可以看見袁家堡的巍然黃牆，又馳近了些，連牆頭上的人也可以看到，袁廷催着馬，蹄聲急驟，堡牆上的人雖多，却鴉雀無聲，那顯然是袁家堡中的人，突然之間，看到有一騎馳到，心中都極其緊張的原故。

等到袁廷馳得更近了，才聽得牆上，突然有人叫了起來，道：「是大公子！」

一個人一叫，牆頭上立時響起了一片歡呼之聲，袁廷也在這時候，到了門前，只見雙門緊閉，兩大扇木門上，錚亮的銅環，在陽光下，閃閃生光。

袁廷仰着頭，大叫道：「快開門！」

只聽得袁家堡中，呼叫聲一陣陣傳了過來，道「大公子回來了，大公子回來了！」

再接着，門內便傳來了沉重的碰擊聲，已有人將門柱抬了起來，然後，沉重的大門，緩緩拉了開來。開門的人仍然十分小心，只將門打開一小半。

袁廷策着馬，走了進去，沉重的大門，立時響起了砰然巨響，重又關上，七八個人，拿了粗大的鐵柱，將門閉上。

袁廷本來吩咐那些人，大可將堡門洞開，不必如此緊張，但他轉念一想，這定然是義父的命令，自然是見了義父之後再說。

他進了堡，就下了馬，只見倫天常帶着幾個人，大踏步走了過來，道：「大公子回來了！」

袁廷忙道：「是我事情還未辦完，但是聽得江湖上的傳說，堡中出了事，又不明所以，是以日夜兼程趕了回來，趕回來瞧瞧的。」

倫天常的神色，十分沉重，道：「是玄武雙毒要來找我們麻煩！」

袁廷道：「我在半途上就聽說了，一個時辰之前，我還遇到玄武雙毒中的老二。」

倫天常本來和袁廷在一起，大踏步向前走去的，及至袁廷的這句話一出口，倫天常陡地站住了腳步，失聲道：「你見到了二毒？」

袁廷頗有傲然之色，道：「不錯，我見到了他，他想用下毒的技倆來嚇我，但嚇我不倒，被我一劍將他刺傷，狼狽而逃！」

倫天常神色不定，只是瞪袁廷，袁廷給他瞧得心中嘰咕，道：「你看甚麼？」

倫天常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等見到了堡主，大公子將詳細經過對堡主說一說，堡主必有主意。」

袁廷道：「我正要勸義父，不必如此緊張，看來玄武雙毒的武功不過如此，是江湖上人，過甚其詞了！」

倫天常並沒有說甚麼，但是從他那種嚴重的神色看來，他對於袁廷所下的結論顯然是不敢苟同。

他們兩人，仍向前走去，但在向前走出的時候，倫天常却似有意似無意，隔得袁廷遠遠的，兩人相繼來到了後院，袁英豪也早已得了通知，知道袁廷回來了，是以兩人才一進去，就有兩個大漢迎了出來，道：「堡主在內堂，請大公子進去相見！」

袁廷答應一聲，和倫天常兩人，穿過了走廊，來到了內堂，只見袁英豪坐在高椅之上，看來雖然仍是威態懾人，然而在他威嚴的神態中，有一股相當疲乏的神態流露出來。

袁廷上前行了禮，袁英豪問道：「你才從外面回來，可是已知道我們與玄武雙毒爲敵的事了？」

袁廷還未曾回答，倫天常已搶着道：「堡主，大公子在一個時辰之前，曾和二毒動過手！」

袁英豪面色一變道：「胡說，要是他和二毒見了面，還有命回來？」

袁廷笑道：「義父，玄武雙毒的武功，却是平常得很，我一劍就刺中了他，第二劍發出之際，他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便狼狽而逃。」

袁英豪望着袁廷，却是一臉不信的神色，袁廷忙將經過的情形，講了出來，袁英豪和倫天常用心聽着，等到袁廷講到草棚中人，忽然死去之後，仍然保持着原來的姿勢，倫天常和袁英豪兩人，都不禁神色駭然。

可是當他們聽到袁廷講到他一劍刺中二毒的肩頭，鮮血噴出，袁廷緊接着進步發第二劍，鮮血噴得他一頭一臉時，兩人神色不但駭絕，而且，還不由自主，一起發出了一下驚叫聲來！

那兩下驚叫，打斷了正在得意洋洋，敘述如何殺退了二毒的袁廷的話頭，袁廷奇道：「噢！怎麼啦？」

袁英豪的聲音變得十分異樣，道：「當你……被濺出的鮮血噴中臉面時，可曾聞到血腥味呢？」

袁廷呆了一呆，隨即笑道：「自然有血腥味了，那又有何奇？」

袁英豪和倫天常兩人，互望了一眼，在那一剎那，他們兩人，簡直面如土色。

袁廷還想說下去，可是見他們二人的神情，實在太過古怪，是以他楞住不說。這時，倫天常和袁英豪兩人，雖然都不開口，可是他們心中所想的事，却是一樣的。

他們兩人，一則經驗老到，二則，他們究竟是旁觀者清，一聽得袁廷敘述，心中雪亮，再明白也沒有！

袁廷的武功程度，究竟如何，倫天常和袁英豪

兩人，自然再清楚沒有，他們也知道，袁廷決非二毒之敵，而袁廷剛才的話，自然也不是撒謊，那麼事情就只有一個可能，那便是：袁廷已着了道兒！

二毒肩頭上自然中了一劍，但是他却未曾受傷，自他肩頭噴出的鮮血是早藏在皮袋之中的，而在鮮血中，自然蘊有奇毒！

他們兩人，甚至更可以肯定，蘊在血中的奇毒，正是七十二毒瘴中首三名奇毒的血瘴，只有血瘴奇毒，才可以說明爲甚麼二毒不當時取袁廷性命，而假裝不敵逃走，讓袁廷回堡中來！

因爲中了血瘴奇毒的人，毒一發作，如癲如狂，見人便噬，吸食人血，而且毒發之際，中毒之人，氣力越來越大，最後，可能大得比原來超過十倍以上，直至全身皮膚，寸寸迸裂，鮮血迸流而亡！

二毒特意放袁廷回袁家堡來，那就像是杜鼠的人，捉住了一頭老鼠，將老鼠的肛門縫好，再放回鼠穴中，好令那頭老鼠，發狂去噬死其它老鼠一樣，這着是歹毒之極的陰謀！

倫天常與袁英豪兩人，都想到這一點，可是兩人也全僵住了不出聲，他們都知道，中了血瘴奇毒，根本無藥可解，這時最好的辦法，就是立卽出手，將袁廷殺死！而如果此際，中了血瘴奇毒的人，不是袁廷，而是別人的話，那麼，倫天常早已出手了！

可是中毒的人偏偏是袁廷，袁廷是袁英豪的義子，倫天常怎能出手？

倫天常不能出手，自然讓袁英豪親自出手才是，是以倫天常望定了袁英豪，然而，袁廷雖然不是袁英豪的親生兒子，袁英豪收袁廷爲義子，也好多年了，要叫他下手殺死袁廷，一時之間，他也委決不下！

倫天常吸了一口氣，道：「堡主，此事不能夠再拖延，遲則後悔莫及！」袁英豪道：「我……我知道，可是……可是……」

在一旁的袁廷，聽得他們如此說，眞是莫名其妙，忍不住道：「義父，你說甚麼？」

袁英豪一忍心道：「廷兒，你以爲傷了二毒，其實二毒非但未傷，而且，你還中了血瘴奇毒！」

一聽到「血瘴奇毒」四字，袁廷也不禁涼了半截，張大了口，講不出話來。

袁英豪忙道：「現時毒尚未發，你放心，我會盡量替你設法，但此毒發作之後，如痴如狂，我要將你鎖起來！」

袁廷面色慘白，道：「義父，血瘴毒發，無藥可救，我是死定了？」

袁英豪和倫天常兩人，互望一眼，心中都有說不出的難過，剛才，袁英豪還想以言語安慰袁廷，但現在看來，再說多少話去安慰他，也是沒有用的了，是以兩人都緩緩點了點頭。

袁廷又問道：「又聽說，血瘴毒發之後，見人便噬，飽飲鮮血，而且又力大無窮？」

倫天常和袁英豪兩人現出十分苦澀的笑容來，又點了點頭。

袁廷的臉色，更加難看，但是他却忽然笑了起來，道：「義父，倫總管，二毒的心思，原來那樣狠毒，他是希望我在毒發之後，在堡中行兇，殘害自己人！」

倫天常和袁英豪兩人，一句話也講不出來，袁廷還在笑着，道：「好，我就讓他看看厲害，趁我現在，毒還未發，我要去找他們，噬他們的肉，喝他們的血！」

袁廷在講到這幾句話的時候，眼白之中，已經隱隱現出了一股暗紅來，那是毒發在卽的徵兆！

倫天常和袁英豪兩人，都知道袁廷的想法雖然不錯，然而已來不及了。然而，袁廷這種視死如歸，明知自己中了奇毒，但是仍要去和敵人拚命的英雄氣概，却是令人佩服之至，相形之下，洞庭一奇莫非，在江湖上的名頭，遠在袁廷之上，但是一知道自己中毒，便立卽哀求袁堡主救命，那正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袁英豪的心中，難過之極，他的聲音，也變得十分低沉，道：「廷兒，你眞是英雄，我認你爲子，沒有認錯人，可是，已經不及了！」

就這幾句話工夫，袁廷已然雙目盡赤，看來猶如他的雙眼之中，有鮮血要湧了出來一樣，實是可怖之極，他厲聲叫道：「那你們如何還不下手將我殺死，難道要等我毒發殘害自己人麼？」

倫天常疾聲道：「大公子，我和你義父，怎麼下得了手，這事需你自己了斷！」

袁廷的身子，陡地一震，這時候，他的毒已經迅速發作，他只覺得口渴無比，令人發狂，而這時，他心念中所想要飲的，竟不是水，而是人的鮮血，他只覺得唯有自人體中吸出來的鮮血，才能解他的奇渴，而在他的面前，就有着兩個人！

可是，袁廷究竟是正人君子，他體內的奇毒，雖已發作，他的心中，却還保持着一點清醒，若是換了尋常人，在那樣的情形下，早已向前疾撲而出了！

袁廷手臂一振，劍已出鞘，他手再一揚，鋒銳的青鋼劍，便向他自己的頸子抹去，在那一剎間，倫天常和袁英豪兩人，都各自後退了三步，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聽得外面突然響起了袁耀的聲音，道：「大哥，你回了來麼？我帶你去見一個朋友！」

袁耀的聲音才一傳到，他人已三步併作兩步，走了進來。

若不是袁耀突然出現，袁廷那一劍抹下，他必然身死了，可是袁耀一進來，袁廷慢了一慢，劍鋒還未曾碰到他的頸子。袁耀一步走進來，看到了這樣的情形，陡地一呆間，「嗆郎」一聲，袁廷手中的鋼劍落地，自袁廷喉際，發出了一聲難聽的怪叫聲，他十指一伸，已向袁耀撲了過去！

袁耀一進來，看到袁廷正揮劍自盡，他已經呆住了，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這一延阻，袁廷毒發更甚，袁廷的本性，已經完全迷失，看到面前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抓來吸血了，等到袁廷向他撲了過來之際，他還是呆若木鷄地站着。倫天常和袁英豪兩人，這時正在袁廷的身後，武功再高，想要拉開袁耀，也是在所不能，他們兩人，齊聲驚呼，畢竟袁英豪的武功極高，隨着那一聲大喝，手揮處，已然抓起案上的一副墨硯，向前疾拋而出，只聽「卡卡」兩聲響，袁英豪運足了內家氣功勁力的兩片硯石，向前飛去，擊中了袁廷的雙臂，那兩下響，便是臂骨折斷的聲音。

臂骨一斷，袁廷抓向袁耀的雙臂，便軟垂了下來，那時，他的十指離袁耀的頸子，也不過寸許而已。

袁廷的雙臂雖斷，但此際他毒發已甚，看到了有人，就像在沙漠之中，渴了好幾天的人，看到了清冽的泉水一樣，如何肯放過？手臂一垂下來，張口便咬！

如果袁耀的身形，和袁廷一樣高的話，那麼袁廷這一口，不咬中他的胸口，也必然咬中他的肩頭，但是袁耀只是一個少年，身子比袁廷矮得多，袁廷一口咬下，並沒有咬中他的身子，只是咬在他頭頂的髮髻之上！

而也就在那一剎間，倫天常已然趕到，手一抖，已多了一柄匕首在手，「刷」地揮出，將袁耀的髮髻削下，順手一推，將袁耀推得向外，直跌了出去，而袁英豪這時也已摘下刀來，一刀自袁廷的後心刺進。

那一刀，直透心而過，袁廷可以說是立時死去，死得並無痛苦！

袁英豪一刀刺死了袁廷，登時覺得全身發軟，那血瘴的毒雖烈，但和羊羶瘴却又有不同，一人中毒，一人毒發，不會沾惹他人，袁英豪此際覺得身手發軟，自不是怕沾了毒，而是因爲目前發生的事，實在太驚心動魄了，連得他這個武林之中，一等一的高手，內家氣功已有極高造詣，可以說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人，也感到在精神上難以支持得住！

倫天常在一推出了袁耀之後，身形立時斜斜掠出，一伸手，又扶住了袁耀，急問道：「少堡主，你有沒有被他抓到，咬到？」

袁耀張大了口，但是却一句話也講不出來，他雖然沒有哭出聲來，但是由於心中的驚駭，實在太甚，是以淚水泉湧而出。

倫天常並沒有得到袁耀的回答，但是看來袁耀不像受了傷，他才放心，轉過身來，只見袁英豪已抽回刀來，袁廷的屍身，「砰」地一聲，仆到在地，袁英豪的手一鬆，「噹」地一聲，刀也落在地上，這一等一的高手，雙目發直，像是中了邪一樣！

倫天常吸了一口氣，道：「堡主，大公子死在二毒之手，你不必難過！」

袁英豪的身子，劇烈地發起抖來，以致他全身骨節，都發出了「格格」的聲響。

倫天常忙道：「堡主，現在得趕快設法，通知二公子，要他千萬不能回來，免陷大公子覆轍！」

袁英豪喃喃地說：「誰能去告訴他？」

倫天常吸了一口氣，道：「我去！」

袁英豪搖着頭，道：「不，你不能走，你要是走了，我一個人萬萬支持不住。而且，我看已經遲了，廷兒既然得信趕了回來，光兒一定也已知道了，他只怕已經快到了袁家堡了！」

倫天常默默無語，袁耀仍是呆若木鷄地站着，淚水直流而下，剎那之間，內堂之中，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

袁英豪料得不錯，他另一個義子袁光，的確已經得到了訊息，回來了，而且，離袁家堡也已經不遠了！

× × ×

袁光伏在馬上飛馳着，他騎着一匹馬，在馬後，還跟着另一匹馬。

他性子急，脾氣盛，一得了玄武雙毒要進犯袁家堡的訊息，雙馬交替，無分日夜往回趕，兩匹馬身上的汗，却如同泥漿一樣，袁光伏在馬上，除了看到迅速的後退出的地面之外，甚麼也看不到。

突然間，馬兒急嘯，陡地人立了起來，袁光的身子向後一仰，從馬背之上，滾了下來，他知道有了故變，沾地卽起，一抖手，金剛環已拿在手中。

當他躍起之後，只見那兩匹馬，剛才他騎的一匹，已經胸前鮮血涔涔，倒地死去，另一匹還在向前奔，拖着那匹死馬，路面上，流下了一行血跡。這時候，路面上仍是靜蕩蕩地，一個人也沒有，那四馬之所以突然死去，分明是中了暗器，可是事前却絲毫沒有聲息，袁光的心中，不禁感到了一股極度的寒意！因爲他想到暗器如果不是射向馬，而是

射向他自己，那麼，他一定也躲不過去了！

袁光站着，手按在腰際，只要他手微一用力的話，圍在他腰上的十七三稜純鋼鞭，立時活扣解開，可以應手揮出，可是他却沒有揮動那根可以軟硬兼施，變化無窮的三稜鋼鞭，因爲這時候，在他的四周圍，目力可及處，根本一個人也沒有！

在他的四周圍根本沒有敵人，那麼，就算他揮出了兵刃，又有甚麼用？他神情緊張，呆了半晌，才沉聲喝道：「甚麼人，藏頭露尾，還不現身？」

那一下呼喝，聲才出口，就聽得一降「格格」的笑聲，自一株大樹之上，傳了出來，道：「我就在你的眼前，你自己瞧不見我！」

那一降嬌笑聲，那種動聽之極的語音，一傳進了袁光的耳中，袁光的心頭，不由自主，怦怦亂跳了起來，他立時循聲，向前看去。

在離開他丈許處，有一株大樹，那株大樹的樹幹，足有兩人合抱粗細，這時他循聲看去，只見一個絕色美女，貼着樹幹站着。

那女人其實還不能說是貼着樹幹站着的，若是一個人貼着樹幹而立，以袁光的目力，絕沒有看不到之理，那大樹的樹幹上，有一個凹槽，恰好可以藏下一個人，那女人就站在這個凹槽之中，而且她身上所穿的，又是一身褐色的衣服，這時，她手中拈着一束樹藤，剛才，那一束樹藤，自然恰好遮住了她的臉，是以袁光瞧不見她。

袁光向那女人望去的時候，那女人似笑非笑地望着他，袁光不禁有點痴了，他活到近三十歲，可以說從來也未曾見過那樣美麗的女人！

他剛才，在四顧無人的時候，手按在腰際鋼鞭的活扣之上，神情十分緊張，但這時一看到了有人，反倒手鬆了開來，道：「你是誰？」

那女人仍然笑着，向前走了過來，她脚步輕盈，體型婀娜，袁光不禁看得痴了，直到那女人來到了離他身前，只有三四步遠近處，他才陡地一震，道：「我……我那匹馬，是你弄死的？」

那女人的臉上，現出了一個極其迷人的笑容來，道：「是啊，怎麼着，可要殺了我來償命？」

袁光面對那樣動人的笑容，他的心中，不由自主，一陣迷糊，忙道：「不，不要！」

那女人又笑了起來，道：「那就好了，我怕你要殺我償命，心跳得厲害，你來按按就知道了！」

她一面說，一面已握住了袁光的手。當袁光的手一被她豐腴柔軟的手握住之際，他的一顆心，幾乎要從口腔之中，直跳了起來。

而袁光的手，被那女人拉着，按向她的心口之際，袁光只覺得氣血上湧，臉上像是火燒一樣，而更有一股不可抑制的烈火，要自他遍身三萬六千個毛孔之中，一起噴出來。他五指非但不放鬆，反而握得更緊，他冒着汗，喘着氣，一開口，連聲音也變了樣，道：「別裝蒜了，你不是正在等着勾漢子麼？」

那女人也嬌喘着，雙頰飛起了一個紅暈，看來更是嬌艷動人，叫人恨不得將她吞下肚去，她喘息着道：「看看我是不是勾到了一個眞正的漢子！」

自袁光的口中，發出了一下模糊的呼叫聲來，他雙臂一橫，已將那女人抱了起來，就向一旁的深草叢中，走了過去。袁光在那時候，心中也不是沒有想到過，這個女人，來得大有蹺蹊，而且，這個女人一出手，就無形無跡，殺了一匹馬兒，更是大有可疑。

然而，美色當前，當那女人嬌吟着，投進了他的懷中之後，那些疑問，只不過在他腦際，畧閃一閃，立時泯滅無踪。這樣的引誘，眞能抵受得起的男人，本就不多，何況袁光本就好色，在袁家堡的時候，他就爲了屢次勾引使女，而受過袁英豪的不少次申斥。

在那樣的情形下，就算有十柄尖刀，架在袁光的頭上，袁光也顧不得了！

野草很高，袁光躺着，草叢遮住了他的視綫，除了天之外，他看不到任何東西。而事實上，他也不看任何東西，他只是痴痴地對着那張俏艷無比的臉龐。

直到這時，他還有點不相信剛才的一切，竟是事實。然而，那種極度的快樂，還縈廻在他的腦際，絕色的美人，還躺在他的懷中，那一切，自然不是夢了！

那女人纖柔的手中，在他的胸前，輕輕帶過，低語道：「你……眞壯！」

袁光突然感到烈火又開始在自己的心內燃燒，那女人又道：「你，你不想知道我是甚麼人？」

袁光像是木偶一樣，順着她的話道：「你是甚麼人？」

那女人嬌笑着，道：「我是玄武雙毒的寵姬，袁二公子，你惹了痲煩了！」

袁光在刹那之間，身子劇烈地震動了起來，像是有人在他身上，陡地潑下了大桶其涼澈骨的冰水一樣，他手一按，身子彈了起來，望着仍然一臉嬌俏，迷人之極，躺在草上的白夫人，一雙眼睛，像是要彈了出來一樣，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白夫人望着他，微笑着道：「我都不怕，你怕甚麼？」

袁光道：「你……你是玄武雙毒的人，你……怎麼不出手害我？」

白夫人微微垂下眼光，長睫毛輕輕地閃動着，道：「如果說我剛才是害你，那麼，就已經害了你了！」

袁光忙道：「不，不剛才……」

他只說了半句話，就不知該如何說下去才好。

白夫人輕輕嘆了一聲，在草地上半轉了身，伸手撫撫衣服，可是她雪白的雙腿，還是露在衣服之外。

她低聲道：「我是嚇你的，玄武雙毒不會知道這件事，你不是要趕回袁家堡去麼？快走吧！」袁光剛才聽得對方乃是玄武雙毒的寵姬，心頭的吃驚，眞是非同小可。但是這時，聽得白夫人那樣說，他心中不禁又迷糊了起來，眼看着白夫人那樣迷人的風情，心中着實有點捨不得，猶疑着道：「我……我以後不能再見你了麼？」

白夫人像是滿懷委屈地瞪了袁光一眼，道：「還說呢，誰不知道你怕你那個父親，像是老鼠見了貓一樣，這一次給他知道了，只怕你就得捱上三五十鞭子，還想第二次，眞不要命了麼？」

袁光的臉上，不由自主，紅了起來，道：「我也不是孩子了，他管不到我！」

白夫人嘆了一聲，道：「可惜袁家堡不是你的。」袁光一聽，登時心頭怦怦亂跳了起來，道：「你，你這樣說法，却是何意？」

白夫人慢慢地站了起來，將自己的臉頰，貼在袁光的胸膛之上，幽幽地說：「要是袁家堡是你的，我就可以和你長相廝守，就算玄武雙毒知道我跟了你，他們也是無可奈何的了！」

袁光究竟不是三歲孩子，他如何聽不出白夫人話中的意思？他一面摟住了白夫人的細腰，一面心狂跳，不知該說甚麼才好！

過了半晌，他才苦笑道：「就算我義父死了，袁家莊也輪不到我手上！」

白夫人仰起頭來，朱唇半嚅，誘人之極，可是自她如此動人的櫻唇之中，所吐出來的話，却也極之駭人，道：「要是他們全死了，那豈不就是你的了！」

袁光只覺得腦中「嗡」地一聲響，這樣說法，實在是太驚人了！

他心中立時告訴自己，那萬萬不可以！

然而，當他看到白夫人仰着頭，萬種風情望着他之際，他心頭却又是一陣迷糊，道：「堡中高手甚多，怎敵得過他們？」

白夫人低嘆了一聲，道：「傻瓜，你忘了我是甚麼人？難道還需要你動手？」

袁光的心頭，又是一震，失聲道：「下毒？」

白夫人低下頭去，道：「是的，只要你願意，袁家堡可以一個人不剩，只剩下你和我兩人！」

袁光的身子，不禁劇烈地發起抖，連他的聲音，也在發抖，他道：「這事要是傳了開去，江湖上不知多少人，要找我算賬！」

白夫人的聲音，却十分平靜，道：「胆小鬼，玄武雙毒在和袁家堡作對，這事通天下知聞，正好將事情，算在玄武雙毒頭上！」

袁光心頭仍是劇跳，要他下毒，去毒死袁家堡上下所有的人，他並不是懷疑白夫人給他的毒藥，不能做到這一點，而是他實在有點下不了手！

他又呆了半晌，低頭嗅着白夫人的粉頸，道：「附近無人，再讓我快活一次！」

白夫人却用力一推，推開了袁光，身形一閃，閃了開去，袁光想去伸手抓她，抓了個空，忙道：「你，你別走，有話好說。」

白夫人道：「就是剛才的話，事成之後，我就是你的人，只要你行，那怕你一天快活十次！」

白夫人咬着下唇，媚態撩人，看得袁光，心癢難熬，一狠心，道：「好，如何下手？」

白夫人瞅着袁光，道：「你要是眞想下手，才好問我。」

袁光苦笑道：「我其實不想下手，但是我只要能和你快活，却也顧不得了！」

白夫人一聽得袁光那樣說，心中不禁大喜，因爲袁光那樣說法，自然可比他滿口答應，更加可靠得多了！

她已先後令得莫非和袁大公子，先後中了毒，然後進袁家堡去，好等他們毒發時傷人，但是却都未曾成功，說不得只好再犧牲色相，來引誘袁光，袁光却是一引便上鈎，眼看袁家堡防守得嚴密，也決計想不到，袁二公子會帶着毒藥回去，自己此番，自然是計可得售了！

她心中一高興，笑得更是動人，袁光趁機向前走來，將她摟在懷中，白夫人也不再推拒，取出了一隻小玉瓶來道：「袁家堡水源何來？」

袁光道：「堡中有七口活井！」

白夫人將小玉瓶塞在袁光的手中，道：「每口井洒上少許，便足以毒死千人。」

袁光道：「將毒洒在井中，豈不是連我也毒死了？」

白夫人在袁光的臉上，輕輕擰了一下，道：「你不會先存些乾淨水麼？毒在一個對時之中，相繼發作，袁家堡中，除你而外，無人能活，那時我就來了！」

袁光想起自己和白夫人兩人，可以長相廝守，心中又癢了起來，緊摟着白夫人道：「現在——」

白夫人輕輕推了推。「現在你該回去了！」

袁光看了看天色，嘆了一聲，雖然萬般不願，但也知道，自己要做的事，若是未曾做成功，那麼白夫人是決不會再讓自己快活的了！

他自草上拿起衣衫，匆匆穿上，又將白夫人摟在懷中，着實親熱偎依了半晌，才向前走了。

這時，他已沒有了坐騎，只是大踏步向前走着，他只覺得自己如同是在雲端凌虛飛行一樣，越走越快，經過了一些甚麼地方，也不知道，盡在回味剛才和白夫人，在草堆上的旖旎風光。

及至他眼前陡地黑了下來，才突然地一呆。

猛可抬起頭，原來已然走進了直通袁家堡的那條村蔭大道上，兩旁樹葉濃密，遮住了陽光，是以袁光的眼前，也忽然之間，暗了一暗。

袁光吸了一口氣，定了定神，伸手在懷中摸了摸那小玉瓶，心又突突怦跳了起來。

這件事，眞是非同小可，在這以前，根本是連做夢也想不到的。

但現在竟要付諸實行了，自然，直至現在為止，做與不做，這雖然由他自己決定，可是他一想到白夫人，想到自己若是不做，再難得嘗白夫人的活生色香，他一面冒着汗，一面不禁咬了咬牙，又向前走去。

不多久，袁家堡的高牆，已然在望。

等他走得近些，牆頭上的人見有人來，又緊張了起來。

袁光直來到了門邊道：「快開門！」

這時，牆頭上的人，也早已認出，來的人是二公子。但是，自袁廷死後，袁英豪和倫天常兩人，都已料到。

袁廷既然傳訊趕回來，袁光一定也會趕回堡中，只怕已在半途上。袁光也一樣會被玄武雙毒下毒，回堡來生事，是以早已吩咐下去，袁光若來，暫不可開門。

袁英豪和倫天常兩人，也算是料得到，然而他們又怎料到，白夫人會將毒念種進了袁光的心中！

袁光在門前大聲一叫，牆上的人立時應道：「二公子請稍待，已着人飛報倫總管去了！」

袁光究竟不免有點心虛，聽了便是一呆，道：「連我也認不出了麼？還不開門？」

牆上的人道：「二公子莫怪，這是堡主親自吩咐的！」

兩人正對答間，已聽得堡內，傳來了一陣急驟的腳步聲，可是大門却仍然未見打開，不一會，倫天常已在牆頭出現，袁光叫道：「倫總管，何以不開堡門？」

倫天常道：「二公子，你一路前來，可曾遇到甚麼異樣之事？」

袁光一聽，心頭又不禁亂跳，忙掩飾着道：「甚麼也沒有遇到，一路直趕了來的！」

倫天常却皺着眉，道：「何以不見二公子的坐騎？」

袁光心中暗罵，又說着謊，道：「我趕得太急，坐騎不堪驅策已被鞭死了，你怎麼還不開門？」

倫天常正自委決不下，只聽得有人叫道：「堡主到！」

倫天常回頭看去，只見袁英豪當先，四五個大漢跟在後面，已大踏步走了過來，袁英豪一面走着，一面抬頭望定了倫天常，倫天常向袁英豪作了一個手勢，袁英豪明白了倫天常的意思，立時沉聲道：「開門！」

他一聲令下，堡門立時被緩緩打了開來，而牆頭上的人，也大是緊張，張弩揚網，以防萬一門打開時，有人趁勢衝了進來。

門一開，袁光便閃身掠了進去。

而袁光才一進去，四五個大漢推着門，門又重重地關上，在門漸漸推開的時候，倫天常也下了牆頭，袁光向前走來，剛待向袁英豪行禮，袁英豪便大喝一聲，道：「站着別動！」

那一下陡喝，直喝得袁光體上出毛，他僵立在那裏，不知如何才好，一時之間，還只當自己在半途上的事，已被發覺了。他怎麼也想不到，袁英豪有了袁廷慘死的教訓，自然非加倍小心不可。

袁光呆呆地站着，倫天常和袁英豪兩人，各離着他五六步，自頭至尾地打量着他，看得袁光越來越不是味兒，硬着頭皮問道：「義父，究竟是怎麼回事？」

袁英豪聲音低沉，道：「你大哥兼程趕回來時，半路之上，遇到了二毒西門紀業。」

袁光心頭怦地一跳，道：「大哥他——」

袁英豪道：「他當時以為沒有事，可是却在不知不覺之中，中了血瘴之毒，一回到堡中，毒便發作，唉！」

袁光一聽得袁英豪那樣說，不由得機伶伶地打了個寒戰！他立時想到，自己雖然未曾遇到二毒西門紀業，但是却遇到了玄武雙毒的寵姬白夫人，而且還和她幕天蓆地，一度春風，如果白夫人要下毒的話，機會實在是太多了！

可是他隨即轉念想及白夫人要自己在袁家堡中下毒，那自是不會害自己的了。

而且，可能玄武雙毒不中用，像白夫人那樣的美人兒，也正需要自己那樣的壯漢，來調劑一下，她是不會害自己的。

袁光神色不定，袁英豪和倫天常自然看在眼中

，可是他們兩人，却也想不到袁光這時心中在想的是甚麼，還是當他聽到了袁廷的死訊，心中難過，激憤。

袁英豪又問道：「你這次回來，可曾在半途上遇到甚麼奇特的事，奇特的人？」

袁光忙道：「不曾，我日夜兼程趕回來，未到家，連牲口都趕乏了，未曾遇到過任何人！」

袁英豪呆了片刻，道：「眞奇怪——」

他並沒有往下說去，但是袁光也可以明白他的意思，是在奇怪為甚麼玄武雙毒算計了袁廷，却放過了他。袁光究竟是心虛的人，忙解釋道：「義父、只怕是玄武雙毒知道攻不進堡來，已退下去！」

袁英豪苦笑起來，道：「你也將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他們既已纏上了袁家堡，怎肯就此退走？但我也不怕他，任由他圍上三五個月，總不成他不退！你回來了正好，快去休息，好在堡中輪値。」

袁光答應着，和袁英豪、倫天常，走了進去，回到了他自己的臥室之中，關上了門，伸手自懷中取出那隻小玉瓶來。

當他取出那隻小玉瓶來的時候，他的手忍不住微微發抖，那一則是由於他心中實在害怕，二則，那小玉瓶是上佳的羊脂雕成的，當袁光的手指觸及小玉瓶時，他不由自主，又想起白夫人來，白夫人的肌膚，眞比羊脂白玉更細膩，更柔滑！

袁光拈着小玉瓶出神，突然之間，一陣急驟的腳步聲傳了過來，袁光大吃了一驚，急待收起那小玉瓶來時，「砰」地一聲，房門已被人撞了開來。

袁光絕想不到來人那麼快，他的手中還撫着那隻小玉瓶，一時之間只覺得頭皮發麻，全身僵硬，好不容易才看清，闖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袁耀。

袁耀一面撞門而進，一面道：「二哥，你回來了，你可知道大哥他——」

袁耀講到這裏，陡地看到袁光神色驚惶，面色蒼白，他不禁陡地一呆，道：「二哥，你——」

袁耀驚叫，是因為他以為袁光也是一樣中了奇毒，此際發作了。可是袁光一聽得他尖叫，却更是吃驚，道：「你叫甚麼？」

他一面叫，一面轉過身去，迅速將那小玉瓶，塞進了身中，袁耀根本沒有注意他手中揑着什麼，忙道：「二哥，你沒有事麼？」

袁光吸了一口氣，道：「我沒有事。」

袁耀道：「二哥，我帶你去見一個大英雄，我被玄武二毒的一個妖婦白夫人擄了去，就是這位大英雄，拚死將我救出來的！」天鷹大俠陳亮，拚死救了袁耀，袁耀的心中，實是感激之極，所以逢人便說，偏偏袁家堡中所有人，精神緊張之極，根本沒有人聽，上次袁廷回來，袁耀趕着去告訴，這次袁光回來，也是一樣。

袁光一聽得袁耀提起白夫人來，心頭又是一陣亂跳，他忙道：「我趕路倦了，明天再說吧！」

袁耀道：「他便是天鷹大俠陳亮，你先去見他一見，也不要多少時間，你——」

袁耀沒有再說下去，因為他看到袁光已現出厭惡之色來！袁耀呆了片刻，默默地退了出來，低着頭，向前走着，他心中感到說不出的不自在。陳亮到了堡中，已有好幾天了，照袁耀的想法，應該全堡上下，人人都將陳亮當作貴賓才是！

可是事實上，却根本沒有人去睬他，彷彿除了自己和姐姐之外，人人都將他忘記了！

袁耀回到了那院子了，看到陳亮在院中，緩緩踱步，這幾天來，陳亮的傷勢，大有進展，雖然袁家堡中的重要人物，似乎根本不以為有陳亮這樣一個人在堡中一樣，但是各種靈效的傷藥，却是供應無缺，是以陳亮也好得快。陳亮看到了袁耀，停了下來，袁耀高高興興地來到了他的身前，道：「你好多了！」

陳亮看得出袁耀的高興，是裝出來，他却也並不知道袁耀的心意，只當是袁家堡的情形又吃緊了，是以問道：「堡中情形怎樣了？」

袁耀在一張石櫈上，坐了下來，托着下顎，道：「二哥也回來了。」

陳亮呆了一呆，道：「他——」

袁耀十分聰明，陳亮只講了一個字，他便知道陳亮要問甚麼了，是以不等陳亮講完，便搖搖頭，道：「他沒有遇到玄武雙毒的人，是以沒有事！」

陳亮聽了，默不作聲，皺起了眉。

袁耀望着他，道：「你在想什麼？」

袁耀連問了幾次，陳亮才緩緩地道：「袁大公子先回，半途上遇到了二毒西門紀業，中了血瘴之毒，何以你二哥回來，竟會沒有事？」

袁耀道：「二哥或者是抄小路回來的，玄武雙毒遇不到他？」

陳亮苦笑了一下，道：「二毒已經出現，大毒也必然在袁家堡附近，你想想，玄武雙毒輕易不離毒藥，既然來了，怎會放過袁家堡中的人，怎肯不害二哥？我看事情大有蹺蹊！」

袁耀聽了，只覺得大惑不解，如果不是陳亮是他極度佩服的人，他一定要出言反駁了，這時，他只是道：「可是二哥回來，却說甚麼也沒有遇到，如果他中了毒，一回來也便發作了！」

陳亮的口唇動了動，可是却並沒有說出甚麼話來，他臉上疑惑的神色，雖是他心中想到了甚麼，但是却又未便講出來。

袁耀看到了這等情形，忙道：「陳大哥，你想到一些什麼？」

陳亮搖了搖頭，道：「難說得很——」

他講了這四個字，畧頓了一頓，又道：「你二哥在那裏，你帶我去見見他！」

袁耀有點憤然，道：「本來應該他來見你的，我已經告訴他你在堡中，要他來見你，但是他却推說要休息了，不肯來！」

陳亮淡然笑着，道：「誰去見誰，都是一樣，我現在可以走動，你帶我去見他，我想和他講幾句話！」

袁耀點頭道：「好！」

他站了起來，扶住了陳亮，向外走去。

陳亮雖然已可以行走，但是當日他受的傷，實在太重，雖經連日來調養，但仍是氣血兩虧，走得十分慢，走出了院子不久，便停下來喘了半响氣。

從他所住的院子，到袁光的住所，本來片刻可到，但是陳亮停停走走，倒足足化了半個時辰，才來到了一條走廊之中。

走廊的兩旁柱上，雖然也點着幾盞燈，可是半明不暗，整條走廊中，仍是十分黑暗。

來到了走廊口子，陳亮又停了下來，袁耀指着走廊的盡頭，道：「二哥就住在那裏。」

陳亮點了點頭，正待舉步向前走去，忽然聽得走廊盡頭，傳來了「拍」地一下開門聲，接着，人影一閃，一個人閃了出來，背貼着門，站着。

袁耀一看到那人，便張口待叫，可是也就在這時，陳亮一伸手，掩住了他的口，同時俯身下來，湊在他的耳際，以極低的聲音道：「禁聲，這人是你二哥？」

袁耀何等機伶，他這時也覺出事情有點不對頭了，剛才他要袁光來見陳亮，袁光推說太以疲倦，要休息，但這時隔了半個時辰，他却鬼鬼祟祟，推門出來，却是去作甚麼？

袁耀聽了陳亮的話，便點了點頭。

陳亮又道：「我們站着別動，看他作甚麼？」

袁耀抬頭望了望袁亮一眼，面上充滿了疑惑的神色，又向前望去。只見袁光身形一閃，已向前掠了出去，掠出了走廊，陳亮忙道：「跟着他！」

袁耀扶着陳亮，急急向前走去。

陳亮本來是走不快的，可是這時，他心中吃驚，難以形容。

他所看到的事情，和他心中的設想，越來越是脗合，他心中的吃驚，實是難以形容，不顧一切，提氣疾行，轉眼之間，便過了走廊。

可是，等他們過了走廊之後，袁光却已然不見，眼前有兩通道，陳亮指着右首的那條，道：「這通道，通到何處去？」

袁耀道：「通到宅東的門角。」

陳亮又指着另一條通道，道：「這一條呢？」

袁耀道：「這一條，通到廳房前的院子，陳大哥，二哥到那裏去了？」

陳亮畧想了一想，指着左首的通道，道：「我們走這一條路去看看。」

袁耀忙又扶着陳亮向前走去，不一會，便穿過一扇門，門旁，是兩列假山石，門內則是一個大院子，大院子中有幾口井。

他們才一進門，便看到袁光和幾個大漢正在交談，那個大漢，分別守在井前，陳亮向假山石後指了一指，袁耀將陳亮扶到了假山石後，躲了起來。

只聽得袁光在問其中一個大漢，道：「你們站在井前，却是作甚？」

那大漢道：「倫總管吩咐，這幾口，乃是全堡飲水之源，玄武雙毒與我們爲敵，若是在井中下了毒，那可不得了，是以每一口井，都派人日夜不停守着。」

陳亮和袁耀遠遠望去，都看到袁光在聽得那大漢這樣說法之後，臉上的神色，陡地變了一變，但是他立時打了一個「哈哈」，强笑着，道：「倫總管也太小心了，全堡上下，守得鐵桶也似，玄武雙毒的人，如何能混進來在井中下毒，快撤了！」

那大漢却仍然站着不動，道：「二公子說得是，但是倫總管既然吩咐了，我們不敢不從！」

袁光怒道：「我的話，你們反倒不聽？你們不妨去叫倫總管來，由我向他說！」

那大漢見袁光發怒，神情十分惶恐，一叠聲地說「是」，和其他幾個大漢互望了一眼，却仍然遲疑着，不肯就此離去。

陳亮看到這裏，更是心頭亂跳，不由自主，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本來，他還以爲自己所懷疑的事，只不過是自己多疑，但是現在看來，竟是眞的了，那實在是令人感到恐怖之極的事情！

袁光見那大漢遲疑，喝道：「還不去，一起走，替我叫倫總管來。」

袁光究竟是堡主的義子，在袁家堡中，地位極高，不會在倫天常之下，他疾言厲色一喝，那幾個大漢，也不敢不從，連聲答應着，一起走了開去，想是去找倫總管了。

袁耀在這時候，抬起頭來，低聲道：「陳大哥，二哥支開了那些人，想作甚麼？」

陳亮一字一頓，道：「如果我所料不錯，只怕他是要在井中下毒！」

袁耀一聽，立時臉脹得通紅，現出滿面怒容來。就算他心中對陳亮再佩服，可是聽得陳亮說他二哥要在井中下毒，他也是大大不服，正待和陳亮辯駁，陳亮已低聲：「你看！」

袁耀忙向前看去，一看之下，他只覺得全身發僵，頭皮發痲，整個人都如同僵了一樣！只見那些大漢走後，院子中已只有袁光一個人，他左張右望，見沒有人，迅速地自懷中取出一隻小玉瓶來，打開了瓶塞，將瓶中一種碧綠色的粉末洒到井中去！

袁耀一看到這種情形，眞是又驚又怒，再也忍不住，陡地向外跨出一步，厲聲叫道：「二哥，你在做甚麼？」

袁光這時，正在將白夫人交給他的毒藥，洒入井中，他雖然色令智昏，在做那樣的事，可是心中的吃驚，實是難以言喻，在取出小玉瓶之際，手兒已經禁不住在發抖，袁耀在突然之間，站出來大喝一聲，袁光的吃驚，實是難以言喻，就像是在頭頂之上，响起了一個霹靂一樣，手一震，那隻小玉瓶，直跌進了井中！

袁耀大踏步向前走去，又喝道：「二哥，你在井中，放了些什麼？」

陳亮一看到袁耀向前走去，也忙扶着假山，走了出來，袁光還未曾看到陳亮，他轉過身來，才看到突然之間，出聲向自己大喝的是袁耀，他驚魂未定，心頭亂跳，面上一陣紅一陣白，但是却立即抵賴，儘管他一開口，聲音顯得乾澀無比，但是他的謊話，却說得十分流利，道：「甚麼，你說甚麼？誰放了甚麼東西在井中？」

袁耀的年紀雖輕，但是人却十分正直，他一聽到袁光睜着眼抵賴，更是怒火上升，大聲道：「你別賴了，剛才我是親眼看到的！」

袁光的神色一變，自他的臉上，在驚惶之中，已現出一股狠毒神色來，道：「小兄弟，你——」

陳亮一看到他臉上那股神色，便知道他已經起了歹意，是以立時叫道：「袁耀，小心！」

可是他一叫出口，袁光已然伸手出去，抓住了袁耀的肩頭，袁光本來是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抓住袁耀，將他投入井的。

然而此際，他雖然一伸手就抓住了袁耀，陡地又聽到，一下呼喝聲，這才知道，看到他下毒的，不止是袁耀一人，這一驚，當眞是魂飛魄散！

而袁耀一被袁光抓住，雙足也已用力踢出，袁光也是嚇得呆了，被袁耀一脚，重重踢了在胯下，痛得他彎下腰來，放下袁耀。

也就在這時，倫天常和幾個大漢，一起走了進來。

袁光一看到倫天常來到，便知道這事情上已經糟得不能再糟了，剎那之間，像是他整個人都浸在冰水之中，可是他仍然企圖作最後掙扎，忍住了痛，直起身子來。

而袁耀一看到倫天常來到，便立時轉身，向倫天常奔了過去，叫道：「倫總管，我看到二哥將一些綠色的粉末，倒進了井中！」

倫天常在聽得那些大漢說，袁光一定要撤去井旁的守衞時，心中已然覺得十分奇怪，如今一聽得袁耀那樣叫着，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呆了一呆之後，立時向身邊的一個大漢道：「快請堡主來！」

那大漢答應了一聲，轉身向外便奔了開去。

倫天常向袁光望來，袁光的額上，在不知不覺地冒着汗，可是他仍勉强笑着，道：「倫總管！」

倫天常道：「二公子，你在井中放些甚麼？」

袁光忙道：「倫總管你怎麼了？爲甚麼也聽耀弟亂說，我那會放甚麼東西下井？」

倫天常怔了一怔，心忖他們兩兄弟，想是各執一詞。

這事情倒也麻煩得很，但就在此際，袁耀已極其憤怒，冷笑着道：「不止我一人看見，陳大哥也看見，還是陳大哥料到他有可能在井中下毒，是以我們才一起跟了來的！」

袁光忙道：「誰是陳大哥？我好歹是你哥哥，你怎麼幫着外人來胡言亂語？我見義父去！」

袁光一面說，一面轉身向外便走，他是知道自己絕難以一直抵賴下去的，不如趁現在，事情還未曾進一步擴大，硬逃出袁家堡去！

他若是不走，倫天常在一時之間，倒也不敢肯定袁耀所說是眞。

因爲袁光身爲袁英豪的義子，這一件事，實在太悖常理了！

可是此際，袁光急不及待地要走，而且神色如此倉皇，倫天常乃是何等樣人，立時看出了端倪，身形一閃，已攔在他的身前。

袁光一見去路被倫天常攔住，心中更是發虛，然則他心中越虛，便越是兇惡，厲聲道：「倫天常，原來你也和他們一路，想誣諂我？」

倫天常冷冷地道：「二公子，小可怎有這樣的胆量？但是剛才二公子說要見堡主，我想不必去了，我已着人去請堡主，立時可到！」

袁光深知倫天常的武功，在自己之上，知道一被他攔住，想要闖過去，萬萬不能，可是此際不走，等到堡主來了，那是更糟糕！一時之間，他急得背心之上，冷汗直淋，連衣衫都貼住了背脊。

袁耀來到了陳亮的身邊，一臉的憤怒卑夷之色，陳亮却低聲道：「扶我回去吧！」

袁耀一呆，道：「爹就來了，你難道不想將整件事弄個水落石出麼?」

陳亮嘆了一聲，道：「事情還不夠清楚麼?堡主一來，接下來發生的事，一定是不愉快之極，我是外人，不想在這裏目擊。」

袁耀忙道：「陳大哥，若不是你，只怕全堡上下的人，都得死在他的陰謀之下，你怎麼還說自己是外人?」

陳亮並沒有說甚麼，只是輕輕撫了一下袁耀的頭髮。陳亮的心中在想：你只是一個孩子，孩子有孩子的想法，可是大人却有大人的想法。

正在這時，只見適才奉倫天常之命而去的那大漢，已和袁英豪一起，大踏步走了過來，隔得還遠，便聽得袁英豪喝道：「什麼事?」

袁耀忙道：「爹，二哥倒了一些綠色的藥粉在井中，不知是什麼?」

袁英豪來得極快，轉眼之間，便已到了近前，一抬頭，面色極其嚴厲，向袁光望來。

袁光道：「義父，沒有的事，是耀弟亂說！」

袁耀道：「陳大哥也看見的。」

袁英豪轉頭向陳亮望來。

陳亮嘆了一聲，道：「袁二公子，這事情如何還賴得過去?我看玄武雙毒用金銀未必能打動你的心，必然是嬌媚無比的白夫人，才令得你喪心病狂的！」

陳亮一語道穿了袁光心中的秘密，袁光更是又驚又怒，尖聲道：「胡說，你是什麼東西，敢在這裏胡言亂語，含血噴人?」

袁光一面說，一面陡地向着陳亮，疾撲了過去，舉掌便砍，袁耀就在陳亮的身邊，一見袁光要行兇，踏前一步，揚掌便迎。

只聽得「叭」地一聲響，兩人已對上了一掌，袁耀究竟年少，氣力難以和袁光相比，一掌被震退了兩三步，袁光雙眼似要冒出火來，「呼」地一拳，已向陳亮當胸擊出！

陳亮重傷未愈，連走路都要人扶持，如何有能力避得開袁光的這一掌，若是擊中陳亮，陳亮非命喪當場不可！

袁耀在一旁，看到了這等情形，撕心裂肺，叫了起來，那時，袁英豪和倫天常兩人，隔得頗遠，兩人雖然同時喝阻，但袁光不住手，他們却也是無可奈何，眼看袁光這一拳，就要將陳亮打死，突然之間，一聲嬌叱，人影一閃，劍光陡生，袁萍已從對面趕到，一劍刺出，「刷」地一聲，劍已刺進了袁光的肩頭。

原來袁萍也聽得後院出了事，是以急急趕了過來，恰好及時出劍，傷了袁光。令陳亮的一條命，算是從鬼門關旁，揀了回來。

陳亮雖然英雄，但是剛才那樣生死俄頃的情形，却也是驚心動魄之極，袁光中劍之後，向後退去，只覺得雙腿發軟，咕咚一聲，跌倒在地。

袁萍剛才趕到時，眼看事情已急，是以立時刺出一劍。

她却也想不到一劍就刺中了袁光，眼看袁光中劍之後，鮮血泉湧，她也不禁呆了，一時之間，不知說什麼才好。

袁光站定之後，喘着氣，道：「義父，你是看到的了，妹妹護着外人，刺傷了我！」

適才袁萍的那一劍，以袁光的武功而論，實在是可以避得過去的。但是在那電光石火之間，他想到，自己如果被袁萍刺傷，那麼，可以藉詞受傷，希望袁英豪暫時不追究這件事，那麼，總可以有機會逃出去了！

他想得雖然不錯，但是却還是料得不周全。要知道，玄武雙毒與袁家堡為難，這可以說是袁家堡生死存亡的大關頭，在那樣緊急的情形之下，袁英豪怎肯放過了他，不加追查?袁光話才一出口，袁英豪便冷冷地道：「看到了，但是先弄明白你在井中下了什麼再說！」

袁光忙道：「我什麼也沒有下！」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掩住了肩頭，鮮血仍不住自他的指縫之中，沁了出來。

袁英豪大踏步來到井邊，放鬆軸轆，打起了一桶水來，指着那桶水，道：「你說什麼也沒有放，那麼，你來喝上幾口井水！」

袁光一聽，不禁魂飛魄散，他將整瓶白夫人給他的毒粉，全跌進了井中，這井的井水之毒，可以說是沾唇卽亡，袁英豪要他喝，他如何肯?

他忙道：「義父……我……才受劍傷，喝不得生水。」

袁英豪一聲厲喝，道：「放屁！」

袁光一步一步向後退去，可是他才退出了兩三步，袁英豪雙臂一振，身子已向前撲來。

袁英豪的內家氣功之高，當世無雙，這時，他心中驚怒交加，激動之極，雙臂一振動，衣袖便刷刷震蕩，如同為狂風所拂一樣，待到他身子向前撲出之際，所帶起的那股勁風，更是凌厲無匹，袁光首當其衝，刹那之間，只覺得連氣都閉了過去，電光石火之間，眼前一花，胸口一緊，已被袁英豪當胸抓住！

事情到了這一地步，袁光知道自己實是無法再抵賴下去，是以他急叫道：「義父饒命！」

袁英豪聲如焦雷道：「你在井中下了什麼?」

袁光道：「那是白夫人給我的，連我……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袁英豪一聽，倒抽了一口冷氣，刹時之間，心中又是震怒，又是難過，其時，倫天常已牽了一隻大狗來，將大狗牽到水桶邊，那大狗就着桶，才喝了半口水，便立時後退慘吠，吠得兩三聲，立時倒地慘死！

一看到這種情形，袁萍和袁耀兩人，身子禁不住發起抖來，倫天常也是臉色鐵青，道：「你要置全堡上下於死地，心也太狠了！」

袁光臉如死灰，叫道：「饒命！饒命！」

袁英豪手臂一揚，已將袁光提起得雙脚離地，大喝道：「你自己說，能饒你麼?」

袁光已經嚇得呆了，他也根本未曾聽到袁英豪在喝些什麼，只是不住地道：「饒命！饒命！」袁英豪內家眞氣，陡地發出，眼前一黑，心脈已被震斷，立時氣絕，再也叫不出來！

袁英豪五指一鬆，袁光的屍體，「砰」地跌了下來，袁英豪面色鐵青，他在盛怒之下，處死了袁光，可是他的心中，也絕不好過。

他呆立着，一時之間，院子中所有人，沒有一個人敢出聲。

過了好一會，才聽得袁英豪道：「陳朋友，這裏的事，你只當沒有看見就是了！」

陳亮早料到會有這樣的話，他剛才根本不要在場的，是以此際他立時道：「堡主放心。」

袁耀忙道：「爹，這一次，陳大哥救了我們全堡上下，數百人的性命！」

袁耀在那樣說的時候，一面望着陳亮，看他的神情，大有以陳亮是他的朋友，而感到驕傲一樣。可是，他的話才一出口，袁英豪的面色，首先一沉，倫天常的神色，也變得十分尷尬。

這兩個袁家堡中主要人物的神情變化，陳亮自然立時覺察到了，可是袁耀究竟年紀輕，竟是毫無所覺，道：「爹，陳大哥——」

這一次，他只說出了「陳大哥」三個字，袁英豪已然「哼」地一聲，一轉身，大踏步向前走去，竟連理也不理袁耀。

袁耀呆了一呆，倫天常已在他身邊走過，在他的肩頭上，輕輕拍了一下，道：「少堡主，這幾天，堡主心煩無比，你莫招他再多煩心。」

袁耀只感到又是氣憤，又是着急，忙道：「我說了什麼了?難道我講的不是實話?二哥他……他要在井中下毒，要不是陳大哥覺察，我們全堡上下的人，還有命麼?爹為什麼聽了便煩心?」

倫天常十分勉强地苦笑了一下，也沒有再講下去。

他自然不能說什麼，因為他也知道，袁耀所說的，乃是實情。如果不是陳亮首先對袁光起了疑心，跟出來看，發現了袁光的陰謀，那麼，袁家堡上下，將沒有一個人，可以倖免的了！

然而，他却也絕無法向袁耀解釋，以袁堡主在武林中的威名而論，他是決不能承認，袁家堡上下的性命，是由一個外來的人所救的！

倫天常吸了一口氣，向外走去。

袁耀却還不肯就此干休，忙追上去叫道：「倫總管！」

倫天常回過頭來，神色已是十分難看。

陳亮在旁，一看到這等情形，唯恐袁耀口直，再講些什麼話，要是叫倫天常下不了台的話自己的處境，反倒更難了，是以他忙道：「袁兄弟，你弄錯了，我又有什麼功勞了?剛才你也看到的，倫總管立時帶人來，你二哥的陰謀如何能逞?倒是袁姑娘，救了我的一命！」

袁耀呆了半晌，陡地大聲叫了起來，道：「不是那樣的！」

陳亮淡淡地笑着，道：「袁兄弟，請扶我回去吧！」

袁耀却不去扶陳亮，反倒離開了幾步，望定了陳亮，道：「陳大哥，你明知不是那樣，為什麼你也要那樣說，為什麼?」

陳亮緩緩地嘆了一聲，道：「你年紀還小，自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等你長大就自然明白了！」

袁耀陡地叫了起來，道：「我不要明白，你們全不講眞話，為什麼人長大了，就不再講眞話?」

袁耀一面叫嚷着，一面臉漲得通紅，陡地一個轉身，向前疾奔了出去！

陳亮望着袁耀疾奔而出的背影，心中實在不知是什麼滋味。袁耀的話，聽來雖然帶着幾分孩子氣，但是正由於帶着孩子氣，是以才是眞話。陳亮心中感嘆的是袁耀的問題：為什麼人長大了就不再講眞話！

陳亮想起自己在江湖上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要在這些人的口中，說出一句眞話來，會要比他們挖出心肝來更難！每一個人都口是心非，爾虞我詐，陳亮的心中，也在自己問自己，為什麼人不說眞話?

自然，陳亮無法回答這一個問題，世上只怕沒有人能夠回答這一個問題，除非眞有一個從來也不說假話的人，但是，世上却沒有那樣的人，連陳亮在內，他也一樣，說着言不由衷的假話！

他呆呆地站着，過了好久，陡地一回頭，才看到袁萍，就站在自己的身邊，正仰着頭望着，一看

到他轉過了頭，袁萍道：「陳大哥，你在想什麼？」陳亮苦笑了一下，並不回答，袁萍低下頭去，悶了半晌，才道：「我扶你回去吧！」

陳亮忙道：「不敢當得很！」

可是，他話才出口，袁萍已扶着他，向前走了出去。

陳亮的心情，十分沉重，一路之上，一言不發，直到回到了他的院子中，他才道：「袁姑娘，袁兄弟好像生氣，你如果見到他，不妨對他說，他問我的問題，我實在無法回答得出。」

袁萍的大眼睛，在黑暗之中，閃閃發亮，她道：「弟弟一直將你當作英雄看，你實不應該令他失望！」

陳亮苦笑了一下，道：「袁姑娘，剛才的情形，你也是看到的，堡主甚至警告我不可再提起這件事，難道我自己一口咬定是袁家堡的大恩人？」

袁萍低下頭去，長嘆了一聲，幽幽地道：「可是實際上，你的確是袁家堡的大恩人。」

陳亮苦笑着，扶着牆，走進了屋子，袁萍跟了進來，陳亮也不點燈，和袁萍在黑暗中，隔着桌子，坐了下來，誰也不說話。

屋子中十分黑暗，他們兩人之間，雖然是隔着一張桌子，但是相互之間，却誰也看不淸對方的面目。

陳亮根本不想開口，他的心中在想，或許只在黑暗之中，大家根本不想開口，人和人之間的距離，可倒更接近些？

× × ×

林子中的曠地上，揷着十來個丈許的火把，那十來個火把，圍成一個圈兒，是一個極其寬敞華麗的馬車。

這時，在馬車的車廂內，正不時傳出白夫人吃吃的嬌笑聲，那種聽了令人心癢難熬的嬌笑聲，令得守住在火把之旁的那十來個大漢，都現出十分尷尬和古怪的神色來。

如果照他們本能的反應，他們臉上的神情，必然出現如此，但他們每一個人，都盡量板着臉，裝出像是根本未曾聽到那種聲音一樣？

因爲他們知道，在車廂中的玄武雙毒，說不定在甚麼時候冒出頭來，要是照見他們的臉上，有異常神情的話，那就是他們的死期到了。

在車廂中，白夫人正在半躺在一張軟椅上，車廂十分寬大，簡直就是一間小小的房間。

月光在窗上的輕紗中映進來，映在白夫人晶瑩豐腴的身體上。玄武雙毒像是兩條狗一樣，跪在白夫人的左右側。

白夫人格格地笑聲，隨着她的笑聲，她平坦如玉的小腹，作出極其誘人的起伏。

她道：「現在你們可服了我吧？」

自玄武雙毒的口中，發出了含糊不淸的咨話聲來，他們正將臉埋在白夫人裸露的，豐腴迷人，香馥馥的身上，根本不想抬起頭來。

白夫人扭着腰，雙手用力一推，將他們兩人的身子，推得向後仰了仰。笑道：「今晚袁光下毒，我看明天一早，袁家堡通通都是死人，便宜了你們兩人，可以佔了袁家堡。」

二毒涎着笑臉，道：「最便宜的，是袁光這小子！」

大毒的神情，有點憤然，道：「白姬，以後不許再用這種法子！」

二毒的語氣中，也大有不滿之意。

他道：「自然不准再用，這法子簡直不公平得很，試想，世上有那一個男人，能够經得起你的誘惑？」

白夫人一聽，又得意地笑了笑。

可是，在她發出如此動人的笑聲同時，她的心中，却又感到了一陣刺痛！並不是世上每一個男人，都經不起她的誘惑。

至少有一個男人，曾將蛇一般纏上身去的她，狠狠地推開，這個男人，就是她如今恨之刺骨的陳亮！

本來，她要攻打袁家堡，目的並不是陳亮，可是，現在她要玄武雙毒出馬，用盡方法，要攻下袁家堡來，可以說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將陳亮自袁家堡掀了出來！這幾天來，她已經想了不知多少法子，要在將陳亮捉到手之後，折磨他，以洩她心頭之恨，但是直到目前爲止，她已經想到的許多辦法之中，還沒有一點令她滿意的。

白夫人笑着，大毒道：「白姬，袁光雖然死心塌地，爲你辦事，但是我看，袁英豪不是易與的人，袁光也未必可以得手！」

二毒忙道：「白姬，若是此一計不成，我們說明在先，回玄武宮去如何？」

白夫人一欠身，坐了起來，伸手叉住了腰，冷冷道：「你們兩個也太沒胆了，爲甚麼要急急的逃走呢？」

大毒苦着臉，道：「白姬，你也是看到的，袁家堡防守得如此之嚴，我們就算圍上一年半載，也未必成功。」

二毒則道：「我們在江湖上的仇人極多，若是叫他們知道我們長期不在玄武宮，只怕搗了我們的老巢，叫我們有家歸不得。」

大毒又道：「就算不這樣，若有人反將我們包

圍起來，也是麻煩，眞要講動手，袁英豪的內家氣功，已臻化境，我們也不是敵手。」

白夫人越聽越氣惱，柳眉倒豎，喝道：「放你的春秋大屁，你們瞧着，明天天亮，只怕袁家堡的牆頭之上，已全是死人了！」

大毒二毒一起笑了起來，道：「眞要是那樣，自然再好不過了，我們且等天亮再說！」

他們兩人，各伸手臂來摟白夫人，白夫人又嬌笑着，嬌軀像蛇兒一樣地扭動着。

在車廂外，天色已漸漸亮了，東方泛起一片灰白色，接着，便是一抹朝霞，然後，金光萬道，旭日東昇，天大亮了。

天亮之後不久，白夫人掠着髮，自車廂中走了出來，她才出不久，便聽到一陣馬蹄聲，見有兩個大漢，策騎飛馳而來。

白夫人道：「怎麼樣，可是袁家堡中的人，全死完了？」

那兩人互望一眼，一個道：「回稟夫人，堡中情形，與常日無異。」

白夫人一怔，怒道：「胡說，你們必然不敢走近，只在遠處看看，却如何看得淸楚？」

白夫人一發怒，那兩人神情駭絕，忙不迭道：「回夫人，我們走得極近，一共是四個人，還有兩個，走得太近，給堡上防守的人射死了！」

白夫人心中又驚又恨，這兩人那樣說，袁家堡中，顯然沒有不尋常的事發生過。她有自信，袁光在進了袁家堡之後，是一定會照她吩咐去辦事的，那麼，唯一可能，就是袁光的陰謀敗露，她失敗了！白夫人一想到這一點，不禁怒火往上冲，一口惡氣，全然發洩在眼前這兩個她早就派去，察看袁家堡可有事發生的人身上。

看到白夫人的神色不善，那兩人身子，已禁不住在微微發抖，白夫人一聲冷笑，道：「他們兩人走得近，叫袁家堡的人射死，可見你們兩人貪生怕死，根本未曾走近去！」

那兩人面色更見慘白，甚至額角之上，滲出了豆大的汗珠來，急忙道：「我們也走得極近，看得清楚，連堡牆上的人講話聲都聽到！」

白夫人「哼」地一聲，叱問道：「你們聽到了些甚？」

那兩人中一個道：「我聽得他們在談論，說要不是那一個姓陳的，識破了二公子的陰謀，他們全堡上下，就一個人也活不成了！」

白夫人一聽，陡地雙手緊握拳頭，嬌俏的臉龐上現出一重煞氣來。

她是何等聰明過人的人，雖然從那人口中所說，只是沒頭沒腦的一句話，但是她已經可以知道的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了。她知道，一定是袁光在下手放毒的時候，叫一個姓陳的人識穿了陰謀，而且，這個「姓陳的人」，除了陳亮之外，還會有甚麼人呢？

白夫人一聽到陳亮，怒得連眉毛也跳動起來，在她面前的那兩個人，自然不知道她心中想些甚麼，然而她滿面怒容，却是可以看出來的，那兩人越想越害怕，雙腿一軟，竟跪了下來。

待那兩人跪了下來之後，白夫人臉上的怒容，反而全斂去了，也變得十分柔和，只聽得她道：「是啊，你們走得極近，連牆上人講話的聲音，也可以聽得見？」

那兩人忙道：「所言句句是實，並無虛言。」

白夫人笑道：「那麼，何以那兩人被射死了，你們却一點事也沒有？」

那兩人中的一個，搶着道：「我退得快，那箭射不到我。」

那人話才一出口，白夫人一揚眉，「哼」地一聲，道：「甚麼叫退得快，簡直是見人家動手就逃，滅了玄武宮的威風，叫人家以爲玄武宮出來的人，除了逃命之外，甚麼都不會，該死！」

她一個「死」字才出口，已經陡地揚起腳來，一腳向那人的面上踢去，她所穿的靴子，靴尖鑲着明珠，靴身精繡，看來十分可愛，可是在一踢出之際，「拍」地一聲響，靴尖彈出了一柄兩寸來長的利刃來，那人一見利刃耀目，心知不妙，連忙一仰頭，想要避開去，却不料他的一仰，白夫人的腳，陡地向下，沉下了兩三寸左右。

白夫人的那一腳，本來是踢向那人面門的，這時那人頭一仰，白夫人的腳又向下的沉了一沉，等於是一腳踢向那人的咽喉一樣，那人再也避不過去，想要驚呼時，咽喉已經中刀，只發出「咯」地一聲響，白夫人已縮回腳來，那人咽喉之中，烏溜溜的一個深洞，鮮血汩汩地向外直冒，總算白夫人腳下留情，一腳便踢斷了那人的氣管，一些也未曾多受痛苦，便自死去。

兩個人中，死了一個，剩下來的那個，嚇得呆了，跪在地上，身子不住發抖，白夫人一抬腳間，便殺了一個，這樣的事，對她來說，眞是家常便飯了，她仍是滿臉笑容，向着那另一個人道：「他因爲走得快，才未被袁家堡的人射中，你又是因爲甚麼？」

迫近堡牆去探聽消息，堡上箭射了下來，未被射中，又豈有別的原因？那人未被射中，自然也是走得快的原故，但是剛才死的那人，就是因爲照實說了，被白夫人編了一個罪名，說有失玄武宮的威

風，立時處死，現在這個人，如何還敢這樣說？然則不那樣說，一時之間，又如何找得出理由來？

是以那人只是跪着發抖，一句話也說不出，白夫人催道：「說啊！」

那人聲音發顫，道：「小的……小的……接住一支箭，撥開了別的箭，還……還與他們對罵了一陣，想起夫人等着要這消息，這才退回來的！」他也是人急智生，總算臨時給他編出了這樣的幾句話來，白夫人本來知道陳亮又壞了她的大事，心中恨極，已決意要在眼前兩人身上出氣的了，只是如今聽得他們兩人如此說法，分明是胡扯，但居然很難捉得出他的破綻來，不禁「哈哈」一笑，道：「說得好，起來吧！」

她一面說，一面轉過身去，那人也料不到自己竟然能够死裏逃生，一時之間，還站不起來。直到白夫人已然走到了馬車邊，他才站起來，但已然是遍體濕透，如同跌進了河中一樣。

白夫人來到車廂之旁，只見二毒西門紀業，探出頭來，道：「我說如何，袁英豪不是好相與的，未必如此容易得手！」

白夫人怒道：「要不是那姓陳的，我早已得手了！」

她一面說，一面將滿口銀牙，咬得「格格」直響。大毒推開車門，走了下來，道：「那個姓陳的，可就是你說的救走了袁英豪兒子的？」

白夫人厲聲道：「就是這畜牲。」

大毒和二毒互望了一眼，大毒道：「白姬，實與你說，我們雖然被你迫了出來，與袁家堡爲難，但你是何等聰明的人，自然知道，我們根本攻不下袁家堡！」

白夫人的聲音更是尖厲，怒道：「不將那姓陳的自袁家堡中掠出來，我絕不甘心！」

二毒笑了笑道：「單只要那個姓陳的，倒容易得多！」

白夫人眼一翻眼，道：「你只是說得嘴响，你有甚麼辦法叫那姓陳的走出來？」

二毒笑道：「他自己出來，一定是死，怎肯出來？我是說，要叫袁英豪送他出來！」

白夫人「呸」地一聲，道：「你敢情是沒有睡醒，還在發大頭春夢！」

二毒道：「白姬，你要知道，我們雖然攻不下袁家堡，但是，袁家堡被我們圍着，也大不是味道，那姓陳的又不是袁家堡的甚麼人，我們要脅袁英豪，將他交出來，便立時退兵，袁英豪還會有不答應的麼？」

大毒道：「死的又不是他親生兒子，何況還有一個，是要在井中下毒的畜牲！」

白夫人皺着眉，道：「袁英豪自命英雄好漢，陳亮對他們袁家堡有恩，我看袁英豪萬萬不肯作這種事的！」大毒，二毒一聽，一起「哈哈」大笑了起來，大毒道：「白姬，饒你是甚麼英雄好漢，其實人心都是一樣的，莫不爲自己打算，寧可以別人斷一條胳膊，也不願自己折了一隻手指，姓陳的和他非親非故，將他一交出來，袁家堡便解了圍，他又何樂而不爲呢！」

白夫人笑了起來，道：「你倒說得活龍活現，就讓你們去試試，只要姓陳的能到我手中，袁家堡的事，我也就撒手不管了！」

大毒道：「包你成功！備馬！」

他一聲高喝，數十人立時齊聲答應，不一會，便有人牽過了兩匹金繡銀鞍的駿馬來，大毒，二毒翻身上了馬，策騎疾馳而去。

等到大毒和二毒兩人馳遠了之後，白夫人懶懶地伸了一個懶腰，當她雙手高舉之際，衣袖褪了下來，露出了兩道粉光緻緻的手臂，看得四周圍的那些大漢，連眼都發直了，她一伸手，向一個人招了招，懶洋洋地道：「過來，替我搥背！」

那大漢忙不迭答應着，立時向前走了過去，跟着白夫人，鑽進了車廂之中。

却說，袁家堡中，本來就已經人人心情緊張，及至大毒，二毒突然出現在堡門外，堡中人更是駭然，立時飛報袁英豪和倫天常。

等到他們兩人，趕出來時，還未登上牆頭，便已聽得大毒的聲音，自堡外傳了過來，道：「請堡主現身，我們有話說！」

聲音綿綿不絕傳了過來，袁英豪聽在耳中，也不禁暗喝了一聲：好深厚的功力！

要知道，袁英豪乃是內家功力絕高的高手，要他稱讚一句，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袁英豪加快腳步，向前掠過，登上了牆頭，向下望去，只見玄武雙毒，騎着馬，就在袁家堡牆外，約莫七八丈開外處勒定了馬。

有這一段距離，堡牆上的強弩，也射他們不中，袁英豪一上牆頭，便冷冷地道：「你們二人，還想出甚麼花樣，不妨直說！」

出乎袁英豪的意料之外，玄武雙毒，竟十分客氣，未曾開口，便一起抱拳爲禮。

袁英豪雖然和他們隔得遠，但是雙毒的下毒功夫，實在太出神入化，是以一見他們抱拳，心中也不禁一凜。但是袁英豪究竟是一等一的高手，心中固然吃了一驚，但一樣是巍然而立。尤其玄武雙毒和他隔得遠。絕看不出他臉上的神情，那種刹那間變化的。

在玄武雙毒看來，袁英豪在牆頭之上，氣吞山河，簡直如同天神一般，這兩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心中也不禁嚇了一聲呆，他們兩人的使毒的功夫，如此出神入化，武林中的人提起了他們的名頭，就覺得頭痛，然而他們倒也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若憑真實本領，絕不是袁英豪的敵手。

是以，當白夫人才向他們提出要攻打袁家堡時，他們就嚇了一跳，而如今，又說服了白夫人，只要袁英豪肯交出陳亮來，他們也自收兵，這一切，全是爲了不想和袁英豪正面爲敵之故。

當下，他們也看出袁家堡的防守嚴密，他們也不敢接近，遠遠地一拱手之後，人仍在馬上，齊聲道：「袁堡主請了！」

袁英豪看到了玄武雙毒，怒意陡升，他也知道這兩人的厲害，但是一時之間，却也猜不透他們的來意，看來玄武雙毒是有爲而來，反正堡牆上防守嚴密，他們萬難接近，自己先已立於不敗之地了，倒也不用怎樣去怕他們，是以他沉聲道：「兩位請了。」

他這四個字，乃是用內家眞氣，直逼了出來的，當眞字字如同悶雷一樣，震得袁家堡中的人，盡皆耳際一陣「嗡嗡」响。

大毒滿面笑容，道：「袁堡主，我們實在無心與貴堡爲敵，只不過是一些小誤會，鬧出了這樣的大事來，實是不值得很！」

袁英豪聽得大毒如此說法，心中更怒，一聲大喝，道：「你們先後下毒，害了袁家堡好幾十人，這難道還可以算是小事麼？」

二毒「嘻嘻」笑着，道：「我們玄武雙毒也死了不少人，大家算是扯了一個直。」

袁英豪對於洞庭一奇莫非和袁光之死，倒尚還並不怎麼放在心上，最叫他難過的，還是中了血瘴之毒，死前發瘋的袁廷。這時，他仍然猜不透玄武雙毒的來意，是以仍是悶哼一聲，並不接口。

只聽得二毒西門紀業忽然嘆了一聲，道：「袁堡主，江湖上的朋友，也是靠不住的多，以你袁堡主的地位而論，平時和你義薄雲天的朋友，如何之多，可是這些日子來，何嘗曾見有人馳援？」

這幾句話，倒是直說進了袁英豪的心中，感到了一陣刺痛。袁家堡在武林中的地位極高，平日來往袁家堡的高手也很多，可是自玄武雙毒一找上門來之後，袁家堡就再也沒有外人前來了！

自然，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就算有外人前來，袁家堡中的人，也未必敢請人家來，但是整座袁家堡，就像是孤立了一樣，袁英豪想來想去，總覺得不是味兒，這時又被二毒提了出來，自然更覺刺心。當下，袁英豪一聲冷笑，道：「對付你們這種妖魔小醜，何必勞師動衆？」

玄武雙毒聽得袁英豪那樣說，一起笑了起來，大毒毛渡揚聲道：「袁堡主，你捫心自問，這話可是實在情形麼？」

袁英豪眞想自堡牆上直飛了出去，和玄武雙毒決一死戰，然而他也知道，小不忍則亂大謀，這兩人詭計多端，決不容易應付的，是以他忍住了氣，厲聲道：「你們兩人前來，有甚麼話，快說！」

玄武雙毒互望了一眼，兩人本來是停馬不動的，這時，突然策馬，向前走來，他們的來勢，雖然不快，可是袁家堡牆上的人，一看到他們公然向前，逼了過來，心中不禁駭然之極。袁英豪是何等樣的高手，一時之間，也不禁沉不住氣，疾聲喝道：「射弩！」一時間只聽得「錚錚」之聲不絕於耳，足有三尺來長的弩弓，與一張由兩個人把持着，將老粗的弓弦拉向後面，扣上頭有尖簇的長箭，錚聲响處，弩箭如蝗而下，足可射出三五丈遠近！

玄武雙毒各自發出了一下嘯聲，立時勒馬後退，有幾枝弩箭，就射在他們馬前不遠處，驚得他們的坐騎，也急嘶起來。

看到他們後退，袁英豪揮了揮手，弩箭停射，大毒毛渡勉強一笑，道：「袁堡主，我們前來，是來和你商量一件事的。」

袁英豪聲色俱厲道：「甚麼事？」

大毒毛渡笑道：「袁堡主，我們雙方，如果繼續爲敵，只怕一年半載之中，誰也佔不了誰的便宜，這一點，你總是承認了？」

袁英豪的心中，其實十分承認這一點，可是他却又不願當着玄武雙毒的面，表示自己除了固守之外，毫無辦法，是以，他只發出了一連串的冷笑聲來，對玄武雙毒的話，不置可否，也趁機表示，他是有辦法！毛渡却不理會袁英豪的反應如何，又道：「袁堡主，如果我們提出一個條件，你答應了，我們立時退却，你看如何？」

袁英豪怒道：「袁某人向來不受要脅，你們說也是白說，有本事的，只管繼續與袁家堡爲敵好了！」這時，倫天常也已趕到，他在來到之前，已知道玄武雙毒到了堡門口，還恐怕那是玄武雙毒的聲東擊西之計，是以命堡內各人，在其他方位，加強防守，才趕了來的，他低聲道：「堡主，不妨聽聽他們，講些甚麼！」

袁英豪也低聲道：「放心，如果他們眞是爲了提條件而來的，那麼，就算我嚴詞拒絕，他們一定也會將話講出來的！」

倫天常喃喃自語，道：「不知道他們要提甚麼條件，才肯撤兵？」

袁英豪搖了搖頭，並未出聲。

袁英豪和倫天常兩人，在堡牆上的交談，玄武雙毒隔得遠，自然聽不到。而如果玄武雙毒可以聽得到的話，他們兩人，心中一定大喜過望，因爲他們兩人的交談，語意已然很活動，分明表示，對方的條件，如果不大苛刻的話，那麼，是大可以接受的！

大毒毛渡繼續道：「袁堡主，我們只要你交出一個人來，這個人，本是罪魁禍首，我們本就無意與袁家堡爲難。全是因爲這個人的原故，有這個人到手，我們自然立即離去，再不騷擾！」

大毒毛渡這幾句話，一個字一個字，遠遠地傳了過來，他功力深湛，話傳到了袁家堡衆人的耳中，衆人聽來，字字淸晰！這時，幾乎所有的人，都鬆了一口氣。

因爲毛渡提出的那個條件，可以說並不苛刻！

而袁家堡的被圍，雖然說一年半載之內，絕對可保無虞，但是零星的事件，也接二連三地發生，而且終日提心吊胆，這種日子絕不好過，人人都盼望事情快點了結，好恢復常的日子。

這時，只有一個人心中大吃一驚，背心之中，不禁沁出了冷汗來。這個人，就是袁家堡中的總管倫天常！

倫天常一聽得毛渡那樣講法，心念電轉，立時想到，玄武雙毒還未曾說出他們要的是甚麼人來，但是可想而知，那人決不會是無名小卒，無名小輩，玄武雙毒不會出那麼大的陣仗來要人。

而且他們要的人，也不會是袁堡主自己，或是袁堡主的子女。因爲若是他們，袁堡主萬萬不會答應，玄武雙毒也不會那麼笨。

那麼，堡中地位重要，而袁如堡主又可以答應交出的人，只有自己一個人了！

當倫天常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心已是怦怦亂跳，而更令得他駭然的，是在這時候，袁英豪突然之間，回頭向他，看了一眼，目光是顯得十分異樣！

袁英豪在那樣的情形之下，用那樣異樣的眼光望着他，那麼不問可知，袁英豪心中所想到的，和倫天常心中所想到的一樣的了！

倫天常不但是手心冒汗，連他背脊之上，也有幾股冷汗，濡濡流了下來，倒像是在他的背後，有一隻冰冷的怪手，緩緩撫過一樣，那令得他一開口，聲音變得尖銳而不自然之極！

他尖聲叫了起來，道：「你們要的是誰！」

在倫天常的那一聲尖叫之後，玄武雙毒沒有立時回答，而四周圍在那剎間，也靜到了極點，人人都屏氣靜息，在等着玄武雙毒的回答。

袁萍這時，才來到了堡牆之下，本來，她準備走上牆頭的，可是因爲心中緊張，是以也站定了腳步，在等候玄武雙毒的回答。

這種令人焦急，緊張的沉靜，足足維持了半盞茶時，才聽得大毒毛渡，一字一頓，緩緩地說出了一番話。

「我們所要的人，和袁家堡本無淵源，他是陳亮！」

這「他是陳亮」四字一出口，倫天常的身子，陡地向上一挺。

不是他！玄武雙毒要的不是他！

雖然倫天常知道，自己和袁堡主之間的交情，非同泛泛，但是如果玄武雙毒指名要他，袁堡主是不是一定堅拒玄武雙毒的要求，他實在一點把握也沒有，要不然，他才不會冷汗直淋了！

而現在，玄武雙毒要的並不是他，只是陳亮，那對他來說，實在是意外之喜！

袁英豪一聽得「他是陳亮」四個字，心頭也陡地鬆了一鬆，雖然他一時之間，還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但顯然已不像剛才那麼緊張了！

而堡中的其餘各人，倒有一大半面面相覷，因爲他們根本不知道大毒毛渡所說的陳亮是甚麼人。只有一小半人知道，陳亮就是曾救了少堡主，身受重傷，一連幾天，都在堡中養傷的那個人。這時，那一小半人口中雖然不出聲，但是心中，却不約而同地在咒罵陳亮，因爲玄武雙毒曾指他爲「罪魁禍首」，可知事情本是由他而起，連累了袁家堡，遭了凶危！

在所有的人之中，一聽到「他是陳亮」四字之後，震驚得面色蒼白，心頭亂跳的，只有袁萍一個人！

袁萍絕未曾想到，玄武雙毒所要的人，竟會是陳亮！但是，玄武雙毒的話，却說得再淸楚也沒有，陳亮兩個字，淸淸楚楚地，進了她的耳中！

袁萍雙手緊緊地握着拳，她心中的震驚，自然是替陳亮担心，但是她決不以爲她父親，袁堡主眞的會將陳亮交到玄武雙毒的手中。她只是爲了陳亮有了玄武雙毒這樣的大敵人而不安！

在毛渡的話出口之後，又足足靜了一盞茶時，才聽得袁英豪沉緩地道：「你們兩人，言而無信，詭計多端，誰能信你們的話？」袁英豪的這幾句話一出口，袁萍不禁呆了！

因爲從這幾句話聽來，袁英豪竟是大有答應之意了，這實在是袁萍所萬萬想不到的事情，她急忙地道：「爹！爹！你不能答應他們！」袁萍的叫聲，十分尖利，本來是人人都可以聽到她的叫喚聲的了。

可是這時，除了同站在堡牆之下的數十人，回頭向她望了一眼之外，在堡牆上的衆人，沒有一個望她。

低頭向下望上一望，人人都望着在堡外的玄武雙毒，要看玄武雙毒，有甚麼反應。

袁萍的心中，實在是難過之極，她雙手緊緊握着拳，身子已不由自主，簌簌發起抖來，她還想說些甚麼，但是張大了口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只聽得玄武雙毒的笑聲，遠遠地傳了過來。在袁家堡之外的那條直路上，只見玄武雙毒，身在馬上，向前畧欠了欠身，衣袖向前一捲，「呼呼」兩聲，各自捲了一支揷在地上的弩箭在袖，接在手中，同聲道：「袁堡主，你若交出陳亮，我們不遵約退走，便如此箭！」

兩人說着，手指上一用力，「拍拍」兩聲，兩枝弩箭，便斷成了兩截！

袁英豪一看到這種情形，心頭便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這是折箭爲誓！再壞再惡毒的人，也不敢以這樣的重誓來和自己開玩笑的！

那麼，玄武雙毒的話是可信的了！

而在那一剎間，袁英豪不知想到了多少事。他是在江湖上有着極大名頭的大俠，他想到，如果他竟然將陳亮交了出去，那麼，這種不義之事，必然會使得他的聲名，受到極大的損害。

然而，他也想到，陳亮在江湖上行走，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好友，可能根本沒有甚麼人關心他的生死，而玄武雙毒一退，袁家堡自然也立時回復了往日的威風，儘管可能有些人，會在背後非議自己的不是，但是不消三五個月，誰還會記得他？就算有人記得，只要袁家堡的威風還在，誰敢提起？還不是和以前一樣，人人都來爭相交結？可以說對於袁家堡的地位，絲毫無損。而如果不答應將陳亮交出去，玄武雙毒自然不肯撤走，就算他們圍住了袁家堡，一時難以得逞，但是有他們在和袁家堡爲難，江湖上人人皆知，每一人，都是離得袁家堡很遠，這樣爭持下去，會有甚麼結果，實在難以逆料！袁英豪心念電轉間，只聽得二毒西門紀業催道：「我們已折箭立下毒誓，袁堡主應當相信我們，確有誠意，以前的事全算了，再也不提，我們只要陳亮一人，有了他，便立時退兵！」

袁英豪被西門紀業的大聲講話，陡地從沉思中，驚醒了過來。

他已經想開口答應的了，然而，他一生之中，幹的全是義薄情天，衆口交譽的事，這時，他雖然已曾想到了這其中的利害關係，但是叫他開口說交出陳亮，出賣曾對袁家堡有大恩的人的話來，總是有點爲難，是以他仍是沉住了臉，一言不發。

倫天常在他的身旁，低聲道：「堡主，不如由我來答他，暫且拖上些時！」

倫天常的話，却正中袁英豪的下懷，袁英豪立時點了點頭。倫天常這時的神情，和剛才他以爲玄武雙毒要的人是他時，已然大不相同了，他揚聲道：「兩位，這件事，我們需要商量一下！」

大毒毛渡笑道：「好，明日此時，我們兩人，再來這裏聽回音！」

大毒毛渡的話才一出口，一揮手，和二毒西門紀業兩人，兜轉了馬頭，伸手在馬背上一拍，兩匹駿馬，已向前絕塵而去。

等到蹄聲漸遠，玄武雙毒也馳得看不見了，袁英豪和倫天常兩人，才轉過身，慢慢地自堡牆之上走了下來。

一直站在牆脚下的袁萍，身子仍然在發着抖。她聽得玄武雙毒折箭爲誓的聲音，也聽得倫天常說商量一下的話，她的胸中，實是怒極，本來，她對倫天常，一直十分尊敬的，可是此際，她的心中，却生出了一股莫名鄙視之意來。

倫天常才一從堡牆上走下來，袁萍便直迎了上去，厲聲道：「倫總管，你剛才說商量一下，是甚麼意思？這種事，有甚麼好商量的？」

倫天常冷不防袁萍神色鐵青，當着那麼多人，來責問自己，他一時之間，也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只是深吸了一口氣，向袁英豪望去。

袁英豪立時面色一沉，叱道：「小孩子家，知道甚麼，快走開！」

袁萍的心中，實在是傷心到了極點，她後退了兩步，剛才，她還只是對倫天常一人，產生了極度的鄙視，但現在，她已經知道，她自己的父親，竟和倫天常同樣的心意！

她要竭力掙扎着，才能自她顫抖的唇中，吐出了這樣的一句話來，她道：「你們怎麼可以？你們怎麼可以做那樣的事？」

當她講出了那兩句話的時候，她同時覺得心頭一陣劇痛，幾乎像是被人刺了一劍一樣，而眼前也一陣發黑，險險乎昏了過去！

但是她在心中，不住地告訴自己：不能昏過去，不能倒地，要在他們面前站着，筆直地站着！

她那兩句，幾乎要令得她咯血的話，聽在袁英豪和倫天常兩人的耳中，却並沒有引起甚麼特別的反應，袁英豪只是悶哼了一聲，再不理會袁萍，只是大踏步地，向前走了過去，倫天常和袁英豪兩人，在袁萍的身邊經過之際，袁萍的眼前，又是一陣發黑，根本甚麼也看不見，然而她仍然挺立着，未曾倒下去。

她根本不知道以後又發生了些甚麼事，直到她又恢復了有感覺時，她只覺得有人在用力搖着她的身子，同時，她聽到袁耀的聲音。

袁耀的聲音，十分焦切，在不住地叫道：「姐姐，你怎麼了？姐姐，你怎麼了？」

袁萍猛地一吸氣，胸口一陣作痛，忍不住，「哇」地一聲，一口鮮血，直噴了出來。她雖然咯了一口血，但是神智却已恢復了，她也可以看到，在她身邊，摟着她身子的，正是袁耀，而他們仍然是在堡牆之下站着。

袁耀看到袁萍咯血，驚呆得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來，袁萍又繼續吁了一口氣，道：「弟弟，你別急，陳大哥呢？」

袁耀道：「陳大哥還在後院，我聽說玄武雙毒來了，是以走出來看看，可是我已來得遲了，玄武雙毒走了，他們來幹甚麼？」

袁萍又是一陣急喘，她不由自主，伸手按在袁耀的肩上，一面開步走去，一面道：「他們要袁家堡交一個人給他們，他們就退走！」袁萍的心中，一陣氣苦，忍不住淚如泉湧道：「可是爹和倫總管兩人，竟大有答應之意，他們已約了玄武雙毒，明日此際，來聽回音！」

袁耀揮着手，大聲道：「那怎麼可以！」

袁萍也在抹淚，道：「弟弟，你還不知玄武雙毒要的是甚麼人哩！」

袁耀又是一怔，道：「甚麼人？」

袁萍聲音哽咽，斷斷續續道：「就是陳……陳……陳……」

她連說了三個「陳」字，下面的話，竟是再也無法，說得下去！

袁耀本來是扶着他姐姐，在向前走出去的，他是知道玄武雙毒在向袁家堡要人，還不知道要的是甚麼人，而他的想法更單純，他是想，玄武雙毒要的是甚麼人，那是根本沒有關係的，因為不論是甚麼人，都絕不能由袁家堡的手中，交到玄武雙毒的手內了！

及聽袁萍一連講了三個「陳」字，他也不禁怔住了，立時停住了腳步，道：「陳大哥。」

袁萍一面流着淚，一面點了點頭。

袁耀又呆了一呆，忽然笑了起來，道：「姐姐，你別着急，你一定弄錯了，玄武雙毒要的若是陳大哥，爹怎會將陳大哥交出去？陳大哥是我們袁家堡的大恩人！」

袁萍聽了，嘆了一聲，道：「弟弟，你不知道他們的想法，多麼可怕！」

袁耀仍是一味搖着頭，道：「不會的，姐姐，你放心，爹是出了名的大俠，這種事，恩將仇報，如此卑鄙，爹怎麼肯做？你一定是聽錯了！」

袁萍神色蒼白，道：「我本來也是這樣想，可是照如今的情形看來，只怕……只怕……」

袁萍講到這裏，聲音發顫，竟是再也難以講得下去。

而袁耀的心頭，也是怦怦亂跳，姐弟兩人，怔怔地互望着，竟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

過了好一會，袁耀才低聲道：「陳大哥知道了麼？」

他一開口，所發出來的聲音，竟連他自己也覺得陌生，聽來簡直不像是他在說話一樣。

袁萍搖了搖頭，道：「當然不知道，這樣的事，只怕講給他聽，他也不會相信！」

袁耀忽然神色駭然，道：「姐姐，我們既然知道了有這樣的事，應該立即講給陳大哥知道，如果爹和倫總管突如其來——」

袁耀講至此，不由自主，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再也講不下去。

他本來是想說，如果袁英豪和倫天常，要將對陳亮不利，那麼，先讓陳亮知道了，有個防備，總是好的。可是他一轉念間。想到陳亮傷重未愈，根本連一點抵抗的能力都沒有，就算有了準備，難道袁英豪和倫天常兩人，要對他不利，他可以有辦法應付？

當袁耀想到這一點之際，他自然再也難以向下講下去。

袁萍在這時候，陡地吸了一口氣，道：「弟弟，陳大哥是俠義男兒，如果讓他知道了這件事說不定為了替袁家堡解圍，他自己挺身而出！」袁耀的臉上，現出痛苦之極的神色來，他雙手緊緊地握着拳，道：「何以袁家堡的人，那麼卑鄙？就算陳大哥要那樣做，我也一定勸他不必，為了那麼卑鄙的人，怎值得犧牲自己？」

袁耀的話，說得激動之極，聽來自然也極之刺耳，可是袁萍聽了，却大有同感，她呆了片刻，才道：「我們見陳大哥去！」

袁耀的臉，漲得通紅，姐弟兩人，腳步沉重，慢慢向前走着。

當他們看到陳亮的時候，只見陳亮正在院子中，緩緩地舒臂伸腿，慢練着一套拳法。

兩人來到了陳亮不遠處站定，誰也不說話。陳亮在開始時，並沒有注意他們，因為他們兩人，陪伴着他，也不止一天了。這時，陳亮正為自己可以緩緩舒動拳腳，而感到十分高興。

自然，離開他完全恢復原來的成功還有一大段距離，但是那總比連走路都要人扶持，好得多了！

在過了不多久，陳亮便覺得他們姐弟兩人，神色大是有異，他停了下來，望着兩人。

當陳亮向他們望來之際，袁耀和袁萍兩人，都不由自主，偏過頭去，不敢和他的目光接觸。這時，他們兩人的心中，實是難過之極。雖然現在，他們的父親還未曾作出任何決定，但是袁萍却十分清楚，她父親在堡牆上和玄武雙毒對答之際，已明白表示，這件事，值得考慮，可以接受。僅僅為了這個，已足以使他們兩姐弟，覺得再無面目對着陳亮了！

陳亮畢竟是久歷江湖的人了，他看到了這等情形，便可以肯定事非尋常，而且，事情可能和自己有關！

他並不出聲，只是等着袁耀和袁萍兩人出聲，可是袁耀和袁萍，却也不說話，院子之中，靜得出奇，也靜得難堪之極。

過了好半晌，陳亮才一字一頓地問道：「甚麼事？」

袁萍和袁耀兩人，互望了一眼，一起用十分乾澀的聲音道：「玄武雙毒來過了！」

陳亮聽得他們兩人如此說法，也不禁陡地一呆，因為在如今的情形下，玄武雙毒到袁家堡來，那簡直是超乎常理之外的事！

他略怔了一怔，道：「玄武雙毒來過了？」

袁耀低着頭，道：「是，他們兩人，在堡外出現，指名要爹去答話。」

陳亮忙道：「袁堡主和他們說了一些甚麼？」

袁耀和袁萍兩人，又互望了一眼，他們實在難以說得出口來。

而看到了這等情形，陳亮的心中，更可以明白，雖然會面的是袁堡主和玄武雙毒，但是事情一定是和自己有關的，不然，他們兩姐弟的神情，決不會如此之古怪的。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語音變得十分遲緩，道：「你們只管說，你們年紀小，有一些事，在你們看來，或者十分嚴重，但是在成年人眼中，却不算甚麼。」

袁萍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她道：「玄武雙毒說，只要袁家堡肯放一個人出去，他們就立時不再與袁家堡為敵，以前的事，一筆勾消！」

陳亮一聽，一時之間，却也是想不到自己的身上，他「哦」地一聲，道：「玄武雙毒要的是甚麼人？難道是小兄弟？」

他一面說，一面向袁耀望去，已是一臉的激動神情，分明表示他的心中，已準備不惜一切來保護袁耀，如果玄武雙毒所要的人，竟是袁耀的話。

袁耀看到了這等情形，心中更是難過，他一面搖着頭，一面已是淚水盈眶，臉漲得血紅，聲音也自哽咽，他大聲叫了出來，道：「陳大哥，雙毒要的是你！」

陳亮一聽，心頭「怦」地一震，失聲叫道：「我？」

袁耀和袁萍兩人，都緊咬着下唇，一言不發。

陳亮嘆了一聲，他已經有點明白，要自己的並不是玄武雙毒，一定是白夫人！看來，玄武雙毒也明白難以攻得下袁家堡。

是以才向袁家堡提出了這個條件來的！

白夫人自然是對自己恨之切骨，是以才會如此做的，如果自己落到了白夫人的手中，那不知要如何慘法！饒是陳亮一等一的硬漢，想到這裡，他也忍不住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

可是隨即，他就微笑着，道：「你們兩人，可是為我在担心麼？」

袁耀和袁萍兩人，再也說不出話來，他們要竭力忍着，才不致哭出聲來，可是他們的淚水，却早已湧了出來，沿着臉頰，簌簌而下。

陳亮一面笑着，一面反倒安慰他們，道：「你們兩人，快別傻了，袁家堡袁堡主是何等樣人，我在袁家堡中，袁堡主怎會將我交出去？」

袁萍忍不住「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邊哭邊道：「爹雖然沒有立時答應，可是他……他和倫總管，却已約了玄武雙毒，明天來聽回音！」

陳亮一聽得袁萍那樣說法，他也不禁一呆。

他重傷未愈，本來就臉色十分蒼白，但這時，却更是白得可怕！

他的腦中亂到了極點，耳際只覺得一陣「嗡嗡」直響，玄武雙毒明天來聽回音，袁堡主並不曾立時拒絕，這怎麼可能？這簡直是不能想像的事，但是，這樣的話，出自袁萍之口，袁萍却怎會胡言亂語？

那實在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事，但竟然已經發生！連這樣事都發生，還有甚麼樣事，是不能夠發生的？

陳亮呆立着，剎那之間，他又覺得天旋地轉起來，他只是呆立着，過了好一會，在他的口角，才現在一絲十分苦澀之極的微笑來，雖然連他自己也覺得那不可能，但是他仍然將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的話，來安慰袁萍和袁耀兩人：「我看，或許是袁堡主先穩住了玄武雙毒，他或者另有打算！」

袁耀和袁萍兩人，都搖着頭，他們也全不相信陳亮的話，他們年紀小，也沒有甚麼江湖閱歷，但是他們也全知道，玄武雙毒一提出了這樣的條件來，他們的父親，竟然沒有立時拒絕，那麼，以後實

在是任何可怕的事，都可以發生的了！

袁耀突然向前走出了兩步，站在陳亮的身前，仰起頭來，道：「陳大哥，我……我……不論怎樣，我總盡我力量來保護你！」

陳亮只覺得心頭一陣熱血沸湧！在那片刻之間，他心中的唯一感覺就是：人實在是太可怕了！人爲了自己，幾乎甚麼事都可以做得出來。

但是，當他聽了袁耀充滿誠意的表白之後，他的心中，卻又十分迷惑，袁耀的話，自然絕不是做作的，絕不是爲自己而甚麼可怕的事都可以做得出來。

那麼，人究竟是怎樣的呢？陳亮緩緩抬起手來，按在袁耀的肩上，道：「小兄弟，你別激動。袁堡主如果決定要將我交出去，那麼，誰也阻止不住的！」

袁耀忽然咬牙齒切，道：「他若是這樣做了，我就在他面前自盡，叫他斷子絕孫！」

這樣的話，如果不是在如今那樣沉重的氣氛之下說出來，實在是令人發噱的。陳亮也想硬擠出幾下笑聲來，使得氣氛緩和一些，可是事實上，他發出來的，根本不是笑聲，而是嘆息聲。

袁萍也慢慢走了過來，陳亮忙道：「別說傻話了，你們肯爲我做事的話，不妨先去探聽一下，袁堡主究竟在作何打算。」其實，陳亮根本不必他們兩人去探聽消息，他也可以知道這事情發展下去，會是怎樣的了。只不過這時，他的心中實在太亂了，他亟想支開兩人，讓他自己一個人，靜靜地想一想，是以他才那樣說的。

而袁耀和袁萍兩人，究竟還不能猜到他的心事，是以立時道：「好。」

陳亮忙又道：「記得，不論袁堡主如何決定，你們皆不可表示意見！」

陳亮這樣的吩咐，多少使袁萍和袁耀兩人，感到意外，但是他們還是一起點着頭，匆匆地走了開去。

當他們兩人走了之後，陳亮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搖幌了一下，他連忙扶住了身邊的一株樹，望着粗糙的樹皮，在他的心中，忽然起了一陣要嘔吐的感覺！

他這時所想的，絕不是他自己對袁家堡有功，而只是想着袁堡主已經考慮出賣他的事。

這種絕不可能的事，現在已經壓在他的頭上了，他應該怎麼辦呢？

在腥風血雨，刀光劍影，生命懸於俄頃之際，陳亮有足够的經驗來保護自己，擊退敵人，可是，像如今那樣的事，卻是他從來也未曾經歷過的，他甚至從來也未曾想到過，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但是，事情卻發生了，他應該怎麼辦？

他心中一片混亂，甚麼辦法也想不出來，而他想嘔的感覺，越來越甚，終於，他吐了起來。

× × ×

袁耀和袁萍兩人，來到了議事廳外面時，就覺得很不平常了。

議事廳外，守滿了人，他們兩人才一出現，就有人攔住了他們的去路，道：「堡主吩咐，正有重要的事商議，少堡主和小姐，不可前去打擾。」

袁耀只覺得氣往上沖，他幾乎立時就要大聲叫嚷起來，但是，袁萍也立時拉了拉他的衣服，示意他不要出聲，袁萍還道：「是麼？那我們就不去好了！」

她拉着袁耀，退了開來，袁耀氣呼呼地道：「姐姐，怎麼這樣就算了？」

袁萍說道：「爹一定在和倫總管他們，商量關於陳大哥的事，他不讓我們進去，我們不會去偷聽麼？」

袁耀忙道：「說得是！」

他們兩人，轉過了牆角，繞了半個圈，來到了議事廳的後面。袁堡主派人守在議事廳前，究竟只是爲了防止袁萍和袁耀兩人，忽然闖進來，並不是爲了防範敵人，是以議事廳後，並沒有人守着。

他們姐弟兩人，來到了後窗前，只聽得廳中，有一陣沉重的腳步聲，緩緩傳了出來。

兩人矮着身，伏在窗外，窗戶緊閉着，他們也不敢在窗縫中向內張望，唯恐給他們的父親發現。

他們一聽到那種沉重的腳步聲，就知道那一定是父親在來回踱步，因爲除了袁堡主之外，袁家堡中，再也沒有人有這樣的功力，一腳踏下，幾乎連地面都在震動。而袁堡主不是心事沉重之極，他的腳步聲也絕不會這樣沉重！議事廳中，除了腳步聲之外，幾乎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袁耀和袁萍兩人，等了好一會，才聽得有人道：「堡主，這件事，只要我們不出聲，江湖上，也決不會有甚麼人知道的！」這個人的話一出口，議事廳中，立時傳出了一陣附和之聲來。

袁耀和袁萍聽出，第一個說話的人，乃是袁家堡中，幾個副總管中的一個，那人這樣說，分明是說，袁家堡交出陳亮來，只要袁家堡中的人，緘口不言的話，那麼，江湖上人，就不會知道其事，袁家堡一樣可以在江湖上，維持俠義的名聲！

在一陣附和聲之後，又有人大聲道：「堡主，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就算江湖上人知道了，又怎麼樣？陳亮和袁家堡非親非故，替袁家堡惹下了大禍，自然是由他獨自來担當！」

立時又有人道：「說得是，想來別人也無暇來譏笑我們，看看，玄武雙毒和袁家堡作對了這麼多次，平日那些好朋友，都到何處去了？」

這人的話講完，議事廳中一陣騷亂，有不少人，都大聲喝罵了起來。

袁萍和袁耀兩人，在窗外聽得那幾個人的話，怒得幾乎將牙咬碎，袁耀緊握着拳，袁萍的臉色煞白。

就在這時候，只聽得袁英豪悶聲喝道：「都住口！」

袁英豪的那一喝，當眞具有非凡之威，議事廳中，立時靜了下來。接着，又是一下接一下，沉重的腳步聲，袁英豪喝令衆人住口，但是他自己却並不出聲，又過了好一會，才聽得倫天常道：「堡主，這件事，要立時作決定了，堡中各人意思如何，實已明白不過。」

袁英豪到這時，才道：「你的意思呢？」

倫天常乾咳了兩聲，道：「玄武雙毒雖然一時之間，難以攻得進來，但是，曠日持久，袁家堡也沒有好處，日子一久，對袁家堡以後的聲名，大是有損，以交出一人，而能令玄武雙毒退走，那是上策！」

袁英豪的聲音多少也有點異樣，他道：「可是陳亮對袁家堡，多少有點好處！」

聽得袁英豪說陳亮只是對袁家堡「多少有點好處」，袁耀和袁萍兩人，又覺眼前一陣發黑！

在袁英豪的話之後，又是一陣沉默，才聽得倫天常一字一頓地道：「堡主，人不爲己，天誅地滅，袁家堡數十年的基業，豈是容易建立的！」

袁英豪的腳步聲，陡地停了下來。

本來，他的腳步聲，一下接一下，壓得人的心頭，有連氣也喘不過來之感。可是，此際他的腳步聲突然停了下來，却又使人感到說不出的空虛。

袁耀和袁萍兩人，都知道父親一停下來，一定是立時有所決定了，是以他們兩人，也緊張得屏住氣息。

議事廳中，在那一刹間，眞正靜到了一點聲音也沒有的程度。

過了片刻，只聽得袁英豪道：「既然大家全那麼說，那就照玄武雙毒所說的去做！」

這句話一出口，議事廳中，仍然是鴉雀無聲，但是袁耀的耳際，却像是响起了轟天霹靂一樣，他陡地站了起來，不顧一切，「砰砰」兩拳，已將窗子打了開來，大叫一聲，飛身躍入。

袁耀實在是太激動了，是以當他躍進了議事廳之後，議事廳中，究竟有多少人，他也沒有看清楚，只覺得人還眞不少，每一個人的臉，都是扭曲可怖的，他撕心裂肺地叫了起來，道：「你們怎麼可以？你們怎能做那樣不要臉的事？」

他大聲叫着，叫到後來，簡直已變成凄厲之極的呼號，那樣的指責，出自一個少年之口，議事廳中所有的人，一時之間，人人都出不了聲。

袁英豪的面色十分蒼白，袁耀突然出現，那是他突然意料不到的事。

他只是估計到，袁耀和袁萍兩人，對陳亮的感情十分深厚，陳亮如果被交出去，他們兩人一定是會反對的。

可是，却未曾想到，他們兩人，已聽到了在議事廳商議的一切！

這時，聚集在議事廳中的，全是袁家堡的重要人物，幾個副總管在場，還有不少負責重要職司的人，袁耀在聲嘶力歇，叫出了幾句話之後，大口地喘着氣，又厲聲叫道：「說啊，你們怎麼全不開口了？」

衆人沉默着，袁萍也在這時，躍進了窗子，站在袁耀的身邊。

所有的人中，倫天常首先出聲，他道：「少堡主，堡主的決定，是爲了全堡上上下下數百人着想，是爲了袁家堡的地位着想。」

袁耀平日，不但對倫天常十分尊敬，見了父親，更感到父親有一種凛然之感，決不說半句無禮的言語。

可是此際，他只覺得自己一人立在廳堂之中，四周圍的所有人，全都卑小到了極點，卑小到了他可以絲毫不必有任何顧忌，而隨意說話！

他在聽了倫天常的話之後，不禁「哈哈」大笑了起來，道：「倫總管，如是袁家堡如此卑鄙無恥，全堡上下的人就全該死！」

袁英豪疾聲怒道：「胡說，你一個小孩子，懂得甚麼，快出去！」

袁耀倏地轉過身來，面對着他的父親。這時，他一點懼意也沒有，雙目圓睜厲聲道：「我怎麼不懂？我更知道，只要是人，便絕不能做那樣的事，只有畜牲，才會那樣做！」

袁耀這一句話，不但議事廳中的那些人，盡皆爲之失色，連在他身邊的袁萍，也陡地吃了一驚，出聲叫道：「弟弟！」

要知道，袁耀責備得雖然是，可是他以那樣重的話，來罵他的父親，那畢竟是人人心目之中，都認爲大逆不道的事情。

刹那之間，只見袁英豪的神情，可怕到了極點，他身子兀立着，一點也沒有動，但是自他的體內，却响起了一陣爆豆也似的聲响來。他是內家功力

修爲極高的人，這時分明是因爲怒到了極點，是以全身眞氣鼓動不已。

他緊盯着袁耀，袁耀也一樣兀立着，比起袁英豪來，他實在矮得多，可是他和袁英豪對立着，却也是有他的一股氣概。

突然之間，袁英豪的口中，爆出了一下如霹靂的呼聲來。

隨着那一下呼喝聲，他陡地揚起手來，掌風凜然，一掌便向袁耀擊下！

在剎那間，人人都嚇得呆了。

誰也未曾見過袁堡主生這麼大的氣，誰也未曾見過袁堡主那樣力大無窮的一掌。

在轟然的掌風之中，只有一兩個人叫了起來，那兩個人，一個是倫天常，一個是袁萍。

倫天常叫道：「堡主！」

袁萍叫道：「爹！」

他們兩人，發出叫喚聲，都是要袁英豪的一掌，不可擊下去，所不同的，袁萍一面叫，一面身形立時一閃，攔到了袁耀的面前！

袁英豪發出那一掌之際，心中雖然怒極，但是無論如何，他總是不會擊斃自己的兒子的，他只是準備在掌力將袁耀罩住之際，再略一收力，令得袁耀跪在地上，然後痛加責罵。

可是他却未曾想到，袁萍突然閃身前來，到了袁耀的身前！

高手出招，別看發出之際猝然，但事實上，早已將力道運得恰到好處，力道攻身的遠近，全在意中，袁英豪的那一掌，在沒有意外之情形下，是足可以照他原來的計劃行事的，袁耀在他強大無比的掌力襲擊之下，也非雙膝跪下，跪於就地不可。

然而，袁萍却不知道父親的心意，她只是聽得弟弟忽然對父親說了那樣嚴重的話，看到父親突然動起手來，掌力已是排山倒海也似，向弟弟壓了下去，她心中一急，不顧一切，向前掠了出去。

當她在向前掠去之際，她本來是想大聲呼叫，要父親不可下手的，但是一掠向前，袁英豪的掌風之力，何等強大，將她的一口氣逼住，雖然張大了口，但是却一點聲音都發不出來。

而以袁英豪的功力而論，在剎那之間，要突然將掌力在電光火石之間收回，袁萍也必然要給他強猛無比的內家罡氣所震傷，而這時，袁英豪一看到袁萍向前撲來，一子一女，全是他親生的，自然關心，心中陡然大吃一驚，就在那一驚之際，不覺錯過了瞬剎之間，回收內力的機會！

這一切說來話長，在當時，只不過是極短的一剎那而已。

隨着袁萍的閃身向前，大堂中的人，只聽得袁英豪的喉際，發出了一下古怪之極的聲音，那一下聲音，自然是袁英豪在驚駭之餘，想叫而叫不出來所造成的，緊接着，便是「拍」地一聲響。

那「拍」的一聲響，聽來似乎並不強烈，然而却每一個人看到。

那不是一聲響，是袁英豪的手掌，在袁萍的胸前，撞了一下所發出來的。

所有的人，直到這時，才眞正地呆住。

袁英豪的一掌，已擊中了袁萍的胸前！

袁家堡中，沒有人不知道袁英豪的內家氣功造詣，天下第一，也就是說，人人都知道，世上絕沒有人可以當得起袁英豪的一擊。

而現在，袁英豪擊中的是袁萍的胸口。

剎那之間，每一個人都如泥塑木雕一樣，沒有一個在剎那間還在呼吸的！

只聽得在「拍」地一下响之後，袁英豪立時發出了一下尖銳之極的驚呼聲，他的手掌，像是碰到了毒蛇一樣地縮了回來。

而也在那時，袁萍的身子開始搖幌，袁耀就在她的身邊，但是袁耀也驚得呆住了，張大了口，僵立着，不知該如何是好。

袁英豪的右掌才一縮了回來，雙手立時又向前伸出，扶着了袁萍的身子，他的口唇在劇烈地發着抖，看來，他實在是急於想說出甚麼話來，可是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而被他扶着的袁萍，口角之中，已然沁出了一絲鮮血來。

那一絲鮮血十分細，流出來也很緩慢。可是由於這時她面色是那樣蒼白，是以當她口角突然滲出了一絲鮮血之際，看來是極其驚心動魄的。

她的口唇也抖了抖，但也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來，接着，她的頭向後垂了，她全身的骨骼，已不再存在，她的身子軟得像是一團棉花一樣。

然後，人人都可以聽得出，在她的腹際，發出「嘶」地一聲響，袁萍已咽了她一生之中，最後的一口氣。

袁萍死了！

沒有人能當得起袁英豪的一掌，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在袁萍被擊中之後，每一人也都知道，袁萍是絕對活不了的！

可是盡管如此，袁萍的死，却在大廳之中，帶來了更强烈的震動，有不少人，甚至身子不住地抖起來，而所有的人之中，抖得最厲害的人是袁英豪。他扶住了袁萍的肩頭，不停發着抖。

袁英豪一面發着抖，一面在他的體內，發出可怕的「格格」聲响來，他的面上，像是被塗上了一

陣厚厚的白灰，如果他身子不是在劇烈地發着抖，那無論如何不容易叫人相信他還是一個活人！

袁萍的頭，隨着袁英豪身子的抖動，而在輕輕地搖幌着，自她口角處滲出的鮮血越來越多，頭部既然在擺動，鮮血也就一滴一滴，流在地上。

每一個人，都木立着不動，也根本沒有人會想動。

袁耀的目光，定在他姐姐蒼白的臉上，他的心中，像是有一千柄，一萬柄刀在切割着。

他想要大聲叫出來，號哭着，用着最惡毒的話，來辱罵打死了他姐姐的人。

然而，當他發現無論自己怎麼做，都難以宣洩他心中的悲痛和憤怒時，他反而變得甚麼也不說，就那樣轉過身，慢慢地向前走去。

袁英豪仍然扶住了袁萍的肩頭，在發着抖，他甚至像是未曾看見袁耀的離去。

別的人，仍然呆立着不動，他們是都震驚得呆住了，不知該如何才好，袁耀來到了窗口，一提氣，向窗外躍去，當他提氣向上躍起之際，他已覺得眼前一陣發黑，是以，他並不是落向窗外，而是向着窗外，直跌了出去的。

他「砰」地一聲，跌在地上，身子在地上骨碌碌地滾了幾滾。

他由於那重重的一跌，反倒令得他的神智，清醒了一些，他雙手在地上一按，站了起來。他急速地喘着氣，突然之間，像是發瘋一般，向前奔去。

他越奔越快，根本無法控制自己的雙脚，像是只有他在急奔之中，才能够忘記剛才在大廳之中，袁萍被擊死那一幕一樣。

然而他却並不能，袁萍在死後，向後仰着的，蒼白的臉，口角帶着沁出的鮮血的臉，就在他的眼前。

他是直衝進陳亮所住的那個院子裏，他看到了陳亮，也聽到了陳亮在問他發生了甚麼事，但是他仍然無法收住向前衝的勢子。

他看見陳亮想張開雙臂來扶住他，但是他仍然向前衝了過去，直到「砰」地一聲響，他撞在陳亮的身上，和陳亮兩人，一起跌倒在地上。

他依稀覺得陳亮立時站了起來，而且在將他拉起來，可是，袁耀却是覺得一陣天旋地轉，眼前除了一蓬一蓬，在迸跳着的金星之外，就甚麼也看不到。

袁耀昏了過去。

陳亮看到袁耀那樣急奔過來之際，已經知道一定有甚麼極其可怕的事發生了。

在那一剎間，他當然不及去想發生的究竟是甚麼事，他只是想先將袁耀扶住了再說。可是，袁耀却在完全不能控制他自己的情形之下，向前撞了過來。

那一撞的力道十分之大，連袁耀自己，也不知道那力道竟然有那麼大，而重傷未癒的陳亮，却經不起那一撞，和袁耀一起跌倒在地。

那一跌，也令得陳亮眼前金星直冒，可是陳亮知道這事情一定極其嚴重，是以他立時站起，也扶起了袁耀，但袁耀却已昏了過去。

陳亮喘着氣，用力拖着，將袁耀拖進了屋中，就桌上拿起一壺茶來，向着袁耀的臉上，潑了過去。一面盡他所有的力道，搓揉着袁耀的胸口。

袁耀的雙眼，慢慢地張了開來，當他雙眼張開之後，他「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他的哭聲是那樣慘痛，令得聽到的人，也不禁爲之心頭如同壓了一塊大石一樣。

陳亮的聲音，也不由自主，有點發顫，他忙道：「小兄弟，別難過，就算他們要將我交給玄武雙毒，那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陳亮在用言語安慰着袁耀，可是袁耀在那時，根本甚麼聲音也聽不進去，他只不過覺得耳際，嗡嗡地响了一陣而已，他喘着氣，尖叫道：「姐姐死了！」

這四個字一出口，陳亮也呆住了！

他陡地挺了挺身子，忍不住向後，退出了兩步，聲音虛弱得連他自己也聽不見，道：「甚麼？」

袁耀自然更不會聽到他的反問，他只是不斷地道：「姐姐死了！姐姐死了！」

袁萍死了，任憑陳亮如何想，也想不通袁萍怎麼會死，更何況他一聽得袁耀那樣說，腦中亂成了一片，根本甚麼也不能想！

袁耀在講出了袁萍已死之後，只是木然立着，淚水自他的雙眼之中，如同泉水一樣湧了出來，可是他却沒有哭，只是默默地流着淚。

過了好久，陳亮才緩緩地道：「她是怎麼會死的？剛才她還是好端端的……」

陳亮本來，顯然是還想講些甚麼的，可是說到這裏，他一陣哽咽，喉際像是被甚麼東西塞住了一樣，再也難以講得下去。

袁耀的聲音，聽來又遠而空洞，他道：「我不知道自己說了些甚麼，爹要發掌打我，姐姐閃身攔在我的前面，突然之間，她就死了，她……死得好慘！」

袁耀的話，聽來有點斷斷續續，不怎麼連貫，事實上，發生在議事廳中的事，可以稱得上驚濤駭浪一樣。

別說袁耀此際，已受了極大的打擊，就算他的

情緒，完全平復了下來，他也是無法完全記起當時曾發生了一些甚麼事情來的。

然而，袁耀雖然只是約畧說了幾句，陳亮的心中已然雪亮了。

他喃喃地道：「事情還是因我而起的，一定是令尊要將我送出堡去，你們兩人，挺身反對，你出言激怒了令尊，是不是？」

袁耀緊緊咬着下唇，點了點頭，道：「是。」

陳亮長嘆了一聲，緩緩抬起手來，按在袁耀的肩頭上，道：「這事早在我意料之中，你們也太傻了……」

陳亮只覺得心中，亂到了極點，一時之間，不知該說甚麼才好，他頓了片刻，才說：「袁姑娘已不幸身亡，我看不應該再讓慘事繼續發生了，我去見袁堡主，向他表示，我願意自行離去。」

袁耀一聽，立時尖聲叫了起來，道：「不行，不行！」

陳亮按在袁耀肩頭上的手，變得更有力，他沉聲道：「小兄弟，這是唯一的辦法了，我如果不走，同樣的慘事，只怕會臨到你的頭上！」

袁耀緊緊地咬着牙，將上下兩棚牙齒，咬得「格格」直響，道：「陳大哥，姐姐雖說爲了救我而死的，但也是爲了救你，如果你竟自顧離開袁家堡，怎麼對得起姐姐，她不是白死了麼？」

陳亮發出了十分苦澀的笑聲來，道：「若是袁堡主一定要我走，難道我賴死在袁家堡中？」

袁耀的身子震動了一下，忙道：「你躲起來，我知道堡中有幾處秘密所在，你躲起來，他們一定找不到你的，我却可以照顧你！」

陳亮搖着頭，道：「我要是躲了起來，玄武雙毒怎肯干休？必然大舉進攻，那時，袁家堡不是大有麻煩麼？我還是去見袁堡主的好。」

袁耀聽了，向後退了兩步，定定地望定了陳亮，望了好一會，才苦笑着道：「你……爲什麼那樣……好，我們堡中的人都那樣壞？」

袁耀的話，令得陳亮也苦笑了起來。以陳亮對袁家堡的了解，以袁堡主在武林中的聲名而論，他也無論如何想不到，袁英豪竟會和玄武雙毒講條件，考慮將他交到玄武雙毒手中的。

但是，現在，這種不可能的事，已經成爲事實了！袁萍還爲此送了性命，袁英豪是絕不會因爲女兒的死，而打消他原來的主意的。

那麼他，陳亮，一個根本不是袁家堡中的人，在全堡只有袁耀一個人同情他的情形，他應該怎麼辦呢？

當陳亮斷續地發出苦澀無比的笑聲之際，一種十分沉重的脚步聲，已然傳了過來。

從脚步聲聽來，來人還在相當遠，但是那種脚步聲，已可以令人心顫震動。

袁耀和陳亮兩人的心中，都很明白，在整座袁家堡之中，能夠有那樣的功力的，只有袁英豪一個人。

脚步聲漸漸傳近，袁英豪走進院子來了！

× × ×

玄武雙毒在離開了袁家堡之後，疾馳而出，馳到了那條直路的盡頭，一起勒住了馬。這條直路，是直通向袁家堡的，平時，雖然說不上車水馬龍，可是像如今那樣的冷清清，却也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

在路中心，甚至已長出了幾簇野草，整條路，都給人以一種荒蕪的感覺。

玄武雙毒勒定了馬之後，大毒道：「老二，聽袁老頭兒的口氣，像是有點活動了！」

二毒緩緩地搖頭，道：「那可難說得很，只不過袁家堡防衞得如此之嚴，你我兩人，都難以接近半步，我們全是看到了！」

大毒皺起了眉，半晌不語，才道：「照你看來，袁老頭兒是不是會答應將人送出來。」

二毒也沉默了半晌，他講的話，聽來和大毒的問題，像是一點關連也沒有，他道：「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我們得不到那個姓陳的，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大毒嘆了一聲，顯得愁眉苦臉，道：「若是得不到那姓陳的，白姬必然大吵大鬧，那我們兩人，只怕再無寧日，只有硬着頭皮，去攻袁家堡了！」

二毒立時冷冷地道：「攻得下麼？」

在馬背之上，大毒的身子，震動了一下，道：「這……這……這……」

他連說了三個「這」字，並沒有下文。

然而，他雖然沒有再往下說去，任誰也都可以聽出，他的心中，對二毒的那個問題，是怎樣回答的了，因爲他絕無把握攻下袁家堡！

二毒畧抖了抖韁繩，馬兒又向前緩緩踱了出去，大毒策馬跟在他身邊，二毒徐徐地道：「老大，我們這次圍袁家堡，圍了那麼多天，也料理幾個袁家堡中有份量的人，可以說是佔定了上風，順風旗不能一直扯下去，要見好就收了！」

大毒嘆了一聲，道：「你以爲我不知道這個道理麼？再鬧下去，只有我們吃虧！可是白姬一定要人，不肯就此干休，如何是好！」

二毒道：「我想，袁老頭兒決不肯將一世俠名，拿來作賭注，他若將那姓陳的交了給我們，自然以後再也難以見人了！」

大毒發急道：「老二，你心中究竟想到了甚麼，趁早快說，別繞彎子好不好！」

二毒笑了起來，道：「老大，我還是非說不可，你和我，都不捨得將白姬怎麼樣，但如果要白姬不再鬧下去的話，就只有一個辦法。」

大毒忙道：「快說啊！」

二毒沉聲道：「給她服一顆千解丸。」

二毒的那一句話，不但說得低聲，而且還說得十分快，但不論他說得多麼低，多麼快，大毒自然還是聽得清清楚楚，他神色變了變，道：「老二，你可是糊塗了？服一顆千解丸，她足足要睡一年之久！」

二毒點頭道：「還要再加半顆伐腦丹。」

大毒一聽，忙勒住了馬，瞪大了雙眼，望住了二毒。二毒道：「那半顆伐腦丹，可以使她在一年之後醒來，將以前的事，盡皆忘記。」

大毒不由自主地喘着氣，道：「老二，你這樣對付白姬，要是叫她知道了——」

二毒道：「不會不讓她知道麼？」

大毒道：「在那一年之中，依我兩人，都熬不住！」

二毒笑了起來，道：「老大，你怎麼了？她只不過是昏睡過去，不是死了，我們一樣可以找她快活！」

大毒苦笑着，搖頭道：「她昏睡着，與死何異，怎及得上她騷聲浪氣，活色生香？這辦法不好，我看得另外再想法子，至少等明日，袁老頭有了答覆，再作主不遲。」

二毒聽了，面色微微一變，呆了半晌不說，又策馬走出十來步，才喃喃道：「老大，我們就不用這個辦法，你……你不會將我這番話，講給白姬聽的吧！」

大毒在那剎間，臉上也現出了一種十分古怪的神情來。

但是那種古怪的神情，却是一現即逝，他立時道：「老二，你想到那裏去了？」

他一面說，一面在馬頸上輕輕拍了一下，那馬向前的去勢，快了許多，二毒望着他的背影，他們兩人在一起，已經那麼久了，簡直已經到了相互之間，不必講話，就可以明白對方心意的地步！

他們兩人，雖然和白夫人之間相安無事，但是兩個人都知道對方的心中，有着一個極大的秘密，那就是獨佔白夫人。

雖然他們都知道，白夫人淫蕩成性，除了他們兩人之外，還不知道有多少男人，但那是他們眼中不見的事，他們能看到的，共同佔有白夫人的，只有一個人！

二毒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心中在暗忖，他自己實是大大失算了。他在講出如何對付白夫人之際，是以爲大毒一定會同意的。

誰知道大毒竟然不同意，而且當自己問他會不會將這番話說給白夫人聽的時候，他的神情，竟是如此古怪！

事情實是再明白也沒有了，他一定是準備將剛才自己的那一番話講給白夫人聽，而白夫人聽了這番話之後，一定勃然大怒，再也不會理睬自己，那麼，他就可以獨自佔有白夫人了！

二毒想到這一點時，心頭亂跳了一陣，但是他却立時鎭定了下來。

因爲在那一剎間，他已然有了決定：要阻止大毒去對白夫人說，就只有先下手爲强，殺人滅口！他敢肯定，大毒還未會提防到這一點。而如果大毒有了提防，再要下手，那就難得很了！

二毒一想到這點，立時策馬向前，趕了過去，等趕上了大毒時，他滿面笑容，道：「老大，你想想，明天那姓陳的到了手，白姬又會用甚麼法兒來令我們快活！」

「白姬眞是天生尤物，她的新花樣，當眞是層出——」

他下面「不窮」兩字，還未曾出口，二毒已陡然之間，在馬上一欠身，一掌疾拍而出！

這一掌的勢子，當眞是來得快疾之極，再加上二毒就在大毒的身邊，若不是二毒在一揚起手掌之際，掌心發出了「拍」地一聲響，扣了一個滿是尖刺的圓尺在手，大毒可能中了掌，還是一無所覺！

但這時，大毒就算有了那「拍」地一下響，驚覺到二毒已然一掌向他擊來，想要避開，也是不可能的事，他只是一張口，聲音還未曾自他的喉嚨之中吐出來，又是「拍」地一聲，二毒那一掌，已然齊齊整整，擊在大毒的脅下！

二毒的動作也眞快，一掌擊中，也已縮掌，整個人已從馬鞍之上，疾翻了起來，翻出了兩丈許，才疾落而下！

當他翻出之際，大毒的脅下，中掌之處，已冒出了幾股極細的血泉來，那自然是二毒掌中，那滿是利刺的圓片所造成的。

大毒呆坐在馬背上，直到二毒落地，他才陡地喝道：「老二，那是甚麼？」

二毒疾聲道：「是三日金蟾的一塊背皮！」

大毒一聽，臉皮立時變成了灰綠色。玄武雙毒，出身在苗疆，他們兩人，窮數十年之力，在苗疆搜羅各種毒物，煉製而成各種各樣，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毒藥，若論對各種毒物認識之精，祇怕普

天之下，無出他們兩人之左右。這時，二毒的那句話，在旁人聽來，可能還不怎麼樣，然而大毒一聽，却是魂飛魄散！

苗疆的諸類毒物之中，植物一類，最毒的是虎面菌，瘴氣一類，最毒的是羊羶瘴，而動物一類，最毒的就是三目金蟾！

而這時更令得大毒驚怒交集的，是由於那三目金蟾，生長在極深的巖穴之中，極其難得，他們兩人，一直想得到一隻。

但是却一直未能如願，却不料這時，二毒的掌上，赫然是一塊三目金蟾的背皮，由此可知，二毒是早已找到了三目金蟾，祗不過瞞着未曾說出來而已！

大毒的聲音也變得啞了，他身子陡地一震，險險乎自馬背摔了下來，他啞着聲音叫道：「快拿解藥來！」

二毒面色陰森怕人，冷冷地道：「老大，你怎麼了？三目金蟾的奇毒，普天之下，無藥可解，你難道不知道？為了免得毒發時痛苦，你還是抹了頸子吧！」



二毒陡然之間，一掌向大毒猛拍而出。

大毒的身子，隨着二毒的話，抖得更是劇烈，他突然一鬆手鬆開了韁繩，自馬背上跌了下來。

大毒雖然是從馬背上直跌了下來的，但是身在半空時，陡地一挺身，凌空一翻，已然站定在地。自馬背到地上，能有多高，他居然能臨危不亂，可知他非但精於使毒，武功造詣，也自不低。

大毒站定之後，二毒的心中，也不禁一凜，但是他向自己掌心之中，那塊三目金蟾的背皮，看了一眼，又立時放下心來。

他知道，大毒的內功再強，可以在一時之間，將劇毒逼住，但是不到半個時辰，一定毒發身亡，自己再也不必怕他！

大毒站定之後，面色更是難看，他突然一仰頸子，發出一陣桀桀地笑聲來，道：「老二，你好！你真有辦法，枉我們相知了數十年！」

二毒冷冷地道：「那就難說得很了，這就叫着先下手為強！」

大毒發出一下怪叫聲，突然伸手入懷，自懷中取出了一隻竹絲織成的扁圓形盒子來。

二毒既然一掌擊中了大毒，這時候，他大可以策騎離去的，但是他自得了三目金蟾之後，一直秘而不宣，這次還是第一次用來害人，究竟大毒是不是會死，如何死法，他也不敢肯定，是以不等大毒死在眼前，他也不會放心就此離去的。這時，他見大毒取出了一隻竹絲編成的盒子來，他是玩毒物的大行家，一見那隻盒子，便知道那盒子是用來裝甚麼毒虫的，而他在以前，也從來未曾見過那隻盒子，他也不知盒中裝的是甚麼！

是以二毒一見大毒取出了盒子，便尖聲道：「你，你盒子中放的是甚麼？」

大毒仍然在嘿嘿怪笑着，一面笑，一面道：「

只許你捉到三目金蟾，秘不告人，就不許我也有點秘密玩意兒麼？你看真了！」

只見他一掀盒蓋，只聽得「嗡」地一聲響，自盒中，疾飛出了一隻怪虫來。

那隻虫，飛得實在太快，以二毒的目力而論，不過是看到紅光一閃而已。

但僅僅是紅光一閃，二毒也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驚呼聲，立時飛身掠起，掠上了馬背，雙腿一夾，那馬兒向前疾馳而去！

二毒在一眼之間，便看出，自盒中飛出來的，是一隻奇毒無匹，只在三目金蟾之下的血光虫。

那血光虫來去如電，在蠻荒之中，不論人獸撞着了它，萬無生理，二毒見了，如何不驚？

二毒的動作，何等之快，可是那血光虫才一飛出，只不過拇指大小，疾撲向大毒的頸際，只停了一停，只見大毒的身子，劇烈發起抖來，面肉抽搐，痛苦莫名，立時砰然跌倒。

只見那隻血光虫的身子，已暴漲了數倍，變成人拳大小，已經離開了大毒的頸際，「嗡」地一聲，疾撲二毒！

二毒那時，已然策馬馳出了十來丈開外，去勢不能說不快，可是血光一閃，已到了他的身後，二毒在馬背上，疾一轉身，衣袖拂起，「呼」地一股勁風，便向血光虫揮去。

二毒的那一揮，內家真力貫足，雖然衣袖乃是軟物，但這時却是其硬若鋼。

只聽得「拍」地一聲响，疾飛而來的血光虫撞在二毒揚起的衣袖之上，整個虫身，在半空之中，散裂了開來，成為一團血漿。

在血漿飛濺之中，二毒雖然立時側身，但是面上却還是沾到了幾滴。

沾在二毒面上的那幾滴血，其實只不過針尖大小，但是二毒却已覺察，而且，他的面色，也立時變成了慘白色，他陡地一伸手，勒住了馬，叫道：「老大！」

他一面叫，一面疾飛身上馬，向倒在地上的老大飛掠而來，那成了稀爛一團的血光虫，也落了下來，落在路邊的草叢上，只見原來是蒼翠碧綠的野草，立時變焦了一大片，同時看到，自土中，鑽出了許多虫，那些虫，本來全是蟄伏在土中的，這時紛紛爬了出來，而且一爬了出來之後，便立時間僵直了！

二毒疾掠到了大毒的身邊，大毒還未曾斷氣，二毒喘着氣，拍着自己的臉，道：「老大，快告訴我，我有救麼？快告訴我！」

大毒睜着眼，忽然發出了「哈哈」一下尖笑聲來。

他並沒有回答二毒的話，而他也永遠不能回答了。

因為就在他一笑之後，他的身子一陣抽搐，雙眼已然向上翻，喉際「咯咯」一陣響，已然毒發身死！

二毒只覺得心頭陡地升起了一股作嘔之感，臉上沾到那幾點血之處，也是一陣奇癢，二毒也不敢抓，只是運氣封住了幾個要穴，又疾奔到馬旁，翻身上馬，向前疾馳了出去，一面策馬，一面冷汗直淋。

二毒知道，自己也一樣中了毒，大毒拚着自己先被血光虫噬，放出了血光虫，他究竟在臨死之前，替他自己報了仇。

二毒這時，所想到的只是一件事，他知道自己難逃一死，但是無論如何，要在死之前，料理了這件事！

他策騎飛馳着，不一會，便進了林子，直衝到了停在林中空地的那輛車前。

只見車簾一掀，白夫人探出頭來，媚態萬千，道：「袁老頭兒怎麼說？」

二毒翻身下馬，盯住了白夫人，却是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大口喘着氣。

白夫人也看出情形不對，忙道：「怎麼啦，老大呢？你們不見得吃了虧吧！」

二毒啞着聲道：「老大死了！」

白夫人陡地一呆，自車廂中走了出來。

大毒竟然死了，這實在是白夫人絕不想到的事情，而且是白夫人絕對不相信的事。

但是這時候，看二毒的神情，白夫人就知道大毒真的是死了！她下了車廂之後，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二毒仍然急速地喘着氣，道：「你看我臉上怎麼樣？」

白夫人又是一呆，定睛向二毒的臉上看去，二毒臉上所沾的那幾滴鮮血，本就極小，這時也未曾擴大，再加上二毒滿臉是汗，是以根本看不出所以然來，她搖了搖頭，道：「沒有甚麼啊！」

二毒聽得白夫人說他臉上並沒有甚麼異樣，他一點也不覺得寬心，因為這時，他臉上奇癢徹骨，真是恨不得將臉上的肉全都撕了下來。

他又忙問道：「白姬，你得老實的告訴我，你說，老大有沒有和你講起過，他偷偷養着一隻血光虫？」

白夫人道：「沒有，甚麼血光虫！」

二毒這時癢得實在感受不住，白夫人的話才一出口，他就一伸手，抓住了白夫人的手臂。

他的力道是如此之大，以致他的五隻手指，

幾乎完全陷進人白夫人豐腴滑嫩的手臂之上。

大毒和二毒，雖然是窮兇極惡的人，但是他們在白夫人的面前，却完全是個小丑，平時憐香惜玉，連講起話來，都是陰聲細氣，幾時曾出過這樣的大力？

這時二毒用那麼大的力道，抓住了白夫人的手臂，痛得白夫人尖叫了起來，道：「你想死啦，快放開我！」

白夫人在叫「你想死啦」，只不過是隨便叫叫而已，可是這四個字，聽在二毒的耳中，却分外刺耳，他手臂一縮，將白夫人拉了過來，道：「快說，血光虫的毒用甚麼來解，你不說，要死我們一起死！」

二毒在說那幾句話的時候，雙目圓睜，神情可怖到了極點。

白夫人也看出情形不對頭了，她一面仍尖叫着，一面伸手便向二毒的臉上抓去。

白夫人原意，是想二毒一痛，自然會將自己放了開來，可是等到她伸手抓中了二毒的臉頰之際，她不禁呆住了。緊接着，便自她的口中，發出了一下驚駭欲絕的呼叫聲來。

白夫人也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她自己也最喜歡用殘酷的方法來殺人，可是在她的一生之中，却從來也未曾有過那麼可怕的經歷！

當她的手指，抓中二毒的臉頰之際，她就像是抓在一團腐肉上，二毒的臉，竟是隨抓抓下，立時給白夫人抓出了一個老大的洞，白骨滲滲，但是却又不見有一滴血流下，被抓下的肉，就在白夫人的指間，一片一片，簌簌落了下來。

白夫人那一下驚駭欲絕的尖叫，倒令得二毒畧爲清醒了一些，這時，他的臉頰之上，雖然已掉了一大片肉，但是他却一點也不覺得疼痛，只覺得是更是癢得厲害，他看到有白色的一條條東西，自白夫人的指尖落下，也不知道那就是他自己臉上的肉，反倒問道：「你在玩甚麼花樣？」

他臉上下又出現了一個大洞，這一開口，只見白骨移動，更形可怖，白夫人實在驚駭太甚，除了尖叫之外，根本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二毒手一鬆，白夫人仍然尖叫着，轉身便向前奔了過去，二毒本來還想追過去的，可是臉上徹心徹肺的奇癢，使他實在忍不住了。

他伸手向臉上摸去。

等到他用手摸到自己臉上的時候，臉肉也是隨摸隨落，二毒怪叫一聲，身子劇烈地發着抖。

白夫人在遠奔出之後，「砰」地一聲，撞在一株大樹之上，她伸手緊緊地抱住了大樹，一直在尖叫着。

這時，在空地中，還有不少玄武宮中的人，看到二毒的臉肉，幾乎已然落盡，站在他們面前的竟是一個骷髏，實是駭然欲絕，發一聲喊，各自四下奔逃，二毒大叫一聲，向前只追出了兩步，就停了下來。

他停了下來之後，雙手仍不住在自己臉上抓着，越抓越癢，臉上的肉早就沒有了，可是，骨頭還在癢，他仍然不斷地抓着，等到他的雙手，抓住了自己的骨頭之際，他的身子一陣發抖，手起掌落，一掌擊在自己的天靈蓋上，身子一幌，便自倒地死去。

二毒是自知自己難逃一死，與其死得痛苦，不如自行了斷，但是他在臨死之前所受的那份活罪，却也不是人所能受得了！

二毒一死，玄武宮中的人早已四下逃散，只有白夫人抱住了樹幹尖叫着，白夫人的聲音，本來是何等誘人，可是此際她的尖叫聲，却聽得人毛髮直豎，恐怖莫名，她眼神散亂，顯然是剛才二毒毒發作時的那種可怖情形，已將她嚇得成了失心瘋！

白夫人的叫聲，一直在持續着，而天色，却已慢慢黑了下來。

×　×　×

袁英豪走進來的時候，天色也開始黑了。

袁英豪在門口一出現，那種沉重的脚步聲一停了下來。四周圍簡直靜到了極點。

陳亮和袁耀兩人，都屏住了氣息。

在暮色蒼茫中看來，袁英豪的臉色慘白，簡直就像是在臉上塗了厚厚的一層白粉一樣，他站在門口，站了好久，才突然道：「陳朋友！」

陳亮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道：「袁堡主，我甚麼全知道了。」

袁英豪並沒有再說甚麼，只是又叫了一聲，道：「陳朋友！」

陳亮又道：「剛才，我也和令郎說了，袁堡主，你放心，我絕不會令你爲難，我自己離開貴堡就是。」

袁英豪望着陳亮，半晌不語，袁耀陡地大聲道：「陳大哥，你走我跟你一起走！」

陳亮轉過身來，道：「小兄弟，你別胡鬧了，這裏就是你的家，你跟我走，到那裏去？」

袁耀緊抿着嘴，神情極其倔强，道：「這裏不是我的家，我在這裏，一個熟人也沒有！」

袁耀的話，說得如此決絕，連陳亮也不禁爲之一呆，袁英豪更是全身一震，看他的樣子，像是想大聲叱喝，可是，張大了口，却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袁耀的臉色雖然蒼白，但是神情却異常堅決。他的語聲，也極平和，道：「陳大哥，我們該走了！」

陳亮吸了一口氣，道：「小兄弟，別胡鬧了，玄武雙毒就在外面等着我，你怎可以跟我走！」

袁耀陡地一翻身，只見他的手中，精光一閃，已多了一柄雪亮的七首，在尖聲道：「好，你不要我一起走，我自己也會走，要是走不了，我就死，我決不要再在這狗窩中住下去！」

袁英豪看來是實在忍不住了，只聽得他陡地發出了一下巨響聲來，震得屋子之中，「嗡嗡」直響，窗上的紙，一起裂了開來。

袁耀就在袁英豪的大喝聲中，向外直衝了出去，袁英豪伸手便抓。

以袁英豪的武功而論，要抓住袁耀，實在是再容易也沒有，但是這時，他手伸出來的時候，却在劇烈發着抖，是以一抓，只抓到了袁耀的外衣。

袁耀的身子用力一掙，「嗤」地一聲響，一件衣服，已撕裂了開來。

袁耀還是向外衝了出去。

袁英豪的手中，抓住了半件衣服，仍在不住發抖。

陳亮苦笑着，道：「袁堡主，令郎一時想不通，不如放他出去，我定然設法勸他回來！」

袁英豪喘着氣，道：「你一出去，有死無生，還說甚麼勸他回來？」

陳亮只覺得心頭興起了一股嘔吐的感覺，他反倒微笑了起來，道：「袁堡主，你明知我出去有死無生，還要和玄武雙毒講條件，那麼，令郎不肯再在袁家堡住下去，也很自然了！」

袁英豪如同被雷殛一樣，站着一動也不動。

陳亮已經慢慢向外走去，當他走出院子之際，只見袁耀淚流滿面，等在院子之外，一見到陳亮出來，他立時迎了上去，叫道：「陳大哥！」

陳亮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拉着袁耀的手，兩個人一起向外走去。

他們穿過了很多院子，很多屋子，也穿過了袁家堡的大堂，一直來到了大門口。

袁家堡的大門仍然緊閉着，堡牆上和門內，守着不少人，這些人老遠地看到陳亮和袁耀兩人走出來，都在竊竊私議，但是一當他們兩人來到了近前，都全一起靜了下來，靜得簡直出奇。

兩人到了大門口，只見倫天常急急趕了過來。

陳亮淡然一笑，緩緩道：「倫總管，吩咐開門吧！」

倫天常叫道：「少堡主，你——」

袁耀轉過頭去，望也不望倫天常一眼。

倫天常深深吸了一口氣，揚了揚手。

守在門口的那些人，一看到倫天常揚手，立時轉身，托起了粗大的木門，將袁家堡的大門，推了開來。

陳亮和袁耀兩人，也立時向外走去。

當他們兩人，走出袁家堡的大門之後不久，只聽得身後，傳來了「砰」地一聲，他們都知道，那是袁家堡的大門關上。

但是，陳亮和袁耀兩人，都沒有轉過頭來，他們只是一直向前走着，誰也不說話。

當他們來到了那條直路盡頭的時候，他們看到了大毒的屍體，大毒的屍體縮成一團，臉上的神情極其痛苦，恐怖，臉色也簡直是綠色的。

陳亮和袁耀兩人，都知道那是玄武雙毒中的大毒，但是他們都不知道大毒何以會死在這裏。

陳亮本來是抱着必死之心離開袁家堡的，但這時，當他看到了大毒的屍體之後，他的心中，又興起了一綫希望，他道：「一定有甚麼事情發生了，我們到前面去看看！」

他們急急向前走着，不一會，就聽到了一陣淒厲之極的呼叫聲，那一陣陣的呼叫聲，聽了令人毛髮直豎，兩人加快了脚步，進了林子之中，又看到了一個死人，那人臉上的肉全都沒有了。

而在發出那種淒厲的呼叫聲的，正是白夫人！

陳亮吸了一口氣，袁耀抬頭問道：「陳大哥，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陳亮緩緩地道：「玄武雙毒神通廣大，可以說絕沒有甚麼人，可以害得了他們，現在他們全死了，一定是他們自相殘殺的結果。」

袁耀道：「他們兩人在一起幾十年了，怎麼會自相殘殺，死得那麼慘？」

陳亮並沒有回答袁耀的這個問題，他只是慢慢地向前走去。

袁耀也立時跟在他的後面。

陳亮和袁耀兩人漸漸走遠，到了林子外面，白夫人的尖叫聲，也漸漸聽不見了。

陳亮的心中仍然在想着袁耀的那個問題，他又轉頭望了袁耀半晌，不禁苦笑了起來。

袁耀現在自然是和他好的，但是日後怎樣呢？那是誰也不能預料的事。

如果剛才袁耀問他：甚麼是世上最難測的東西？那麼，陳亮一定可以立時回答他：人心！

人心是最難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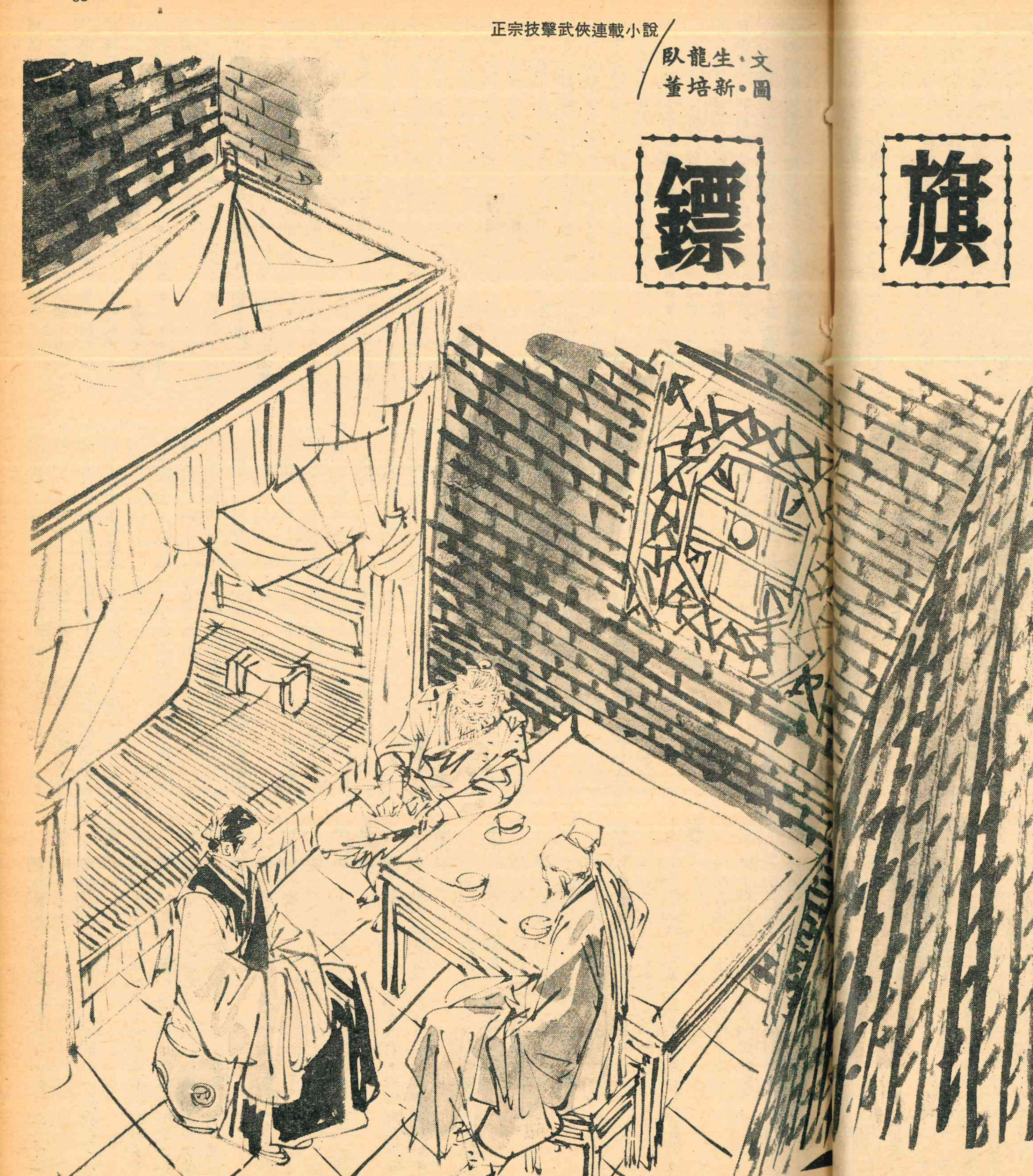
兩個人，不論他們站得多麼接近，他們的鼻尖和鼻尖之間的距離，就算只有一寸，但是他們的心，却可以隔着千重水，萬重山！

（完）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夢秋隨葛玉郎往鬼爪王處偷盜解藥，葛玉郎假扮紫天君第三弟子，潛入鬼爪王住所，果然順利得手，把解藥盜取到手，交由鐵夢秋携返督帥府爲劉婉蓉療傷，葛玉郎自願潛留在鬼爪王處探聽對方虛實，鐵夢秋携返解藥，劉婉蓉服後，果然見效，傷毒立解，劉婉蓉以徐督帥安危爲重，不暇多事療養，立着藍小月往請鐵夢秋到來商談，並向鐵夢秋披露她因這次徐督帥被擄而所肩負的重大使命，因她已是徐督帥義女，倘萬一徐督帥有什不測，她將不計一切，調集大軍，給予對方以很大的報復——

巾幗殺機動　江湖暗潮湧

鐵夢秋道：「報復。」

劉婉蓉笑一笑，道：「師兄還不明白麼？我無法約請武林人物助戰，但我可以動用官兵，傾盡我義父轄下十萬精兵，一面再申奏當今，請求錦衣衞遣人支援，我要對整個江湖人展開圍剿，不分首從，不分正邪，秦始皇興大獄，焚書坑儒，小妹不是皇上，但我將盡我之能，傾盡四省的財力，人力，造成這場大劫。」

她嬌美的臉上，泛生出一片殺機，但那濃重的殺機，却掩不住心中的痛苦。

鐵夢秋道：「師妹，我和藍姑娘都將盡力，你知道，小兄是孤兒，我整個的童年，都在習練武功中渡過，這世間，我唯一的親人，就是師妹你了，我這作師兄的，就算粉身碎骨，也要爲師妹完成心願，我和藍姑娘練習的陰陽合璧劍法，那是劍法中至毒至絕的劍法，我們的火候不深，但自信它已具威力，等到和敵人動手時，你就知曉小兄所言不虛了。」

藍小月道：「姊姊，小妹也有幾句話，奉勸妳，說錯了，你不要見怪。」

劉婉蓉道：「江湖上如若還有正義，站在正義這邊的，目下只有咱們三個，你不用怕言語上傷害到我，有什麼就說什麼。」

藍小月道：「這麼說來，小妹就放肆了，剛剛姊姊還在勸我，說鐵兄鋒芒太露，要我想法子勸他，要他別太逞强鬬狠，但姊姊，却要用十萬精兵，

造成武林大劫，姊姊，妳說這……」

劉婉蓉笑接道：「我知道你要說這個，不過，姊姊這是最壞的打算，不談咱們能否奪回牧羊圖上那筆財富，但姊姊只求我義父徐大人不受傷害，但他們如若傷害了這個好官，事情就有了變化，我劉婉蓉無能借重江湖上的力量，爲義父報仇，只有借重官兵之力。」

藍小月道：「其實，也不是無人帮咱們，只不過，他們嫌棄小妹，不顧和我們合手罷了。」

劉婉蓉道：「虛名誤人，少林，丐帮一向名聲好，但他們所作所爲，未必就强過妹妹。」

藍小月道：「姊姊看到的是現在的藍小月，不是過去的八卦教主。」

劉婉蓉道：「就算妳做過很多壞事吧！但八卦教的聲譽，一向不好，做壞事那也是名符其事，比那些盛名甚著，畏刀避劍的僞君子，高明得多。」

藍小月笑一笑，道：「姊姊，目下少林和丐帮有些什麼舉動，我們還不明白，但我想他們一定會瞭然徐督師受到傷害後的嚴重性。」

劉婉蓉道：「但願他們知道。」

鐵夢秋笑一笑，道：「目下咱們還不知道督師大人是否受到了傷害，如若金刀紫天君眞的敢傷害到徐大人，咱們自然要放手施爲，不過，小兄的看法，少林和丐帮雖然沒有和咱們見面商談，但就小兄所見，丐帮似乎是已經有所行動。」

劉婉蓉歎息一聲，道：「希望如此，只要我義父不受傷害，就算他們得去了牧羊圖和那筆財富，小妹也將按江湖規矩，以一身所學，和他們拚個勝負出來，如若他們傷害了徐督師，小妹該如何？」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如若他們眞敢傷害到徐督師，師妹調動官兵，全面發動，小兄和藍姑娘，也要憑仗一套陰陽合璧的歹毒劍法，血懲羣兇，小兄相信，只要我和藍姑娘捨命一戰，羣兇必將付出無與倫比的代價，就算我和藍姑娘難逃兇危，但小兄可斷言，他們的傷亡，必將超於我和藍姑娘。」

劉婉蓉道：「師兄，別忘了，你是繼承師父大統的鏢旗傳人，不可輕易言死。」

鐵夢秋笑一笑，道：「我死的機會不大。」

劉婉蓉轉過話題，說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鐵夢秋道：「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咱們要冷靜下來，師妹本是足智多謀的人。但因妳太過担心徐督師的安危，所以，變的有些心意不定。」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道：「師兄說的是。」

鐵夢秋微微一笑，道：「葛玉郞已然假冒紫天君最寵愛的弟子，混入了羣魔之中，小兄的看法，他心中充滿着恨意，對紫天君的報復，必然是極盡惡毒……」

藍小月接道：「如若你再能看到葛玉郞，要勸勸他冷靜一些，紫天君不是簡單人物，葛玉郞如是太過切心報復，很可能會露出破綻。」

鐵夢秋道：「說的也是。」

藍小月輕輕咳了一聲，道：「咱們這次大挫敗，不但被他們搶走了牧羊圖，而且，也被他們擄走了徐督師，但目下的情勢轉變，似乎是已對咱們有利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不過，有一件事，小妹想不明白。」

劉婉蓉道：「什麼事？」

藍小月道：「如若紫天君前幾日內，傾盡全力，攻入督師府中，必能一舉使咱們無力還擊。」

劉婉蓉道：「他們已經來了兩位天王和十餘高手。」

藍小月道：「如若他們在姊姊受傷後再來一次呢？」

劉婉蓉怔了一怔，道：「那就不堪設想了。」

藍小月道：「他們應該來，但却沒有來，這決非仁慈之故，紫天君敢稱黑道第一高人，除了他的武功高强之外，陰沉惡毒，亦爲重要原因，他如何會放棄這個機會。」

劉婉蓉一皺眉頭，道：「難道還會有人在暗中帮助咱們麼？」

藍小月道：「是否有人在暗中帮助咱們，小妹不敢斷言，但紫天君這幾日未來相犯，必爲一種力量所阻。」

鐵夢秋道：「帥府主要人物，都已經離開了帥府，就管他們殺入帥府中來，只不過多殺一些僕從衞軍能了……」

語聲一頓，接道：「目下是敵勢衆大，我們如是坐以待敵，必然會要吃大虧。」

劉婉蓉道：「師兄的意思呢？」

鐵夢秋道：「以攻代守。」

劉婉蓉道：「只憑我們三個人麼？」

鐵夢秋道：「咱們可以想法子故佈疑陣，以各種不同的身份出現，以擾亂敵人的耳目。」

劉婉蓉道：「這辦法不錯。」

鐵夢秋道：「咱們還得仔細研商一下細節，立時動手。」

藍小月道：「不行，等兩天再說。」

鐵夢秋微微一怔，道：「爲什麼？」

藍小月道：「劉姊姊大傷初癒，體能還未復元，如何能和人動手。」

鐵夢秋微微一笑，道：「說的是。」

藍小月道：「先讓姊姊休息兩天，咱們再開始行動。」

鐵夢秋道：「好！師妹請休息一下，放心調息，我和藍姑娘負責守護督師府。」

劉婉蓉毒傷痊癒之後，也確然感覺到有點不適，當下說道：「也好，我休息半日一夜，大概就可以復元了。」

鐵夢秋道：「師妹放心休息吧，小兄告退。」

藍小月道：「你到外面瞧瞧，怎麼佈置一下，萬一有人來襲，咱們也好有個準備，我還要和姊姊談談。」

鐵夢秋微微一笑，緩緩向後退了出去。

藍小月笑一笑，道：「姊姊，你開始坐息吧！小妹守在這裏替你護法。」

劉婉蓉道：「小月，妳……」

藍小月道：「姊姊，不要躭誤時刻了，妳開始吧！」

劉婉蓉道：「我坐息醒來之後，咱們好好的談談。」

說完話，閉上雙目。

藍小月開始了忙碌的佈置，調集四名八卦教中弟子，分佈在室內，室外，又調十二名匣弩手，分藏四週。

經過這番大變之後，徐夫人已悄然和徐公子遷出了帥府，劉婉蓉派府中二名會武的女婢，隨行保護，另外找了一位老媽子，僞代徐夫人，深居內院，並且安排下嚴密的保護。

這行動十分機密，除了劉婉蓉，藍小月，連鐵夢秋都不知道。

帥府中雖然沒有了關中岳等一般豪俠，但却暗自軍營中調了三百名匣弩，撓刀手，這些人雖然非一流身手，武功，但他們都是久經戰陣的老兵，自有一套配合克敵的戰法。

藍小月佈置好劉姑娘四週的防衞，才長長吁一口氣，巡視了全府一週，找到了鐵夢秋。

整個督師府，有很大的改變，重重的庭院，樓舍大都門窗緊閉。

劉婉蓉把防衞集中在幾處較爲寬敞的地方，便予救應。

自然，劉姑娘料準了那般人雖然胆大妄爲，但他們還不敢放火。

因爲，迄今爲止，督師府還一直沒有動用過官兵。

鐵夢秋也在很仔細的勘查帥府的形勢，他們要以少抵衆，不得不多加小心。

藍小月找到了鐵夢秋，急急說道：「鐵兄，咱們人手太單薄，我看你得出去和丐帮連絡一下。」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道：「據我看丐帮也不會撤手，他們就管不顧丐帮在江湖上的威名，却也不願放棄那大筆的財富。」

藍小月道：「但如丐帮，少林，各自爲政，實力大打折扣，難免被紫天君個個擊破。」

鐵夢秋道：「丐帮，少林，都是武林中受人敬重的帮派，但照在下看來，傳言勝過聞名多矣！」

藍小月道：「大哥，現在不是生氣的時候，咱們已經捲入了漩渦，照目前的看法，必須得借重丐帮和少林的力量，咱們才能和紫天君一拚。」

鐵夢秋道：「妳的意思是……」

藍小月道：「辛苦你跑一趟，前去見見丐帮中人。」

鐵夢秋道：「我到那裏去找他們。」

藍小月道：「有一個古廟中，住一位病諸葛宇文敬，極受那丐帮黃帮主的敬重，但我却從未聽說過有這麼一個人……」

鐵夢秋接道：「你見過那位宇文敬。」

藍小月道：「見過，很像一個病人，但他英華內蘊，似乎是那種病態和他練的武功有關。」

鐵夢秋道：「他是一個人，獨來獨往麼？」

藍小月道：「對病諸葛宇文敬我知道的太少，我也只見過他一次，而且也沒有仔細的瞧過他眼神，是否帶有邪氣。」

鐵夢秋道：「他的外貌呢？」

藍小月道：「瘦弱身軀，一襲長衫，那是一座古廟，在開封城南，應該不難找。」

仔細的說明了，和丐帮黃帮主趕往會晤那宇文敬經過。

鐵夢秋緩緩說道：「一個人，鬼鬼祟祟的住在一座古廟中，故作神秘之狀，這個人，本身就大有問題？」

藍小月道：「不要那麼快就下論斷，去看看再說不遲。」

柔能克剛，藍小月綿綿柔情，使得一向冷傲的鐵夢秋變得温和起來，微微一笑，道：「好！我就去，盡快回來。」

藍小月一個箭步，竄到了鐵夢秋的面前，攔住了去路，伸出纖纖玉手，道：「小心些，最好別和人衝突，但也不能不暗作戒備，免得受了人家的暗算。」

鐵夢秋道：「我會小心盡快回來，我去之後，萬一有人進入帥府，你們最好別和他們當面衝突，等着我回來。」

藍小月點點頭，道：「我知道，敵勢太銳，我

會盡量的避着他們。」

鐵夢秋笑一笑，道：「我去了。」轉身快步而去。

遵照那藍小月的指示，趕往古廟之中。

果然，在一座厢房之內找到了病諸葛宇文敬。

鐵夢秋還未來及開口，宇文敬已搶先揮手，道：「在下宇文敬，朋友是……」

鐵夢秋道：「鐵夢秋。」

宇文敬道：「鐵兄有何見教？」

鐵夢秋道：「在下想見見丐帮的黃帮主。」

宇文敬道：「黃帮主卽刻回來，但不知鐵兄找他有什麼事？」

鐵夢秋道：「在下和黃帮主是舊相識。」

宇文敬自從鐵夢秋進入了厢房之後，宇文敬兩道目光，就一直在鐵夢秋身上打量，一面緩緩說道：「那很好，在下希望兩位能談的很愉快。」

鐵夢秋也在打量病諸葛宇文敬，只覺他表面上雖是人一臉病容，其實雙目中不時流現出神光，分明是一位內家高手，那一臉病容，定然是和他練的武功有關。

心中念轉，人却舉手一揮，道：「只怕還要宇文兄從中調和。」

宇文敬笑一笑，道：「在下還未聽兩位說些什麼？不便妄作允諾。」

鐵夢秋道：「宇文兄是眞人不露相啊！」

宇文敬淡淡一笑道：「鐵兄，誇奬兄弟了。」

鐵夢秋道：「聽說丐帮黃帮主和少林派的掌門人，對閣下都十分敬重，而且向以聽從閣下之命行事？」

宇文敬微微一笑，道：「好說，好說，黃帮主就要到了，兩位先談談重要的事，至於鐵兄想對兄弟多一份瞭解，咱們不妨以後再談。」

鐵夢秋凝神聽去，果然聽到了一陣輕微的步履之聲。

轉頭着去，只見身着打滿補釘青色長衫的黃一飛，正停在門口之處。

鐵夢秋舉手一揮，道：「黃帮主，咱們很多天不見了。」

黃一飛抱拳一禮，道：「鐵兄也找到了此地，很叫在下意外。」

鐵夢秋道：「兄弟找到此地，是想來和閣下談談？」

黃一飛笑一笑，道：「鐵兄有何見教，只管請說！」

鐵夢秋道：「徐督帥已被紫天君擄去。」

黃一飛道：「這個，在下知道。」

鐵夢秋道：「那幅牧羊圖，也被紫天君搶到了手中。」

黃一飛道：「這個，在下也知道。」

鐵夢秋道：「那很好，貴帮都已經知道了，不知準備如何應付？」

黃一飛道：「這個麼？敝帮還未作決定……」長長吁一口氣，接道：「其實，此事重大，敝帮也無法獨自作主。」

鐵夢秋道：「貴帮主的意思是……」

黃一飛接道：「丐帮之力，也不是那紫天君的敵手。」

鐵夢秋冷冷說道：「貴帮一向受江湖同道敬重，自號以忠義相傳……」

黃一飛接道：「鐵大俠說的不錯，敝帮就算要和紫天君抗拒，也不和八卦教中人物合作。」

鐵夢秋道：「這麼說來，貴帮對藍姑娘是深痛惡絕了。」

黃一飛道：「也許藍小月並非是太壞的人，但八卦教的聲名太壞了。」

鐵夢秋道：「貴教如若決心獨行其是，正應了你黃帮主之言，你們決非那紫天君的敵手。」

黃一飛道：「堅持此一決定的，並非我丐帮一帮。」

鐵夢秋道：「還有少林派，是麼？」

黃一飛道：「除了少林之外，或者武當派，都覺着無法忍受八卦教的惡名。」

鐵夢秋冷笑一聲，道：「江湖上傳誦少林，武當，都是維護正義的門戶，但在我鐵某人看來，只不過沽名釣譽之輩，只重虛名，不重人。」

黃一飛笑一笑，道：「鐵大俠，在下爲一帮之主，不願甘冒大不諱，壞了本帮聲譽，如若鐵大俠，劉姑娘，能够拒和八卦教合作，在下可以從中調和少林，武當……。」

鐵夢秋淡淡一笑，接道：「諸位口口聲聲，說那八卦教如何如何壞，但事實上，藍小月却是一位很好的人，至少，這一段時間，和我們合作抗拒紫天君時，表現的很好。」

黃一飛沉吟了一陣，道：「就在下個人而言，對藍姑娘並無惡感，但少林，武當兩派中人，對八卦教却是深痛惡絕，這是數十年來深植內心的事，恐非一兩句話，能够解說的清楚。」

鐵夢秋道：「照你黃帮主的說法，這個結是永遠無法解了。」

黃一飛道：「至少目前無法解說清楚。」

鐵夢秋道：「有一件事，在下覺着很奇怪。」

黃一飛道：「和八教卦有關麼？」

鐵夢秋道：「自然是有關，紫天君還未發動時

，貴帮和少林高僧，何以不肯先行動手，剿滅了八卦教。」

黃一飛道：「八卦教最善隱藏，他們藏的很好，找到他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鐵夢秋道：「貴帮向以耳目靈敏，誇耀江湖，少林派被稱爲武林中第一大派，如說找不出八卦教藏匿所在，那很難叫人相信……」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不論少林和貴帮，對那八卦教的觀感如何，但目下的局面，是合則大家有利，分則彼此都無好處！」

黃一飛沉吟了一陣，道：「鐵大俠，照目前的形勢，很難促成雙方合作的局面，除非，你們摒棄了藍小月，在下盡和他們說，希望少林，武當能破除他們對八卦教的成見。」

鐵夢秋略一沉吟，道：「看來，咱們很難說出一個具體的結果，在下告辭了。」

宇文敬突然接口說道：「鐵大俠慢走一步。」

鐵夢秋停下脚步，回頭說道：「宇文兄，有何見教。」

宇文敬道：「不管少林，武當，會不會和你合作，但他們已決心合力對付紫天君。」

鐵夢秋道：「各行其是對彼此都害多利少。」

宇文敬沉吟了一陣，道：「今夜之中，在下也許要會見少林掌門，順便提出此事，也許能說服那位固執的老和尙，只要少林寺中僧侶答允，武當派，就不會再行堅持。」

鐵夢秋一抱拳，道：「借重了。」

宇文敬微微一笑，道：「在下正要與丐帮黃帮主談談敵勢，鐵大俠願否留下，提供一二高見。」

鐵夢秋道：「方便麼？」

宇文敬道：「如是有不便之處，在下也不會留名了。」

鐵夢秋道：「多謝盛情，在下甚願能得聽宇文先生的奇謀高見。」

宇文敬道：「室中狹小，兩位請隨便坐！」

黃一飛四顧了一眼，席地而坐。

鐵夢秋也只在地上坐下。

宇文敬道：「黃帮主可曾遣人，瞧過了那紫天君的動靜？」

黃一飛道：「在下派遣了帮中最善刺探敵情的一十八名弟子，監視着紫天君的舉動。」

宇文敬道：「紫天君有些什麼舉動？」

黃一飛道：「很奇怪，他們除了遣人到督帥府中去了一趟之外，並無其他的舉動。」

宇文敬道：「徐督帥的安危如何？」

黃一飛搖搖頭，歎息一聲，道：「敝帮雖然嚴密的監視了紫天君的舉動，但却沒有辦法混入了他們之中。」

宇文敬道：「紫天君防備的很森嚴？」

黃一飛道：「非常的森嚴，他們有一定的連絡暗號，而且時常變換，據本帮弟子所報，他們格殺了數名企圖混入之人。」

宇文敬啊了一聲，道：「都是些什麼人？」

黃一飛回顧了鐵夢秋一眼，道：「不太明白，如不是少林，武當的眼綫，就是督帥府中派去的人了。」

鐵夢秋靜靜的聽着，未挿一言。

宇文敬臉色轉變的十分嚴肅，緩緩說道：「紫天君是否已發覺他已被暗中監視？」

黃一飛道：「不太明白。」

宇文敬道：「照在下的看法，他已經完全知道了，問題是，他裝作不知的用心何在？」

黃一飛道：「果眞如此，他可能故佈疑陣，引我們上當。」

宇文敬道：「還有一個可能是，他們正在默查你們實力，突然舉動，使你們措手不及。」

黃一飛道：「敝帮已有了應變的準備，就算紫天君突然施襲，敝帮也不致吃虧太大。」

宇文敬略一沉吟，突然一睁雙目，道：「貴帮自信監視的很嚴密麼？」

黃一飛道：「釘人，追踪，暗查敵情，敝帮一向是稱譽武林。」

宇文敬道：「如是只在遠處監視着敵人的住宿之處……」

黃一飛接道：「除了十八個暗樁，監視敵情之外，還有佈置，只要紫天君的屬下，已離開住處，就有追踪之人。」

宇文敬道：「他們都作些什麼？」

黃一飛道：「大都是購買需用之物，而且數量很大。」

宇文敬歎息一聲，道：「黃帮主，咱們可能中人之計了。」

黃一飛聽得一怔，道：「什麼計？」

宇文敬道：「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黃一飛道：「你是說那紫天君別有陰謀？」

宇文敬道：「金刀紫天君已經佔了絕對的優勢，照他的爲人而言，決不會在此刻放手，勢必要乘勝追擊，斬草除根，但他竟然住手不動，這情形不外兩個原因，但最可能的是他們已經利用暗道離開了那地方，說不定，現在已經在那藏寶之處，尋覓寶藏了。」

黃一飛怔了一怔，道：「這事大有可能，我們得立刻行動。」

（未完待續）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星中無害故意失手爲如意嫂所擒，押往劍王宮，他的目的是要探查恩師是否已遭劍王毒手，終於證實了恩師的不幸，他遂設計誆騙無情金劍，願在三天後供出師承的武功，在這短短三天中，他又用計賺得看管他的楊劍士代他死後傳遞訊息，而交換他的一身絕世神功，他在牢中的動靜全爲無情金劍偸窺着，而申無害也猜到這一點，也利用了這一點，果然在他傳授了楊劍士武功後，無情金劍便派陰隊長往殺他，誰料反爲他作了手脚，反而挾制着陰隊長，兗脫了劍王宮——

寄柬傳書圖洩秘

各派掌門人中最先到達的是華山的西嶽劍客張永强和武當的三絕道人。

兩人抵達時，劍王尙未返宮。

接待這兩位掌門人是總管無情金劍，幾乎一見面無情金劍就遇上了一個難題，因爲這兩位掌門人都想先看看那位天殺星究竟生做什麼樣子。

無情金劍一向不善詞令，一時情急，差點脫口說出天殺星已被宮中一名錦衣劍士刦走的秘密。

還好身邊的智多星方知一適時以肘彎碰了他一下，他才臨時警覺，沒有洩露出來。

智多星知道他們這個總管過不了這道難關，當下陪笑接口道：「這事好辦，兩位掌門人遠道辛苦，先請坐下來喝盃茶，待小的過去收拾一下，再陪兩位過去看望不遲，牢中光線很暗，我還得叫人在地道中點上燈。」

無情金劍雖然鬆了一口氣，但心底下仍感忐忑不安。

他暗忖道：「人已跑了還有什麼可看的？縱能支吾一時，亦無法永遠掩瞞下去，等會兒又拿什麼向這兩位掌門人交代？」

智多星方知一出去了片刻，回來時，連連搖頭苦笑着道：「兩位目前最好別去看望這位天殺星，小的是實話實說，如果兩位現在過去，只有自討沒趣。」

西嶽劍客道：「爲什麼呢？」

方知一道：「這小子最近脾氣越來越壞，我說有兩位掌門人要來看望他，希望他將儀容稍稍整理，

一下，不意小子聽了，竟然破口大罵，說他不是馬戲團裏的猴子，誰要走近牢門一步，他準會罵遍對方十八代祖宗，還有些不堪入耳的話，小的簡直無法出口。」

三絕道人道：「那就算了。」

正在說着，一名劍士進來通報，說又來了兩位掌門人。

無情金劍迎出去一看，來的原來是少林百了大師和北邙千面書生廖公候。

跟着來的這兩位掌門人，本來也想先看看那位天殺星的廬山眞面目，待聽得西嶽劍客和三絕道人說起剛才的經過，兩人這才打消探牢之意。

以後的幾天，賓館中一天比一天熱鬧起來。

接着抵達的有黃山百媚仙子蕭妙姬，君山醉翁史恩義，峨嵋大頭和尚，古城淨雲師太，王屋奇幻手宋曉非等五位掌門人；連同先到的華山西嶽劍客張永强，武當三絕道人，少林百了大師，北邙千面書生廖公候，當今十大門派的掌門人，差不多都已到齊了，現在就只缺一位丐幫幫主，十方羅漢百里窮。

客人都來了，主人劍王薛立中仍未返宮，總管無情金劍急得就像熱鍋上的螞蟻，團團亂轉，不知如何是好。

原來這些掌門人之中，幾乎有半數以上，都是沒等接到請帖，而是在聽得天殺星落網的消息之後自動趕了來的。

好在大家知道那位天殺星不許人去牢中看他，誰也沒有再提出同樣的要求，否則眞是不堪設想。

紙是包不住火的，這事要怎麼辦呢？

那天派出去的那三十六班劍士，除其中八班已分四路向山外追去之外，其餘搜山的二十班，早就收兵回宮了，經過三天三夜的窮搜，人人精疲力盡，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現。

這一天，無情金劍有事出了宮，賓館中只剩下一個智多星方知一在陪着衆掌門人閑聊。

君山醉翁史恩義忽然向這位錦衣劍士說道：「老朽就是閑不得，一閑下來，不是想睡覺，便是想喝酒，我打算麻煩你老弟一下……」

方知一是何等樣人，他當然聽得懂這位醉翁的弦外之音。

所以，他不等醉翁話完，立即笑着起身道：「敝宮別的沒有，就是酒多，請您老稍候片刻，小的馬上去廚房吩咐，要喝多少有多少。」

智多星方知一離去之後，醉翁掃了在座諸人一眼突然向衆人道：「列位以爲老朽眞想喝酒嗎？」

衆人先是一怔，但旋即領悟過來。

三絕道人道：「史翁支開這名劍士，是不是有話要說？」

君山醉翁點頭道：「是的，我想請大家看一樣東西。」

三絕道人道：「什麼東西？」

君山醉翁未及開口，西嶽劍客張永强便揷口道：「且慢！不是史翁這樣一說，我幾乎就給忘記了，我也有一樣東西，想讓大家看看。」

峨嵋大頭和尚笑道：「我也想請大家看一樣東西。」

王室奇幻手和百媚仙子，同時脫口說道：「我也——」

兩人同時開口，也同時住口，兩人雖然只說出兩個字，但要說的，顯然是同樣一句話。

衆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人人臉上均現出迷惑之色。

少林百了大師輕輕一咳，緩緩說道：「貧僧亦不例外，也想請大家看一樣東西。照目前這種情形看起來，雖然尚有三位掌門人未表示意見，唯依貧僧猜想，這三位掌門人，可能也不例外。」

千面書生廖公候點頭道：「一點不錯。」

百了大師微微一笑，又道：「貧僧還敢再大胆的斷言一句，我們每個人要拿出來給別人看的，也許是同樣的一件東西。」

他含笑望着衆人又道：「是不是一張短柬？」

衆人一齊點頭，跟着不約而同地分別從身上取出一個形式相同的小黃紙封套。

百了大師猜測得一點不錯，衆人從封套中抽出來那張短柬，果然完全一模一樣，不但筆跡出自一人之手，連上面的文句，也是一字不差。

破柬上末具上下欵，一共只有兩句話：

「請查看劍王宮水牢牢底，便可獲知有關天殺星師門出身及其濫施殺戮之謎！」

衆人跟着又分別說出接獲這份破柬的經過，結果又是大同小異，大家差不多都是從山脚下那個小村莊路過時，由一些年齡不等的村童手上接到的，那些村童事先似乎已經受過叮囑，短柬一遞出手，掉頭拔脚便跑，連問一句話的機會也沒有。

這份短柬是誰着人送來的呢？

衆人誰也料不透。

百了大師沉吟了片刻，最後吩咐衆人仍將原柬收起，在有所決定之前，暫時不要聲張出去。

衆人剛將短柬收好，智多星方知一便就進來。

這一天一直等到宮中派來伺候衆人的劍士全部離開賓館，衆人方才再度談起這件事。

依黃山百媚仙子蕭妙姬的意見，她認爲暗中着人分送短柬的那個人，不論其致送這份短柬的動機

如何，有兩件事，當可確信無疑。

第一，這份短柬應非無的放矢。

第二此人顯然不想使劍王宮的人知道這件事。所以，她提出主張，宮中那座水牢，頗有查看一下之必要，但最好不要讓宮中的劍士們知道他們查看水牢的原因。

衆人都點頭表示贊成。

但是，問題來了！

這些掌門人之中，雖然多數不是第一次來到這座劍王宮，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宮中有座水牢，當然更不知道那座水牢建在什麼地方。

同時，就算知道那座水牢在什麼地方，以他們今天在座諸人之身份，他們又能以什麼方式前往探查？

一時之間，誰都想不出一個更好的主意。

峨嵋大頭和尚嘆了口氣道：「可惜百里窮那個老叫化還沒有來，這老叫化若是來了，我敢打賭這老叫化一定有辦法。」

× × ×

說曹操，曹操到。

次日中午時分，劍王宮前忽然出現一名衣衫襤褸，年約五旬上下，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但一雙眼光却銳利得有如兩道冷電的老叫化。

來的正是那位當今武林中第一幫的幫主：十方羅漢百里窮！

這位十方羅漢顯然還不知道其他的掌門人都已收到那份神秘的短柬，他來到之後不久，即以君山醉翁昨天用的那套老手法，將智多星方知一支使開去，然後興奮地壓着喉嚨，向衆人低聲道：「我想給大家看一樣東西……」

他話還沒有說完，衆人已忍不住齊聲哈哈大笑起來。

十方羅漢給笑得一頭霧水，眨着眼皮道：「你們笑什麼？」

君山醉翁笑道：「你要給我們看的那樣東西，我們已經看過了！你如不信，我可以唸給你聽：請查看劍王宮水牢牢底，便可獲知有關天殺星師門出身及其濫施殺戮之謎！你要給我看的，是不是這樣一份未具上下欵的神秘短柬？」

十方羅漢這才知道，接獲這種短柬的，原來並不止他一個人。

峨嵋大頭和尚笑着接口道：「蕭掌門人認爲這個分發短柬的人顯然不想使劍王宮的人也知道這件事，但大家却想不出什麼辦法，可以瞞着這裏的人走進那座水牢，我和尚昨天已誇下海口，說只要你這個老叫化一到，一定有辦法可想，那個姓方的劍士馬上就會回頭，你老叫化快動腦筋吧！我把你老叫化抬得高高的，你若是想不出辦法，丟人的可不止你一個。」

說得大家又都笑了起來。

十方羅漢想了想點頭道：「這事不難，你們交給我辦就是了！」

× × ×

第三天，無情金劍事畢返宮，十方羅漢打着哈哈，劈頭就給了這位大總管一頂高帽子：「老艾，還是你行，能抓着這位天殺星，實在是件了不起的傑作，等會兒咱們一定得好好的喝上一頓，慶祝慶祝！」

無情金劍只有乾笑着連稱：「那裏那裏……」事實上只有他一個人心裏淸楚，能抓到天殺星，並不是他的功勞。

那位天殺星被人刦走了，有他一份責任，倒是眞的。

他怕這位素以難纏見稱的丐幫幫主也像西嶽劍客和三絕道人那樣提出要看看那位天殺星的要求，連忙打蛇隨棒上，順着對方話鋒又道：「我們算算已好多年沒在一起喝過酒了，用不着等，我這就叫人去擺桌子，順便爲你老大哥洗塵。」

因爲他了解這位大幫主的性格與別的掌門人不同，別的掌門人一聽那位天殺星將看到人就罵，都怕當場受辱，而爲之却步不前，如果換了這位羅漢爺，這一套勢必無效。你如罵他十八代祖宗，他不還你一倍，將你三十六代祖宗罵進去才怪。

所以，只要這位大幫主不提看望那位天殺星的事，別的什麼事都好辦。有道是：天塌下來，有大個兒頂着。算算在這三五天之內，劍王也該回來了，到時候他拼着挨上一頓訓斥，一切自有他們那位頭兒出面應付，他就再用不着像現在這樣成天提心吊胆的週旋在這些掌門人之間了。

還好，十方羅漢在打過一陣哈哈之後，接着就將話題扯去一邊，而沒有再談天殺星的事。

無情金劍這才深深鬆出了一口氣。

不一會，酒席排開，衆人叙齒入座。十位掌門人之中，除少林百了大師和黃山百媚仙子蕭妙姬之外，差不多都有着一副好酒量，其中尤以十方羅漢和峨嵋大頭和尚的酒量大得驚人。

君山醉翁史恩義，雖有醉翁之號，但酒量却極有限。

這位醉翁，一日三餐，無酒不樂，若是談到酒量，則從來也沒有一次喝過半斤以上。

他之所以被人喊作醉翁，是因爲你無論什麼時候看到他，他都是一副醉醺醺的樣子，像是剛剛喝了不少酒，其實，他也許只喝了一小杯，或者根本

就沒有喝，他可說是個天生的醉翁。

也有人說這位醉翁的酒量並不比十方羅漢和大頭和尚遜色，只是他較後者知道節制，不肯多喝而已，實情是否如此，誰也弄不清楚。

不過，總說一句，十方羅漢也好，大頭和尚也好，他們的酒量就是加起來，也抵不上半個無情金劍！

所以，只要一坐上酒枱子，這位大總管便會自然而然的在心理上產生一種安全感。

人人都知道酒能誤事。

但酒沒有誤過他的事。

因爲他還沒有在酒枱子上碰到一個人，能使他喝下足以誤事的過量之酒，誰若存有這種想法，無異自找霉氣。

十方羅漢和大頭和尚在酒席上從來沒有饒過人。但兩人一碰上這位劍王宮的總管，就一點威風也使不出來了。

無情金劍不但酒量好，在酒席上的風度也很好，他知道這些掌門人的酒量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所以他絕不主動找任何人鬥酒，如果別人找他碰杯，他則來者不拒，一律酒到杯乾。

酒席上只要沒有人起鬨，氣氛總是融洽的。

大家邊喝邊談，不消片刻，話題一轉，不由得又提起那位天殺星來。

十方羅漢像是忽然想起什麼似的，他望着無情金劍問道：「這小子被抓起來之後，有沒有說出他師承何人，以及他這樣到處殺人的原因？」

無情金劍搖頭道：「沒有。這小子强項得很，我們用盡了方法，就是沒法使他開口。」

十方羅漢哼了一聲道：「我就不信一個人眞的硬錚得什麼刑罰都不怕，只是你們沒有用對方法而已。」

無情金劍道：「那麼，你老大哥是不是有什麼可以使這小子乖乖招供的方法？」

十方羅漢道：「我的方法簡單得很，夏天一把火，冬天一桶水，包管會使這小子乖乖就範了！」

無情金劍像是沒有聽懂，張目愕然道：「怎麼說？你的意思……只須一把火……或是一桶水……就能使這小子就範？」

十方羅漢道：「一個練有上乘武功的人，他也許不會在乎分筋錯骨一類手法所產生的痛苦，但他一定忍受不了長期而緩慢的折磨，像目前這種寒冷的天氣，你如果把他浸在一大桶冷水裏……」

無情金劍緩緩搖頭道：「沒有用。」

十方羅漢詫異道：「這方法你們難道已經試過了？如果沒有試過，怎麼會知道無用？」

無情金劍道：「本宮有座水牢——」

他話一出口，便知失言，可是再想收回已經來不及了。

十方羅漢連忙接着道：「妙呀！旣然有座現成的水牢，那爲什麼讓它閒着？」

無情金劍眞恨不得有個地洞能够馬上鑽進去。

宮中那座水牢，乃是該宮的密秘之一，除了他和厤師爺，以及少數幾名心腹劍士，就連本宮的人，也多半不知道宮中有着這樣一處所在，如今他竟當着這些掌門人一口說了出來，豈非該死之至麼？

只是話已出口，錯也只有錯下去了。

他定了定神，勉强笑了一下道：「早試過了，結果一點用處也沒有，小子根本就不在乎。」

十方羅漢嚷道：「絕沒有這回事！」

一邊說着，人已站了起來：「走！我們一起過去看看。如果眞的試過而沒有效驗，那一定是這座水牢不够理想！」

衆掌門人無不暗暗失笑，同時也暗暗佩服這位叫化頭兒果然有一手，只不過三言兩語，便將大家認爲不易解決的問題，輕輕鬆鬆的，給他解決！

大頭和尚和醉翁首先響應。

其他的幾位掌門人也在兩人眼色催示之下，也跟着自座中站了起來。

無情金劍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起身帶着路。

× × ×

這是一段相當長的路。

因爲賓館位於前後宮之間，而那座水牢則在宮後的山腹中必須繞過去後宮，才能到達那座水牢。

× × ×

世上就有這等巧事。

衆掌門人剛剛離開賓館，那位帶着一身風塵從天水趕回的劍王，便在兩名劍士陪同之下，匆匆來到賓館中。

賓館中只剩下一名藍衣劍士。

劍王獲悉無情金劍已向衆掌門人說出宮中有座水牢，一張面孔馬上變了顏色。

他呆在那裏，隔了好半晌，才向身邊那兩名劍士低聲不知交代了幾句什麼話，然後輕哼一聲，沉臉出館而去。

× × ×

通往水牢的那條地道，黑暗異常，雖然點了三盞燈籠，仍給人一種陰森森如入鬼域之感。

衆掌門人怎麼也沒有想到堂堂一座劍王宮中竟會設有這樣一個處所。

柵門打開，牢中仍是那一池髒水，臭氣四溢，中人欲嘔。黃山百媚仙子蕭妙姬第一個掏出香絹掩住口鼻。

（未完待續）

金獅吼

九轉迷踪困英雄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飛龍，勝雪紅偕同牛長安再上華山，指證黑天神西門世輝是在會英閣首先當衆宣佈武林金獅被掉包的消息，連璧天師徒絕不認賬，反斥麥，勝二人沒有資格與他說話？麥飛龍與勝雪紅只得含恨下山，分途各去恭請恩師前來理論。麥飛龍與牛長安在返回終南途中為兩個金衣怪人截擊，正當他們負傷昏倒之際，幸孟三彥父女路過，救了他們返家，麥飛龍因腿傷不良於行，孟三彥仗義携同牛長安往終南報訊，這日麥與孟凡正自笑談，已離家多年的孟凡之母突地回來，孟凡遂向其母介紹麥飛龍的姓名和身世——

孟凡接着掉頭向麥飛龍笑道：「喂！這是我娘，你快過來見見我娘！」

麥飛龍上前施禮，恭恭敬敬地道：「小可麥飛龍拜見伯母。」

中年婦人淡淡「哦」了一聲，視綫又轉回到女兒的臉上，追問道：「他怎麼在這裏？」

孟凡道：「他被人殺傷，剛好被爹和女兒看見，爹便把他救回來，娘——他……他是個好人！」

中年婦人又淡淡一哦，注目上下打量着她，道：「這些年來，妳爹待妳好麼？」

孟凡連連點頭道：「很好，爹很疼我！娘，我告訴您，爹一直在想念您呢！」

中年婦人冷笑道：「想念我，哼，他想念我幹麼？娘早已跟他一刀兩斷了！」

孟凡臉上本來一直掛着興奮之色，聽了母親這句冷冰冰的話，登時目瞪口呆，失望地道：「娘，您還在生爹的氣？」

中年婦人道：「沒有，娘已和他脫離夫妻關係，還生他的氣幹麼？」

孟凡愈聽愈覺不對，不禁着慌道：「不，娘！您不要這麼說，您回來爹會很高興的，您不會再離開我們了，是不是？是不是？」

中年婦人笑了笑，沒有回答，托起孟凡的一雙手看了看，顰眉道：「妳瞧，妳這雙手變得這麼粗糙，還說他疼妳，他若疼妳就不該讓你做家務！」

她接着摸摸孟凡身上的衣裳，不勝驚駭地道：「還有妳這身衣裳，眞是作孽！他爲甚麼讓妳穿這種粗陋的衣服？他爲什麼不買好的衣服給妳穿？天哪！他怎麼可以這樣虐待妳？」

孟凡忙道：「不，爹沒有虐待女兒，女兒也有許多漂亮的衣服，女兒只是沒拿出來穿而已。」

中年婦人忽然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道：「我可憐的女兒，娘眞對不起妳，當年娘要走的時候，應該把妳帶走才對，那沒良心的東西，他怎麼忍心把妳折磨成這個樣子？」

孟凡惶聲道：「娘，沒有這回事，爹眞的很疼愛女兒呀！」

中年婦人道：「胡說！我們娘兒倆前生必是欠了他的債，所以他才故意這樣折磨我們娘兒倆！他好好的官不做，却要跑到這裏來養鴨子，這分明是故意要折磨我娘兒倆，不叫我們有好日子過！」

孟凡道：「不，娘，您錯了，爹絕對不是這個意思，您看看，我們現在過得很好，我們有一千多隻鴨子，每天有五百多個蛋可賣——」

中年婦人突然用手掩住孟凡的嘴巴，滿臉露出憎惡之色道：「快別提那些鴨子了，娘一想到那些鴨子，就好像聞到一股臭味！」

孟凡怔怔的呆望着母親，她成天企望母親能够回家團聚，如今母親果然回來了，而且自己正在她母親的擁抱中，可是她漸漸感覺到母親其實並不在自己身邊，而距離自己很遠很遠。

中年婦人發現女兒神色有異，連忙堆出笑臉道

：「凡兒，讓我告訴妳，妳現在已經長大了，妳應該追求好的享受，也許妳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麼的好，所以，娘這次回來，就是要帶妳出去，見見世面。」

孟凡吃驚道：「娘要帶女兒出去？」

中年婦人道：「是的，妳跟娘出去，娘會給妳最漂亮的衣服穿，給妳最好的東西吃，還不叫妳操勞家事，讓妳像富家千金那樣過日子！」

孟凡搖頭道：「不，女兒不要，女兒不要離開爹！」

中年婦人不悅道：「傻丫頭，妳跟着他有甚麼好？天天替他燒飯洗衣養鴨子，這算甚麼生活？而且，妳該想想看，妳已經長大了，該找婆家了，妳跟娘出去，娘會替妳找個如意郎君。若是跟着他，哼！他一定不肯讓妳出嫁，他會一直把妳留在家裏，替他燒一輩子的飯，洗一輩子的衣服，做他的牛馬！」

孟凡望着她搖搖頭。

中年婦人伸出一雙白葱也似的手掌，又道：「妳看看娘這雙手，多白！多嫩！這是離開他的好處，還有妳看娘身上穿的和戴的，多美！多珍貴！這也是離開他以後才有的，妳難道不想過好日子？妳爲甚麼不爲自己着想？」

孟凡仍望着她搖搖頭。

中年婦人蛾眉一皺道：「妳若不聽娘的話，便是不孝女兒！」

孟凡流淚道：「女兒不要過好日子，只希望娘留下來和爹團聚。」

中年婦人笑道：「別說傻話了，快去打點一些衣物，跟娘走吧！」

孟凡突然後退兩步，搖搖頭道：「不，女兒不去！」

中年婦人的笑容消逝了，挺挺蛾眉悍聲道：「哼，妳敢不聽娘的話？」

孟凡道：「女兒寧願陪伴爹過清苦的日子。」

中年婦人怒道：「當眞？」

孟凡點頭道：「是的。」

中年婦人忽然上前拉起她一隻手，冷笑道：「妳是我的女兒，一切由我作主，走！」

說畢，強拉她走。

孟凡不走，掙扎着叫道：「不！我不去！我不去！」

麥飛龍看得忍耐不住了，上前拱手道：「伯母請聽小可一言——」

中年婦人突然聲色俱厲的叱道：「沒你的事，你少管！」

麥飛龍楞住。

他是講理的人，雖然中年婦人太不講理，但那是她們母女之事，他覺得自己不便橫加干涉，因此經中年婦人一叱，他就楞住了。

中年婦人見孟凡掙扎不止，勃然大怒，劈拍摑了她兩掌，接着，駢指疾出，一下點中了孟凡的麻穴。

孟凡頓時渾身一軟，倒入她懷中。

麥飛龍大驚道：「伯母，你怎可如此？」

中年婦人冷笑一聲，攬起孟凡的身子，大步走去。

孟凡大叫道：「放開我！放開我！我死也不去！麥飛龍你救救我呀！」

麥飛龍一頓拐杖，跳去攔住去路，說道：「伯母，你不能帶她走！」

中年婦人面色一寒，冷冷道：「你說甚麼？」

麥飛龍道：「令愛還有一位父親，她既然決定跟着父親，伯母實不該強迫她跟你。」

中年婦人雙目一瞪，兇虎虎地道：「放屁！女兒是我生的，我要怎樣就怎樣，你是甚麼東西，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麥飛龍一躬身道：「孟大俠不在家，小可便有保護孟姑娘的義務。」

中年婦人忽然「格格」脆笑起來，道：「是麼？你是不是要出手攔截？」

麥飛龍道：「伯母若是不聽勸告，也只好如此了。」

中年婦人上下瞥他一眼，悍笑道：「你小子受傷未癒，我看你不想找死吧？」

麥飛龍道：「請放下令愛！」

中年婦人格格笑道：「我等着你動手！」

麥飛龍面色微沉道：「小可不會先動手，但伯母一定要帶走令愛的話，恐怕得先把小可打倒！」

中年婦人道：「你以爲我不敢？」

麥飛龍沉容不語。

中年婦人尖叱道：「讓開！」

麥飛龍不動。

中年婦人雙眉一豎，右手倏揚，向着他胸口拍去。

麥飛龍身形微側，使全身重量集於左腿，然後舉杖反點而出，攻取她腰部。

他右腿的劍傷還很嚴重，故不敢移動脚步。

但中年婦人顯然也是武林高手，一動手就知如何去攻擊他的弱點，只見她側身一滑步，讓開點到拐杖，繼之傾身發掌，「呼！」的一聲，向他腿上傷口拍去。

麥飛龍心中一驚，疾忙沉杖下擊，

中年婦人招式忽變，右臂一彎一抬，以肘部迎擊拐杖，這一着十分高明，一下便將麥飛龍擊下的拐杖震得向上飛起，緊接着她一抬左足，使勁向麥飛龍右腿踢出。

麥飛龍迫得只好移步後退。

由於沒用拐杖放持，右腿着力之下，頓感一陣劇痛，身不由已的蹲了下去。

百忙中，左掌迎着對方脚尖推出！

「叭！」的一聲，他的左掌總算接住了中年婦人的一脚，但也因此被震得仰身跌了個跟斗。

中年婦人心地狠辣無比，乘機上前，重重的在他傷口上踩了一脚！

麥飛龍痛得大叫起來。

中年婦人冷笑幾聲，折身疾縱而去，一眨眼工夫，已消失於濃密的柳樹林中。

麥飛龍掙扎良久，才由地上站立起來。

血從褲管上透出，傷口破裂了。

他痛得面上發白，冷汗涔涔而下，勉強用拐杖支撐着身子，開口大叫道：「黑金剛！管家婆！黃老爺！你們快來！」

他已無力去追趕中年婦人救回孟凡，只好求助於大熊，猩猩和狗了，他希望牠們能够趕去截住中年婦人，把孟凡救回來。

但是連喊數遍，却不見黑金剛，管家婆和黃老爺鬧聲奔來！

他於是強忍痛楚，一跳一跳的跳回屋簷下，取下掛在壁上的一面銅鑼，匡匡匡的敲起來。

在此養傷數日，他雖未曾離開房子一步，却已知道四周的柳樹林十分廣闊，而牛瞎子孟三彥佈置的「九轉迷踪陣」，便是利用柳樹佈成的，它雖不能困住禽獸，由於「陣地」甚廣，人的呼聲，是無法使游蕩於陣中的大熊，猩猩和狗聽到的，所以他知道只有敲鑼才能召回牠們。

果然，鑼聲响過不久，一陣「呼呼」之聲遠遠而至，黑金剛首先奔到了。

麥飛龍一看行動最遲鈍的黑金剛先到，大感不解，脫口說道：「黑金剛，管家婆和黃老爺怎麼不來？」

他認爲要追趕那中年婦人，非行動迅捷的猩猩和老黃狗不可。

黑金剛已和他混得很熟，但牠畢竟不是人，無法聽懂他的話，也無法回答他的問題，牠走到他身邊，親熱的和他擦擦身子，隨卽蹲伏下來。

麥飛龍着急道：「黑金剛，孟姑娘被人捉去了，你快去救她吧！」

黑金剛仰頭低鳴一聲，又蹲伏下去。

麥飛龍心急如焚，又把銅鑼敲了一陣，大叫道：「管家婆！黃老爺！你們快來呀！」

管家婆和黃老爺依然不見踪影！

他心慌意亂了，絕望的喃喃自語道：「老天！莫非牠們已被她殺害了？」

黑金剛忽然起立，張口大叫一聲，朝剛才中年婦人遁去的方向走去。

麥飛龍一見大喜，叫道：「等一下，我跟你一道去！」

他整條右腿已被鮮血濕透，但他已忘了痛楚，立卽持杖疾步跟上……

× × ×

中年婦人攬着孟凡在柳樹林中疾步，孟三彥的「九轉迷踪陣」顯然困不住她，她像一匹識途老馬，曲曲折折的走了一程，就走到柳林外面來了！

柳林外面，停着一輛華麗的馬車，駕車的是個相貌粗野的彪形大漢。

他看見中年婦人出林而來，連忙由車座跳下，轉到車廂後面，拉開了車廂門。

一位絕色少女，隨由車廂裏跳出。

她，是美人幫的花鳳！

她向中年婦人笑問道：「得手了？」

中年婦人笑道：「妳瞧這不是手到擒來了？」

花鳳帮着她把孟凡送入車廂中，又問道：「他怎麼樣？」

中年婦人道：「被我一脚踢中傷口，倒在地上鬼叫。」

兩人把孟凡抬入車廂後，隨卽跟着上車，彪形大漢上前把門關好，便轉回車座，抓起韁繩便要開走。

就在這時——

「汪！」

老黃狗由林中疾竄而出，跳上了車座，張口就咬！

彪形大漢大吃一驚，一掌推開老黃狗，由另一邊跳下去，大叫道：「他媽的，那裏來的一隻死瘋狗？」

老黃狗「汪汪」直叫，一跳越過車座，撲上去又咬，其兇無比，似要把彪形大漢活活咬死。

彪形大漢倉皇連退，驚叫道：「花姑娘，快來救命啊！這條瘋狗要咬死我了！」

車廂門「拍！」的一開，花鳳和中年婦人相繼跳下，花鳳手執一劍，吃吃笑道：「老周，你一定吃了香肉，所以狗要咬你！」

彪形大漢繞着馬車逃躲，大叫道：「沒有！我吃得很少，昨天才吃了一小碗——啊呀！」

老黃狗忽然由車下竄過，在他右脚上咬了一口

，咬得他登時鮮血淋漓。

花鳳不敢怠慢，嬌叱一聲，揮劍殺上去。

老黃狗却似無意與她爲敵，放開彪形大漢，轉去攻擊中年婦人，縱身向她撲去。

中年婦人面色一變，疾忙蹲身避過，反手一掌拍出，「砰！」然一响，拍中老黃狗的腹部。

老黃狗應聲跌出尋丈開外，在地上打了一個滾，隨又躍起，再度向她猛撲。

花鳳適時趕上，一劍刺出，正刺中老黃狗的咽喉。

老黃狗嗥叫一聲，立時倒地不起，掙扎一陣之後，就死了。

「老爺！老爺！你怎麼樣了？」

孟凡在車廂中驚叫。

花鳳噗哧一笑道：「妳家老爺死啦！」

孟凡一聽「黃老爺」已死，登時傷心得哭了起來。

花鳳收劍入鞘，轉對彪形大漢問道：「老周，你的傷要不要緊？」

彪形大漢雙手緊握脚踝，哭喪着面道：「牠是不是瘋狗？」

花鳳笑道：「不是。」

彪形大漢道：「不是瘋狗就不要緊……」

中年婦人道：「你快包紮一下，我們須得趕快離開此地。」

彪形大漢應了一聲，掏出一條汗巾，把脚上的傷包紮起來，然後跛着一脚跨上車座。

花鳳和中年婦人也立即上車坐定，把車廂門緊緊的關上。

於是，彪形大漢抓起韁繩一抖，喝叱一聲，開動馬車，向北疾駛而去。

馬車駛出數丈，柳林中倏然跳出一隻猩猩，牠跳近老黃狗的屍身前，繞屍桀桀叫了幾聲，才手脚並用的向馬車追去……

× × ×

麥飛龍跟着黑金剛疾步而行，但黑金剛愈跑愈快，他則愈走愈慢，勉强跟了一程之後，黑金剛終於超前消失於柳林中了。

他本想叫住黑金剛，但轉而一想黑金剛可能會追上那中年婦人，將她攔截下來，故任其自去。

他拄杖慢慢在柳林中走着，走了足有頓飯工夫，只見眼前是密密麻麻的垂柳，不禁有些着急，暗忖道：「眞要命，這片柳樹林爲何如此之大？」

右腿上破裂的傷口仍在流血，血在褲管中凝結成塊，使他感到極不舒服，他於是用劍將整個褲管割下，再解開白布重新紮緊，然後繼續向前走去。

又走約半里遠，眼前仍然是無窮無盡的柳樹，看不見一點空曠的土地！

忽然，他瞥見了一件東西，頓使他心頭大大一震，失聲道：「不好，原來我被『九轉迷踪陣』困住了！」

原來，他看見的是一條染滿血漬的褲管——他剛才割下的褲管！

剛才，他割下褲管後，即一直向前走，現在居然回到了丟棄褲管之處，這表示自黑金剛離去之後，他一直在陣中兜圈子，若非被「九轉迷踪陣」所困，那會有這種事情？

他立時就地坐下，決定不再亂闖，因爲他對陣圖一竅不通，心知若繼續走下去，一輩子也別想走出陣外，只會累壞了一條腿。

現在，他只好把希望寄託在黑金剛，管家婆和黃老爺車上，希望牠們知道孟凡被刦，趕去將她救回，然後再來帶自己出陣。

要是牠們救不了孟凡，而又不懂得回來帶自己出陣，那自己將會有甚麼結果？

餓死！

除非半瞎子孟三彥能在一兩天之內趕回來，否則自己必將餓死！

唉，但願黑金剛牠們能追上中年婦人，將孟凡救回來……

他疲倦的躺下，閉上眼睛。

時間慢慢流逝，日頭漸漸偏西，他在絕望和疲累的侵襲下，不知不覺的睡着了。

× × ×

朦朧中，他感覺有人在搜動他的身子，因之霍然驚醒過來。

睜眼一瞧，看見面前蹲着一個人。

是半瞎子孟三彥！

他以爲是在做夢，揉揉眼睛再瞧，眼前之人未變，仍然是半瞎子孟三彥不錯，不禁喜出望外的叫道：「孟大俠！你……你回來了！」

孟三彥點點頭，面呈嚴肅道：「你怎麼躺在這裏？我女兒那裏去了？」

麥飛龍急急的坐起，說道：「孟大俠快追上去！令愛被她娘刦走了！」

孟三彥神色遽變，矍然道：「甚麼？」

麥飛龍道：「她娘突然回到此處，要令愛跟她走，令愛不肯，她就點了令愛的穴道，小可出手攔阻，反被她所傷——」

孟三彥插口急問道：「她離開多久了？」

麥飛龍仰頭望望暗淡的天色，道：「差不多有兩個時辰之久了。」

孟三彥立時伸手將他抱起，拔步飛奔，忽左忽

右的疾奔一陣，繁密柳林忽然不見，已回到了住屋門前。

門前，立着兩個人。

一個是終南一劍仙白一逸。

一個是牛長安。

孟三彥把麥飛龍往地上一放，說道：「白掌門人，令徒在此！」

話聲未完，人已轉身破空飛去，一霎眼間便已沒入柳樹林中！

終南一劍仙一見愛徒右腿滿是血漬，又見孟三齊急急「遁」去，以爲他傷了麥飛龍要逃，一時驚怒交迸，大喝道：「孟瞎子，你別走！」

喝聲中，人亦疾撲追去。

麥飛龍心知師父誤會，連忙大叫道：「師父請回，你誤會了！」

終南一劍仙已縱出數丈，一聽此言，空中身形一個迴旋，飛回屋前，面呈驚詫道：「飛龍，是怎麼回事！」

麥飛龍拄杖而起，答道：「孟大俠去救他女兒，他女兒被他妻子搶走了。」

終南一劍仙注目一噢，吃驚地道：「他那下堂妻回來了？」

麥飛龍道：「是的，約莫兩個時辰前，她突然回到此處，要孟姑娘跟她去，孟姑娘不肯，她便出手點了孟姑娘的穴道，將孟姑娘强行擄走，弟子上前攔阻，反被她踢中舊傷……」

當下，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終南一劍仙道：「她要將孟姑娘帶去何處？」

麥飛龍搖頭道：「不知道！」

終南一劍仙纔着他走向屋裏，說道：「你且到屋內坐坐，待爲師去幫孟三彥追追看。」

他扶着麥飛龍入廳內坐下，隨即轉對牛長安說道：「牛老弟，煩你看顧小徒一下，老夫追上去看看！」

說罷，轉身疾奔而去。

牛長安見廳桌上有茶，便倒了一杯茶遞給麥飛龍，問道：「老弟傷得很重吧？」

麥飛龍飲下那杯茶，透了口氣道：「舊傷口破裂了，那女人眞狠心，故意在小弟的傷口上踩了一脚……」

牛長安道：「我替你瞧瞧。」

他解開了麥飛龍紮在腿上的血布，看見傷口還有鮮血滲出，不由着忙道：「怎麼辦，又流血！」

麥飛龍舉手一指廳左的一間房子道：「那房中有個藥箱，牛兄請替小弟取來，裏面有一種藥粉可以止血。」

牛長安依言入房取出藥箱，便在麥飛龍的指點之下，爲他敷藥裹傷。

麥飛龍問道：「你們回來多久了？」

牛長安道：「剛到不久，孟大俠一看你和孟姑娘均不在屋中，就出去尋找，你是不是被『九轉迷踪陣』困住了？」

麥飛龍道：「正是。」

牛長安問道：「聽說孟姑娘養了一頭大熊，一隻猩猩和一條狗，牠們都到那裏去了？」

麥飛龍搖頭道：「不知道，那女人刦走孟姑娘時，小弟就趕快敲鑼召喚牠們，結果只來了那頭大熊，小弟便隨大熊入林，後來跟不上牠，便被困在陣中。」

牛長安搓搓手道：「唉，眞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情，那女人爲何早不來晚不來，偏偏揀在孟大俠不在家的時候來？」

麥飛龍嘆道：「可不是。」

牛長安道：「方才孟大俠帶令師和在下回來的時候，令師曾說過他不諳奇門遁甲之術，這話是眞的麼？」

麥飛龍點頭道：「是眞的。」

牛長安道：「那麼，令師這回追出去，不知能不能走出『九轉迷踪陣』？」

麥飛龍一想不錯，大驚道：「糟了，家師若被困在陣中，那可如何是好？」

牛長安道：「老弟既知令師對陣圖不熟，方才爲何不阻止他？」

麥飛龍叫道：「我沒想到呀！」

牛長安啞笑道：「孟大俠這一追去，不知何時才能回來，令師果眞是被困陣中那的確麻煩啦。」

麥飛龍皺眉道：「正是正是，這可怎麼辦？」

牛長安道：「現在急也沒用，且等一會看看，若不見令師返回，便表示他被困陣中，那時再想辦法好了。」

麥飛龍亦無計可施，只有唉聲嘆氣。

牛長安道：「那天在下和孟大俠趕到終南山見到令師，把一切情形告知令師之後，令師即派崆峒派通知司空瑜，約定大家在潼關會英閣會晤，現在距約期尚有一個多月，老弟可安心在此養傷。」

麥飛龍問道：「敝派有多少人回到終南山？」

牛長安道：「好像不少，在下見到的就有二十多位，他們正在鳩工整修莊院。」

麥飛龍知道本派復興在望，心下甚是欣慰，笑道：「這次牛兄爲我們之事不辭辛勞，使小弟萬分感激。」

牛長安笑道：「不要這樣說，在下能爲貴派効勞，至感榮幸。」

麥飛龍望望屋外，道：「天黑下來了，牛兄肚子餓不餓？」

牛長安摸摸嘴巴，苦笑道：「如今孟姑娘不在家，說餓了也沒用呀！」

麥飛龍道：「牛兄會不會燒飯？」

牛長安搖頭道：「不會，燒飯是女人的事，我牛長安只管吃。」

麥飛龍嘆道：「唉，咱們在吃飯的時候，從來沒想到女人了不起，現在才知道沒有女人連飯都沒的吃……」

牛長安道：「是啊，但願孟大俠能將孟姑娘救回來，那樣咱們就有飯吃了。」

麥飛龍想起今早自己和孟凡談情說愛的情景，面上不禁露出笑容，痴然道：「牛兄，你看孟姑娘怎麼樣？」

牛長安一楞道：「怎麼樣？」

麥飛龍道：「你看她好不好？」

牛長安搖頭道：「不知道，在下和她見面不過一天，沒談上三句話，怎知她好壞。」

麥飛龍笑道：「我告訴你，她是個好姑娘，活潑，伶俐，純潔，爽直，雖然容貌不及勝雪紅，但比勝雪紅可愛得多了！」

牛長安笑問道：「你是不是喜歡她？」

麥飛龍點頭道：「不錯，要是孟大俠和家師不反對，小弟將來要娶她為妻。」

牛長安覺得意外，追問道：「你不是說着玩玩的吧？」

麥飛龍止容道：「絕不，小弟是說正經的！」

牛長安道：「那……勝姑娘怎麼辦？」

麥飛龍道：「我和她只是一道在尋找武林金獅的下落，沒有其他關係。」

牛長安道：「但她對你有情呀！」

麥飛龍道：「那是她的事，我不管。」

牛長安笑道：「她知道了一定很傷心。」

麥飛龍道：「我不管。」

牛長安道：「孟姑娘對你有意麼？」

麥飛龍點頭笑了笑道：「有，她已經答應嫁給我了！」

牛長安道：「要是孟大俠追不上他妻子，救不回孟姑娘，那你怎麼辦？」

麥飛龍突像被人澆了一盆冷水，登時由美麗的憧憬中清醒過來，神情由興奮轉為沮喪，垂頭嘆道：「那我要去找她，那怕走遍天涯海角，我也要把她找回來！」

牛長安笑道：「你剛剛愛上一位姑娘，就被人搶走，這眞不是滋味。」

麥飛龍自我安慰道：「我想孟大俠一定知道他妻子的行踪，他一定會把孟姑娘救回來的！」

牛長安道：「但願如此。」

麥飛龍道：「牛兄，屋外壁上掛着一面銅鑼，你去敲鑼好麼？」

牛長安道：「幹甚麼？」

麥飛龍道：「我想召來那隻猩猩，叫牠到柳林中去看看，說不定家師正被困在『九轉迷踪陣』中呢。」

牛長安道：「那隻猩猩聽懂人語？」

麥飛龍道：「是的，牠很聰明。」

牛長安於是跨出廳堂，取下銅鑼，匡匡匡的敲了起來。

一會之後，黑金剛闖聲回來了。

咬着老黃狗的屍體回來！

麥飛龍一見之下，大吃一驚道：「我的天，這是怎麼回事呀？」

牛長安看見黑金剛把老狗的屍體放下，走入廳中在麥飛龍跟前臥下，才敢上前察看老狗的屍體，說道：「這條狗是被人用劍刺死的。」

麥飛龍色變道：「用劍刺死的？」

牛長安道：「是的，致命傷在咽喉上，傷口窄而深，是被人用劍刺死的不錯。」

麥飛龍驚疑道：「這就怪了，孟凡的娘並沒帶劍來呀！」

牛長安道：「你看清楚了？」

麥飛龍道：「不錯！」

牛長安道：「那麼，她必是帶了幫手來，想是那幫手沒隨她進來，站在陣外接應，被這條狗發現，他就把牠殺了。」

麥飛龍點點頭，憂急地道：「那隻猩猩一直不見踪影，想必也遭了毒手了。」

牛長安道：「看情形，這次她搶走女兒乃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但她究竟是何企圖呢？」

麥飛龍凝容道：「她打扮得很妖艷，看樣子不是甚麼好路數，她又口口聲聲說要帶孟凡去享福，我眞担心……」

牛長安道：「你怕她把女兒賣入烟花？」

麥飛龍咬咬嘴唇道：「有此可能！」

牛長安吃驚道：「不會這樣殘忍吧？」

麥飛龍道：「世上這樣的母親多得很！」

牛長安道：「她若敢那樣做，孟大俠豈肯饒恕她？」

麥飛龍道：「一個人在幹壞事的時候，是不會考慮到後果的！」

他伸手拍拍黑金剛，說道：「黑金剛，你有沒有見到管家婆？」

黑金剛低鳴一聲，不動。

麥飛龍皺了皺眉，道：「眞糟糕，牠聽不懂我的話……」

牛長安安慰他道：「我看，你也不要太過焦急，常言道，吉人自有天相，孟姑娘遲早也會安然歸來的。」

麥飛龍突然一抬頭，星目發亮，道：「有人來了！」

一語方畢，廳門人影一晃，一人走了進來。

他是終南一劍仙白一逸！

麥飛龍一見大喜道：「師父你沒有被困住？」

終南一劍仙一怔道：「被甚麼困住？」

麥飛龍道：「九轉迷踪陣！」

終南一劍仙「哦」的一笑道：「沒有，孟三彥領為師和牛老弟來此一路上，為師已將步法牢記在心，所以九轉迷踪陣已困不住為師了。」

麥飛龍急問道：「那麼，師父追出去，有無發現？」

終南一劍仙在廳中落坐，收歛笑容道：「有的，為師追出陣時，先見到這隻大熊守在狗屍旁邊，接着發現地上有馬車輪跡，為師便循着輪跡追下去，追了四五里路，發現馬車停在一處林邊，但車裏已沒有人，看情形孟三彥的妻子搶走孟姑娘時，最先使用馬車代步，後來因怕被人循輪跡追踪，乃棄車而逃，為師在馬車四周找尋了一番，未發現任何足跡，不知她們逃往何處，只好回來——孟三彥還沒回來麼？」

麥飛龍道：「沒有。」

終南一劍仙道：「那麼，他一定有所發現，一路追下去了。」

麥飛龍問道：「那輛馬車中，沒有甚麼東西可做為追查的綫索麼？」

終南一劍仙搖頭道：「沒有，為師可仔細找過，甚麼都沒有。」

麥飛龍道：「馬車的形狀是……？」

終南一劍仙道：「很漂亮，是載人用的，可能是私人的車子。」

麥飛龍道：「那匹馬呢？」

終南一劍仙道：「馬有兩匹，都死了。」

麥飛龍道：「被殺死的？」

終南一劍仙道：「正是，她們顯然怕人利用『老馬識途』跟踪到家，故將牠們殺了。」

麥飛龍恨聲道：「哼，做的眞乾淨！」

終南一劍仙白一逸撚鬚沉思半晌，說道：「這件事，十分奇怪，孟三彥的妻子搶走女兒，必有重大的目的……」

麥飛龍道：「她說要帶孟姑娘去享福，我看一定不是，她可能要將孟姑娘送入風塵，要女兒賺錢養活她！」

終南一劍仙沉吟一陣，問道：「孟姑娘是否長的很標緻？」

麥飛龍道：「孟姑娘姿色平平，但是很活潑可愛。」

終南一劍仙道：「既是姿色平平，諒不致被賣入風塵，她搶走女兒，也許另有目的。」

麥飛龍嘆道：「這可不一定，她可能窮得發慌，要把女兒廉價出售。」

終南一劍仙長嘆一聲道：「孟三彥乃是當今武林的一位怪傑，想不到竟娶了這樣一個妻子，眞是可悲！」

牛長安道：「如今咱們怎麼辦？」

終南一劍仙白一逸道：「只好等孟三彥回來再說了。」

牛長安道：「要是他不回來呢？」

終南一劍仙道：「我們仍然在此暫住，這裏距潼關不遠，且是養傷的好地方，等小徒傷癒之後，再離開不遲。」

牛長安道：「但吃飯怎麼解決啊？」

終南一劍仙微笑道：「別担心，老夫燒給你吃便了。」

牛長安忙道：「這可不敢當，您是一派掌門人，要您燒飯給在下吃，這不折殺了在下麼？」

終南一劍仙道：「不妨，萬一孟三彥幾天不回，那麼老夫負責燒飯，你則負責照顧鴨子，孟三彥說他養了一千多隻鴨子，我想光是拾鴨蛋就够你忙的了。」

牛長安笑道：「好啊，孟大俠若是不回來，咱們就把他的家當接管下來。」

終南一劍仙起身道：「現在你去掩埋老黃狗，老夫去燒飯吧！」

× × ×

半瞎子孟三彥果然沒有回來。

一連過了八九天，音訊杳然！

這八九天中，麥飛龍的腿傷却已好了許多，傷口已經復合，可以勉强行走了。

他因關心孟凡的安危，食不甘味，睡不安枕，頗有度日如年之苦，這天實在忍耐不住了，便向師父說道：「師父，咱們走吧！」

終南一劍仙道：「何處去？」

麥飛龍道：「去尋找孟姑娘！」

終南一劍仙搖頭道：「不行，你的傷只好了五六分，尚不能行動，況且咱們又不知孟姑娘被刦往何處，人海茫茫，何處尋覓？」

麥飛龍道：「弟子已可騎馬，咱們騎着馬去尋找！」

終南一劍仙道：「如何尋找？」

麥飛龍道：「四處去找！」

終南一劍仙道：「別說呆話了，要找人，最少也要知道個方向，咱們連方向都不知，如何去尋找？咱們現在能够幫助孟三彥的，就是看住他的家，不要讓他的鴨子餓死，如此而已！」

麥飛龍黯然道：「可是，萬一孟姑娘被她娘賣入烟花，那可怎麼辦？」

終南一劍仙已知徒弟愛上了孟凡，當下哈哈一笑道：「飛龍，你這是當局者迷，孟姑娘跟她練了一身武功，並非是個弱女子，她娘縱能賣她，誰又能强迫她接客？所以為師敢向你保證，孟三彥的妻子刦去孟姑娘，絕對不是賣她進入烟花！」

麥飛龍嘆口氣道：「不然，她刦去女兒的目的何在？」

終南一劍仙道：「她離開孟三彥已有許多年，也許一個人太孤單寂寞，因此要女兒去陪她——」

師徒倆正在屋裏交談，忽聽牛長安在屋外大叫道：「好了！孟大俠回來了！孟大俠回來了！」

麥飛龍聞言之下，霍然而起，疾步走出。

但只走到廳門口就愕然住足，因為牛瞎子孟三彥已經走到門口來了！

只看到孟三彥的樣子，他的心就往下直沉，失望得幾乎站立不住。

孟三彥像是剛脫獄歸來的囚犯，頭髮散亂，衣服骯髒，眼眶下陷，模樣消瘦沮喪，一副失魂落魄之狀！

麥飛龍後退讓他入廳，惶聲問道：「沒有找到麼？」

孟三彥搖搖頭，混身癱瘓的跌坐入椅。

終南一劍仙倒了一碗茶遞給他，問道：「一點綫索都沒有麼？」

孟三彥接過茶，仰頭向後靠去，神情疲憊的答道：「沒有……」

終南一劍仙道：「她一向住在哪裏？」

孟三彥有氣無力的緩緩說道：「有人說她在長安城中開了一家院子，可是我找遍長安城中的每一家院子，都沒找到她一點踪影……」

牛長安接口道：「長安城中大大小小共有百多家院子，孟大俠都查過了麼？」

孟三彥飲下手中的一碗茶，才道：「是的，連最下流的地方也都找過了！」

麥飛龍一聽那女人是開院子的，登時憂心如焚，咬牙切齒說道：「哼，她一定是把孟姑娘藏了起來！」

終南一劍仙剛剛還向麥飛龍保證孟凡絕不致被送入烟花，現在一聽孟凡的母親是個鴇母，不禁大為尷尬，苦笑道：「她總不會把親生女兒推入火坑吧？」

孟三彥冷笑道：「難說得很！」

麥飛龍道：「她若眞在長安城中開設院子，一定可以找出來，咱們再去找找看！」

說着，便要入房整裝。

孟三彥向他擺擺手，道：「別忙，我已有八九天沒睡覺，且讓我睡一覺再說……」

他緩緩站立起來，拖着疲困的脚步，走入房中去了。

麥飛龍轉望師父說道：「師父，等孟大俠恢復體力之後，咱們幫他一起赴長安尋找孟姑娘的下落，好麼？」

終南一劍仙頷首道：「好的，距離和崆峒派約定見面的日子尚有二十多天，咱們是可以幫他找一找。」

牛長安道：「長安城中的院子，在下去過幾家，那幾個鴇母在下都認識，也許能够把那女人打聽出來。」

麥飛龍道：「那好極了，到了長安後，由你帶路！」

終南一劍仙道：「現在你們別再說話，讓孟大俠好好睡一覺吧！」

麥飛龍點點頭，坐了下來。

不料就在此時，驀聞一片「桀桀」之聲由屋外柳林中響了過來。

麥飛龍渾身一震，驚喜的叫道：「咦，那不是管家婆的聲音麼？」

一點不錯，是管家婆回來了！

牠飛也似的竄入廳中，人立起來，掀動嘴唇朝麥飛龍「吱吱」叫着，似要表達某種意思。

麥飛龍一直以為牠已遇害，現在見牠突然回來，立刻想到牠可能是跟踪那中年婦人而得知其落足之處，因之心中大喜，急問道：「管家婆，你知道孟姑娘在何處麼？」

管家婆點頭「吱吱」叫着，然後上前拉扯麥飛龍的衣服，似要麥飛龍跟牠去救人。

麥飛龍登時興奮得臉都紅了，轉臉對着師父急道：「師父，牠知道孟凡在哪裏，咱們跟牠去看看如何？」

終南一劍仙白一逸道：「別慌，等孟大俠醒來之後——」

一語未畢，孟三彥已由房中衝出來了。

管家婆一見到主人，立時一跳攀上孟三彥的肩

膀，撒嬌似的直叫不已。

孟三彥神情緊張的急急問道：「管家婆，你當眞知道凡兒在哪裏麼？」

管家婆又掀動嘴唇，努力模仿人說話的樣子，桀桀大叫着。

孟三彥雙目陡露光芒，又驚又喜道：「凡兒是不是被人抓住不能回來？」

管家婆點頭叫了幾聲，忽然跳到桌上，提起茶壺倒了一碗茶，端茶仰頭大飲。

牛長安忍不住笑道：「哈哈！這隻猩猩敢情也會喝茶呀！」

孟三彥又急問道：「管家婆，他們有沒有傷害凡兒？」

管家婆搖頭叫了兩聲，又繼續喝茶。

孟三彥精神大振，欣慰的笑了一下道：「好極了，你快帶我去吧！」

管家婆放下茶碗，一跳落地，向外跑去。

孟三彥連忙向終南一劍仙說道：「白掌門人，就煩三位再替我看看家，我去救小女回來！」

說着，疾步跟着管家婆走出去。

終南一劍仙急道：「等一下，我們三人跟你一道去！」

孟三彥一刹脚步，回頭笑道：「不用了，那潑婦的武功是我敎的，我要收拾她易如反掌！」

終南一劍仙滿面嚴肅地道：「不，刦走令愛的不止是她一人，而且你這隻猩猩一去八九天才回來，這表示路途甚遠，你已好多天沒歇息，卽使有力氣趕到那地方，也沒力氣救人！」

孟三彥道：「那麼，咱們兩個老的去，令高足和牛老弟留在舍下。」

麥飛龍忙道：「不，小可也要去！」

孟三彥道：「你的傷好了麼？」

麥飛龍道：「騎馬絕對可以。」

孟三彥道：「有令師協助就够了，你還是留下來吧！」

麥飛龍堅決地道：「小可非去不可！」

孟三彥一怔道：「為甚麼？」

麥飛龍不禁臉色一紅，困窘已極，吶吶然道：「小可自覺……沒有好好的保護令愛，所以……所以……」

終南一劍仙笑道：「孟大俠，小徒既有此心，就讓他一起去好了。」

孟三彥轉望牛長安道：「那麼，牛老弟留下幫忙照料我那羣鴨子，如何？」

牛長安道：「那些鴨子幾天不吃東西，諒來也餓不死吧？」

孟三彥道：「當然，不過總得有人照顧牠們，還有這隻大熊，也要按時給牠食物，老弟委屈一下，留下來幫幫忙吧？」

牛長安想了想，點頭道：「也罷，在下這幾天替孟大俠照料那些鴨子，倒也養出興趣來了。」

終南一劍仙道：「老弟單獨在此可要小心，萬一有武林人物進來，能逃便逃，不要抵抗。」

牛長安道：「是的。」

終南一劍仙又道：「還有，我們此去，可能無法馬上回來，要是過了二十天仍不見我們回來，你便趕去潼關會英閣等候，我們也許會直接轉赴會英閣。」

牛長安笑道：「好的，不過在下恐怕走不出孟大俠的『九轉迷踪陣』呢。」

孟三彥道：「你可以叫黑金剛帶你出去。」

牛長安表示懷疑道：「牠聽得懂在下話麼？」

孟三彥道：「不必跟牠說話，只須在牠頭上輕拍三下，牠便會帶你出去。」

牛長安一哦，笑道：「這倒簡單。」

孟三彥轉對終南一劍仙師徒道：「咱們走！」

於是，麥飛龍入房把衣物打點揹起，老少三人立卽出門，二老步行，麥飛龍騎馬，出了九轉迷踪陣，跟着管家婆望北出發。

看見管家婆一路向北奔去，終南一劍仙笑道：「看情形，令愛似非被刦往長安。」

孟三彥道：「那輛馬車被棄置於前面不遠，等下到了那裏，才能斷定那潑婦逃走的路綫。」

終南一劍仙道：「那輛馬車還在那裏麼？」

孟三彥道：「是的，方才在下回來時，曾轉去查看，它仍在那裏？」

終南一劍仙道：「那天她們必是發覺管家婆在跟蹤，因此棄車而逃，但既然發覺管家婆在跟蹤，她們還會讓牠跟上麼？」

話聲一頓，繼道：「老夫之意是：她們何不把管家婆殺了？」

孟三彥冷笑道：「小女養的這隻猩猩精靈無比，她想殺牠，談何容易！」

正在前面領路的管家婆忽然「吱吱」叫了兩聲，轉身一縱，躍上騎馬跟隨的麥飛龍的身前坐下。

孟三彥笑道：「你看，牠甚麼都懂，還懂得享受呢！」

終南一劍仙哈哈笑道：「果然是一隻精靈無比的猩猩，如今有牠帶路，不怕找不到令愛了。」

不久，已到了被棄置道旁的馬車前。

管家婆跳上馬車，吱吱叫着。

麥飛龍道：「這輛馬車眞漂亮，不是富裕人家，絕對買不起。」

孟三彥道：「所以我才懷疑小女可能被刼往長安，長安城中，也有許多這樣的馬車。」

他接着轉向管家婆問道：「管家婆，她們把凡兒刼往何處去了？」

管家婆「吱！」的一叫，跳落地上，朝東方野地上疾奔而去。

三人立卽跟上去。

終南一劍仙道：「果然不是被刼往長安，難怪你到長安找不到了。」

孟三彥嘆道：「這還好，在下就怕那潑婦把小女帶去長安送入火坑。」

終南一劍仙道：「她可能想念女兒，想和女兒同住，怕你不答應，所以才出此下策。」

孟三彥搖頭道：「不，她是個很絕情的女人，絕不會想到要和女兒同住的；她搶走小女，如果不是要利用小女做搖錢樹，便是她看上了哪個有錢人家的子弟，打算把小女嫁給他！」

終南一劍仙道：「若是如此，你答不答應？」

孟三彥斷然道：「决不答應！」

終南一劍仙道：「你不要女兒嫁人？」

孟三彥道：「不，在下要爲小女找個品行端正，有志氣肯上進的人，你知道有錢人家的紈袴子弟最靠不住，不是可託終身的人。」

終南一劍仙贊成道：「對，女孩子嫁給富家子弟絕不是福氣。」

聲音一低，笑問道：「小徒在你孟大俠的心目中，不知是不是一個品行端正，有志氣肯上進的青年？」

孟三彥點頭道：「是！」

終南一劍仙色喜道：「那麼，你肯不肯把令愛許配給小徒？」

孟三彥搖頭道：「不行！」

終南一劍仙一怔道：「爲甚麼？」

孟三彥道：「令徒乃人中之龍，人又長得那麼英俊瀟洒，小女姿色平平，配不上。」

終南一劍仙笑「噢」一聲道：「你是說小徒不會喜歡令愛？」

孟三彥點頭道：「是。」

終南一劍仙笑道：「假如小徒喜歡呢？」

孟三彥道：「不可能。」

終南一劍仙道：「告訴你，小徒已經愛上令愛了！」

孟三彥愕然道：「不會有這種事吧？」

終南一劍仙正色道：「是眞的！」

孟三彥仍然半信半疑，道：「這怎麼會呢？美人幫的姑娘那麼標緻，令徒不去愛，怎麼會愛上小女？」

終南一劍仙笑道：「此卽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小徒很有見識，他知道娶標緻的姑娘爲妻不一定幸福，他喜歡賢慧的女孩子，而令愛便是他所見到的最賢慧的女孩子，所以他着迷了。」

孟三彥大喜道：「眞的麼？」

終南一劍仙道：「絕非戲言！」

孟三彥欣然道：「好，令徒果眞喜愛小女，等救回小女時，就讓他們成親好了！」

終南一劍仙笑道：「一言爲定？」

孟三彥點頭道：「一言爲定！」

麥飛龍馳馬緊緊跟着管家婆，沒聽到師父和半瞎子孟三彥的談話，還不知道自己已經得了一房妻子哩！

管家婆一路向野地奔跑，跑了數里路，忽然跳上馬鞍，與麥飛龍共乘一騎。

麥飛龍拍拍牠的身子，笑問道：「路很遠是不是？」

管家婆點頭「桀桀」叫着。

麥飛龍含笑道：「到了該轉彎的時候，你可得下去領路，別走錯路啊！」

管家婆低叫一聲，表示明白，仰頭望天，顯得很是老氣橫秋。

在野地上行了十幾里路，已到河南境界，眼前是峯巒叠嶂的伏牛山脈。

這時，天已入暮。

麥飛龍勒停坐騎問道：「管家婆，她們是不是往山中跑了？」

管家婆點頭叫着。

麥飛龍又問道：「還有多遠？」

管家婆亂叫起來。

麥飛龍道：「很近？」

管家婆搖頭。

麥飛龍道：「很遠？」

管家婆點頭了。

麥飛龍道：「還要走幾天才能到達是不是？」

管家婆又點頭。

麥飛龍便回對業已走到身後的師父和孟三彥說道：「孟大俠，管家婆說她們帶着令愛逃入伏牛山，路還很遠，要走幾天才能到達。」

孟三彥仰頭看看天色，說道：「現在天快黑了，咱們莫如找個地方過夜，明日再動身吧？」

麥飛龍道：「這附近有村鎭麼？」

孟三彥道：「距此數里外有個小村落。」

終南一劍仙道：「咱們身上都帶有乾粮，不必去找人家借宿，還是入山走一程，天黑之後，再找個山洞過夜，孟大俠意下如何？」

孟三彥道：「也好。」

於是，管家婆一躍落地，領路奔入山中。

山路雖然崎嶇難行，尙不須翻越山嶺，所以麥飛龍仍然可以騎馬跟進。

走了一二里路，管家婆忽然奔入一片樹林中，麥飛龍頓感爲難，因爲他的腿傷雖然已無大碍，却還不能長途步行，而且他也捨不得丟掉一匹馬，當下叫道：「管家婆，你等一等！」

管家婆在林中跳着叫着，催促他趕快進去。

麥飛龍問道：「是不是要一直進去呀？」

管家婆「桀桀」亂叫，不知在表達甚麼意思。

孟三彥趕上來道：「你且在此等一等，我隨牠進去看看，也許經過這片樹林後仍然有路可行。」

說罷，跟了進來。

管家婆立卽向林中深處奔去。

一會之後，孟三彥回來了，說道：「管家婆找到了一座山洞，可能當日她們曾在那山洞中過夜；距此不太遠，你可以下馬走一程麼？」

麥飛龍道：「可以。」

他立卽下馬，牽馬入林。

孟三彥在前領路，走了數百步，果然見到了一座山洞，管家婆在洞前跳躍叫嚷着。

山洞不大，只有三丈多深，但洞中很乾淨，分明有人打掃過。

孟三彥道：「咱們就在這座山洞中過夜？」

終南一劍仙頷首道：「好。」

麥飛龍把馬拴好，便隨師父和孟三彥入洞。

孟三彥四下察看一番，見無任何綫索，乃在一處洞壁前坐下，向管家婆招招手道：「管家婆，你過來！」

管家婆搖搖擺擺的走過去蹲下。

孟三彥一指洞中道：「那天她們曾帶着凡兒在此過夜，是不是？」

管家婆點頭「吱吱」叫着。

孟三彥道：「她們一共有幾個人？」

管家婆掀動咀唇，吱吱亂叫。

孟三彥伸出兩個指頭道：「兩個？」

管家婆搖頭。

孟三彥再伸出三個指頭道：「三個？」

管家婆點頭。

孟三彥道：「三個都是女的？」

管家婆搖頭。

孟三彥道：「一女二男？」

管家婆又搖頭。

孟三彥道：「一男二女？」

管家婆點頭了。

孟三彥摸摸牠的頭，含笑道：「好，你出去找些野菓充飢，我們也要在此過夜，明早再走——去吧！」

管家婆一溜烟似的竄了出去。

孟三彥嘆息道：「多虧這隻猩猩，不然要想找到小女，眞是大海撈針了！」

終南一劍仙問道：「她離開你之後，有沒有再嫁人？」

孟三彥搖頭道：「不知道。」

終南一劍仙道：「管家婆說是一男二女，男的必是駕車之人，但另一女不知是誰？」

孟三彥道：「絕不是她再生的女兒，因爲她離開我不過五六年，如果她再嫁人生了個女兒，頂多也只有四五歲，她不致於帶着小女孩出來。」

終南一劍仙點點頭道：「那麼，那女的必是她的一個同伴。」

孟三彥輕嗯一聲，解下包袱道：「咱們來吃乾粮吧，吃飽了好睡覺……」

× × ×

一夜過了。

次日一早，三人離開山洞，繼續跟着管家婆前進。

路綫，都是較易行走的山地，也許那天中年婦人因身邊帶着孟凡，不便翻山越嶺，故都揀平坦的山地而行，這對麥飛龍倒十分方便可以繼續騎馬。

行行重行行，這天午後，三人在一處山脚下發現一堆灰燼，顯然是中年婦人等烤食東西留下來的，這使孟三彥放心不少，心知管家婆沒走錯路。

三人在灰燼旁停歇，又吃了些乾粮後，才繼續起程。

眼前，仍是一望無盡人跡罕至的巒山，麥飛龍想不通中年婦人爲何要帶着孟凡遁入深山，掉頭說道：「孟大俠，她帶令愛進入這遼闊的伏牛山中，到底是要擺脫管家婆的追踪？還是她在這山中有房子？」

孟三彥道：「八成是在擺脫管家婆的追踪，她是個水性楊花愛慕虛榮的女人，絕不肯住在這深山之中。」

麥飛龍道：「可是，若要擺脫管家婆的跟踪，似應往城市跑才對，往山中跑，不是更使管家婆便於追踪麼？」

孟三彥沉吟道：「這原因……當然是她們刼持着小女，不便進入城市。」

麥飛龍道：「恐怕不是這個原因，令愛畢竟也是她生的女兒，就算在大街上拉拉扯扯，她只要說一聲『這姑娘是我女兒』，誰又敢出面干涉？」

孟三彥覺得他的分析有道理，便反問道：「依

你的看法，她爲何帶小女進入這伏牛山中？」

麥飛龍道：「管見以爲，她在這伏牛山中，必有一個住處，卽使不是她自己的，也必是她那同伴的。」

孟三彥道：「可是，女人怎麼會蟄居在深山之中？」

麥飛龍道：「這一點小可也想不通，不過這是因爲咱們還不知道另外那女人的來歷之故，等到明白那女人是誰後，也許對她們的蟄居深山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孟三彥點點頭道：「唔，不錯……」

麥飛龍道：「咱們自入山以來，雖然路綫迂迴曲折，但一直是在往東北方向走，以咱們目前的脚程計算，不知還要走幾天才能走出伏牛山？」

孟三彥道：「大約還要兩三天，我們現在置身之處，約在伏牛山的西邊山脈，往南五十里，便是武林競技塲的所在地。」

麥飛龍道：「管家婆是在第九天才回到家中的，照此計算，咱們再走一二天，可能就會有所發現了。」

× × ×

第四天的上午，老少三人仍在管家婆的領路下，跋涉於伏牛山的山林中……

這天，三人走入一片大森林，已經走了一個多時辰，仍看不見盡頭。

孟三彥忽然停步道：「等一下！」

終南一劍仙和麥飛龍鬨聲住足，同聲問道：「甚麼事情？」

孟三彥又喊住了跑在前面的管家婆，然後伸手摸上身側的一株紅檜，眨着眼睛道：「我的眼睛看東西雖然一片模糊，但近在眼前的東西，倒還看得清楚。這棵紅檜，我好像看過三次了。」

終南一劍仙訝笑道：「看過三次？」

孟三彥點頭道：「是的，一個時辰前看過一次，半個時辰前又看過一次，現在又重逢了！」

終南一劍仙笑道：「這片森林中有不少紅檜，你恐怕是認錯了吧？」

孟三彥搖頭道：「不會，我的視力雖然不佳，看過的東西都不會忘記！」

終南一劍仙道：「咱們一直在向前走，同一株樹心會重見三次呢？」

孟三彥道：「原因只有一個——咱們已誤入某種陣中的一條死路！這一個時辰中，咱們一直在同一塊地方兜圈而茫然不覺！」

終南一劍仙白一逸聽了神色微變，道：「是甚麼陣？」

孟三彥道：「我還看不出來，你們且暫時站着別動，待我去看看。」

說畢，折身向右跨出三步，再往左横跨三步，身形倏忽消失不見！

終南一劍仙對各種奇陣雖未涉獵，但這時一看孟三彥才走出幾步便失去了踪影，已知自己三人果然陷入某種陣中，不由面色又變道：「哼，果然不錯！」

麥飛龍心中頗爲緊張，低聲道：「這表示咱們已經到了地頭了！」

終南一劍仙點點頭，面呈凝重道：「你的腿傷怎樣？是否可以與人動手了？」

麥飛龍道：「還沒十分痊癒，不過只要不是特別厲害的武林高手，弟子自信還對付得了。」

終南一劍仙伸手道：「把馬交給爲師牽着，你該——」

一語未畢，眼前人影一閃，孟三彥回來了。

麥飛龍急問道：「怎麼樣？」

孟三彥含笑拍拍他的肩膀，說道：「老弟，你前天的推斷果然不錯，咱們已經到了！」

終南一劍仙接問道：「咱們被困何陣？」

孟三彥笑道：「九轉迷踪陣！」

終南一劍仙一呆道：「九……轉……迷……踪……陣？」

每個字音都拖得很長，充滿驚惑。

孟三彥點頭道：「一點不錯，當今天下，只有兩個人懂得佈此陣，一個就是我，另一個就是她——粘艷娥，我的下堂妻！」

終南一劍仙恍然道：「如此看來，令愛必然在此了！」

孟三彥道：「不錯，兩位請跟我來。」

他抱起管家婆，轉入右方樹林中走去。

麥飛龍急急將坐騎拴在一株樹下，便與師父跟着孟三彥的步法，隨後跟上。

三人在樹林中忽左忽右的穿行數百步，突然視界一寬，看見了一條峽谷的入口！

峽谷形勢甚爲雄美，谷中長着奇花異草，像是一塊人間仙境！

終南一劍仙一見之下，不由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好地方！」

孟三彥笑道：「哼，倒沒有想到她會住在這地方！」

終南一劍仙道：「她必是住在峽谷裏面。」

孟三彥點頭「嗯！」了一聲。

終南一劍仙道：「咱們進去吧！」

孟三彥又點了一下頭，舉步便向前走去。

峽谷口寬約三四丈，谷中遠處是一片濃鬱參天

的大森林，都是幾千百年的天然古木，樹幹糾纏盤錯，垂鬚如幔，林中幽邃陰暗，充滿神秘恐怖的氣氛！

三人才走到峽谷，忽見旁邊矗立着一方石碑，上刻八個正楷大字：

「私人谷地擅入者死」！

孟三彥冷然一笑，大步而入。

終南一劍仙緊隨於後，低聲道：「孟大俠小心，谷中可能有埋伏！」

一言甫畢，驀聞谷內林中有嬌叱道：「來人止步！」

聲音淸悅响亮，却不見人現身！

孟三彥充耳不聞，繼續向前走去。

「好大胆，射！」

一陣利箭，突由林中射出，勢如驟雨朝三人飛罩過來！

孟三彥身上未帶武器，但他毫無懼色，只見他左手抱住管家婆，右手長袖揮拂而出，那幾支射到的利箭，頓像撞上一道無形的鐵牆，紛紛掉下，落在他跟前。

終南一劍仙喝彩道：「好厲害的流雲飛袖！」

孟三彥笑了笑，復舉步前進。

「站住！」

一聲尖叱，又由林中傳出，接着突見人影倏閃，刹時出現了七個紅衣少女！

她們人手一副弓箭，跳出林外，立時站成一排，個個搭箭於弓，拉得滿滿的，一齊瞄準孟三彥三人，準備發射。

令人吃驚的是：這七個少女年紀都在十六七歲左右，身材長的一般高大，面貌姣好，身子婀娜，而穿的竟是一種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衣裳——一種衣連褲的緊身衣裳！

其型式，就像「金身怪人」一樣，只差沒有蒙住頭部罷了。

紅色而緊身的衣褲，穿在少女的身上，那飽滿的胸部，纖細的腰肢，豐滿的臀部，修長而均勻的玉腿，就暴露無遺了！

任何人看到她們，不怦然心動才怪。

但今天的孟三彥，終南一劍仙和麥飛龍三人，對她們的出現只感到驚奇和困窘，他們一齊停下脚步，目瞪口呆的望着漸漸迫近的七少女，恍如置身於另一個世界，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那七個紅衣少女慢慢移步迫近，在距離三丈處停住，七支利箭仍緊緊瞄準孟三彥三人，其中一個啓口嬌叱道：「你們是誰？沒有看見谷口那塊石碑麼？」

孟三彥拚命眨眼睛，似想看個淸楚，但他視力天生有毛病，實在看不淸楚，當下回對終南一劍仙道：「白掌門人，這些姑娘穿的是甚麼衣裳呀？」

終南一劍仙尷尬的笑道：「很古怪，是一種緊貼身子的衣褲……」

孟三彥嘆道：「如今的女孩子愈來愈大胆了，怎麼可以穿這種敗壞善良風俗的衣服啊！」

終南一劍仙道：「可不是，老夫長了這麼大一把年紀，今天還是頭一遭見到女人穿這種不倫不類的衣裳，眞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孟三彥搖頭晃腦嗟嘆不已，嘆道：「可怕！可怕……」

那少女見他們只顧批評，不回答自己的話，登時柳眉倒竪，尖叱道：「你們快報上名來受死！」

孟三彥道：「別兇，小姑娘，我叫孟三彥，武林人稱『半瞎子』的便是，今天是來找我女兒孟凡的，妳快去叫粘艷娥那潑婦出來見我！」

那少女面色一變，問道：「你身後那兩人又是誰？」

孟三彥道：「老的是終南派掌門人，少的是他徒弟麥飛龍！」

那少女「啊！」了一聲，似甚吃驚，說道：「你們站着別動，待我去爲你們通報！」

說着，收起了弓，轉身奔入樹林中，瞬卽不見了。

其餘六個紅衣少女，仍把弓箭對着孟三彥三人，嚴陣以待。

終南一劍仙又是驚奇又是好笑，輕聲道：「看樣子，尊夫人在此組了一批娘子軍呢！」

孟三彥嘿然道：「果眞如此，我孟三彥眞是愧對武林同道了。」

管家婆忽然「桀桀」叫着，跳離孟三彥的懷抱，向那六個紅衣少女奔過去。

那六個紅衣少女似乎未曾見過面貌醜惡而渾身毛茸茸的猩猩，一見牠奔過來，頓時花容失色，又驚又怕的叫了起來。

孟三彥哈哈笑道：「別怕，牠和妳們一樣，是雌的！」

「桀桀……」

管家婆奔到一個紅衣少女跟前，手舞足蹈，跳躍亂叫不已。

那少女嚇得連忙後退，驚叫道：「快滾！不然我射死你！」

孟三彥笑道：「不行，妳不能射死牠，我們『管家婆』也是個姑娘，牠還沒出嫁呢！」

管家婆忽地跳到另一個紅衣少女面前，又亂跳亂叫。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燕山三十六寨總寨主神戟苗飛虎與盟友飛天骷髏歐一鵬、九頭龍主楊凡，宴請旋風十八騎當家紙刀霍宇寰，擬邀其合夥劫奪雙龍鏢局押保的一單紅貨，霍宇寰不允合作，要以黃河爲界，旋風十八騎在鏢貨未過前獨力動手，如沒成功，則任由燕山三十六寨下手，雙方一言爲定。雙龍鏢局總鏢頭無敵神龍伯濤以此次所押鏢貨價值太大，不敢獨力從事，發出武林帖，邀請神算子柳元、關洛大俠王克倫、九槐莊主徐達，滄浪客姚繼風等助護，由太原出發，急馳二十多里，至一樹林中一座凉棚前停馬歇息——

紙刀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高庸・文
培新・圖

一步艱難一步驚

一個老蒼頭模樣的家人，佇立在凉棚外。

柳元揮揮手，道：「車子停在路傍，人不准離鞍，分出四個去棚內取水就够了。」

衆人一聲應諾，勒住了坐騎，團團將鏢車圍在正中，四名趟子手滾鞍下馬，向凉棚走去。

剛到近前，四個人突然發出一聲驚呼，一齊停步。

龍伯濤喝問道：「什麼事？」

其中一名趟子手指着那老蒼頭道：「劉管事他……他……他……」

龍伯濤低聲對龍伯滄吩咐道：「留神鏢車，愚兄去瞧瞧。」

提一口眞氣，飛身離鞍，凌空掠至棚邊。

他身形剛剛落地，一條人影也緊接着疾閃而到，却是神算子柳元。

兩人同時飛落，注目之下，也同時吃了一驚。

那老蒼頭劉福，瞠目張口，呆呆站在日影下，雙手捧着一個紅漆拜匣。

拜匣中，除了一份大紅帖子，還有一柄用薄紙剪成的「紙刀」。

神算子柳元臉上微微變色，正要伸手去取那拜匣，龍伯濤忙喝止道：「且慢！謹防匣上有毒。」

柳元苦笑着搖搖頭，道：「霍宇寰不是下毒的人，縱要下毒，也儘可以下在茶水中，龍兄不必多疑。」說着，接過了拜匣，果然毫無異狀。

龍伯濤打開那份大紅拜帖，只見帖上寫着——

「旋風弟兄，刦富濟貧。



江湖共仰，綠林獨尊。
懲貪取鏢，勢在必行。
奉帖致意，留刀示警。」

帖末署名「霍宇寰頓首」。

龍伯濤怒哼一聲，道：「好狂的口氣！」

柳元輕吁道：「也難怪他狂，咱們的一言一動，他都瞭如指掌，事情才一開始，咱們就落在下風了。」

龍伯濤道：「依柳兄揣測，他們什麼時候會下手？」

柳元凝容道：「他既然已經留刀投帖，交待了江湖禮數，從現在開始，隨時隨地都可能下手。」

龍伯濤心頭一震，不由自主探手按着劍柄，縱目四下張望。

柳元微微一笑，接着又道：「不過，他也應該有自知之明。這一次，雙龍鏢局已精銳盡出，加上徐莊主和小弟等人，要想從咱們手中取走紅貨，只怕沒有那麼容易。」

龍伯濤奮然道：「對！我就不信他霍宇寰眞是三頭六臂，拚了身家性命，咱們也要鬥鬥他。」

柳元沒有接口，自顧將那份拜帖和紙刀摺好，小心翼翼收進懷裏，然後擧步上前，在劉福背心上輕拍了一掌。

劉福「哇」地一聲，吐出一口濃痰，兩腿一軟，跪倒地上，叩頭如搗蒜，連聲道：「老奴該死！老奴該死！」

龍伯濤寒着臉問道：「你一向做事很謹愼，怎麼會着了人家的道兒？」

劉福道：「老奴正在準備茶水，來了一個婦道人家，要討點水喝，沒想到她會從背後戮了我一指頭，又塞給我這個盒子……」

龍伯濤道：「那女人多大年紀？怎樣打扮？」

劉福道：「約莫二十七八，三十歲不到，穿一身大紅衣裙，是個痲臉。」

龍伯濤埋怨道：「平時我是怎樣告誡你們的？行走江湖，對僧道，婦女和殘廢人最要留意，你年紀一大把，怎麼竟這般糊塗……」

柳元道：「事已如此，不必再責怪他了。還是叫大夥兒用些茶水，早早上路要緊。」

龍伯濤道：「這些茶水還能吃麼？」

柳元笑道：「爲什麼不能？我說過：霍宇寰不是下毒的人。」

於是，招了招手，叫四名趟子手搬取茶水，分送給大家飲用。

人馬歇息了頓炊時光，果然證實茶水中並未下毒。

柳元又道：「由這裏再往前去，繞過狐偃山，便進入呂梁山區，這段路最爲險惡，必須預先作好準備。」

龍伯濤道：「全仗柳兄調度。」

柳元道：「從現在起，先撥出十名趟子手在前探道，每撥五騎，彼此相距不得超過三里，必須要呼應方便，隨時聯絡，另外再留兩位鏢頭和五名趟子手殿後，也以三里爲限，車馬盡全速趕路，午夜之前要趕到呂梁山下。」

龍伯濤道：「那豈不是要在山下過夜了麼？」

柳元道：「不妨。我知道呂梁山下，有一處回村，居民都以養馬爲業，那兒的村長與我曾有一面之識，咱們只須在村中略作休息，然後換馬連夜上路，天明已離開山區，銜接上離石縣的官道，就不用担心了。」

衆人聽了，盡皆振奮。九槐莊主徐達催促道：「既如此，事不宜遲，龍兄快快分撥人手，早些動身。」

龍伯濤立卽傳話，派出探道的趟子手，大隊車馬，順序啓行。

這辦法果然很有效，一路偵騎絡繹不絕，前後十餘里範圍內，任何風吹草動，全逃不過探子的監視。

整整一天，除了必要的休息之外，可說馬不停蹄，人不離鞍——這一天，竟趕了四五百里路。

薄暮時分，呂梁山的主峯業已在望。

龍伯濤道：「那村子還有多遠？」

柳元道：「快到了，就在那邊山峯脚下。」

衆人順着所指望去，遠處山巒陰影下，果然有幾縷淡淡的炊烟昇起。

炊烟，使人不期然聯想到熱騰騰的茶湯和香噴噴的飯菜，大家都情不自禁，暗暗嚥了一口饞水。

龍伯濤振臂大呼道：「回回村快到了，哥兒們，上緊些！」

衆人精神爲之一振，紛紛揚鞭催馬向前趕去。

誰知就在這時候，忽見一騎探馬，高擧着紅旗，飛馳而回。

柳元急忙約住了隊伍，喝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名探路的趟子手，氣咻咻答道：「前面村口外，發現有人刻字告警，小的們不敢進村，特來通報。」

龍伯濤詫異道：「是誰刻字告警？刻的是什麼字？」

那名趟子手搖頭道：「不知道是誰在村口大石上刻了字，警告鏢車不可駛進村子。」

柳元驚訝道：「有這種事？龍老大，咱們同去

看看。」

兩人飛騎越前，果然在距離村口里許處，發現路傍有塊大石，石上刻着幾行字——

「村中預佈陷阱，鏢車萬勿駛入。由此西行，步步艱險，千祈謹愼。」

龍伯濤瞠目道：「這是誰留的字？看語氣，倒像跟咱們是朋友。」

柳元沒有回答，逕自下馬，仔細觀察石上字跡和附近泥地草叢，又擧目四下眺望，許久沒開口。

龍伯濤道：「你看出了什麼？」

柳元搖搖頭，道：「我只是在奇怪，這刻石留字的人，究竟是好意？還是惡意？」

龍伯濤道：「他留字告警，提醒咱們謹愼，自然是好意了。」

柳元微微一笑，道：「只怕未必。」

龍伯濤道：「爲什麼？」

柳元指着附近草地上兩行淺淺的脚印，說道：「此地本來沒有石塊，那人爲了留字，特地從十餘丈外搬來這塊大石，又用類似『大力金剛指』的功夫，在石上刻字告警，其人功力之高，武林中並不多見。」

龍伯濤點頭道：「不錯。」

柳元又道：「他既然具有這樣高强的身手，必非無名之輩，留字告警果是出於善意，何以連名號都不肯留下？」

龍伯濤道：「或許他爲善不欲人知，只願在暗中幫助咱們。」

柳元道：「果眞如此，他就不會等到天色已晚，再在村口刻名留字了。試想，現在時已入夜，附近又沒有別的村莊，咱們不進回回村，勢必要在亂山中露宿，人困馬乏，那不是更危險嗎？」

龍伯濤駭然道：「照這樣說來，這留字的人可能就是霍宇寰了。他故佈疑陣，使咱們不敢進村中休息換馬，才好趁機下手。」

柳元道：「當然有此可能。不過，他若預先在村中佈下陷阱，等候咱們去自投羅網，也同樣很有可能。」

龍伯濤困惑地道：「那——咱們究竟還進不進村子裏去呢？」

柳元略作沉吟，斷然道：「我以爲還是照原訂計劃，進村子休息換馬，然後連夜上路。」

龍伯濤道：「萬一霍宇寰眞的在村中佈置了陷阱……」

柳元道：「兩害相權取其輕。咱們只要小心提防，不在村中久留，霍宇寰未必有下手的機會，相反，如果露宿荒山，這一夜必然難以平安渡過。」

龍伯濤想了想，道：「既然柳兄認爲進村較好，咱們就進去吧。」

柳元道：「請你傳話要大隊暫留在村外候命，咱們倆先去拜見村長，再作決定。」

龍伯濤依言行事，將大隊留在村口外，自己和柳元僅帶領四名鏢師隨行，併騎入村。

回回村實際就是一座寬敞的山谷，左右高山環抱，擁着數千頃一大片草原，谷內氣候溫暖，水草茂盛，只在谷口建一道木柵，便成了天生的絕佳牧場。

村中約有七八百戶居民，全以畜牧養馬爲業，村長姓白，今年已經八十多歲，和神算子柳元乃是舊識。

柳元在谷口通報姓名，不多一會，白村長便親自迎了出來，連聲道：「稀客！稀客！酒菜都涼了，怎麼這時候才到呀？」

柳元聽了這話，不禁一楞。

緊接着，白村長又向龍伯濤含笑施禮，道：「這位想必就是雙龍鏢局的龍局主了，貴客蒞臨荒村，請恕老漢未及遠迎，村裏已經準備好泊車休息的地方，爲什麼不讓鏢車一齊進來呢？」

龍伯濤愕然如痴，也驚得呆了。

白村長是位熱誠長者，又忙着吩咐啓開村口木柵，派人淸理馬欄槽房，準備安頓車輛，又殷勤邀約柳元等人到自宅欵宴——眞個是：山村聞客至，倒履急相迎。

柳元忍不住詫問道：「老人家好像早知道咱們要來，莫非竟能預卜先知？」

白村長呵呵笑道：「老漢又不是神仙，怎能預卜先知，這消息是一個朋友事先知訴的。」

柳元道：「敢問老人家的貴友是——」

白村長得意地道：「提起老漢這位朋友，諸位一定也聽過他的名號，此人就是武林中頂頂有名的俠盜，紙刀霍宇寰。」

龍伯濤聽得心頭一震，幾乎要驚呼失聲。

柳元臉上也微微變色，但仍强顏作笑，又問道：「老人家跟那霍宇寰是好朋友麼？」

白村長道：「他不僅是我們全村村民的朋友，也是我們的大恩人，有一年，山區乾旱成災，溪流枯竭，草木不生，若不是霍大當家慨伸援手，由百里外替我們運來粮草食水，全村人畜都要飢渴而死了。」

柳元輕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白村長似對霍宇寰有着無限欽佩和尊敬，接道：「提起這位霍大當家，眞是我們窮苦百姓萬家生佛，大江南北，黃河西岸，誰沒受過他的賑濟援助？我們雖然沒有見過他的眞正面貌，但家家都供奉

着他的長生祿位，諸位若不信，等會兒可以去村子裏看看。」

柳元默然無話，龍伯濤臉上却青一陣白一陣，顯得有些坐立不安了。

白村長又道：「今天午後，霍爺忽然駕蒞村中，是他親口告訴老漢，說諸位解着鏢車，傍晚時分就要到達，叫我們好好準備招待。村民們知道諸位是霍爺的朋友，都高興的了不得，整整忙了個下午，等着諸位駕到，飲食草料和房舍，全替諸位準備妥當了。」

柳元道：「霍爺現在何處？」

白村長道：「他有事不能久留，畧坐一坐便走了。但諸位儘可放心，霍爺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朋友，諸位到了村子裏，就跟回到老家一樣，今夜好好休息一宿，明日再恭送上路。」

正說着話，蹄聲入耳，鏢車和大隊人馬，已經被村民們簇擁着進了村口，全村居民扶老携幼，夾道相迎，好不熱鬧。

龍伯濤悄悄拉了柳元一把，低聲道：「怎麼辦？咱們這是闖到賊窩裏來了！」

柳元擺擺手，道：「既來之，則安之。你先陪着姓白的，不要露聲色，待我佈置一下。」

於是，吩咐鏢車就在村口空場上頓住，四週以馬匹環繞，隔離閑雜居民，場中燃起雪亮的燈火，週圍分佈火藥抬槍，數十名鏢師兵刃隨身，馬不卸鞍，把守得直如鐵桶一般，另外又暗暗分派趟子手，控制了村口出路，以防變故。

白村長看了不解，問道：「諸位遠來，想必都已勞累了，為什麼不讓大家進屋裏休息？」

柳元肅容說道：「不瞞老人家說，我等護送的鏢貨，關係十分重大，倘有閃失，不僅我等承當不起，更會累及貴村數百戶身家性命，還是謹慎些的好。」

白村長道：「這一點，諸位儘管放心，鏢車進了村子，我們就有責任護衞安全，諸位是霍爺的朋友，誰也不敢擅動車上一紗一線。」

柳元道：「老人家的好意，我們心領了，防範未然，總是應該的。」

白村長道：「難道要讓他們不眠不休，整夜看守着鏢車麼？」

柳元搖頭道：「不，咱們只想在村中畧作休息，午夜之前，就要動身上路。」

白村長訝道：「何須這般急迫？」

柳元道：「重任在身，難由自主。咱們還想跟老人家情商一件事。」

白村長道：「什麼事？諸位只管吩咐，只要我們辦得到，一定照辦。」

柳元道：「咱們急于趕路，人雖無礙，馬匹已不堪負累，老人家如能替咱們換一批馬匹，委實感激不盡。」

白村長笑道：「這是小事，村中有的是馬匹，等一會，老漢讓他們趕出百匹良馬，由諸位挑選就是了。」

柳元連忙道謝，同至白村長宅中，果然，正廳上早已準備了一桌豐盛的酒菜。

大家叙禮入座，隨即開席。

龍伯濤等人都暗懷着鬼胎，酒菜皆不敢先用，拈箸舉杯，莫不小心翼翼——結果，却証明全是自己疑心生暗鬼，酒菜內既無迷藥，也沒有下毒。

這一來，衆人越加困惑了。

看情形，白村長的確出于一片熱誠，絕沒有絲毫惡意，難道他並不知道霍宇寰刦鏢的計劃？

霍宇寰有恩于村民，若要下手刦鏢，這是個難得的好機會，為什麼要白白放過？

村外刻石留字的人，又會誰呢？

柳元心中納悶，便藉口入厠，退席而出，暗中巡察各處，在村子裏繞了一週，竟未發現可疑的事物。

鏢車停在空場上安然無事，守車的鏢師和趟子手們，都輪流用過了酒飯，也毫無變故。

柳元重又入席，私下把所見情形，告訴了龍伯濤。

龍伯濤皺眉道：「依我猜想，霍宇寰是不顧連累村中百姓所以沒有把刦鏢的計劃告訴白老頭。」

柳元搖頭道：「然則他到村裏來是為了什麼？他縱然無意在村中下手，也犯不着招待咱們。其中必有蹊蹺。」

龍伯濤道：「或許他是故意讓白老頭絆住咱們，以便在前途佈置等候。」

柳元道：「我也懷疑他是別有圖謀。總之，咱們以不變應萬變，仍照原定計劃連夜動身為妙。」

龍伯濤點頭道：「正合我意。」

商議定妥，立即起身告辭。

白村長挽留不住，只得滿懷歉意的道：「諸位既然堅持要走，老漢也不敢強留，我這就去吩咐他們準備馬匹，替諸位換馬。」

於是，傳下話去，不多一會，馬匹已安排妥當，由龍伯滄親自挑選，配好鞍鐙，換下了疲馬。

白村長直送到村口木柵外，兀自依依不捨的道：「諸位由延安府回程時，務必請來敝村，多盤桓幾日。」

柳元拱手道：「自當造訪。老人家若見到霍爺，也請替咱們多多致意。」

龍伯濤接口道：「咱們與霍爺黑白殊途，向少親近，想不到今夜反承他如此關顧。」

白村長笑道：「霍爺雖然置身綠林，却是位坦蕩熱誠的君子，諸位與他相處久些，就知道他的為人了。」

柳元也笑了笑，道：「但願有一天，讓咱們多瞭解這位武林怪傑一些。」

龍伯濤一揮手，大隊車馬順序啓行，迤邐離開了回回村。

一出村外，柳元便吩咐加鞭。

山路本已崎嶇難行，深夜更不易分辨路徑，車馬奔逐，苦不堪言。

但柳元彷彿在逃避什麼，連聲催促趕路，片刻也不許躭延。

一路疾行，馳出四十餘里，沿途除了偶爾驚起一羣羣宿鳥，什麼事故也沒有發生。

龍伯濤不由長吁了一口氣，道：「看來是咱們太多疑了……」

柳元却搖頭道：「現在斷言還嫌太早，離開山區之前，隨時都可能出事。」

龍伯濤道：「那霍宇寰若要下手，此時應該已有行動了。怎麼這樣平靜？」

柳元沉聲道：「風雨欲來，總有一段沉悶的時候——」

話猶未畢，前面一聲驚呼，似有人被馬摔倒。

龍伯濤急忙喝令停車，道：「怎麼一回事？」

一名趟子呻吟着道：「小的這匹馬，不知什麼緣故，突然失蹄倒了下去。」

龍伯濤喝道：「馬匹失蹄是常有的事，誰叫你大驚小怪的胡嚷嚷？快把馬扶起來！」

那趟子手吶吶道：「可是……這馬口裏吐着白泡沫，已經死了……」

龍伯濤吃驚道：「什麼？死了？」

他一提絲韁，正想催馬上前去查看！不料身下一虛，自己所騎的馬，也突然口噴白沫跨倒地上。

緊接着，「卜通」連响，前後左右又有十餘匹馬倒地不起，隊伍頓時大亂。

柳元飛身下馬，大聲道：「不許呼叫，大家棄馬燃火，團護鏢車。」

其實，不等他吩咐棄馬，數十匹剛由回回村掉來的馬匹，業已紛紛倒斃，連拉車的也不例外。

衆人慌忙撤出兵刃，亮起火把，團團圍住鏢車，口裏雖然不敢大呼小叫，心裏却通通跳個不停。

閃耀的火光下，觸目遍地馬屍，這情景，的確够令人胆寒了。

龍伯濤頓足罵道：「姓白的老匹夫實在可惡，滿口偽話，一肚子壞水，下次遇上決不饒他……」

回頭又向龍伯滄抱怨道：「你也太糊塗，挑選馬匹為什麼不當心？人家弄了手脚你也不知道？」

龍伯滄搖頭嘆道：「誰想得到他們會在馬匹上弄鬼呢？早若知道，就不該跟他換馬了。」

九槐莊主徐達說道：「事已至此，抱怨也沒有用，倒是快想個辦法，早早離開這鬼地方要緊。」

龍伯濤道：「還有什麼辦法好想？咱們人可以徒步，這輛車怎麼辦？」

柳元擺擺手道：「大家先不要急，那白老兒既在馬匹上弄了手脚，必有目的。或許旋風十八騎就在近處伺機發動，咱們切不可自亂陣脚。」

這句話，聲得衆人心裏一陣驚悸，果然都安靜下來。

柳元吩咐道：「徐兄負責保護鏢車，就用這些馬屍作掩護，佈置火藥抬槍；龍老二帶幾名趟子手，多紮火把備用，務必要使鏢車照耀明亮；龍老大和我分頭搜索附近，查看有沒有埋伏。」

衆人依計而行，刹時間，添了數十支火炬，將鏢車四週照得雪亮，人人兵刃出鞘，嚴密戒備。

柳元和龍伯濤分別搜查附近結果却一無所見。

龍伯濤惑然道：「那霍宇寰究竟在弄些什麼玄虛？」

柳元沉吟良久，道：「我想他不外有兩個目的，一是處處設疑，困惑咱們的心智；一是儘量拖延咱們的行程，以便從容佈置下手。」

龍伯濤道：「如果眞刀眞槍動手刦鏢，倒也落個爽快，像這樣疑神疑鬼，一夕數驚，却叫人受不了。」

柳元道：「事到如今，受不了也得受。他越是故佈疑陣，咱們越要鎭靜應付，稍涉急躁，正好墜入他的圈套。」

龍伯濤道：「難道咱們就困守在這裏，等他來宰割不成？」

柳元道：「當然不。」

龍伯濤道：「那該怎麼辦呢？」

柳元一字字地道：「仍按原來的計劃，繼續上路。」

龍伯濤道：「可是……這些馬匹……」

柳元道：「沒有馬匹，可以徒步。霍宇寰想使咱們遲緩困頓，咱們就偏不中他的計。」

龍伯濤道：「人可以步行，鏢車怎麼辦？」

柳元毅然道：「以人代馬，輪流挽車。」

這話一出口，頓時羣情嘩然。

大夥兒心裏都起了反感，忖道：這算什麼餽主意？一路上安安穩穩並無事故，偏你一個人在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放着村裏的暖炕軟被不准休息，

却把人當畜牲支使，你動動嘴子不要緊，咱們可就成了牲口了。

鏢局夥計平素都是養尊處優的「達官爺」，幾時幹過拉車的差事——衆人口裏不敢說什麼，神情上却流露出不豫之色。

柳元只作不知，大聲道：「除了八名火藥抬槍手之外，其餘的五人爲一組，輪流挽車趕路，天亮以前，無論如何要脫離山區。」

大夥兒委屈受命，反感越深。有人低聲發動牢騷，說道：「咱們又不是吃草長大的，又要拉車，又要跟馬跑得一樣快！」

也有人嘀咕道：「看來咱們雙龍鏢局，要改名三龍鏢局啦……」

閑言冷語，柳元只當沒有聽見，又將其餘人手，分派在鏢車前後戒備，又命八名抬槍手塡彈上藥，隨護在兩側……

正忙亂間，九槐莊主徐達突然低呼道：「聽！那是什麼聲音？」

人羣立卽靜下來，凝神傾聽，發覺竟是一陣急劇的馬蹄聲。

不知是誰脫口叫道：「旋風十八騎！」

這五個字，就像五聲霹靂震撼了每一個人。

大夥兒嘩然驚呼，紛紛向後倒退，有的拋了火把，有的急覓掩蔽；五名趟子手剛剛挽起車槓，也丟下就跑……

柳元沉聲喝道：「不許亂跑，大家高舉火把，退到鏢車傍去，抬槍手向前聽命。」

龍伯濤兄弟和九槐莊主徐達，都拔出了隨身兵刃，分站鏢車四邊，蓄勢而待。

馬蹄聲由遠而近，荒山靜夜中聽來，一聲聲就像敲擊在衆人心坎上。

鏢局中人都久聞「旋風十八騎」的威名，却很少人見過十八騎的眞面貌，大夥兒又是畏懼，又是好奇，個個瞪大眼睛，揑着冷汗，瞬也不瞬望着馬蹄聲來處。

蹄聲來自南方山道，正是鏢車的去路。

龍伯濤啞聲道：「柳兄，別讓他們太逼近，只要看見人，就用枱槍轟地。」

柳元點點頭，道：「我自有分寸。」

交談中，山道上出現了幾點暗影，向鏢車疾馳而來。

龍伯濤喝道：「枱槍手準備點火！」

八名枱槍手應聲舉槍，幌燃了火摺子。

柳元突然搖手道：「且慢！來的好像只有三四匹馬。」

龍伯濤道：「別管多少匹馬，只休讓它衝近鏢車。」

柳元道：「不要魯莽，先派幾個人迎上去，用絆馬索截住它。」

龍伯滄應聲道：「我去！」

一招手，帶了幾名趟子手，各携繩索，迎上前去，遠遠佈下了兩道絆馬索。

轉眼間，四騎快馬已風馳電奔般衝到。

龍伯滄一聲暗號，伏繩齊起，當場將四騎馬絆倒截住。

可是，奇怪得很，四匹馬都鞍蹬齊全，却空無人影。

龍伯滄在其中一匹黑馬的鞍袋中，找到半幅布巾，布上潦草寫着八個字——

「奉上馬匹，速離險地。」

柳元看了，眉峯微皺，親自取了一支火把，又將四匹馬詳細搜查了一遍。

繞到馬股後側，忽然輕哦了一聲，冷笑道：「果然是他。」

龍伯濤道：「他是誰？」

柳元道：「從筆跡分辨，與回回村外刻石留字的是同一個人。」

龍伯濤詫道：「這人三番兩次暗中相助，應該是咱們的朋友，你怎麼反而不高興呢？」

柳元哼了聲，道：「暗中相助的人，未必便是朋友。」

龍伯濤一楞，道：「爲什麼？」

柳元用火把指着馬匹後股，道：「你看看這是什麼？」

那是個圓形的烙印，中間有個篆體「燕」字，如非細看，不易發覺。

龍伯濤倒吸一口涼氣，道：「這是燕山三十六寨的馬匹！」

柳元點點頭，道：「現在你相信了吧？有時候，爲了利害便關，敵人也會互相帮助的。」

微頓，接着又道：「從咱們一離開太原，我就在懷疑，苗飛虎坐鎭燕山，是北五省綠林道上最有勢力的總瓢把子，紅貨消息既已洩漏，他們怎會毫無動靜？現在才知道，原來他們一直在暗中尾隨着鏢車。」

龍伯濤道：「他們爲什麼不動手刦鏢，反而留字示警，又送咱們馬匹？」

柳元道：「這原因，就很耐人尋味了，或許他們另有安排，或許爲了不願與旋風十八騎正面衝突，總之，『黃鼠狼給鷄拜年』，必然沒有存着什麼好心。」

龍伯濤搖頭道：「那咱們應該怎麼辦？」

柳元道：「爲今之計，只有以不變應萬變。從

目前的情形推猜，苗飛虎跟霍宇寰沒有合作，這是對咱們最有利的，若能利用他們互相牽制，平安渡過黃河，再得關洛大俠王克倫和滄浪客姚維風兩位會合接應，就不怕他們動手了。」

龍伯濤道：「既然這樣，咱們也不要客氣，四匹馬照單全收，早些動身。」

隨卽吩咐將馬匹套上鏢車，繼續趕路。

最高興的莫過於那些鏢師和趟子手們，有這四匹馬，大夥兒就不用挽車吃苦了。

可是，他們却沒想到，鏢車有馬匹曳拉，其行必速，人却得徒步追隨，那份艱苦，並不比挽車輕鬆多少。

更想不到的是，當他們離去之後不久，回回村的十餘名村民也隨後趕到。

那些村民，每人揹着一隻水袋，竟把「死馬當作活馬醫」，用竹管撬開馬嘴，給那些「倒斃」的馬匹，各灌了幾口藥汁。

不過盞茶光景，七十匹「死」馬居然全部復活了。

村民們一面淸點馬匹數目，一面說道：「霍爺總忘不了照顧窮人，他答應送我們七十匹馬，果然一匹也不少。」

其中一人笑道：「我們白賺七十匹好馬，那些達官爺可就慘了，由這兒到離石縣，少說還有二百里山路，够他們跑的囉！」

× × ×

不錯，二百里山路，的確是够人「跑」的了。

尤其人要和馬車競「跑」，那滋味越發不好受。

鏢車抵達離石縣城，已經是第二天午後，可憐那些鏢師和趟子手們，一個個鞋也破了，脚也腫了，狼狽得不成人樣。

柳元等人雖然還能勉强支持着，實際也已疲憊不堪，所幸一路上平靜無事，並未再與旋風十八騎或燕山三十六寨的人馬遭遇。

離石縣距黃河渡口，只有一天路程，沿途又是寬敞官道——鏢車進入城中，衆人才算鬆了口氣。

龍伯濤吩咐鏢車直駛西大街的「連陞客棧」，將全部客房包租下來，一面安排食宿休息，一面命人上街購馬，準備第二天騎用。

柳元問道：「龍兄打算在這兒住宿過夜嗎？」

龍伯濤點頭道：「大家趕了兩天一夜的路，實在不能再走了。咱們只住一夜，明天就上路。」

柳元正色道：「趕路辛苦是實情，休息購馬也很應該，但絕對不能在此地過夜。」

龍伯濤道：「那又是爲什麼？」

柳元道：「霍宇寰沿途故佈疑陣，燕山人馬一路尾隨不捨，他們之所以遲遲沒有動手，正是在等待適當的機會，只要咱們一停頓下來，就無異告訴他們下手的機會到了。」

龍伯濤苦笑道：「我何嘗不想早些動身，可是，這一夜山路趕下來，夥計們委實支持不住了。」

柳元道：「休息自然要讓他們休息，但必須分爲兩班，一半人休息，另一半人護守鏢車，每班輪流兩個時辰，到午夜時分，便繼續上路。」

龍伯濤道：「爲什麼一定要午夜上路呢？咱們可以輪班防守，等天明再走不行嗎？」

柳元道：「天明再走，趕到渡口已是黃昏時候，咱們這許多人，必定來不及渡河，如果午夜動身，天明抵達渡口，既可從容載渡，又易於防護。」

龍伯濤想了想，道：「好吧，就這麼辦吧。」

柳元又道：「咱們四人也分爲兩班，徐兄和龍老二先休息，你我負責前兩個時辰，各帶四名抬槍手，必須寸步不離鏢車。」

分配定妥，依計而行。輪到值班的人，難免滿腹牢騷，一肚子不情願；那些輪到休息的却迫不及待奔進臥房，身子才放平，一個個都發出了鼾聲。

柳元和龍伯濤携帶隨身兵刃，搬了兩把椅子，一左一右分坐在鏢車兩側，當眞是目不交睫，寸步不離。時間在平靜中渡過，轉眼兩個時辰過去了，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天色漸漸入夜。龍伯濤長吁一聲，站起身來，說道：「柳兄也該去休息一會了。」

柳元搖頭道：「我還支撑得住，倒是他們輪值休息的，叫他們換班交替，大家小睡片刻，才好趕路。」

龍伯濤沉吟了一下，笑道：「反正只有兩個時辰，索性我也不睡了，讓徐兄他們多睡一陣吧。」

於是，又坐下來。只命鏢師和趟子手們輪替，自己和柳元準備坐鎭到午夜。

兩批人手正在換班，忽見客棧掌櫃雙手捧着一拜匣，匆匆進來通報道：「龍爺，有客人拜訪。」

龍伯濤打開拜匣一看，頓時喜形於色，忙問道：「人在哪兒？」

客棧掌櫃道：「現在前面正廳中。」

龍伯濤連聲道：「快請！快請！」

一面將拜匣遞給柳元，一面答道：「這下好了，咱們正疲累不堪，恰好來了接應。」

柳元展開拜匣，只見裏面一張大紅拜帖上寫着：「洛陽王洛天頓首百拜」。

不覺皺了皺眉頭，問道：「這王洛天是誰？」

龍伯濤道：「柳兄何其健忘？這位洛天姪兒，就是關洛大俠王克倫的獨生子，前年他爹六旬大壽，你不是也見過嗎？」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高皐・文
培新・圖

殘梅俠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英羽自悲失戀，痛不欲生，乃遠離人世，終日在荒山野嶺中狂奔疾走，終於不支昏倒，爲姑嫂莊莊主敬元禮所救，一日與敬珍珍往山神廟遊玩，遭人暗算，雙雙墮入愛河，待悔懊返莊，發現家中正爲一般黑道高手進侵，英羽用內力逼出嘯聲，把一羣黑道高手震退，事後，莊主敬元禮要爲英羽與敬珍珍舉行婚禮，英羽不願成家，貪夜留書出走，並把沸波神功秘笈留下，以爲贖罪，英羽離開姑嫂莊後，連日奔波，這日在一農莊求宿，不料落入紅粉羅刹鈕柔兒陷阱，封了他的武功，携他同乘馬車——

柳葉雙眉久不描

鈕柔兒斜依錦榻，面露微笑，默默瞧了英羽一陣，道：「英少俠！你看我這輛車還可以麼？」

「哼……」

「怎麼，你不滿意？」

「廢話。」

鈕柔兒嬌嗔道：「咳，你這人怎麼老是蹩蹩扭扭的！告訴你吧，當今之世，你還是乘坐這輛馬車的第一個男人。」

「這麼說我應該感到榮幸了。」

「也可以這麼說，你可知道替咱們駕車的是誰麼？」

「不知道！」

「連弱水雙奇都不知道，虧你還敢出來闖蕩江湖！」

「什麼，他們就是情愛堅貞，老而彌篤的年橋陶光夫婦？」

「嗯，總算還有點見識。」

「哼，要這對老前輩替妳趕車，妳似乎太過份了。」

「我平生作事，決不強人所難，不信你問他們就是。」

天下之事，本來無奇不有，不管是眞是假，他都沒有窮根究底的必要，因而雙目一闔，逕自閉目養神起來。

馬車向西而行，經寧都直奔興國，十日之後，距興國已不足百里了。

在一個未初時分，他們到達了東村，還沒有進

入鎮集，忽然蹄聲震耳，十餘騎怒馬由車後狂馳而來。

來騎十分驟急，眨眼便已追近馬車，領頭三騎猛的一竄，竟攔住他們的去路。

年橋運腕一帶，馬車便停了下來，他向攔路三騎瞥了一眼道：「原來是江左五霸賈氏兄弟，老朽這廂有禮了。」

江左五霸之首的賈隆哈哈一笑道：「不敢當，前輩太客套了。」

年橋微微一笑道：「賢昆仲有什麼指教麼？」

賈隆道：「愚兄弟奉習大先生之命，特來拜謁鈕姑娘的。」

鈕柔兒在車廂之內冷冷一哼道：「習大先生怎麼說？」

賈隆道：「他要咱們帶兄弟迎接姑娘到翠微峯去……」

鈕柔兒道：「他也在翠微峯麼？」

賈隆道：「是的。」

鈕柔兒道：「他為什麼自己不來？」

賈隆道：「這個……在下就不知道了。」

鈕柔兒道：「你們回去吧，告訴習大先生，就說我分身不開。」

賈隆道：「姑娘如果不去，習大先生還另有交待。」

鈕柔兒道：「哦，說說看。」

賈隆道：「他要姑娘將姓英的交給咱們……」

鈕柔兒面色一變，冷冷道：「辦不到。」

賈隆呆了一呆道：「鈕姑娘，妳忘了習大先生是何等人物了！」

鈕柔兒哼了一聲道：「你是在駭唬我麼？」

賈隆道：「在下決無此意，只不過提醒姑娘一聲罷了。」

鈕柔兒道：「多謝好意，你們走吧。」

賈隆一怔道：「姑娘不願交出姓英的？」

鈕柔兒道：「不錯。」

賈隆道：「那麼在下兄弟只好得罪了！」

鈕柔兒面色一寒，冷冷道：「年大叔，不許留活口。」

年橋應聲道：「遵命。」

語聲甫落，長鞭疾掃，拍的一聲，賈氏五霸之一，已摔得腦漿迸裂，伏屍於道旁二丈以外。

弱水雙奇，果然盛名不虛，年橋躍身衝向敵騎，長鞭到處，眞個所向無敵。

老婆婆陶光守住馬車，她用的也是一條長鞭，一片烏光將馬車遮得風雨不透，衝來車旁的敵騎，沒有一個活着回去。

這是一場驚人的惡鬥，但賈氏五霸顯然不是弱水雙奇的對手，約莫頓飯時間，拚鬥已告結束。

年橋回到車轅之上，說道：「姑娘！都收拾完了。」

鈕柔兒道：「偏勞年大叔了，沒有留下活口來吧？」

年橋道：「沒有。」

鈕柔兒道：「好，咱們再趕一程，今晚趕到江背洞歇息吧！」

年橋道：「遵命。」

鞭梢拍的一聲脆響，馬車便傳來一陣晃搖，他們穿過東村，直向江背洞馳去。

當亥子之交的時分，他們才趕到鎮集，年橋叫開客棧的店門，由陶光服伺鈕柔兒下車，他再將馬車驅入後院。

這一路之上，只要是寄宿客棧，鈕柔兒必然包下整個後院，因為她不便與英羽同房，是以最起碼也要三間上房才能勉強够他們使用。現在問題來了，這家江背洞最大的聚豐客棧，只剩下後院西廂兩間客房。

弱水雙奇有生死不分，夜夜同房的習慣。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好年橋夫婦住西廂，鈕柔兒與英羽住到後院。

瞧到僅有的一張木榻，英羽皺了一下眉頭，對女人，他視如蛇蠍，却偏偏碰到一些尷尬之事。

其實，在這十幾天的相處之中，他對鈕柔兒已有部份瞭解，黑道中固然都是心狠手辣之輩。但自視極高，珍惜身體者也大有人在，鈕柔兒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她雖然視人命如草芥，對男女之事，却界限分明！

她瞥了英羽一眼，道：「對不起，英少俠，客房只有兩間，咱們不得不委屈一下。」

英羽哼了一聲，對鈕柔兒根本不予理睬，他拖了一張長櫈臨窗危坐，向窗外婆娑的樹影呆呆的瞧看着。

毒惡的散功散，使他變為一個平常之人，為了怕功力過早消失，他連運功調息也不敢輕於一試，現在無床可睡，他只好瞅着樹影發呆了。

他與鈕柔兒之間，更令人感到迷惑，他們是仇敵，却瞧不出半點仇敵的成份。

這情形是十分微妙的，主要的原因，自然是鈕柔兒心理的轉變。

當初，鈕柔兒處心積慮的擒獲他，是為了姑嫂莊的昆盧神劍，現在，她要瞧瞧英羽到底是不是硬骨頭，是不是當眞不為女色所動的鐵漢子。

就她那紅粉羅刹的渾號推想，鈕柔兒不僅心狠手辣，也生得綽約多姿，在江湖之中，這等女人是

少見的，因而，只要她芳踪所至，就會有不少拜倒石榴裙下之人。

可是，對那些百般獻媚者，沒有一個能獲到她青睞一顧，因而時至今日，她還是小姑獨處。

看多了軟骨頭，對眞正男人就會發生一種新鮮之感，這是她寧願暫緩取得昆盧神劍，要與英羽比一比誰行誰不行的原因。

本來她認為自己美過敬珍珍，英羽會對她動心的，只要她稍予顏色，還愁他不拜倒裙下！

然而，她想錯了，千里同車，氣息相聞，有時碰到凹凸不平之路，肌膚相觸也不止一次。

但，他竟是那麼冷靜，那麼無情，他幾乎從來沒有瞥她一眼，好像車廂之內，根本就沒有鈕柔兒存在一般。

這實在是令人難以忍受的，鈕柔兒眞想一掌擊碎他的腦袋。

殺死他，不過是舉手之勞，但如此一來，不行的就是鈕柔兒了，這口氣她焉能嚥得下去！

最後，她想到借助藥物，或是犧牲色相，當眞如此，也許有成功的可能。

她是使毒的大行家，却決不使用邪惡的淫藥，習大先生在魔洞的行為，她感到十分不滿，因而借助藥物已經此路不通。

她可以眨眼之間毒死千百人，要她裸露一下身體，或是搔首弄姿的表現一下，她說甚麼也提不起那份勇氣，犧牲色相自然勢所難能。

還有一項重要的原因，就是英羽的形影，不知何時竟撞開了她的心扉，她的言行，無形中受了英羽的影响，她不敢做出任何悖理之事，害怕英羽對她生出反感。

這位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對這十多天的旅程，好似經過十幾年的漫長歲月一般，她變了，嬌靨顯出幾分清瘦，也有點多愁善感起來。

現在她瞧着英羽的背影，坐在木榻之上呆呆的發楞，她認為這個算不得英俊的男人，似乎有一股令女人傾心的魔力，與他接觸逾久，也就使人陷溺日深，如果他此時向鈕柔兒提出某種要求，相信她是不會拒絕的。

他會麼？不，他瞧都不瞧她一眼，怎會生出那非份的想法！於是，她輕輕嘆息一聲，便和衣倒上床去。

天剛破曉，她醒了過來，第一眼她就瞧向窗前了。

他依然坐在長櫈之上，連姿態都沒有改變一下，一個失去武功之人，能够如此堅强，實在是人間少見。

「英少俠……」

「什麼事？」

「你要不要到床上歇息一下？」

「不必。」

話說得斬釘截鐵，不給人留半點餘地，這就是英羽，一個眞正男子漢的本色。

她會使他屈服嗎？不會的，縱然日從西出，也沒有人能改變他鋼鐵般的意志。

那麼不必比下去了，事實十分顯明，不行的是她……鈕柔兒。

不比麼？鈕柔兒就得面對幾項問題，如何收拾這個殘局，就是一件極端困擾之事。

如果給他解藥，他必然拍腿就走，決不會作半分之停留，那麼昆盧神劍她自然無法取得了，千里奔波，豈不是徒勞往返！

其實，得不到昆盧神劍算不了甚麼，如何留下英羽，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其次就是習大先生了，此人不僅功力通玄，在當今黑道之中，具有崇高無比的身份，更可怕的是他比狐狸還要狡詐，比鬼魅還要陰險，得罪了他，在江湖道上，就難以找到容身之處。

她並不眞的怕習大先生，武功她雖然遜了一籌，但她可以使毒，而且在萬洋山中，她還有一份雄厚的勢力。

於是，她作了一個決定，帶着英羽，儘快返回萬洋山。

因而她再度以柔和的口吻道：「咱們去吃早餐吧，吃了就早點上路。」

黎明時分，馬車駛出了江背洞，一路上馬不停蹄，經興國而奔萬安。

萬安在贛江的東岸，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水陸碼頭，在一個天色昏黯，還下着濛濛細雨的午後，他們到達江岸擺渡之處。

天色並不太晚，氣候也不太壞，但江岸兩側，却找不到一艘擺渡的船隻，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奇異現象，年橋忍不住驚噫出聲。

鈕柔兒聽到年橋的驚噫，遂嬌聲詢問道：「怎麼啦？年大叔。」

年橋道：「贛江兩岸沒有一艘渡船，情形似乎有點不對。」

鈕柔兒芳心一懍，手掀車簾，呼的一聲躍了出來。她秀目流轉，向四週打量了一陣，道：「我知道，他不會放過我的，年大叔！你將英少俠請出來吧。」

不待年橋相請，英羽已自行跨出車廂，道：「什麼事？」

鈕柔兒道：「少俠知道習大先生麼？」

英羽道：「一個陰狠無比的黑道霸主，在下久聞其名。」

鈕柔兒道：「圍攻姑嫂莊，他是主持之人，少俠在魔洞的遭遇，也是他一手造成……」

英羽道：「原來是他，難怪能够逃出我的掌下了。」

鈕柔兒一怔道：「你傷了他？」

英羽道：「不錯，他中了我掌，雖然血洒魔洞，可惜仍被他逃出手去。」

鈕柔兒道：「此人心性狠毒，睚眦必報，你這一掌，只怕會落得後患無窮！」

英羽淡淡道：「人間恩怨，是很難分清的，我並沒有傷妳，爲什麼要作妳的階下之囚？」

鈕柔兒面色一紅道：「也許是我錯了，不過習大先生已爲你佈下難以數計的天羅地網，你如果落到他的手中，只怕沒有跟我一道這麼舒適。」

鈕柔兒取出一顆紅色藥丸遞給英羽道：「散功散毒性奇特，服下解藥之後，還須兩個時辰的調息，你坐到江邊去吧，待會咱們爲你護法，也可免去後顧之憂。」

英羽神色一呆，他想不通鈕柔兒爲什麼要給他解藥，還不惜與習大先生爲敵，担負起爲他護法的重任，因而吶吶地說道：「這是爲了什麼呢？鈕姑娘。」

鈕柔兒道：「只是讓你知道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女人並不是完全令人憎厭的。」

英羽啊了一聲，他對這個以心狠手辣闖名江湖的女魔星，實在有點猜想不透。

而且幢幢人影，正由四面八方向江邊過來，他知道危機迫在眼前，無暇再浪費時間了，因而迅速吞下了解藥，便奔到滾滾江水之旁，趺坐閉目調息起來。

鈕柔兒令弱水雙奇分立英羽的兩側，她自己獨當正面，暗凝功力，向滾滾而來的人潮注視着。

來人之中，除了一個曾在姑嫂莊出現過的八荒劍客苗公輔，還有幾個名震江湖的黑道人物。

南北雙豪之一的南豪仇子華，鐵莊莊主鐵異星，問天堡天宇四狂宇文兄弟，每一個都是黑道中的一代兇人。

這七名高手之後，跟隨着約莫三十名神色驃悍的勁裝大漢，此等聲勢，眞個驚人已極。

在江岸一丈以外，他們站停了下來，八荒劍客苗公輔雙拳一抱，說道：「鈕姑娘，苗某這廂有禮了。」

鈕柔兒淡淡道：「苗大俠勿須客套，習大先生呢？他爲什麼不來？」

苗公輔道：「習大先生另有要事，他叫兄弟代表前來迎接姑娘……」

鈕柔兒撇撇嘴道：「小妹只是畧懂岐黃，習大先生何必如此看重！」

苗公輔一楞道：「妳在說些甚麼？」

鈕柔兒道：「不是習大先生病了？」

苗公輔道：「誰說的？」

鈕柔兒道：「小妹只是猜猜罷了，我想習大先生也許受了一點內傷，不過，人家那一掌可是十分霸道的獨門功夫，他縱然能够治愈，也只能保到五成功力，那黑道盟主之位，嘿嘿，自然非閣下莫屬了。」

苗公輔心頭暗喜道：「當眞麼？鈕姑娘！惡言中傷盟主，妳可知道是怎樣一個罪名？」

鈕柔兒道：「我怎敢中傷習大先生，其實他有沒有受傷，苗大俠比我還要明白。」

鐵莊莊主鐵異星冷冷一哼道：「習大先生學究天人，一點點內傷算得了甚麼，苗兄千萬不要受這丫頭的挑撥！」

苗公輔心頭一懍，暗忖：「鐵異星說的不錯，習大先生雖是受了內傷，並沒有功力減退的痕跡，如果當眞受了鈕柔兒的挑撥，自己只怕死無葬身之地了。」

因而哈哈一笑道：「鐵兄不要心急，我只是想明白這丫頭知道多少罷了。」

語音一頓，接道：「鈕姑娘！識時務者爲俊傑，我想妳不會不愛惜妳的生命的，將姓英的交給咱們吧，這是妳表示効忠習大先生的惟一機會。」

鈕柔兒微微一笑道：「原來各位是來要英少俠的，苗大俠何不早說。」

苗公輔道：「這是兄弟的錯，請鈕姑娘不要見怪。」

鈕柔兒道：「這算不得甚麼，不過交出英少俠卻有點困難……」

鐵異星截口道：「什麼困難，鈕姑娘不妨說出來讓咱們研究研究。」

鈕柔兒道：「英少俠的武功，各位是知道的了，連習大先生在得手之後，還被他打得負傷而逃，小妹如非暗中下手，憑咱們在塲之人，只怕誰也難得活着離開！」

鐵異星雖是不信，但看八荒劍客苗公輔那默不作聲的神態，就不得不有幾分相信了，他向趺坐調息的英羽瞥了一眼道：「他就是那姓英的麼？看情形咱們要拿他並沒有什麼困難。」

鈕柔兒道：「他中了小妹的劇毒，要拿下他確非一件太困難之事。」

鐵異星哼了一聲道：「鈕姑娘適才是故作驚人之言了！」

鈕柔兒道：「小妹決無此意，只不過向各位提出一點忠告罷了。」

鐵異星道：「此話怎講？」

鈕柔兒一嘆道：「這姓英的一身功力，實在曠世罕見，小妹先給他吃了幾隻藍蠍金鈎，再給他吃了一些七日斷魂粉，他微一運功，便有排出體外之勢，小妹無可奈何，再灌了他一碗毒龍湯，想將他體內之毒逼入經脈，那知如此一來，他竟變成一個毒人了！」

「毒人！」

這般氣勢洶洶的黑道高手，幾乎同時發出一聲驚呼，並且呼的一聲散了開來。

百年以前，江湖之上，曾經有過一段令人不寒而慄的往事，武林黑白兩道，幾乎因而一蹶不振，那就是一個毒人所造成的，雖然事過百年，仍能談虎色變。

苗公輔向英羽凝視半晌，意似不信，道：「兄弟曾聞傳說，毒人大都膚色如墨，兩眼還閃着綠光，姓英的爲甚麼沒有傳說中的現象？」

鈕柔兒道：「那要看他體內之毒而異了，苗大俠如果不信，你不妨觸摸他一下試試！」

苗公輔道：「鈕姑娘使毒之能，兄弟相信經過，妳說姓英的已變爲毒人，八成不會錯的了，不過，習大先生要姑娘將他帶往翠微峯，如果咱們無法辦到，將是一件麻煩之事。」

鈕柔兒道：「苗大俠說的是，好在我已餵給他另一種藥物，希望能够解除或是中和他身上的劇毒，苗大俠不妨屈留一下，一兩個時辰之內，就可以見出分曉。」

費了不少唇舌，鈕柔兒的緩兵之計，總算獲得初步成功。一兩個時辰之後，英羽必可恢復功力，這般黑道高手，就可能面臨一次噩運。

不過，鈕柔兒及弱水雙奇，依然在凝功戒備，面對虎視眈眈的敵人，他們不敢絲毫大意。

約莫頓飯時間，天宇四狂的老三宇文狻已大爲不耐，他哼了一聲道：「鈕姑娘，在下還有一事請教。」

鈕柔兒道：「什麼事？宇文大俠，請儘管吩咐好了。」

宇文狻冷冷一哼道：「妳是說那小子已經變作毒人了？」

鈕柔兒道：「不錯。」

宇文狻道：「不論任何人接近，他都會中毒，是麼？」

鈕柔兒道：「也不錯，宇文大俠，你要不要試試？」

宇文狻道：「那麼如果妳的解藥失靈，百年的劫運豈不又要重現江湖了？」

鈕柔兒微微一怔道：「不能絕無可能，不過按目前的現象看來，他體內劇毒，已在逐漸減退。」

宇文狻道：「那我就不必試了，殺了他豈不更加省事！」

天宇四狂果然狂得可以，宇文狻雙手齊抖，六枚淬毒梭鏢像漁網一般向英羽全身奔去。

他擲出的部位十分巧妙，左手稍先，三枚梭鏢奔向鈕柔兒與年橋之間的空隙，而且勢勁力猛，威勢極爲強勁。

鈕柔兒翠袖雙飛，年橋長鞭急振，三枚淬毒梭鏢都被他們震得飛向江岸。

爲了應付這三枚梭鏢，鈕柔兒的身形自然傾向一側，她與陶光之間的空隙也就拉得較大，這只是眨眨眼的時間，宇文狻右手的三枚梭鏢已趁虛而入，陶光擊飛了一枚，另兩枚却穿過他們的防守綫直奔英羽的前胸。

任何一個運功調息之人，都不能受到干擾，否則就會走火入魔，不死也得重傷。

現在兩枚淬毒梭鏢奔向英羽的前胸，鈕柔兒及弱水雙奇全都鞭長莫及，在如此情形之下，英羽的危機也就可想而知了。

梭鏢去勢若風，眨眼便已到達英羽的胸前，鈕柔兒在駭極驚呼，弱水雙奇也爲這位不平凡的少年表示惋惜。

但噹噹兩下輕响，梭鏢竟在英羽身前一尺之處掉了下來，他垂眉闔目安坐如故，對那兩枚要命的梭鏢，他似乎毫無所覺。

那兩枚去勢勁急的梭鏢，爲什麼會忽然墜落，在塲不少高手，沒有一個知道它的原因。

鈕柔兒吁出了一口長氣，同時秀目圓睜，向宇文狻叱喝一聲道：「你這是作甚麼？如果當眞殺死了英羽，咱們怎麼向習大先生交待？」

鐵莊莊主鐵異星一哼道：「鈕姑娘說的不錯，殺了姓英的，確是難以交待，不過，此人似乎有點邪門，咱們不弄個明白，習大先生同樣會責怪咱們的。」

他向南豪仇子華使了一下眼色，撤下肩頭的吳鈎劍，雙雙向英羽趺坐之處闖去。

鈕柔兒伸手一攔道：「你要作甚麼？」

鐵異星道：「我要瞧瞧姓英的。」

鈕柔兒道：「不行，姓英的劇毒未解，任何人不得接近。」

鐵異星冷冷道：「妳餵給他解毒藥物是怎樣接近的？哼，光棍眼裏不柔沙子，在咱們眼前，妳最

好少要花招！」

鈕柔兒粉頰一寒道：「我能使毒，自然能接近於他，退回去吧，鐵大俠！爲了免於鑄成大錯，我不得不對意圖接近英羽之人加以阻止。」

鐵異星吳鈎劍一推，一股勁風，直奔鈕柔兒的肩頭，口中冷冷一哼道：「如此說來，鐵某只好得罪了！」

鈕柔兒粉頰一變，她知道拖延計劃仍然瞞不過這般老狐狸，現在別無選擇，只好盡力一拚，於是翠袖一抖，向吳鈎劍拂了過去。

鐵異星名震北疆，一身功力並不在八荒劍客苗公輔之下，鈕柔兒翠袖剛剛拂出，他已抽劍撤身，吳鈎劍刷刷三招，所指之處，全是鈕柔兒的要害大穴。

鈕柔兒長嘯一聲，翠袖雙揮，兩人便纏鬥在一起，論功力，半斤八兩，一時之間，將難以分出勝負。

南豪仇子華也與年橋交上了手，他使的是一對短矛，右手一點年橋的長鞭，同時身隨矛進，左手矛猛的扎向年橋的腹部。

此人出手一招，便是如此的兇狠，年橋也被他逗起了殺機，他掌中的長鞭，已浸淫了數十年，使用起來可說靈活無比，只是腕脈微微一挫，長鞭便以蟒翻身之勢，急點仇子華的左肋，同時踏步旋身，將仇子華的短矛閃避開去。

仇子華心頭一凜，足尖急點，側躍五尺，左臂橫掃，防護年橋的長鞭跟踪襲擊。

這一招互換，南豪顯然較年橋差了一籌，但雙方都是當代武林的成名人物，一時半刻勢難分出勝負。

戰鬥呈現膠着，對鈕柔兒等是不利的，因爲對方人多勢衆，一旦展開羣毆，他們決難保護英羽的安全。

當鈕柔兒一袖震退了鐵異星之後，她迅速掏出三粒龍眼大小的黑丸，口中嬌叱一聲，喝道：「住手！」

鐵異星瞧到她掌中的黑丸，面色一變，果然不敢再行進攻，那落在下風的南豪仇子華，也藉機躍出戰圈之外。

這般黑道梟雄，對鈕柔兒掌中的黑丸全都十分畏懼，八荒劍客退了兩步，連連搖手道：「鈕姑娘有話好說，千萬不可做出愚蠢之事！」

那黑色彈丸名叫陰燐搜魂彈，一彈出手，燐火毒烟可以廣及五丈範圍，它不僅見物即着，毒烟所至，更能使生物絕滅，它是當代威力嚇人，歹毒無比的暗器之一。別看八荒劍客等人多勢衆，三粒陰燐搜魂彈，準能叫他們屍骨無存。

不過這幾粒威力絕倫的彈丸，是鈕柔兒師門遺物，傳到她的手中只剩下這三粒了，如非萬不得已，她自然不願輕易使用，而且她開罪了黑道盟主，今後的處境，必將十分險惡，她必須留下它們來對付習大先生，因而冷冷道：「你們仗勢迫人，這可不能怪我。」

苗公輔道：「鈕姑娘誤會了，咱們不過是害怕百年前舊事重演罷了，姑娘既如此堅持，咱們不動姓英的就是。」

鈕柔兒道：「苗大俠既肯見諒，小妹非常感激，至於小妹的性格，我想習大先生是知道的，要我交出姓英的可以，但是決不是在兵臨城下的情況之下！」

苗公輔一怔道：「鈕姑娘是要咱們退走？」

鈕柔兒道：「不錯。」

苗公輔輕咳一聲，說道：「鈕姑娘可曾想到此事的後果！」

鈕柔兒冷哼一聲道：「任何後果小妹都願一肩承担，但你們再要不走，可別怨我出手無情！」

她說話之時，已將陰燐搜魂彈分握雙手，右臂微揚，做出一個投擲的姿態。

八荒劍客苗公輔無可奈何的咳了一聲道：「鈕姑娘一意獨行，妳會後悔的，咱們走！」

在一陣急驟的蹄聲之後，八荒劍客等果然退走了，鈕柔兒輕輕嘆息一聲，才扭頭向英羽瞧去。

當她向英羽一瞥，心頭竟然猛的一震，在姑嫂莊中，她已經知道英羽身手不凡，但決未想到他的功力是如此之高。

此時他寶像莊嚴，一片似烟似霧的淡淡紅光，在他週身緩緩流轉，看來他不僅劇毒已除，縱然有人暗算於他，在那護身罡氣環繞之下，只怕也難以如願。

她嬌靨之上，是一股喜憂參半的神色，秀眉雙皺，長長嘆息一聲道：「他是天際神龍，曠代奇葩，勿怪一般庸脂粉俗，他都不一顧了。」

陶光微微一笑道：「他果然是一個人間奇男子，依老婆子看來，當今之世，除了姑娘，只怕沒有人堪與匹敵，如果姑娘願意，讓老婆子作一次現成的紅娘如何？」

鈕柔兒粉頰一紅道：「能够得婿如此，自然不枉此生，不過嬸嬸也太小看他了……」

年橋道：「不錯，英少俠決不是忘情背本之人，他既然撇掉敬珍珍，可能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咱們姑娘雖然强過敬珍珍，成功之數只怕也十分渺茫。」

陶光道：「老婆子有一點意見，不知道姑娘同

不同意？」

鈕柔兒道：「妳說說看。」

陶光道：「姑娘要我在姑嫂莊附近探聽英少俠的行動，據老婆子所知，他不僅孑然一身，無親無友，還犯了姦殺金橋楊門婦女的罪，可說四海雖大，難有他容身之處……」

鈕柔兒嗯了一聲，道：「說下去。」

陶光道：「一個身世孤獨之人，精神上難免陷於苦悶，咱們不妨放長綫，釣大魚，只是姑娘就得耐心等候，還得受點委屈……」

年橋雙掌一拍，道：「好計策，咱們姑娘塡補他精神上的空虛，解決他江湖上的困難，人心是肉做的，我可不相信他不好好的投向咱們姑娘的懷抱裏。」

鈕柔兒一嘆道：「嬸嬸的計策是好的，只是他個性太強，實在難以樂觀，而且圖謀他的人既多，黑道中人又成了咱們的死敵，前途的艱險，也就可想而知了。」

陶光道：「姑娘之意，是……」

鈕柔兒銀牙一咬道：「如果這是命運，咱們只好聽命運的安排……」

這是鈕柔兒決定，而這項決定是痛苦的，她明瞭英羽有着堅定不移的性格，一廂情願，不一定獲得成功。而且她站到英羽的一方，就要應付多方面的困擾，未來的前途是十分艱苦。

然而她還是決定了，這就是情，不可以常理推測的男女之情。

現在她像一個賢淑的妻子，忠實的僕人一般的在他身側侍候着，那美麗的嬌靨之上，是一片欣慰與關切的神色。

又是頓飯時間，英羽週身的紅光收起了，他雙目一睜，射出兩股冷電般的眼神，流目四轉，才緩緩的立起了身形，道：「謝謝三位，在下已經痊癒了。」

陶光道：「恭喜少俠，只是……咳，却害苦了咱們姑娘了！」

英羽道：「此話怎講。」

陶光說道：「適才少俠入定不久，八荒劍客苗公輔，就率領鐵莊莊主鐵異星，南豪仇子華，問天堡天字四狂宇文光兄弟，及三十餘名黑道高手，到達……」

英羽一怔道：「果然是一個驚人的陣勢，他們是衝着在下來的麼？」

陶光道：「自然是了……」

英羽淡淡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你們應該將我交給八荒劍客才是。」

陶光面色一變道：「你太小看咱們姑娘了，弱水雙奇的主人，豈能做出臨危背義之事！」

英羽神色一呆，暗忖道：「弱水雙奇，實在是兩個名滿江湖的正道人物，他們對鈕柔兒以僕人自居，這位紅粉羅刹必然有其過人之能，再說這一路上，鈕柔兒的表現也確非一般黑道可比，她出手固然狠毒，但不失爲一個潔身自愛的好姑娘。」

因而，他面色一整，說道：「對不起，在下失言了。」

陶光咳了一聲道：「我老婆子就是這副德性，要說什麼總想一吐爲快，咳，適才咱們姑娘爲保護少俠而力戰羣雄，差一點將小命兒送掉，我說你害苦了咱們的姑娘，並沒有說得過份。」

英羽向鈕柔兒抱拳一拱道：「謝謝鈕姑娘。」

鈕柔兒還了一禮道：「小妹拚鬥黑道羣雄，只是向少俠贖罪罷了。少俠千萬不要放在心上。」

英羽道：「那麼鈕姑娘如無別事，在下想就此告辭……」

年橋道：「慢一點，少俠……」

英羽道：「老人家還有什麼吩咐？」

年橋道：「請問少俠前往何處？」

英羽一嘆道：「一個天涯飄零之人，那有什麼一定的去處。」

年橋咳了一聲道：「如此說來，咱們是同病相憐了。」

英羽意似不信道：「鈕姑娘與兩位老人家名震江湖，怎能與在下相比！」

年橋道：「以前是的，現在麼……」

英羽道：「現在怎樣了？」

年橋道：「習大先生是黑道霸主，爲人陰狠毒辣，睚眦必報，咱們姑娘得罪了他，他還會放過咱們麼？」

英羽一怔道：「這……咳，咳，爲在下使三位担當風險，在下實在難以心安……」

年橋道：「不必担憂，少俠！咱們四人結伴而行，相信天下都可去得。」

英羽搖搖頭道：「在下命途坎坷，不願使各位再受牽連。」

年橋道：「咱們的處境與少俠相差無幾，少俠大可不必顧慮。」

英羽道：「在下還有許多私事，實在不便與人同行，不情之處，還望各位多多鑒宥。」

弱水雙奇費盡了唇舌，估不到英羽竟是如此的固執，陶光不由面色一沉，道：「咱們姑娘不惜開罪習大先生，弄得四海沒有容身之地，你就不想想那是爲了什麼？而且咱們結伴同行，是兩相有利之事，憑咱們的武功及閱歷，還會拖累你不成！」

鈕柔兒嘆息一聲道：「不要說了，陶大嬸，人各有志，咱們怎能勉强別人！請吧，英少俠！祝你前途珍重……」

英羽畧畧一楞，便雙拳微微一拱，扭頭疾馳而去。

他的心腸當眞是鐵打的麼？爲什麼會如此的無情？

其實這也怪他不得，兩中劇毒，七日斷魂粉，惡毒的散功散，不都是鈕柔兒所下的麼？她雖然給了他解藥，還不惜開罪黑道霸主而爲他所護法，但女人的心像二八月的天候，善變而令人難以捉摸，她究竟存的什麼心腸，英羽實在不敢想像，那麼也只好當機立斷，作一個無情之人了。



英羽與小鎖子聯騎馳向鄂境。

× × ×

中路舖，在長沙（潭州）衡陽之間，當湘水之西，位於縱貫官道，雖然只是一個鎭集，市場却頗爲繁榮。

日色剛剛偏西，天保客棧歇下一個年歲靑靑的客人。

他像一個公子哥兒，鮮衣怒馬，擧止豪闊，但他那面頰之上一片冷肅，隱約間還有一股悲憤落寞之色。

他是英羽，一個不斷遭受橫逆的少年，他離開鈕柔兒的當晚，就在包裹中發現一封書信……

「英少俠！人生遇合，數有前定，我無法留下你，却禁不住你帶走了我的一切，你知道一個失去靈魂的軀殼是如何的痛苦麼？自然，我不需要你來憐惜，也不可能得到你的憐惜，因爲你對女人有偏見，認爲天下的女人都是醜惡的，我不敢對你說敎，只希望你放大胸懷，我想一個奇男子，大丈夫，是應該具有容人之量的。

「江湖之上，龍蛇混雜，好人固然多，壞人也不少，請你處處小心，善自珍攝。

「所留下的銀票，是經營布莊所得，來源是淸白的，你放心使用吧，知名不具。」

這篇洋洋洒洒的書信，有深愛，有激勵，有關切，英羽呆住了，他幾乎不敢相信是出於黑道女魔頭的手筆。

他沉思良久，忍不住喃喃自語道：「也許是我錯了，古往今來，女人中固不乏忠義節烈之人。」

翌日，他買鮮衣，購怒馬，將自己裝扮一番，以往那沉鬱的心情，也跟着開朗起來，然而，另一種打擊，又將他拉入痛苦深淵。

那是一項傳說，茶樓酒館，街頭巷尾，都以它作爲聊天的話題……

「柳葉雙眉久不苗，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這是江采蘋做的一首詩，據傳說：梅妃江采蘋，以她出衆的文才，嫻雅的神韻，加上她之天生麗質，像一顆璀璨的星星，入宮以後，便寵冠後宮，獲得玄宗的喜愛，可是好景不常，不久便被潑辣媢妒的楊玉環逼着將她遷到上陽宮冷藏起來了。

玄宗不忘舊情，當一次外夷進貢珠寶之時，他私命黃門量珠一斛賜給，前面那首詩，便是江采蘋謝絕賜珠的作品。

本來，侯門一入深如海，江采蘋進了皇宮大內，已經與英羽絕了緣了，雖然他無法忘掉她的倩影

，便也只好埋藏到心底的深處，讓痛苦去慢慢的啃噬。

現在，他的痛苦更深了，他認爲玄宗奪去了他的愛侶，而又不能保護江采蘋，他雖然尊敬君主，愛護國家，却痛恨玄宗情愛不專，是一個喜新厭舊之人。

他在天保客棧定了一間上房，向店小二要來一罎二鍋頭，所謂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一醉解千愁，未嘗不是打發積鬱的一種辦法。

當他酒入愁腸，睡眼惺忪之際，一聲嬌滴滴的呼喚，在耳畔響了起來，道：「喲，公子爺！你好自在啊！」

英羽扭頭一瞥，見是個全身綠翠，梳着兩條大辮子的少女，他感到似曾相識，却一時認不出來。

綠衣少女咭咭一笑道：「公子是貴人多忘事，連小婢一淸都不認識了！」

英羽啊了一聲道：「一淸？妳是梅莊的？」

一淸嬌笑一聲道：「是呀，公子！你總算是認出來了。」

英羽道：「妳怎麼到此地來的？二姑呢？」

一淸微微一笑道：「咱們莊主在長沙，我是來這兒辦事的，公子！還有一個人你爲什麼不問？她倒是時常惦記着你呢！」

英羽道：「誰會惦記我？妳們梅莊我認識的除了莊主和妳，就只有二白與小妁了，我跟她們不過泛泛之交，她們惦記我作甚麼？」

一淸道：「噯，公子！你別跟我裝糊塗吧，不要喝了，咱們去瞧瞧她。」

英羽將剩下的一盅酒，一口氣灌了進去，掏出一錠銀兩，往桌上一丟，道：「走就走吧，到那兒去？」

一淸道：「就在後院，你跟我來。」

英羽第一次喝如此多的烈酒，雖然他有一身越人的功力，走起路來仍有點脚下虛浮，如同騰雲駕霧一般。

後院一間上房，珠簾低垂，一燈如豆，一聲嬌慵的嘆息，由房中傳了出來。

一淸吸吸嘴，掀開珠簾，將英羽向裏面一推，順手帶上房門，悄悄退了回去。

英羽睜開醉眼向房裏一瞧，只見床榻之上玉體橫陳，一頭烏油油的秀髮，散落在酥肩及枕頭之上，她雖是面部向裏和衣而臥，仍能看出她那豐滿的身材極爲迷人。

酒爲色之媒，加上英羽激憤塡胸，理智幾乎失去控制，那誘人犯罪的軀體，極可能使他作出違反道德之事。

他脚下微窒，便再度向床前走去，一雙微泛紅光的星目，在散發着熊熊烈火。

距離木榻五尺遠近，他停下了脚步，道：「姑娘……」

「誰……」

那姑娘依然面向床裏，平靜的詢問着，對擅闖閨房的男人，表現得如此的冷漠。

「在下英羽……」

「英羽？」

呼的一聲，她竟然一躍而起，意外的驚喜，似乎使他有點手足失措。

半晌，她螓首一垂，道：「羽……你終於……原諒我了……唉，人非聖賢，誰能無過，我畢竟是一個女人啊。」

英羽呆了一呆，劍眉一抬，冷冷道：「不錯，妳是一個女人，人世間最毒惡的女人，如果我說原諒了妳，那必然是一句違心之論。」

她猛一抬頭，以糢糊的淚眼瞪着英羽道：「那你爲什麼要來……」

英羽道：「一淸要我來看一個梅莊的熟人……但我就要走了……」

他身形一轉，正待奔出房去，一淸却適時閃身而入，道：「公子！你不能走，咱們還有要事待商呢。」

英羽道：「什麼要事？」

一淸道：「咱們莊主，要替少俠你介紹一位友人……」

英羽道：「盛意心領，英某告辭了。」

一淸道：「咳，公子，你聽我說嘛，那位友人，身份特殊，行走皇宮大內，如同逛逛鎭集那麼隨便……」

英羽心頭一動道：「他是誰？」

一淸道：「那就要問咱們莊主了，長沙近在咫尺，咱們起個早，傍晚時分準可趕到。」

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誘惑，英羽不得不屈從一淸的邀請，試想如果他能隨着那人進入皇宮，不是就可以見到江采蘋了麼？

於是，他吆了一聲道：「好的，在下就跟姑娘去拜見貴莊主吧。」

一淸輕聲一笑道：「那麼公子就應該跟楊姑娘聊聊了，她加入了梅莊，是咱們莊主的得意門徒，愛屋及烏，公子不應該對她太過絕情，好啦，咱們明早再見。」

一淸悄然而退，客房之內剩下一片沉寂。

良久，楊綠君幽幽一嘆道：「羽……」

英羽冷冷道：「什麼事？」

「你不能坐下來談談麼？」

「咱們之間還有什麼好談的。」

楊綠君幽幽一嘆道：「唉，你無辜受害，我何嘗不是無辜之人……」

「妳也是無辜之人？哈哈哈……這倒是新鮮得很。」

「是的，因爲你知道的太少了。」

「嗯，說說看。」

「我不是楊百揆的親生女兒……這個，你知道麼？」

「啊……」

「習宣華是習大先生的姪兒，你自然也不知道了。」

「啊……」

「還有，楊百揆的獨子楊仲鯨，是習大先生的乘龍快婿……」

「啊……」

「這都够新鮮的吧？」

「不錯，但還不能證明妳是無辜之人。」

楊綠君道：「如果那晚發生的一切，都是楊百揆所安排的呢？」

英羽愕然道：「此話當眞？」

楊綠君道：「不僅千眞萬確，而且我也沒有與習宣華通姦懷孕之事。」

天下之事，固然無奇不有，像如此錯綜複雜的情節，却是英羽難以想像的，他呆立半晌，道：「我爲什麼要相信妳片面之言！」

楊綠君長長一嘆道：「如果不是師父收留我，我早已死無葬身之地了，此身已無可惜，不信你就試試吧。」

她說話之際，已緩緩脫去衣衫，雙目一闔，向床上躺了去下。

英羽一怔道：「妳這是做甚麼？」

楊綠君道：「在姑嫂莊中，你已經有男女間的經驗了，除了這樣之外，怎能叫你相信我是清白之軀？」

英羽怒叱道：「穿上妳的衣服！」

楊綠君穿上了衣衫，但淚滿粉頰，神情悽然的一嘆道：「你是相信了？」

英羽哼了一聲，身形一轉，便待奪門而出。

楊綠君呼叫道：「羽……你聽我說。」

英羽道：「妳還要說甚麼？」

楊綠君道：「你不想知道……譬如……」

英羽身形一震，霍的轉了過來，道：「不錯，楊百揆爲了甚麼，你又怎知我在姑嫂莊之事？」

楊綠君道：「我無法知道楊百揆爲了什麼，但可以提供一點綫索……」

英羽道：「說吧，我在聽着。」

楊綠君道：「令尊與金槍楊門原是通家之好，但楊百揆却對令尊鬩名色變……」

英羽沉聲道：「還有麼？」

楊綠君道：「你不認爲楊百揆的舉動有點不近人情？」

英羽道：「也許他做了什麼愧對家父之事？」

楊綠君道：「那麼只是對令尊，我想還有一份深深的恐懼。」

英羽道：「恐懼？他爲什麼要恐懼？難道，我參……」

楊綠君道：「事關重大，我不敢隨意猜測，不過，當英雄鏢局關閉之後，他對你這位故人之子視如路人，最後還以卑鄙的手段，要你身敗名裂，永難翻身，這自然有其重大的原因了。」

英羽沉思良久，才長長一吁道：「謝謝妳，請妳告訴我另一個問題。」

楊綠君道：「你現在已成爲舉世矚目之人了，難道你還不知道？」

英羽一怔道：「有這等事？」

楊綠君道：「尋救前太子的宮主，已經建立了不世功勛，再與王世子訂交，更爲江湖道上的無上殊榮，你的行動，自然人人矚目了。」

英羽道：「我幾時與王世子訂交了，江湖傳言，千萬相信不得。」

楊綠君道：「你忘邯鄲之事了，難道你沒有與安世子訂交？」

英羽啊了一聲道：「不錯，我答允過安公子赴漁陽一行，却不知道他是王世子。」

楊綠君緩緩道：「東平郡王安祿山，聖眷極隆，如果你願意置身殿堂，這倒是一個極好的進身之階。」

英羽淡淡道：「多謝指教。」

該知道的已經知道了，不知道的決非僅憑臆測能瞭解的。

而且，楊綠君給予他的打擊太深了，對這位瞬息百變的女人，他眞在難以盡信，因此，他旨退出房，回到他的居處。

但他心胸之中，像塞着一團亂髮剪不斷，理還亂，他眞在無法整理一個頭緒。

最使他心煩意躁的，自然是楊百揆了，他爲什麼對一個失踪的鏢局局主感到畏懼？

還有，以金槍楊百揆的武功，要殺死英羽，在當時不過是舉手之勞，他爲什麼要以卑鄙的方式，作出那不太高明的下下之策？

要弄明白此一問題，自然以尋找英雄鏢局的舊人最爲理想，可是，自從英雄鏢局失鏢，局主英昂

嘗率領局中鏢師因追鏢失踪之後，所有伙伴，似乎在一夜之間全部消失，英羽曾經明查暗訪，結果是一無所獲。

現在惟一可行之路，只有向楊百揆追查，縱然是與虎謀皮，他也得勉力一試。

不過他已經答允一清去見梅二姑，反正楊百揆有根有底，待見到江采蘋之後再找他也不爲遲。

經過一番苦思，他作了以上的決定，夜色已然深沉了，他只得放下愁懷，作了一番調息。

× × ×

筵開玳瑁，席列珍饈，在一個盛大的宴會之中，英羽見到了梅莊莊主梅二姑。

這是一個華燈初上的時分，一幢庭院深深的建築之內，正聚集着不少達官貴人，他們有山南道的巡察使，本州的刺史，都督，州尉，將軍等，數十人。

宴會主人是梅二姑，這個容貌清麗的半老徐娘，實在不是一個簡單人物。

當門上傳報「英公子到」，她像風一般的奔了出來，那份歡迎的熱忱，使得在座的達官貴人全都一驚。

梅二姑八面玲瓏，她向那些面呈不屑之色的貴人們微微一笑：「這位英公子是東平郡王世子的摯友，各位大人想必有過耳聞！」

「啊……」

在一片驚噫之聲過後，貴人們換了一副巴結的嘴臉，東平郡王炙手可熱，誰又敢不對英羽禮讓三分。

英羽不慣作虛僞應酬，也看不慣那些像六月天色般的嘴臉，只是作了一個羅圈揖道：「對不起，在下失陪了。」

梅二姑接着道：「安王爺急欲與英公子一晤，是以他一日之間，馳行逾百里之遙，實在太過疲勞了，綠君！妳帶英公子安歇去吧。」

在一間豪華無比的客房之中，楊綠君爲英羽準備了一切，當他飲食沐浴之後，梅莊莊主梅二姑卽親臨問候。

「英公子！久違了，這一向可好？」

這個梅莊主天生就有做一個女政客的風範，她問好是幾句十分平常的言語，但那親切，關懷的神態，却令人感到像一個久別重逢一般。

英羽雙拳一抱道：「托莊主的福，在下還過得去。」

梅二姑緩緩坐下，道：「請坐，公子，咱們聊聊。」

英羽依言坐下，道：「莊主不是還有很多貴客麼？別冷落他們……」

梅二姑道：「不要緊，那是些常客，有小妁他們招呼就成了。」

英羽道：「聽說莊主要替在下介紹一位友人，他是誰？」

梅二姑道：「是王世子安慶緒，他自邯鄲與公子一別，幾乎日夜思念，曾經托我探查公子的下落，總算沒有讓他失望。」

英羽神色一呆，暗忖：「安慶緒在漁陽，與長安相隔如此遙遠，而且他縱能帶自己前往長安，一個王世子，又怎能出入宮幃呢……」

梅二姑似已忖知英羽的心意，她笑笑道：「安世子說東平郡王很想見見公子，我也曾經在王爺之前讚揚公子的品學，公子如想到皇宮之內多點見聞，我想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英羽大喜道：「謝謝莊主，如果在下想見識上陽宮……」

梅二姑哈哈一笑道：「只要見到安王爺，那只是小事一件。」

英羽再度一揖道：「莊主如此成全，在下不知怎樣感激才好。」

梅二姑道：「如此說來，公子就太見外了。」

語音一頓，接道：「安王爺父子現在長安，短期內還不致返回漁陽，公子早點歇，明晨我就派小鎖子同你上道。」

她福了一福，便辭了出去，英羽像吃了一粒定心丸，這一晚不知做了多少甜蜜的美夢。

翌晨，小妁領來一位芬齡二九，風華絕代的麗人向英羽道：「英公子！她叫小鎖子……」

英羽一楞道：「原來是一位姑娘……」

小妁道：「這位姑娘可是與衆不同，她不僅對長安十分熟習，與東平王爺也有一段不平凡的交往，由她送公子前往是再也適當不過的了。」

英羽哦了一聲道：「如此在下就先行謝過。」

小妁道：「公子不必客套，咱們莊主交待過，只要是公子之事，梅莊將全力以赴，她昨晚因事離開長沙了，特別要我向公子表示歉意。」

英羽十分感動的道：「梅莊對在下如此錯愛，在下倒不好再作矯情之言了。」

小妁道：「本來嘛，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實在用不到那些虛禮浮文。外面馬匹準備好了，你們早餐後就起程吧。」

片刻之後，他們由長沙出發，沿洞庭湖的西岸，直向鄂境奔去。

此時正當暮春季節，綠肥紅瘦，原野青青，他們聯騎走馬，如同馳騁在圖畫之中一般。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孟星魂追循老伯睡房下的水道，來至馬方中家裏的庭院，但他還是來遲了一步，在他抵達那庭院中的時候，馬方中夫妻和一對小兒女，已經死去多時，他從死者的血漬及遺容上所表現的安詳態度，斷定是死者在服毒致死後才遭人補以刀傷的，他斷定老伯決不會在死者身上補上這刀傷，但又是誰幹的呢？老伯又到何處去了？終於他從馬方中隣居中探聽到有輛馬車在昨晚馳出馬家他去。老伯與鳳鳳躲在井底的地室中，鳳鳳對老伯似極厭惡，但經過不短的一段時間的相處後，鳳鳳似已改變心意，而對老伯殷勤侍候起來——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流星·蝴蝶·劍

古龍·文
培新·圖



一點溫情終生福

井水很清涼。

鳳鳳慢慢的啜着一杯水，幽幽道：「假如我們眞的能在這裏安安靜靜過一輩子，倒也不錯。」

老伯道：「你願意？」

鳳鳳點點頭，忽又長嘆道：「只可惜我們絕對沒法子在這裏安安靜靜的過下去。」

老伯道：「為什麼？」

鳳鳳道：「因為他們遲早總會找到這裏來。」

老伯道：「他們？」

鳳鳳道：「他們並不一定是說你的仇人，也許是你的朋友。」

老伯道：「我已沒有朋友。」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臉上還是連一點表情都沒有。就像是在叙述着一件極明顯，極簡單，而且我他完全無關的事實。

鳳鳳道：「誰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沒有朋友？眞正的朋友平時就看不出來的，但等你到了患難危急時，他說不定就會忽然出現了。」

她說的不錯。

眞正的朋友就和眞正的仇敵一樣，平時的確不容易看得出。

他們往往是你平時絕對意料不到的人。

老伯忽然想起律香川。

他就從未想到過律香川會是他的仇敵，會出賣他。

現在他也想不出誰是他眞正可以同生死，共患難的朋友。

老伯看着自己的手，緩緩道：「就算我還有朋友，也絕對找不到這裏來。」

鳳鳳道：「絕對找不到？」

老伯道：「嗯。」

鳳鳳眼波流動，道：「我記得你以前說過，天下本沒有『絕對』的事。」

老伯道：「我說過？」

鳳鳳道：「你說過，我還記得你剛說過這句話沒多久，我就從床上掉了下去，當時我那種感覺就好像地忽然裂開了似的。」

老伯凝視着她，道：「你是不是沒有想到？」

鳳鳳道：「我的確沒有想到，因爲律香川已向我保證過，你絕對逃不了的，否則我也不會答應他來做這件事了。」

她直視着老伯，目中並沒有羞愧之色，接着道：「你現在當然已經知道，我也是被他們買通了來害你的，因爲我以前本是個有價錢的人，只要你能出得起價錢，無論要我做什麼事都行。」

老伯道：「你從沒有因此覺得難受過？」

鳳鳳道：「我爲什麼要難受？這世界大多數人豈非都是有價錢麼？只不過價錢有高有低而已。」

老伯忽然笑了笑，道：「你又錯了，這世上也有你無論花多大代價都買不到的人。」

鳳鳳道：「譬如說……那姓馬的？」

老伯道：「譬如說，孫巨。」

鳳鳳道：「孫巨？……是不是那個瞎了眼的巨人？」

老伯道：「是。」

鳳鳳道：「他是不是爲你做了很多事？」

老伯道：「他爲我做了什麼事，絕不是你們能想得到的。」

鳳鳳道：「他在那地道下已等了你很久？」

老伯道：「十三年，一個人孤孤單單的在黑暗中生活十三年，那種滋味也絕不是任何人所能想得到的。」

他目中第一次露出哀痛感激之色，緩緩接着道：「他本來也跟你一樣，有雙很明亮的眼睛，你若也在黑暗中耽了十三年，你的眼睛也會瞎得跟蝙蝠一樣。」

鳳鳳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道：「要我那麼做，我寧可死。」

老伯黯然道：「世上的確有很多事都比死困難得多，痛苦得多。」

鳳鳳道：「他爲什麼要忍受着那種痛苦呢！」

老伯道：「因爲我要他那樣做的。」

鳳鳳動容道：「就這麼簡單？」

老伯道：「就這麼簡單！」

他嘴裏說出「簡單」這兩個字的時候，目中的痛苦之色更深。

鳳鳳長長吐出口氣，道：「但我還是不懂，他怎麼能及時將你救出去的？」

老伯道：「莫忘記瞎子的耳朵總比普通人靈敏得多。」

鳳鳳動容道：「他一直在聽？」

老伯道：「一直在聽，一直在等！」

鳳鳳的臉忽然紅了，道：「……那麼……那麼他豈非也聽見了我們……」

老伯點點頭。

鳳鳳的臉更紅，道：「你……你爲什麼連那種事都不怕被他聽見？」

老伯沉默了很久，終於道：「因爲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在我這樣的年紀還會有那種事發生。」

鳳鳳垂下了頭。

老伯又在凝視着她，緩緩道：「這十餘年來，你是我第一個女人。」

鳳鳳忽然握住了他的手，握得很緊。

老伯的手依然瘦削而有力。

她握着他的手時，只覺得他還是很年青的人。

老伯道：「你是不是已在後悔？」

鳳鳳道：「絕不後悔，因爲我若沒有做這件事，就不會認得這麼樣的人。」

老伯道：「我是個怎麼樣的人？」

鳳鳳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現在若還有人要我害你，無論出多少價錢，我都不會答應。」

老伯凝注着她，很久很久，忽也長長嘆息了一聲，喃喃道：「我已是個老人，一個人在晚年時還能遇到你這樣的女孩子，究竟是他的幸運？還是不幸？」

有誰能回答這問題？

誰也不能！

鳳鳳的手握得更緊，身子却在發抖。

老伯道：「你害怕？怕什麼？」

鳳鳳顫聲道：「我怕那些人追上孫巨，他……他畢竟是個瞎子。」

老伯柔聲道：「你應該也聽見馬方中說的話，到了前面，就有人接替他了。」

鳳鳳道：「我聽見了，那個接替他的人叫方老二。」

老伯道：「不錯。」

鳳鳳道：「但方老二對你是不是也會像他們一樣忠誠呢？這世上肯爲你死的人眞有那麼多？」

老伯道：「沒有。」

鳳鳳道：「但你却很放心。」

老伯道：「我的確很放心。」

鳳鳳道：「爲什麼？」

老伯道：「因爲忠實的朋友本就用不着太多，有時只要一個就已足够。」

鳳鳳忽然抱住了他，柔聲道：「我不想做你的朋友，只想做你的妻子，無論在這裏還是在外面，無論你將來變成什麼樣子，我都是你的妻子，永遠都不會變的。」

一個孤獨的老人，一個末路的英雄，在他垂暮的晚年中，還能遇着一個像鳳鳳這樣的女孩子。

他除了抱緊她之外，還能做什麼呢？

三

方老二趕車，孫巨坐在他身旁。

方老二是個短小精悍的人，也是個非常俊秀的車夫，他全神貫注在趕車的時候，世上沒有第二輛馬車能追得上他。

但現在他並沒有全神貫注在趕車。

他的眸子閃爍不定，顯然有很多心事。

孫巨忽然道：「你在想心事。」

方老二道：「你怎麼知道的？」

他顯然吃了一驚，因爲這句話已無異承認了孫巨的話。

但瞬息之後他臉上就露出了譏誚之色，冷笑道：「你難道還能看得出來？」

孫巨冷冷道：「我看不出，但却感覺得出，有些事本就不必用眼睛看的。」

方老二盯着他看了半天，看到他臉上那一條條鋼鐵般橫起的肌肉時，方老二的態度就軟了下來。

一個人若連臉上的肌肉都像是鋼鐵，他的拳頭有多硬就可想而知。

方老二嘆了口氣，苦笑道：「我的確是在想心事，有時我眞懷疑，瞎子是不是總比不瞎的人聰明些。」

孫巨道：「不是，但我却知道你在想什麼。」

方老二道：「哦。」

孫巨道：「你在想，我們何必辛辛苦苦的趕着輛空車子亡命飛奔，爲什麼不找個地方歇下來，舒舒服服的喝杯酒。」

方老二目光閃動，又在盯着他的臉，像是想從這張臉上，看出這個人的心裏眞正想的是什麼。

他看不出。

所以他只有試探着，問道：「看來你酒量一定不錯。」

孫巨道：「以前的確不錯。」

方老二道：「以前？你難道已有很多年沒有喝過酒了？」

孫巨道：「很多年——現在我幾乎已連酒是什麼味道都忘記了。」

方老二道：「你難道從來不想喝？」

孫巨道：「誰說我不想，我天天都在想。」

方老二笑了，悄悄笑道：「我知道前面就有個地方的酒很不錯，不但有酒，還有女人……」

他笑得連眼睛都瞇了起來，道：「那種屁股又圓又大，一身細皮白肉的女人，你隨便捏一把，都能捏得水出來——你總不會連那種女人的味道都忘了吧？」

孫巨沒有說話，但臉上却露出了種很奇特的表情，像是在笑，又不太像。

也許只因爲他根本已忘了怎麼樣笑的。

方老二立刻接着道：「只要你身上帶着銀子，隨便要那些女人幹什麼都行。」

孫巨道：「五百兩銀子够不够？」

方老二的眼睛已瞇成了一條綫，道：「太够了，身上帶着五百兩銀子的人，若還不趕快去享受享受，簡直是傻瓜。」

孫巨還在猶疑着，道：「這輛馬車……」

方老二立刻打斷了他的話，道：「我們管這輛馬車幹什麼，只要你願意，我也願意，我們隨便幹什麼都沒有人管，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他接着又道：「你若嫌這輛馬車，我們就可以把它賣了，至少還可以賣個百把兩銀子，那已够我們舒舒服服的在那裏享受兩個月了。」

孫巨沉哼着，道：「兩個月以後呢？」

方老二拍了拍他的肩，道：「做人就要及時行樂，你何必想得太多，想得太多的人也是傻瓜。」

孫巨又沉吟了半晌，終於下了個決定，道：「好，去就去，只不過……」

方老二道：「只不過怎麼樣？」

孫巨道：「我們絕不能將這輛馬車賣出去。」

方老二道：「爲什麼？」

孫巨道：「你難道不怕別人來找我們算賬？」

方老二臉色變了變道：「那麼你意思是……」

孫巨道：「我們無論是將馬車賣出去，還是自己留着，別人都有綫索來找我們，但我們若將這輛車和兩匹馬全都澈底毀了，還有誰能找到我們。」

他拍了拍身上一條又寬又厚的皮帶，又道：「至於銀子，你大可放心，我別的都沒有，就是有點銀子。」

方老二眉花眼笑，道：「好，好，我聽你的，你說怎麼辦，咱們就怎麼辦。」

孫巨道：「現在距離天黑還有多久。」

方老二道：「快了。」

孫巨道：「我記得這附近有好幾個湖泊。」

方老二道：「不錯，你以前到這裏來過！」

× × ×

方老二將車馬停在湖泊旁。

夜已深，就算在白天，這裏也少有人跡。

孫亘道：「這裏有沒有石頭？」

方老二道：「當然有。」

孫亘道：「好，找幾個最大的石頭，裝到這馬車裏去。」

這件事並不困難。

方老二道：「裝好了之後呢。」

孫亘道：「把車子推到湖裏去。」

「撲通」一聲，車子沒入了湖水中。

孫亘突然出手，雙拳齊出，打在馬頭上。

兩匹健馬連嘶聲都未發出，就像個醉漢般軟軟的倒了下去。

方老二看得眼睛都直了，半天透不出氣來。

只見刀光一閃，孫亘已自靴筒裏抽出了柄解腕尖刀，左手拉起了馬匹，右手一刀踩了下去。

他動作並不太快，但却極準確，極有效。

兩匹馬霎眼間就被他分成了八塊，風中立刻充滿了血腥氣。

方老二已忍不住在嘔吐。

孫亘冷冷道：「你吐完了麼？」

方老二喘息着，他現在吐的已是苦水。

孫亘道：「你若吐完了，就趕快挖八個大洞，將這兩匹馬和你吐的東西全都埋起來。」

方老二喘息着道：「爲什麼不索性綁塊大石頭沉到湖裏去，爲什麼還要費這些事？」

孫亘道：「因爲這麼樣做更乾淨！」

他做得的確乾淨，乾淨而澈底。

馬屍泡在湖水中，總有腐爛的時候，腐爛後說不定就會浮起來。說不定就會被人發覺。

那種可能也並不太大，但就算只有萬一的可能，也不如完全沒有可能好。

方老二嘆了口氣，苦笑道：「想不到你這樣大一個人，做事却這麼小心。」

孫亘道：「我不能不特別小心。」

方老二道：「爲什麼？」

孫亘道：「因爲我已答應過老伯，絕不讓任何人追到我的。」

他臉上又露出了那種很奇特的表情，緩緩接着道：「只要我答應過他的事，無論如何都一定要做到。」

方老二忍不住地道：「你還答應過他什麼？」

孫亘一字字道：「我還答應過他，只要我發現你有一點不忠實，我就要你的命！」

方老二臉色立刻慘變，一步步往後退，嗄聲道：「我……我只不過是說着玩玩的，其實我……」

孫亘打斷了他的話，冷冷道：「也許你的確只不過是說着玩的，但我却不能冒險，我絕不能給你一點機會來出賣老伯。」

方老二已退出七八步，滿頭冷汗如雨，突然轉身飛奔而出。

他逃得並不慢；但孫亘手裏的刀更快。

刀光一閃，方老二的人已被活生生釘在樹上，手足四肢立刻抽緊，就像是個假人般痙攣扭曲了起來。

那淒厲的呼聲在靜夜中聽來就像是馬嘶。

這個洞挖得更大更深。

孫亘埋起了他，將多出來的泥土撒入湖水裏，然後面朝西南方跪下。

他並不知道天上有什麼神祇是在西南方的，只知道老伯在西南方。

老伯就是他的神。

他跪下時瞎了的眼睛裏又流下淚來。

十三年前他就已想爲老伯死的，這願望直到今天才總算達成。

他流着淚低語！

「我本能將馬車趕得更遠些的，怎奈我已是個瞎子，所以我祇能死。」

沒有人知道他爲什麼一心要爲老伯而死。

他自己知道。

一個巨人生活在普通人的世界裏，天生就是種悲劇，他一生從沒有任何人對他表示過絲毫温情。

只有老伯。

他早已無法再忍受別人對他的輕蔑，譏嘲，和歧視，早已準備死——先殺了那些可恨的人再死。

可是老伯救了他，給了他温暖與同情。

這在他說來，已比世上所有的財富都珍貴；已足够令他爲老伯而死。

他活下來，爲的就是要等待這機會。

有時候只要肯給別人一絲温情，就能令那人感激終生，有時你只要肯付出一絲温情，就能收回終生的歡愉。

只可惜世人偏偏要將這一點温情吝惜，偏偏要用譏嘲和輕蔑去換取別人的仇恨！

孫亘慢慢的站起來，走向湖畔，慢慢的走入湖水中。

× × ×

湖水冰冷。

他慢慢的沉下去，摸索着，找到了那輛馬車。

他用力將馬車推向湖心，打開車門，鑽了進去。擠在巨大的石塊中，用力拉緊了車門。

然後他就回轉刀鋒，向自己的心口一刀刺了下去。

刀尖直沒至柄。

他緊緊的按着刀柄，直到心跳停止。

刀柄還留在創口上，所以只有一絲鮮血沁出，霎眼就沒入碧綠的湖水裏。

湖水依然碧綠平靜。

誰也不會發現湖心的馬車，誰也不會發現馬車中這可怕的屍身，更不會發現藏在這可怕的屍身中那顆善良而忠實的心！

× × ×

沒有任何線索，沒有任何痕跡。

馬，馬車，孫亘，方老二，從此已自這世界上完全消失。

所以老伯也從此消失。

四

一個聰明的女人，只要她願意，就可以將在世上最糟糕的地方爲你改變成一個温暖而快樂的家。

鳳鳳無疑很聰明。

這地方也實在很糟糕，但現在却已漸漸變得有了温暖，有了生氣，甚至已漸漸變得有點像是個家了。

每樣東西都已擺到它應該擺的地方，用過的碗碟立刻就洗得乾乾淨淨，吊在牆上的鹹肉和鹹魚已用雪白的床單蓋了起來。

馬方中不但爲老伯準備了很充足的食物，而且還準備了很多套替換的衣服和被單。

他知道老伯喜歡乾淨。

鳳鳳在忙碌着的時候，老伯就在旁邊看着，目中帶着笑意。

男人總喜歡看着女人爲他做事，因爲在這種時候，他就會感覺到這女人是眞正喜歡他的，而且是眞正屬於他的。

鳳鳳輕盈的轉了個身，將屋子又重新打量一遍，然後才嫣然笑道：「你看怎麼樣？」

老伯目中露出滿意之色，笑道：「好極了。」

鳳鳳道：「有多好？」

老伯道：「好得簡直已有點像是個家了。」

鳳鳳叫了起來，道：「像是個家，誰說這地方只不過像是個家？」

她又燕子般輕盈的轉了過身，笑道：「這裏根本就是個家，我們的家。」

老伯看着她容光煥發的臉，看着她充滿了青春歡樂的笑容，忽然覺得自己好像也年青了起來。

鳳鳳道：「世上有很多小家庭都是這樣子的，一個丈夫，一個妻子，一間小小的房屋，既不愁吃，又不愁穿，也不愁挨凍。」

她滿足的嘆了口氣，道：「無論什麼樣的女人，只要有了個這麼樣的家，都已應該覺得滿足！」

老伯笑了笑，道：「只可惜這丈夫已經是個老頭子了。」

鳳鳳咬起了嘴唇，嬌嗔道：「你爲什麼總是覺得自己老呢？」

他不讓老伯說話，很快的接着又道：「一個女人心目中的好丈夫，並不在乎他的年紀大小，只看他是不是懂得對妻子温柔體貼，是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老伯微笑着，忍不住拉起她的手。

有人將他當做好朋友，也有人將他當做好男兒，但被人當做好丈夫，這倒還是他平生第一次。

他從未做過好丈夫。

他成親的時候，還是他在艱苦奮鬥，出生入死的時候。

他的妻子雖也像鳳鳳一樣，年青，聰明，温柔而美麗，但他一年中却難得有幾天晚上和他妻子共同渡過的。

等他漸漸安定下來，漸漸有了成就時，他妻子已因憂慮所積的病痛而死，直到死的時候還是毫無怨言，毫無所求。

她唯一的要求，就是求他好好的看待她的兩個孩子。

他沒有做到。

他既不是好丈夫，也不是個好父親。

老伯是屬於大家的，已沒有時間照顧他自己的兒女。

想到他的兒女，老伯心裏就不由自主會覺得一陣酸苦。

兒子已被他親手埋葬在菊花下，女兒呢？……

他忽然發現自己從來沒有眞正瞭解過她，從來沒有眞正關心過她的幸福，他所關心的，只不過是他自己的面子。

「爲什麼一個人總要等到老年時，才會眞正關心自己的女兒？」

是不是因爲那時候他已沒有什麼別的事好關心的？

是不是因爲一個人只有在窮途末路時，才會懺悔自己的錯誤？

老伯長長嘆息了一聲，道：「我從來也不是個好丈夫，以前不是，以後也不會是的。」

鳳鳳嬌笑一聲，道：「我不管你以前的事，只要你現在……」

老伯搖搖頭，打斷了她的話，道：「現在我就算想做個好丈夫，也來不及了。」（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中篇連載

雪嶺珠魂

蕭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蒲天河與婁驥建交，隨彼回家，詎在婁驥代他往取行李時，爲婁家一醜女戲耍，蒲誤爲婁驥之妹，心中頗爲憤懣，是故對婁家兄妹欲助其往探白雪山莊查察五嶺神珠下落之義助，也不領情匆匆留書不告而別，不料忙中騎借婁驥之妹天山三虹的坐騎，至在前往天山途中，被白雪山莊小白楊于璇所誤會，要把馬匹扣留，蒲天河忿而與鬥，不愼身中于璇所發暗器五雷神木針，肩頭上被炸得血肉模糊，人也幾乎昏了過去，幸危急間，爲一幪面少女所救，那少女雖蒙着面孔，但在她那嬌嗓中也可推想得到必是絕妙佳人——

皚皚白雪別有天

在她動人的聲音裏，你可以想像得出，如果她笑起來，該是如何的甜美動人，這姑娘，該是屬於「艷若桃李，冷似冰霜」那一型的吧！

蒲天河仔細的看過她之後，斷定自己以前確實未曾見過這麼一個人。

他不由苦笑了笑道：「我並沒有說，我要去白雪山莊，姑娘也許認錯了人吧！」

蒙面少女雙手在胸前微微一抱，冰冰的道：「你也不要裝作，你這個人，我是認得的！」

說到此妙目一轉，冷笑道：「你莫非不問一問我是誰麼？」

蒲天河窘笑了笑，道：「我太失禮了，姑娘芳名是？——」

少女聞言，面却向側邊一轉，半天才冷冷的道：「你不必知道——」

蒲天河心中一怔，暗忖道：「怪也，這姑娘是怎麼回事，好像有一肚子氣似的，却又如何發在我的頭上？」

想到此，吶吶的道：「如果姑娘沒有別的事，我該走了！」

才說到此，那少女倏地轉過臉來！

蒲天河彷彿覺出她那一雙眸子內，散出了凌厲的兩道目力，不由心中一驚，只以爲自己是說錯了甚麼，慌忙止住了口。

蒙面少女，那雙剪水的瞳子，在他面上一掃，目光之內似有幾分怨氣。

她注視他很久，才微微歎息了一聲道：「你這

個人，莫非永遠是這麼不通人情事故麼？」

蒲天河呆了呆道：「姑娘此話怎麼說……？」

少女又發出了一聲歎息道：「我只問你，婁氏兄妹，你可認識？」

蒲天河吃了一驚道：「妳……？」

蒙面少女凝目望着他道：「說呀！」

蒲天河點了點頭道：「婁驥是我恩兄，怎會不認識，姑娘你怎會知道？」

蒙面少女微微哼了一聲，足尖翻起了一塊雪花，妙目微乜道：「婁驥之妹，婁曉蘭你可見過？」

一提起「婁曉蘭」來，蒲天河不由得臉上一紅，就好像說到了他內心的一件隱痛一般。

他點了點頭，極勉強的道：「也見過。」

少女一怔道：「哦？你見過她？」

蒲天河冷然道：「姑娘何以問到此事？莫非妳是那婁小蘭着來的不成？」

少女冷冷道：「倒也不差。」

蒲天河怔了一下，不自然的笑了笑道：「這就是了，姑娘必是受那婁小蘭之託，來此討回她的馬與寶劍了？」

少女妙目一轉，搖頭道：一先不談這些，我只問你，你方才說曾見過那婁曉蘭，可是眞的？」

蒲天河冷笑了一聲，道：「我不但見過她，還受迫與她較量了幾手功夫，她的功夫，比起她哥哥來，眞是差得太遠了！」

蒙面少女似乎呆了一呆，兩彎秀眉微微一皺，發出了一聲輕笑：「我與婁曉蘭親若骨肉，據她告訴我說，她只在你睡夢中，見過你一次，並未與你說過一句話，你怎說與她動過手，豈不是笑話？」

蒲天河冷笑道：「這事情你自是不知道了！」

少女由不住吁了口氣，似乎有些怨氣，道：「這也不說了，據我所知，那婁氏兄妹，對你不薄，你何以不告而別呢？」

蒲天河臉色大紅，半天作聲不得。

少女見狀一笑，道：「怎麼不說話了？」

蒲天河歎了一聲，說道：「這事，姑娘不必多問！」

少女鼻中哼了一聲，道：「你不說，我自然不會多問，不過，我要聲明的是，我那婁姐姐，並非是一般尋常江湖女子，她的武功也不是如你所說那樣糟！」

只見她秀眉向兩邊一剔，微微有些生氣，有點兒欲言又止的樣子。

蒲天河聞言，注視着她道：「姑娘與那婁曉蘭眞正難得……」

使他奇怪的是，以目前這個少女如此儀態武功，却又怎會與那醜惡不堪的婁曉蘭如此深交，二人在氣質儀表談吐武功……各方面論來，也顯然不是一條路上的，眞正令人不解了。

少女冷一笑道：「我倒要問問清楚，你說你見過婁曉蘭，她的樣子你可記得？」

蒲天河苦笑了笑，道：「不敢忘懷。」

蒙面少女更是有氣道：「你說說看，是甚麼樣子？」

這句話，不禁使得蒲天河大爲着難，他呆了呆道：「你既然與她要好，何必又來問我！」

蒙面少女氣得聲音有些發抖的說道：「不行，今天你非得說個清楚不可，你可不能隨便糟蹋人，你說！」

蒲天河歎了一聲道：「姑娘何必如此，其實那婁姑娘的美醜，又與我有甚麼關係……」

蒙面少女冷冷一笑道：「本來與你沒有什麼關係……蒲天河，你……你欺人太甚了……」

她語言傷感，這幾句話出口，幾乎都要哭出來，蒲天河聽她竟然直呼出了自己的名字，不由又楞了一下。

想不到，這姑娘竟然會爲了婁曉蘭落淚，這一點確是使他費解。

他只得歎息了一聲，道：「姑娘不必傷心，我何會欺侮了誰，說來我確錯了，不該走時匆忙，誤騎了婁姑娘的馬，姑娘既是她的好友，就請把此馬及寶劍轉交與她，就說我蒲天河他日登門再親自謝罪就是！」

少女搖頭道：「我才不管呢，你以後自己當面還她就是！」

蒲天河點了點頭，說道：「這樣也好，那麼我走了！」

少女這時止住了先前傷感，見他要走，忙道：「慢着，你的傷——」

蒲天河甚爲感激的道：「謝謝你，我想大概是無妨了！」

少女搖頭道：「你知道甚麼？那于四姑的五雷神木針，最是厲害，木針之上，浸有『木龜子』毒液，此刻天冷發作尙慢，你不覺得，只要一進屋子，微微一暖，毒性即刻發作，雖沒有性命之憂，只怕你這條右手也廢了！」

蒲天河聞言不由嚇了一跳，他方才沒有想到，一枚小小木籤，竟然如此厲害。

當時不由呆呆的道：「姑娘如此說，却又如何是好？」

少女憂怨的望了他一眼，輕輕一歎道：「我既如此說，當然知道解救之法！」

一面說着，却又自身側取出了一個小小的木瓶

，遞過來道：「這是老魔愛女江瑞琪，親手贈我的解藥，你只要把它塗灑在傷處，內飲雪水，不出一日夜，定能毒化腫消，也就好了！」

他此刻心情，眞是羞愧交集。

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一個男人，想不到天山道上，數次逢難受挫，雪嶺葬父，遇婁驥仗義相交，此刻又遇此女，好在是此男女三人，個性都是一樣的耿直，都似具有一腔熱血，旨在道義俠風，令人可敬！

先前，這長身少女挾縱之間，已見其美妙身材，只是彼時無心念及於此，此刻這麼面對的交談之下，蒲天河才發現出對方非但身材可人，就是說話的聲音，也是美妙到了極點！

尤其是她那露在面紗外面的眼睛，眉毛，更覺美得脫俗，可以想像得出，如此動人的一雙美目下，該是有多麼美的一張臉盤兒才能相配！

正當他思念於此，空中吹了一陣小風，這陣微風無巧不巧的，正好把那姑娘面上的一襲輕紗揭起，隱約的露出了這姑娘潔白的一張素臉，雖祗是那麼驚鴻一瞥，蒲天河已然發覺出對方竟然是美得驚人。

這時那少女似乎不願意對方看見了自己廬山眞面目，她後退了幾步，用那雙大而媚的眸子凝睇着他，冷冷的道：「你現在打算怎麼樣？」

蒲天河臉色一紅，訕訕道：「姑娘賜藥，感激不盡……」

少女雙眉一顰道：「何必說這些，我只是想問你，你打算怎麼辦？還是要上白雪山莊去麼？」

蒲天河點了點頭道：「我如不追回那五嶺神珠，還有何面目去見那武林同道？所以……」

說着，他長長嘆息了一聲，又道：「……姑娘相救之恩，感激不盡，姑娘既是婁驥兄妹的好友，這樣吧……」

說着左右看了一眼，不禁有些發呆。

少女秋波一轉，輕緩道：「你是在找那匹馬兒麼？」

蒲天河吶吶的道：「只顧與姑娘談話，竟然忘了這匹馬……姑娘請稍待，我去去就來！」

少女忽然輕笑了一聲道：「不用費事了！」

蒲天河搖頭道：「此馬是遺失不得的！」

少女一笑道：「你這個人倒也有趣，你既然把那婁姑娘的馬騎來，莫非不知道她這匹坐騎非異於一般？」

蒲天河皺了一下眉道：「怎麼異於一般？」

少女冷冷一笑道：「你且看來。」

說着纖指輕輕按唇，發出「吱！」的一聲來。

立時，澗石另一頭，傳出了一片馬嘶聲，遂聞得蹄聲得得，雪嶺間，但聞得鈴聲叮叮。

因那匹馬全身白色，在雪地上行馳，簡直不易分出，直到離得很近，才看清楚。

蒲天河不由大是驚愕，這時，那匹馬，竟自翻上嶺來，不時的發出長嘶之聲。

容牠行近，才看淸一切，蒲天河不由大喜，便跑過去拉這匹馬的扣鐶！可是那匹白馬，却把頭頸一揚，由他身側繞了過去，蒲天河暗道了聲：「不好！」

他猛地一個轉身，騰身追去，可是這時，却發現了那匹白馬，竟自跑到了那蒙面少女跟前。

牠一直行到了這少女身邊，並不時的用頭在少女身上擦着，現出一副極爲親密的樣子。

蒲天河不由得「咦！」了一聲，道：「姑娘……你……」

少女一笑道：「婁曉蘭是我好友，這匹馬我時常騎牠，也就熟了！」

蒲天河才含笑點頭道：「難怪呢！」

少女又道：「我那曉蘭姐姐素日騎牠，十分愛惜，想不到你竟然這樣忘命的騎牠，她要是知道了，眞要心疼死哩！」

蒲天河這時走近那匹白馬身邊，含愧道：「姑娘既與婁姑娘是閨中好友，我想將此馬與寶劍轉請姑娘還她如何？」

少女冷冷一笑，道：「你呢？莫非你沒有馬，就敢去白雪山莊？」

蒲天河雙目圓睜道：「唉，你眞是什麼都不懂，還要硬嘴！」

說着低頭一笑，足尖挑了一下地上白雪，蒲天河不由有些發窘的道：「姑娘這話是什麼意思？」

少女睨了他一眼，在她那海也似的深瞳子內，似乎包含有無限柔情，關懷。

她輕輕嘆了一聲，道：「老實跟你說吧，天山諸嶺無不高聳遼濶，縱橫千里，何況白雪山莊座落東山深處，你以爲來去是一件容易的事麼？」

蒲天河倒是沒有想到對方如此一說，分明她對此一帶地勢知悉甚淸，當下不由怔了一下。

少女哂道：「不要說你徒步行走了，就是有這匹沙漠豹，你也不一定能順利到達，再說你又沒有吃的，到了晚上，又沒有鋪的蓋的……」

說到此頓了頓，杏目白着他道：「你這個人可眞是糊塗極了！」

蒲天河聽她這麼一說，倒不由呆住了，過了一會，他咬着牙道：「這一切，我都可以忍受，這匹馬姑娘還是騎回去還她的好！」

蒙面少女一笑道：「得啦，你還是留着騎吧，

再說馬上的東西，你不是也用得着麼？」

蒲天河見她那雙眸子，似笑非笑的望着自己，益覺此女秀外慧中，美艷到了極點，偏偏她的話，說得極是，令自己無言以對。

當下眞不知再說甚麼才好，少女微微笑道：「怎麼樣，打定了主意沒有？」

蒲天河只得點點頭道：「姑娘既然如此說，我只有暫時借用了，不過，這對婁姑娘未免有點說不過去！」

少女漫吟了一聲，道：「眞難得，居然你還記得那婁姑娘，我以爲你是在恨她呢！」

蒲天河苦笑道：「婁兄對我恩深義重，我怎能對其妹懷恨？姑娘你眞會說笑了！」

少女閗言少頃，才冷冷的道：「這麼說，那婁曉蘭對你絲毫情義都沒有了？」

蒲天河嘆道：「我與那婁曉蘭，不過只是一面之緣，談不到甚麼情意的！」

少女呆了一呆，道：「一面之緣，莫非你看見過她？」

蒲天河看了她一眼，苦笑道：「姑娘何必對此事一再追問呢？」

少女冷冷一笑道：「我那曉蘭姐爲了你受了許多委屈，我自是要問一問的。」

蒲天河點了點頭道：「尙未請敎姑娘尊姓，芳名怎麼稱呼？」

少女眼珠子微微一轉，慢吟了一聲，道：「你不必問我，還沒有回答我呢。」

蒲天河咳了一聲，不由臉色微微發紅，少女見狀，也有些不大好意思的笑了笑道：「你不要生氣，我是說還不到告訴你的時候，早晚你會知道我是誰的。」

蒲天河怔了一下，遂點了點頭道：「姑娘如此說，我自是不便多問！」

少女一笑道：「你就是問了，我也暫時不會告訴你！」

說到此，聲音微微變冷，道：「你方才說與那婁曉蘭曾有一面之緣，又是怎麼講，快點說吧，你不是說還與她較量過武功嗎？」

蒲天河雖是不願多談此事，奈何這少女對自己有救傷護難之情，再說她又是婁曉蘭閨中好友，自己怎能對她不吐實情？

當下幾經爲難，才嘆了口氣道：「姑娘一再逼問，我也就實言相告，也許姑娘對婁姑娘別有所知，不過我……」

說到此頻頻苦笑不已，少女冷冷哼道：「你還有甚麼難言之隱麼？」

蒲天河嘆了一聲，這話總不便出口，當下冷笑了一聲，道：「姑娘既與那婁姑娘是好朋友，想必是無話不談了，何不去問問她，也就知道了。」

言方到此，就聽得嶺前響起了一下尖銳的哨聲，雪地裏，驀然射出了幾道奇光。

少女見狀，眉頭微皺道：「這丫頭居然還不服輸，再次來了！」

蒲天河也不禁心中一動，尋聲看去，果見嶺陌上馳來了數匹健馬，在閃爍的馬燈照射裏，映襯出爲首那個佼佼英雌。

蒲天河細一注目，不由劍眉一挑，厲聲道：「果然是她！」爲首那個姑娘，正是方才對敵的那個小白楊于璇。

她雖在蒙面少女手下吃了虧，可是並不服輸，想不到去而復還，非但如此，却還邀集了幾個幫手，各騎健馬，一路呼嘯而來。

蒙面少女只是注視着他們，微微冷笑不已。

蒲天河也記起了先前所中「五雷神木針」之恨，不由挺身而出道：「待我去會一會他們！」

蒙面少女忽然伸手攔阻，道：「不必如此！」

她看了所來馬隊一眼，微微冷笑道：「敵人除了那小白楊以外，還有柳氏兄弟，勢力極强，你一個人絕不是他們對手！」

蒲天河對於白雪山莊情形，大致也聽婁驥說過，所謂「一丁二柳小白楊」在白雪山莊之內，被稱爲老魔江壽手下之四大弟子，各人都有一身超人的功夫，向爲老魔所器重。

對於小白楊于璇，方才他已領敎過，不愧一流高手，此時一聽少女也談到了婁氏兄弟，不由微微吃驚。

當時忙自看去，就見小白楊于璇身後，併馳着一雙黑馬，兩匹馬的長相樣子，可說是怪極！

那是一種，極少見到的西藏「矮脚風」馬種，蒲天河不過只是由傳說中聽得，並未見過。

這時，一見這一雙黑馬，其相極怪，長頸矮腿，全身油光黑亮，頸上的長黑鬃毛，更是奇長無比，奔馳起來，看如是陸地飛舟，但見頭尾翩翩起伏着，竟然是奇快如飛，在羣馬之中，很是顯著！

蒲天河起先爲二馬怪相所驚，並未注意到馬上之人，這時羣馬有如一陣風也似的，已來到了近前，這才注意到了馬上的人。

原來這所謂的「二柳」——柳川柳玉，不過是一雙矮小的漢子。

只見這兩個人，身高絕不會超過四尺，各人均穿着一套閃閃發着黑光的皮質長衣，每人都戴着同色的一頂寬邊尖頂的皮帽。

猛一看來，這兩個人，很像是西藏族裏面走單

幫拉駱駝的喇嘛，只是比喇嘛的樣子還要怪得多。

他二人身上所披着的皮衣，並非是一般人所穿的皮袍子，更非是毛朝外的披風，乃是一種去毛的光質羊皮，外面打磨得很是光亮，整個的人馬，頭身，全都閃閃的發出黑光，看起來益發的顯出精神抖擻！

由於馬羣在疾馳中，伏波很大，蒲天河看不清楚這柳氏兄弟的廬山眞面目，他所能看出來的，兩個人似乎很白，其中之一，似乎唇上留着兩撇小鬍子。

這兄弟二人，騎在「矮脚風」背上，遠看起來，很難發現，好似都貼在了馬鞍上一樣，在兩人身後，各人都揹着一對奇形的兵刃，蒲天河不能看出來是一種甚麼兵刃，只是樣式特別，絕非一般。

除了這兄弟二人以外，尙有五騎壯馬，其上坐着五個黑衣漢子，由於夜色很濃，雖在雪地和馬上燈光的照射下，也很不容易看清楚。

蒲天河怒目看着這一羣人馬，轉眼已馳到了近前，正不知該如何是好，却見那蒙面少女附唇在他耳邊道：「我因有事，此刻實不便見他們，你如果想要去白雪山莊，眼前倒是一個好機會！」

說着他注目前方人馬，小聲道：「他們定是發現了這個地方，主要是想來對付我的，因爲我與那丫頭有仇！」

說到此，她抬頭看了看附近地形，鼻中冷冷哼了一聲道：「以後一切，可是全要靠你自己了，我走了！」

說着那雙明媚的眸子，向着蒲天河看了看，似有無限深情，欲言又止的點了點頭，遂即身形騰起，如同是一隻猿猴也似的，已自向着嶺峯上翻掠而去。

她身法輕靈巧快，在凍結着堅冰的壁石之上，只是幾個起落已自無踪。

蒲天河還想問她所謂的好機會是指甚麼！可是這時却不容自己多問，她已經走了，心中好不後悔，眼看那一羣人馬已來至峯下。

爲首的小白楊于璇，陡然把馬韁勒住，馬蹄子把雪花翻得丈許來高。

遂聽得她口中冷冷一笑道：「就在這附近，我們搜一搜看！」

坐在「矮脚風」上的二柳之一，冷冷的道：「師妹，你以爲那人還會在麼？我看是不可能在此，早就走了！」

于璇冷冷哼道：「這丫頭欺人太甚，就是跑也跑不好遠，因爲那小子已受了我的五雷神木針！」

蒲天河見她說話時杏眉微揚，昏黃燈光火炬之下，照着這姑娘，確實相當漂亮。

這時她猛然一揚身上的披風，整個身是「颼！」一聲騰了起來，有如是一隻凌霄大雁，直向壁峯之上撲來，那雙穿在足上的小蠻靴交替着一陣踩踩，已來到了嶺上，這一身輕功，也確實令人折服。

如以小白楊于璇這一身功夫而論，即使不如方才那蒙面少女，也絕對相去不多，只是方才一時大意之下，才會吃了大虧。

在這天山道上，她怎能甘心吃此大虧，是以愈想愈氣，正好柳氏兄弟夜歸，闕知此事羣襲而來，才構成如此神威！

蒲天河見她竟自翻身上嶺，本想和她好好較量一番，出上一口惡氣。

可是他因受了方才那蒙面少女的警告，對於柳氏兄弟存有戒心，一時却也不便輕舉妄動！

當下他忙自轉身，却見那匹大白馬，竟不知何時，已偎在了一塊大冰石之後，並自前足微微彎曲，把身子伏了下來，蒲天河不由得暗道了聲：「慚愧！」

想不到這匹「沙漠豹」，竟自如此通靈，對於敵我分辨如此清楚，眞令人驚異，自己只顧了本身，竟會把牠忘了，否則即使是自己隱藏起來，只怕牠也要落在了對方手中，倘眞如此，自己將來如何能交還婁曉蘭，豈不是一大羞辱？

想到此，不由忙走過去，拍了拍沙漠豹的頸子，然後自己也把身子藏好石後。

他身子藏好不久，就見那小白楊于璇已飛撲而上，她手上拿着一盞昏黃的帶罩馬提燈，向着蒲天河方才處身之處照了一下，面上立時罩上了一層秋霜。

蒲天河心中一怔，忖道：「莫非她發現了甚麼不成？」

思忖之間，就見由左右同時又翻上了兩條人影，這兩條人影，乍然看來，就像是兩隻猴子也似的輕快，向地面上一落，確也比猴子高不許多。

這二個，正是「雪山二柳」之稱的柳玉，柳川，他兩人身子向着于璇一偎，蒲天河這時才算看清了這兩個人那一副尊容。

只見左面那人，身形較高，却不超過四尺，尖尖的下巴，兩道短眉以及唇上的兩撇小鬍子，都是黃色，目光看來，像一隻狼也似的銳利，不時左右望着，看起來是一個相當精細的人。

在他右面的那個人，却是一個更矮的人。

這個人頭上雖戴同樣的一頂尖尖帽子，可是散亂的黃髮，却由雙耳上斜伸出來，像是兩把刷子，他生着一個扁鼻子，一雙鼓脹脹的眸子。

兄弟兩人，除了身材衣着相似之外，其它方面

，均看不出有甚麼類似之處。

可是他們的動作，却都同樣的敏捷輕快！

這時，那個留有小髯子的，微微一笑，聲音猛然聽起來，就像是小羊在叫喚那樣的刺耳，他說：「小師妹，不要胡鬧了，這個時候，誰還會在這個鬼地方？」

那個小矮子，也嘿嘿一笑，聲音和先前那個人極爲相似，他說：「小師妹，別是那個丫頭被你打怕了吧！」

小白楊于璇由一叢石峯上飄身而下，皺了一下眉道：「怪事，方才我好像看見這裏有影子在動，怎麼上來反倒沒有了呢？」

說着她向那個小矮子招呼道：「三師哥，你幫個忙好不好?上去看看！」

矮個子一笑道：「行，別客氣，我還想見識見識，這丫頭是一副甚麼樣的長相？」

說着只見他身子一縱，已如同是一隻怪鳥也似的把身子貼在了冰壁之上，遂見他兩手兩足同時運用着，眞可說快比猴猿，頃刻之間已翻到了石峯之上。

石後的蒲天河不由看得有些心驚，他猜想這個小矮子必是柳玉，那麼那個留有小髯子的人，必是柳川了。

那個矮小的柳玉，身法眞可算快得出奇，刹時之間，已由峯上飄身下來，來去不過是刹那之間。

他飄下之後，嘻嘻一笑道：「小師妹，你是看左了眼了，甚麼也沒有呀！」

柳川怪笑了一聲，一面摸着他唇上的小髯子道：「師妹，你說先是一個小子，後來又是一個丫頭，是不是？」

于璇歎了一聲道：「都怪我一時大意，否則他們誰也跑不了！」

柳川翻着小眼睛道：「是婁氏兄妹不是？」

柳玉聞言怔了一下道：「喲，要是這兩個主兒，可是扎手得很！」

于璇搖了搖頭道：「不是，那個男的不是婁驥，不過武功不弱，掌力不在婁驥之下，至於那個女的，她是蒙着面紗，我看不見她的臉！」頓了頓，她又接道：「不過，由她的口音及身手方面，倒有幾分和婁曉蘭相似！」

石後的蒲天河，聞言不由心中一動，暗笑了笑，心忖道：「你眞是胡猜，那婁曉蘭豈能會有如此身手姿容？」

柳玉聞言皺了一下眉道：「果眞是這個丫頭，她又來這裏幹甚麼？」

于璇氣得杏眼圓睜，冷冷的笑了一聲，道：「我看這丫頭看上了那個姓蒲的小子，要不然她跑這麼遠來幹嘛?不要臉的東西！」

柳玉調侃的道：「那姓蒲的小子，又是甚麼長相？」

于璇眉尖動了動，吶吶道：「還不錯！」

說着，冷冷一笑，酸溜溜的又道：「我看那丫頭是……」

柳玉哈哈一笑道：「小師妹，我看妳倒像是動了春心了，是不是？」

小白楊于璇啐了一口道：「別瞎說。」

逗得天山二柳都情不自禁的哈哈笑了起來，石後的蒲天河聞言至此，不禁面上有些訕訕，同時他這時却感覺到右肩頭上微微有些熱痛。

方才那蒙面姑娘所贈於自己的解藥，當時只顧說話，尚忘了服用，這時想起，他就由身側取出了那個木瓶，打開了瓶蓋，立時傳出了一陣清香。

木瓶內是一種細細粉末，他摸索着把一些藥粉上於傷處，立時那炎熱腫脹的感覺就消失了許多。

記得那蒙面少女還關照自己說，要內飲雪水，蒲天河就由地上，拿起了一塊雪，放入口中，果然痛苦大減！

再看小白楊于璇及柳玉柳川，向另一座峯頭之上翻去。

蒲天河不敢馬上出來，因爲峯下，尙還立着五騎人馬，他只好耐下心來，繼續啖着白雪。

約莫又等了小半盞茶的時間，才見柳于等三人由遠處峯嶺上翻馳回來。

三條人影，就像是三支利矢，刹時之間，已到近前，猛地打住，現出了柳玉柳川以及小白楊的身影來。

大概是柳川的聲音，道：「小師妹，這一下可以死了心吧！」

于璇冷笑道：「反正是早晚還得碰上，那裏碰上那裏算！」

柳川嘻嘻一笑道：「對!那裏碰上那裏算，走，咱們走吧!回去晚了，可就來不及了！」

于璇眨着瞳子，奇怪的道：「咦!對了，我還忘了問你們兩個，你們不是去西柿子口辦事去了，怎麼又匆匆忙忙的趕回來？」

天山二柳，對看了一眼，嘻嘻一笑。

小白楊于璇怔了一下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你們笑什麼?」

柳川鼻子裏哼了一聲，道：「這件事你還不知道?」

于璇更不由得怔了一下，小聲說道：「是什麼事呀?」

柳川尖笑了一聲，道：「大師兄得了一件稀世

奇珍，你還不知道?」

蒲天河聞聽到此，不由心中一動，愈發的聚精會神聽下去，這句話，使得于璇大吃了一驚。

她本來想飄下的身子，忽然停住了，回過臉道：「什麼稀世奇珍?」

柳玉左右看了一眼，微微笑道：「看來你是眞不知道了，小師妹，你可知『五嶺神珠』在天山又出現了?」

柳玉一笑道：「不是得，是搶，是由老花子賀天奎手中搶來的！」

于璇一驚道：「啊!有這種事……」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動，由不住暗地裏冷笑了一聲，想不到賀天奎竟然也是這種人。

他全身一陣熱血沸騰，勉强定下心來，繼續聽下去。

于璇點了點頭，冷笑道：「怪不得呢，大師兄的人都出動了，我當是什麼事呢，哼！」

柳川這時也怪聲怪氣的道：「小師妹，你可知道這件事情的嚴重性嗎?」

于璇搖了搖頭，柳川微微笑道：「所以你就不懂了，五嶺神珠所以是天下的一件至寶，並不是在於它本身的價值，而是它代表武林中的一件信物，誰能持有這件東西，就能號召三山五嶽的英雄，登高一呼，而爲武林中的盟主！」

于璇微微一驚，遂冷冷笑道：「這麼說，莫非大師兄他……」

柳玉嘻嘻一笑，道：「大師兄到底是何用心，我們暫時也弄不淸楚，也許這珠子他用來獻給於師傅作爲七十壽禮，也未卜可知！」

柳川格格一笑，聲如兒啼的道：「老二，你這就想錯了，大師兄素有野心，這一點你莫非不知，在兩淮以及河間地區，他的潛力極大，這些事師傅也都不知道！」

說到此，他唇上那兩撇小髯子，微微一翹，道：「此時此刻，他又奪得了這顆五嶺神珠，就不難想得他的用心了！」

于璇聞言，呆了呆，冷冷的道：「這就是他的不對了，要說起來，師傅對他可謂不薄，這件事要是讓師傅知道了，可就……」

柳川嘻嘻一笑道：「小師妹，這件事無論如何，是不能告訴師傅的！」

于璇轉過頭來道：「這是爲什麼?」

柳川雙目眯成了一道縫，慢慢的道：「第一，大師兄我們還是不要得罪，第二，這五嶺神珠，若到了師傅手中，你我也就不便染指了！」

說着，遂自低沉的笑了起來。

小白楊于璇不由頓時明白，當下「噢」了一聲道：「二師兄，你原來也想……」

柳川一笑道：「天下至寶，人人得而甘心，師妹，如果你有心同我們一路，咱們就三人合力，珠子弄到了手之後，咱們立時就可以遠走高飛，也不必在此，過這種乏味的生活了！」

于璇聞言，微微發出了一聲冷笑。

柳川不禁一怔，說道：「怎麼，師妹莫非妳不答應?」

小白楊眸子向着柳氏一瞟，道：「不是我說你們，你二人胆子也太大了，這件事如何能使得。」

柳玉身形前湊，說道：「怎麼使不得呢?大師兄能做，我們爲什麼不能做?小師妹，妳胆子也太小了！」

柳川也湊近了道：「莫非你甘願在這鬼地方過一輩子?」

這些話，不禁把于璇說動了。

可是她乃老魔江壽最心愛的一個弟子，固然對老魔也沒什麼感情，却並未存下謀反之心。

她爲人精細，雖盛怒之下，也心細如髮，眼前這種情形，她是很明白的。

現在很明顯，二師兄三師兄，已聯合起來，欲和大師兄分庭抗禮，自己成了中間人物。

雖然柳川口口聲聲的訴說大師兄對外擴張的野心，可是于璇也並不是傻子，據她所知，天山二柳，這些年以來，無論內外，也很樹立了一些爪牙兄弟。

他二人此刻提起了拉自己入伙之事，自己要是當面拒絕，很可能迫使二人，就許立時翻臉對付自己。

眼前這些人，全是二柳手下的，一聲令下，很可能連眼前這片地方都出不去。

她爲人心細，這些問題在腦子裏微微一轉，當下含笑道：「二位師兄如此抬舉我，我那能不知好歹，再說，這裏我也實在住煩了！」

柳川嘿嘿一笑，道：「師妹，你這才算是想通了！」

柳玉也似甚爲得意的笑道：「有師妹你，我們這邊是生力不少，大師兄就算他是處心積慮，也只怕他雙拳難敵六手！」

說着怪笑了一聲，把身子附得更近了一些，小聲說道：「小師妹，這件事，妳可不能對別人說，走露了風聲可就不得了！」

于璇一掠額前秀髮，笑道：「你放心，絕不會有人知道，天不早了，我們還是先回去吧！」

說着她首先飄身而下，在七八丈的懸崖上，她身子飄下去，眞比四兩棉花還輕。

她身子飄下之後，柳玉含笑向柳川道：「老二，這丫頭咱們可抓緊了吧，用她來對付大師兄，是再好也不過的了！」

柳川向着崖下一嘟嘴道：「小聲點，別叫她聽見了！」

遂又冷冷一笑道：「你也不要把師妹看得太簡單了，不要忘了，她是師傅的心愛徒弟！」

說着身形騰起，緊隨着于璇，他自崖上飄身而下。

柳玉也隨後飄下了身子，眼前立時又回歸了寂靜。

× × ×

蒲天河悄悄自石後出來，那匹「沙漠豹」，也跟着他走出來，一個勁的打着噗哧。

無意間，他聽到對方這些話，的確是出乎意料之外。

這短短的對白，也使他可以瞭解到，白雪山莊內自老魔之下，是如何一個混亂，各自明爭暗鬥的局面。

當然，最使他感到所收穫的還是那顆五嶺神珠的下落，現在他知道，這顆珠子是在丁大元手中似已沒有疑問，眼前自己必須要混入山莊，待機下手，否則遲了，變故就多了。

想到此，他忙向崖下注意望去，就看見柳玉柳川及小白楊于璇，這時都已上了馬匹，閃閃的燈光裏，這羣人馬，又向來路上飛馳而去。

蒲天河憶起方才那蒙面少女所說之言，似在暗示自己，跟踪他們直入白雪山莊，倒不可輕易錯過了這個機會。

當下，忙自騎上了那匹「沙漠豹」，他用手輕輕在馬頸上拍了一下道：「下去，遠遠的跟着他們，不要太近了！」

那匹馬，逕自尾隨着前行的人馬，遠遠綴了下去！

蒲天河想不到此馬如此通靈，此行有了牠，倒爲自己幫了不少的忙，爲恐馬頸上的銀鈴發出聲響，他小心的把馬頸上的鈴子，慢慢地解下來，用布緊緊包紮藏好，才繼續策馬上前。

這時他見前行人馬，共有八匹，在雪地裏已跑了開來，滾滾的雪中，似已消失了他們的踪影。

所幸人馬之中，有數盞馬燈，遠望去，就像是幾顆流星也似的！

蒲天河就認着這幾盞燈光，遠遠的策馬隨着。

這時天上的雪花停了，只是吹來的寒風，却令人有些忍不住，風吹在臉上，眞像是小刀子在刮皮一樣的。

漸漸地，愈走山勢起伏度愈高，又轉了幾處峯頭，遂來到了一片窩集樹林子前面。

這叢樹林子，佔地頗廣，月夜之下，看過去只見密密的樹幹，其上覆的白雪，宛如是一張極大的白色大傘。

這時候，前行的八騎人馬，全數的都停止了下來。

蒲天河已遠遠的停止下來，用一株樹遮住了身子！

前行的八騎人馬停下來，似在等待什麼，其中一人，以手上馬燈，向着林內幌了幾幌，立時就聽得一人宏聲嚷道：「什麼人，口令！」

八騎人馬之內，一人回答道：「天狼星！」

林內立時響了一聲胡哨道：「候着！」

接着克克！一陣木響之聲，似乎是有人在拉動一座木柵子也似。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驚，暗忖道：「糟了，這可如何是好？」

他眞沒有想到，居然還有這一手，當下把馬向前策近了些，繼續觀查前面的動作。

就見林內閃出了一片紅光，兩個步行的漢子，各持着一盞紅燈，走了出來。

這人用手上的燈，向着八騎人馬各照了照，其中之一笑道：「原來是柳二爺，三爺及于四姑姑，路上辛苦了，請快進去吧！」

于璇冷冷一笑道：「關照各處卡子，今夜晚風緊，有兩個人，可別叫他混進去！」

兩個拿燈的漢子，各人答一聲：「是！」

八騎人馬，就這麼浩浩蕩蕩的直行了進去，接着胡哨聲又吹了一聲，隱隱聽得一陣克克之聲，木柵子似又放了下來！

那兩個提燈的漢子也重回林內，眼前望去，又復是靜悄悄的一片林子。

如非是蒲天河親眼看見，他眞不敢相信，這個地方竟有如此一個嚴密的暗哨卡子，自己幸虧是親眼看見，否則冒失走進，就不知如何了。

想到此，他不禁有些着急起來。

當下，他慢慢的放馬，向林邊行去，只見樹林兩邊各有數十座左右的範圍，全是削立如壁的千仞高峯。

換句話說，如果想向前面行走，唯一的通路，僅僅也只有這一條——必須要穿過這片樹林子。

事到如今，他也只好冒險一試了。

當時他硬下心來，一抖馬韁，坐下神駒，猛地直撲了過去，待到了這片林前，他驀地把馬勒住了，這匹沙漠豹發出了唏聿聿一聲長嘯。

只見林內匹練也似的射出了一道黃光，一人大

聲道：「什麼人？口令！」

蒲天河朗應道：「天狼星！」

林內燈光一收，又聽得「克！克！」一陣響聲，似乎拉起了極重的一層柵子。

接着響起了一聲胡哨，只見先前那兩個提燈人，又走了出來，爲首一個頭戴着皮風帽，一面走一面道：「怪事，今夜晚怎麼這麼多人？」

說着二人已來到了近前，蒲天河看這兩個人，都有了一把子年歲，爲首那個人生着一雙招風耳，鷹鼻子鷂眼，貌相甚是猙獰。

他身後那人，約在五十開外的年歲，身着一襲黑皮翼毛的兩截襖褲，兩腕兩膝上，皆用結實的布條子紮着，看起來還相當的有股子傻勁。

蒲天河見二人行來，大聲道：「二位辛苦了，快讓我過去，丁大爺還有急事等着我辦呢！」

那個頭戴風帽的人，用手上燈光，向着蒲天河照了照，微微一怔道：「你是——我怎麼看着你怪眼生？」

他身後那個人，却道：「兄弟！你是丁大爺的人嗎？」

蒲天河面色一沉道：「你二人居然連我也認不出了，豈有此理！」

頭戴風帽的人咳了一聲，道：「爺！你可得原諒，這可是丁大爺定下的規矩，方才四姑姑也交待了，說是有兩個生人要混進莊子，我們可不能不小心！」

蒲天河冷冷笑道：「我本是跟大爺一塊出去的，後來爲捉那個老花子，就落了後啦，怎麼你還不相信？」

二人對看了一眼，有些舉棋不定的樣子，蒲天河朗笑了一聲道：「你們若是不信，只管去招呼問去，看看我是什麼人，想不到跟大爺出去幾個月，居然沒有人認識我了。」

他這幾句話，想不到竟眞的發生了效力。

就見爲首那人口中「哦——」了一聲道：「你這麼一說，我也就記起來了……」

說着上前一步，小聲道：「你是大爺在內地交上的朋友吧？」

蒲天河冷冷一笑，說道：「我姓黃，是河間來的！」

二人立時面上帶出一些笑容，頭戴風帽的那個人，連連點頭道：「對不起，對不起，朋友，你要是早說河間來的，早就讓你過去了，何必還費這個事！」

另一人㘎牙笑道：「娘的，我這個腦子叫狗喫了，丁大爺早就關照我說，有河間兩淮來的朋友，叫我放過去，你看看……」

說着哂聲一笑，道：「得，快請，見了大爺多包涵！」

二人說着，就讓開了身子，蒲天河冷冷一哼，遂即抖開韁繩，這匹馬，飛馳着投入林內。

蒲天河飛馬入林，但見正前方，十幾個勁裝漢子合力拉着一扇極大的木柵子。

那大柵高有數丈，是用整根的松木，重複排列做成，同其上有鐵鍊子鐵轆絞盤等設施，十幾個人拉起來都顯得很吃力。

他飛馬過了柵子，哨聲再起，那扇大柵子，才克克有聲的，慢慢放下來。

蒲天河這時僥倖過關，才發現到裏面好大的地勢，在一列夾着濃蔭的窄道上，懸有兩列紅燈，爲數約在百盞之上，看起來極爲醒目。

也許是爲了照明之故，否則馬衝行其間，極易入林道之內，失去了方向。

蒲天河低頭策馬，約莫有小半盞茶時間，才走出了這片林子，眼前又重新看見了林外雪原。

當他急促的策馬，方自出林的刹那之間。

忽然當頭之上，「颼！」的一股尖細風聲，猛然破空而至！

蒲天河猛然轉過身來，右手微微向上一翻，已用中食二指，把打來的暗器打落於地上，是一隻「瓦面透風鏢」，勁道十足。

緊跟着，樹梢子上嘩啦一响，飛洒下了大片雪花，雪花散落中，一條人影，如同燕子也似的，已自樹上猛竄了下來，這條人影，向下一落，不偏不倚的，正正落在了蒲天河馬首前面。

只聽他哈哈笑道：「下來吧！好朋友！」

他口中這麼叫着，雙手猛地探出，直向着一雙馬耳之上猛抓了過去。

沙漠豹唏聿聿發出了一聲長嘶，只見牠一雙前蹄猛地揚起，蒲天河如非雙膝緊扣，當時就得摔了下來，不由頓時大怒。

這人是一個年在三旬左右的長身青年，背後繫着一口窄面魚鱗刀，身手頗是不俗。

蒲天河在馬上身形一轉，就勢五指在鞍上一按，整個身子拔起了八尺左右。

他上身向前微微一伏，足下一個折翻，已落在了這個人身邊，由於心恨這人暗中傷人，他不由甚是氣惱。

只見他右掌向下微微一按，直向這人小腹之上印來。

來人一聲大笑，說道：「好小子，你有幾個腦袋？」

他說着雙掌一分，吐氣開聲，「嘿！」一雙肉

掌左右同時向蒲天河兩肩之上打去。

蒲天河右腕向上一揚，叱了聲：「去！」

這人如何當得起蒲天河神力，當下一連退出了七八步，噗地一聲，坐在了雪地裏！

就見他身子猛地一翻，唬唬！打出了兩個雪團，直取蒲天河面門而來，這兩個雪團夾着兩股風力一閃而至，蒲天河一聲冷笑，只見他右掌向外一翻，兩團白雪驀地反彈而回，雪花散了滿空都是！

來人微微一怔，面上立時現出了驚愕之色。

只見他向側邊閃出了一步，大聲道：「小子，你的胆子不小，白雪山莊，豈是你可以胡亂進來的麼？」

蒲天河見來人年歲不大，一身功夫却是不弱，他生着一張「目」字臉，雜灰的一雙眉毛，微微下搭，現出過高的一雙顴骨，說話時，目光閃爍不定，不時的打量着蒲天河全身上下。

蒲天河勉強忍着氣道：「我是來見丁大元的，朋友何故暗箭傷人？」

這人面上帶出一副戾氣，聞言冷冷一笑，道：「既是大爺朋友，怎地不知莊內規矩，出入磴道，却連個招呼也不打？」

蒲天河一怔道：「什麼招呼？」

這人哈哈一笑道：「如此一問，更透着外行了，朋友，你貴姓？大名如何稱呼？」

蒲天河冷冷的道：「我姓黃，朋友，你太多疑了！」

這人冷笑道：「既如此，你少候，待我着人請丁大爺來此見你就是！」

說着自懷內摸出了一個口笛，正要就口吹去，蒲天河至此，已無法再忍受了。

他微微一笑道：「朋友，你且慢！」身子向前一湊，已到了這人身邊，只見他劍眉一挑，冷笑道：「這可是你自己找的！」

這人面色一變，他手中銅笛不及就口，猛地向蒲天河面門上猛擊了下來。

蒲天河掌力向外一登，只聽見「克！」一聲，來人這隻銅笛，已爲他掌力一劈而二。

他口中「噢！」一聲，由不住倒翻而出。

可是當他身子再次翻起之時，他手中已多了一口明晃晃的魚鱗刀，口中冷叱了聲，一掄掌中刀，飛身而前，迎面猛劈而下。

蒲天河這時已安下心來，絕不能放此人逃開掌下。

這時候見他掄刀砍來，微微冷笑道：「朋友，你是何苦？」

他右手霍地向前一送，不避反迎，直向對方刀刃之上擊去，那人面色一青，正要抽刀換式，却已爲蒲天河「噗！」一聲，正正的抓在了這口刀的刀刃之上。

他鼻中哼了一聲道：「撤手吧！伙計！」

只見他右手一轉，五指上所發出的內功眞力，迫使得這人身子猛然搖幌了一下。

這時候，他如果硬着抓刀不放，只怕他這隻手五指儘裂，就別想再要了。

當下口中驚呼了一聲，這口刀足足的被蒲天河翻出了十丈以外，「噗！」一聲輕响，深陷於白雪之內。

這人乃是老魔江壽一個師侄，姓秦名子威，因在江湖上作案太多，爲官家查緝太緊，不得已才迢迢千里來此投奔老魔。

不想白雪山莊內，人才濟濟，容不下他這麼一個人，才屈居了一個內防三舵主職位，每夜負責看守莊門直通內莊一段距離的來往安全。

他就了這職位之後，始終太平無事，自己也實在覺得無聊，今夜也該他倒霉，想不到一時小心，竟爲他遇見了蒲天河這位煞星，滿打算可以借此立功勞，却不料來人武功竟是高得出奇。

秦子威鋼刀撒出，未施一招，已爲對方震出了手，不由嚇得打了一個冷戰。

當下那裏還會再有心情與對方糾纏，他猛然一殺腰，直向着一株大樹上猛然撲去。

可是蒲天河的身法，一經展開，顯然是比他要快多了。

秦子威身子一撲上了樹，蒲天河已如影附形的跟踪而至，秦子威只覺得一股絕大的勁風，猛然向着背心上衝撞了過來。

他身子還沒有站穩，只覺得口中一陣發甜，頓時已爲這股掌力震得足足摔出丈許以外。

在空中他大咳了一聲，嗆出了一口鮮血，待落地時已一命歸天。

蒲天河微微呆了一呆，他想不到自己如今功力竟然會有如此威力，對於秦子威這人的死，他也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傷感，當下微微愕了一下，才過去把這個屍體拉在了一邊，隨便掩蓋了一番。

這時，東方已微微現出了一些魚肚白色，天色透出了一些兒灰灰的明來。

蒲天河試着向前面望去，但見遠處有一些房舍的影子，三面的高山，形成了三座屛障，當中圈成了一塊千丈見方的盤地。

這種形勢，却是看來相當驚險，白雪山莊此地勢，眞可謂退可以守，進可以攻，莫怪雪山老魔能够虎踞於此十數年之久，而不慮外敵來犯！

正當他聚精全神觀察之時，忽然耳邊聽到了一

陣馬嘶之聲，不禁使他吃了一驚，慌忙回身張望時，才發現自己所乘騎來的那匹沙漠豹，竟向着林內飛馳而去，其快如矢，一閃而逝入林內。

蒲天河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這匹馬乃是自己借來的，一旦走失或爲別人所擒，自己怎好向婁氏兄妹交待？

想到此，他不由騰身就追，只是當他進入莽叢的林內，早已失去了那匹沙漠豹的踪影。

他獨自在林內找了一轉，仍不見一些踪影，當下眞要急昏了，忽然他想到，這匹馬早已通靈，別是牠送到自己之後，自行轉回去了，或是藏匿了起來？

這麼想着，他內心倒放了一些！

他出來之時，自己原本帶着那口家傳寶劍，後來無意中又把婁曉蘭的那口劍帶了出來，現在，婁曉蘭那口劍繫在馬身上，已爲沙漠豹帶走，下落不明，所幸自己那口家傳之物，尙還緊緊的繫在了背後。

他在林內足足找尋了一個更次，仍不見那匹沙漠豹的影子，雖感懊喪，却也莫可奈何！

一夜的奔騰，總算讓他混進了山莊，只是以後事情，却令他大感棘手！

天亮之後，這白雪莊，毫無保留的出現在他眼前，如非他親眼看見，他眞不敢相信，在這荒僻的天山內，竟會有如此一個脫俗美雅的瓊瑤世界。

目光望去，但見蒼松翠柏，朱樓小橋，一條條的花徑，整理得枝葉扶疏。

在窮途之後的蒲天河看來，這地方眞好像是一座世外桃源，天上人間！

他沿着樹林子，慢慢的走下去，觀察着白雪山莊之內的建築，更不禁驚佩萬分！

只見莊內，共有石樓十數幢，無不建築美雅，形勢脫俗，尤其驚異的是，這些樓舍，都是用大塊的黃色岩石建築而成，其上覆以碧綠的琉璃瓦，白晝裏，閃閃發光，遠遠望去，像是萬面銀鏡，交織成一片燦爛光華，刺目難睜，尤爲奇觀。

他始終借着樹叢，遮着身形，在他沒有瞭解山莊內情形之前，他不敢冒然走出樹林子。

他把整個的白雪山莊觀察了一週之後，不禁深深的担起憂來。

因爲自己要是冒然的走出去，極易暴露身形，可是如果一直在林子裏藏着，又能做些什麼呢？

思想着，他就把背上的劍解下來，用衣服裹了裹，心中頗是舉棋不定。

這時候，隱隱聽到了一些人聲，似乎有幾個人邊走邊談的過來了。

蒲天河忙蹲下了身子，就見一行人，約在六七名左右，正由一叢花樹內行來。

這幾個人，各人穿着一襲藍布衣裳，手上拿着刀斧鋸尺等類的東西，邊說邊笑的走了過來！

蒲天河只一打量，就可看出這幾個人，是不懂什麼武功的，他們一直來到了林邊，才停住了，其中一人嘆了聲道：「動手吧，別閒着啦！」

另一人答道：「老莊主七十大壽，可是一件大事，咱們得拿出精神來，別找罵挨！」

說着幾個人，鋸的鋸，砍的砍，一株株挺直筆立的樹幹都倒了下來。

他們把砍下的樹，削成光光的樹幹子，然後刨去樹皮，就成了一根根可用的木材。

然後就分別扛着，向莊內走去，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動，當下由身上取出了一條綢巾向頭上一纏，樣子已有幾分和他們相似。

然後再把一雙袖子捲了起來，樣子就更像了，經過一夜奔馳打門，早已衣衫狼藉，如此一裝扮，眞像一個工人。

他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只好硬着頭皮走了出去。

場子裏，還剩下兩個人，在刨着木頭，蒲天河走過來，二人連頭也不抬，其中之一，用手一指道：「送白龍閣，交蘇總管！」

蒲天河答應了一聲，順手把一根木椿扛在了肩上，他盾着樹幹遮住了臉。

兩個刨木頭的怔了一下，其中一個停下了手，望着他笑道：「力氣可眞不小，一個人成不成？別倒下來壓死個舅子。」

蒲天河含糊的應道：「成！成！」

他生怕多說話露出了馬脚，當下轉身低頭向前就走，他也不知道「白龍閣」是在什麼地方，反正是順着這條花徑直走就是。

道路上鋪着五色的石子，兩旁是兩行翠柏，每五六株之間，夾種着一株梅花，朵朵紅梅，散放出馥郁淸香，令人神智淸爽，在每一株梅樹上，都掛着一個鳥籠子，或畫眉，或黃鶯，這時籠衣初解，新露方沾，鳥兒跳上跳下，都試着嘹亮婉轉的歌喉，空氣是那麼的適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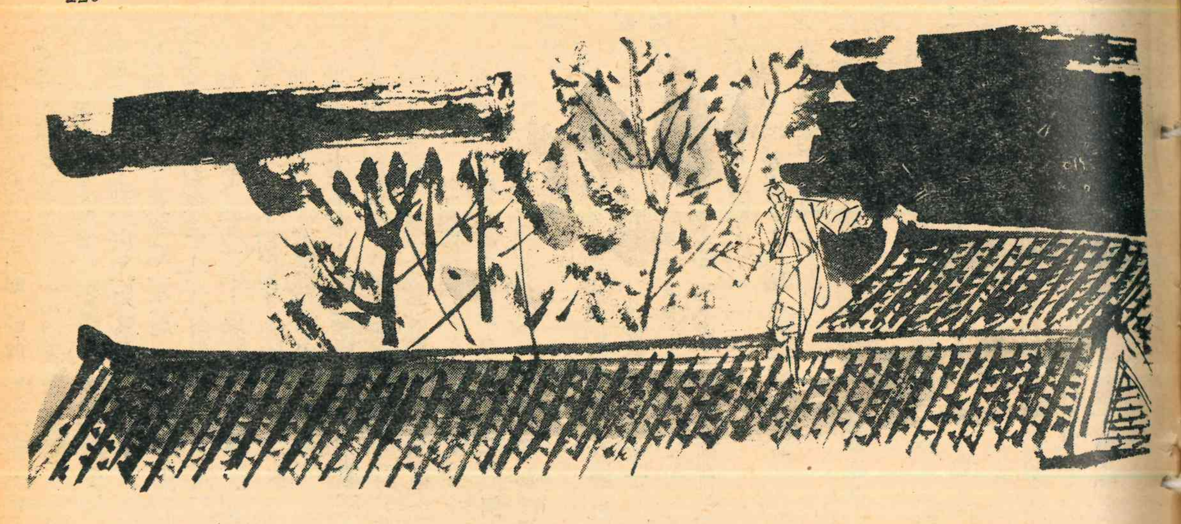
這時正有兩個頭梳丫角瓣的姑娘，在換籠子餵着鳥。

蒲天河回頭看了一下，不見別人，他就大胆的咳了一聲道：「這位妹子——」

餵鳥的那個丫頭，轉過身嗔道：「少胡說八道，誰是你妹子？」

另一個姑娘豎着眉毛道：「告訴蘇總管，撕他的嘴！」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風塵怒俠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橫山進士解九如送交少林掌門的解藥，已爲人掉包，幸悟眞禪師老誠持重，往見楊雲峯，才解了解九如的寃屈，偸盜眞解藥的楊小乙也到來自首並交回原藥，少林掌門走後，楊雲峯對楊小乙暗中留意說明是奉命交回解藥一事，深思不得其解，解九如恐疑敵人或在藥瓶上做了手脚，時日一久，瓶中藥物或會失效，楊雲峯立修書命剛啣着呂柏年來書的小黑飛往通知少林掌門掉換藥瓶，解九如則立卽趕往眉山，以策應呂柏年和到來君山龍鳳山莊的各派人士，這日解九如已到了君山，離各派人士相會之期不過五天了——

晴天驚霹靂　鐵獄困蛟龍

洞庭君山龍鳳山莊向以禮待天下士聞名江湖，爲了接待各大門派與人賽五絕的人馬，只好騰出賓館來招待各大門派與人賽五絕的人。

原來賓館裏的老客人，只有委屈他們搬到設備簡單的地方去住，至於新來的朋友，便只有抱歉，說聲「對不起」，請他們自行設法了。

關於這一點，後來的江湖朋友，都很能體諒龍鳳山莊的困難，絕無一個人埋怨龍鳳山莊不够朋友。

因此，小小的岳陽，早就人滿爲患，能住人的地方，到處都被捷足先登者佔去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連問了十七八家客店，所得到的答覆都是客滿，他最後轉念到寺院道觀和神廟，結果也遭到了同樣命運，沒有他容身之地。

他在找地方落脚的時候，却也交到了一個新朋友，那是一個看相算命的，姓王叫王鐵嘴，是一個五十多歲的清瘦個子，也是東找地方，西找地方，幾次碰頭之下，結成一伴的。

橫山進士解九如默察王鐵嘴身手步法，都有極高的成就，憑他的經驗，就沒看出他到底是什麼人。

兩人腿都跑酸了，看看是無法找到住宿的地方了。

王鐵嘴苦笑了一聲，道：「張兄，我們去找一家酒店，佔張桌子去如何？」橫山進士解九如這時取了一個僞名叫張公直，反正大家都假，誰也心裏有數。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笑道：「只怕這時已佔不到桌子了。」

王鐵嘴笑道：「兄台可是在搶在下的生意，斷定我們今天是命中注定的夜遊神，走！在下有點不相信。」

兩人說笑着，王鐵嘴領先，直向鴻運樓奔去。

到得鴻運樓，不要進門，只聽那喧鬧的聲音，就知道苗頭不對，進得門，小二也不過來招呼。

掠目望去，只見每一張桌子上，都是人滿滿的，該只坐兩個人的，現在是坐了四個人，該坐四個人的，却擠了八個人，該擠八個人的……。

横山進士解九如看得一雛眉頭，一搖頭道：「我看我們還是到城外，找處地方露宿去吧……」

一語未了，忽然覺得有人拉了他一下衣襟，低頭望去，衣襟上正搭着一雙又髒又瘦的小手，一個八九歲的孩子，正擧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向他望來，同時，輕聲道：「大爺可是找座頭？」

横山進士解九如一怔，還沒有得及轉念，王鐵嘴已接口道：「要二個位子。」

那小孩子豎起二根指頭道：「二兩銀子。」

那小孩話聲一落，王鐵嘴已伸手遞過去二塊碎銀子，道：「快帶路！」

那小孩子接過銀子，轉身帶着横山進士解九如與王鐵嘴向窗口一副座過奔去。

那副座頭上原坐得下四個人，當時便有二個人站了起來，招呼店小二結賬，算下來二杯茶是四個銅錢。

那兩人也不和横山進士他們打招呼，結賬自行離去，那小孩輕輕的道：「這就是兩位的位子。」說着，也轉身跑了開去。

王鐵嘴望着横山進士一笑道：「台端你看如何，我算命的沒算錯吧……。」

詎料，一語未了，只聽有人一聲歡呼道：「你看，那邊出來了二個位子！」

只見一條人影，幌眼而到，搶先在那副座頭上坐了下去……。

横山進士解九如與王鐵嘴相顧一楞，舉目望去，乃是一位年只十五六歲，半大不小，身穿葱綠色衣裳的姑娘。

王鐵嘴剛花了二兩銀子，從別人手中頂過來的位子，現在被人搶過來佔去，心裏實在不是味，想了一想，實在想說兩句話，剛開口叫得一聲：「姑娘……。」

那半大不小的姑娘，秀眉兒一挑，就打斷了他的話，道：「我從不看相，你請找別人去吧！」

王鐵嘴臉色變得啼笑皆非，口裏已是倒抽了好幾口冷氣，勉强笑了一笑道：「姑娘，在下說的是這座位。」

那姑娘年紀不大，做起事來，但却利得像把刀，冷冷的道：「這個座位怎樣？」

王鐵嘴雖然花了銀子，可是這銀子花得不是正途，說不出口，吞吞吐吐的道：「這座位是在下兩人先來。」

那小姑娘格格一笑道：「兩位要是先來，爲什麼不坐下去……」

這時，鬧哄哄的大樓上忽然靜了下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他們身上，當然，其中也有明白前因後果的，但絕大多數的人，却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

於是，間或有幾聲冷笑發了出來。

接着，忽然一聲大震，在他們身後响起，這聲大震，只震得整個樓房那搖幌不定，似要倒塌了下來。

横山進士解九如與王鐵嘴回身望去，就在他們身後，來了一位白髮老婆婆，手執一根鳩頭純銀枴杖。

只見那枴杖粗若兒臂，怕莫重在百斤以上，這轟然一聲大震，就是她頓地一擊所造成的。

那老婆婆不但力氣大，脾氣似乎更大，冷哼一聲，道：「兩位可是認爲婦道人家好欺負！」

這話從那裏說起，現在成了横蠻不講理，欺負婦道人家的人了，王鐵嘴喉頭只响，似是眞的生氣了。

横山進士解九如向那王鐵嘴哈哈一笑，道：「王兄，我們自認倒霉算了吧！」

接着王鐵嘴穿出人羣，出了店門，搖頭苦笑。

王鐵嘴埋怨横山進士解九如道：「張兄，你眞會做好人，小弟恨不得鬥鬥那老婆子！」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你知不知道那老太婆的來歷？」

王鐵嘴冷笑一聲，道：「銀枴婆婆又有什麼了不起……」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讓人不是怕人，爲這種小事情鬧起來，豈不叫人笑話。」

王鐵嘴哼了一聲，恨恨說道：「幾時我總要鬥鬥她……。」

「兩位大爺！……。」那小孩子，訕訕的又到了他們身邊。

王鐵嘴正沒好氣，一瞪目揮手道：「去！去！去！」

那小孩子退了幾步，又站住身子，說道：「大爺……」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小兄弟，我們不怪你，你去吧！」

那小孩子忽然伸手懷中，掏出二塊碎銀子，鼓着勇氣，又走了過來，將銀子送到横山進士解九如面前道：「銀子還給你們！……。」

眞想不到，這小孩子竟是來退錢的。

横山進士解九如一楞，王鐵嘴的火氣也消了，横山進士解九如一搖手，王鐵嘴已先發話，道：「座子是我們自己失去的，與你們無關，銀子不用退了。」

横山進士解九如接着也道：「你放心，我們不會找你們的麻煩。」

那小孩子他們兩人言語都和氣了下來，便又恢復了活潑，道：「話不能這樣說，我們錢是要賺，但不能白要爺們的錢，兩位就收回這銀子吧！」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就算我們送你的，好不好？」

那小孩子道：「送是送，不能混爲一談。」

王鐵嘴忽然腦筋一動，道：「這樣好不好，你替我們找一個住宿的地方，可不可以，這銀子就算我們的謝金。」

那小孩子收了銀子，道：「那麼兩位爺等一等，小的去問問有沒有辦法。」

說着，轉身跑了開去，不久笑哈哈的回來，道：「地方是有一處，不過每人是十兩銀子，那還是因爲兩位爺人好。」

横山進士解九如伸手取出二十兩銀子，交給那小孩道：「這裏就是二十兩銀子，有勞你了。」

這時，那小孩也就不再客氣，接過銀子，道：「兩位大爺，請跟小的來。」轉身前面領路。

横山進士解九如與王鐵嘴隨着那小孩子過街穿巷，到了一家住宅門前，伸手叩了幾下大門。

開門現身出來的，就是那讓座給他們的二個漢子之一，那漢子有點不好意思地抱拳道：「眞是對不起兩位大爺，又要了兩位二十兩銀子。」

二十兩銀子，當然也是敲竹槓，但横山進士解九如一點沒有被敲的感覺，反而有着一份心甘情願的情份，抱拳笑道：「那裏！那裏！有承兄台帮忙，自是感謝之至。」

迎客入內，是一座四合院子，東邊騰出了一間房子，讓給横山進士解九如與王鐵嘴兩人住用。

房子雖不大，却是打掃得很清潔，兩人坐下來，和外面的客棧一比，莫說只要二十兩銀子，就一百兩也值得。

那漢子送横山進士解九如與王鐵嘴入得房中，道：「這房間，不知兩位大爺能不能將就暫住，如果認爲不合適，小的再替二位另外找去。」

横山進士解九如點頭道：「這裏好極了，有勞了。」

王鐵嘴道：「還沒請教貴姓？」

那人道了自己姓名，又問了横山進士解九如與王鐵嘴的姓名，道：「張爺王爺住在這裏，要茶要水，都算在二十兩銀子之內了，就是飲食用飯，怕不合爺口味，請爺們到外面館子裏去食用。」

說話間，那小孩已領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那漢子叫他見了横山進士解九如與王鐵嘴，他就是這裏的房主人，姓周，有什麼事，他都可替他們去跑腿。

那漢子安排已畢，抱拳道了聲：「小的告退了。」便帶着那小孩一同告辭而去。

横山進士解九如笑向王鐵嘴道：「王兄，想不到我們却『失之東隅，收之桑楡』了，就龍鳳山莊的客館，也沒有這裏別院清靜。」

王鐵嘴道：「這就是一飲一啄，數皆前定，小弟現在想想，也不生那銀枴婆婆的氣了。」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是的，要不是她們，我們也住不到這裏來了。」

房東周老兒笑口道：「兩位爺福大量大，要不小老兒也不敢接待，你們外路來的，大家心裏都有點害怕。」

王鐵嘴道：「害怕什麼？」

房東周老兒道：「兩位是今日剛到的吧？」

王鐵嘴點點頭道：「我們因爲今日才到，所以找不到住宿的地方了。」

房東周老兒道：「那是兩位不知岳陽近三四天來所發生的事了。」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發生了什麼事？」

房東周老兒道：「人來得多了，總難免良莠不齊，於是有見財起意的，也有見色心動的，這四五天來，差不多天天都要出些事情。」

王鐵嘴道：「這些事情，難道龍鳳山莊就不管麼？」

房東周老兒搖頭苦笑道：「平日裏，龍鳳山莊坐鎭一方，眞是夜不閉戶，戶不失遺，我們安善良民，倒沾盡了光，可是，這次來的人太雜了，龍鳳山莊雖也組織了巡邏隊，也防不勝防……」

一語未了，夜空之中突然响起了一陣急促緊密的碎鑼之聲，隨着隱隱的呼嘯之聲傳來。

周老兒話聲一頓，接着搖頭一嘆道：「有的人發了財，有的人也就倒了霉……。」

王鐵嘴一皺眉頭，道：「張兄，我們出去看一看。」

周老兒搖手道：「二位千萬不要出去。」

横山進士解九如接口也道：「小弟也認爲不出去的好，萬一惹上了麻煩，又何苦來。」

王鐵嘴一笑道：「張兄，你這樣怕事，怎樣跑江湖的？」

横山進士解九如乾笑了一聲，道：「小弟不是怕事，目前岳陽城中多少高人奇士，那輪得到我們出頭……」

這時，屋上响了一陣夜行人驚急的飛掠之聲，聲音到得屋前，那人一個失足，忽然轟的一聲，跌落到外面院子裏。

王鐵嘴閃身一躍，出了房門，到了外面院子裏，横山進士解九如跟身出去，只見院牆旁邊倒臥着

一個漢子，大腿上紅了一片，已是帶了傷了，怪不會從屋上摔了下來。

這時王鐵嘴已翻轉那漢子，橫山進士解九如也看到了那漢子，橫山進士解九如一見那漢子，不由輕「咦！」了一聲。

王鐵嘴回頭道：「張兄可是認識他？」

橫山進士解九如雙眉一皺道：「好像認識，但他不該是這身裝束呀！」

王鐵嘴點頭道：「那一定是他了。」忽然出手連點了那人三四處穴道。

看他樣子，似也認識那人，但却因橫山進士解九如的話，才確定那人身份，而伸手相助。

王鐵嘴雙手托起那人道：「在下不得不管這件事，張兄如怕惹麻煩，請暫時到外面去轉一轉，再回來。」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笑道：「這可好，小弟也想伸手管管這件事。」

這時，房東周老兒也走過來了，驚叫一聲，道：「這人受了傷！」

王鐵嘴道：「這人不是壞人，不知周老可相信得過我們。」

房東周老兒一怔道：「大爺的意思是？……」

王鐵嘴道：「我們要救救他！」說得有力而堅決。

橫山進士解九如接口道：「對於貴宅如有什麼損傷，將來由我們完全負責賠償。」

房東周老兒無可奈何的道：「你們能避免衝突麼？」

王鐵嘴道：「那得看來人好不好說話了。」

房東周老兒沉吟了一下道：「王爺，願不願意把人藏起來，這樣大家都好。」

橫山進士解九如忙接口道：「這樣最好不過，你快隨周老丈去藏人，這裏由小弟來收拾。」

王鐵嘴抱着那人隨房東周老兒向左邊一間廂房之內走去，橫山進士解九如飛身上牆看了一下牆頭上有幾點血漬，院內地上也有一點血漬，但都不大，一下子就清拭好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清理好血漬，回到房中，王鐵嘴也藏好了人回到房中，這時，屋上又有不少人飛掠而去。

但片刻之間，那飛掠而過的人，又回到了屋頂上，只聽一人道：「那小子沒有逃過去，想必就躲在附近了。」

另一個人道：「我看這家人家就很可疑，屋面上的血漬，就在這裏而止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望着王鐵嘴皺了一皺眉，輕聲道：「看來是逃不過一番唇舌了……。」

一語未了，院中已有飄身落地的聲音傳來，接着，便聽有人問道：「我們是『龍鳳山莊』的巡邏隊，請屋主答話。」

房東周老兒應聲出來接話道：「各位，有什麼事？」

那人道：「貴姓？」

房東周老兒道：「小姓周。」

那人道：「周先生，你們家中有幾人？」

房東周老兒道：「現在是就只有老漢夫婦二人，另外還有二位房客。」

那人道：「你們家就只老夫婦二人？」

房東周老兒說道：「當然還有人，兒女媳婦都有。」

那人道：「他們那裏去了。」

房東周老兒道：「他們暫時都住到親戚朋友家去了。」

那人一皺眉頭，難以解釋的道：「暫時住到親戚朋友家去了？爲什麼？」

房東周老兒一笑道：「還不是想騰出幾間房來，賺點外快。」

那人「啊！」一聲，道：「你倒眞會動腦筋，……爲什麼又只租二個人呢？」

房東周老兒道：「老漢固然想銀子，但也不能見人就拉，那二位大爺，也剛來不到一個時辰。」

那人沉吟了一陣道：「我們想看看你的房子，可不可以？」

房東周老兒道：「大爺可是要租那另外二間房子？」

那人「嗯！」了一聲，道：「請老丈帶我們看看。」

那人一共帶來了四個人，暗中一揮手，四人都取好了方位，這才跟着房東周老兒去看那二間空房子。

看完二間空房子，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走到房東自用的房間前道：「這間房子是……。」

房東周老兒道：「這是老漢留下來自用的，老妻已經入睡了。」

那人猶豫了一下，伸頭向房內望了一望，忽然一矮身，射入房裏，俯身向床底下搜去。

那人動作奇快，房東周老兒事先一點也沒有防範，待他叫得一聲：「大爺，你……。」

那人已退身而回，笑道：「對不起，我一時眼花，以爲有小偷躲到床下去了。」

房東周老兒一驚道：「有小偷，那可不是好玩的，待老漢仔細找一找。」作勢便要爬到床底下去再查。

那人一拉房東周老兒道：「不用再看了，我已經替你看過了。」

房東周老兒不放心的道：「你大爺看清楚了沒有？」

那人一笑道：「老丈放心，請你相信我這雙眼睛。」

他拉着房東周老兒走到橫山進士解九如與王鐵嘴房前道：「請老丈替在下叫門吧！」

不待房東周老兒開腔，房內王鐵嘴已冷笑一聲，接口道：「老夫素聞你們龍鳳山莊禮遇天下士，這番不遠千里而來，好不叫人失望，要不是周老丈高義，眞要在你們貴地露宿街頭了，這就是你們貴莊對天下英雄的禮敬！哈！哈！哈哈！台端要進來，請進來吧，又何必多此一舉。」語氣之中，充滿了對龍鳳山莊的不諒解。

那漢子眼珠一轉，也是哈哈一笑道：「在下，就是代表敝莊主前來向二位朋友表示歉意，尚請賜見，也好當面謝罪。」

橫山進士解九如語氣和善的道：「那麼台端請進來吧，門是虛掩的。」

那人伸手推開房門，跨步進入房內，一面抱拳道：「敝莊情非得已，房子實是不够用，簡慢二位前輩，尚請多多原諒！」

一面目光四射，打量了全房一眼。

房內傢俱簡單，一目了然，除了橫山進士解九如與王鐵嘴二人之外，如藏有第三人，絕不會看不出來。

那人大失所望，進房就被王鐵嘴先拿話扣住了，連想查問的話，都問不出口，但還不得不表示龍鳳山莊的好客禮貌，回頭向房東周老兒道：「老丈租給兩位前輩的房租是多少？」

房東周老兒面色一苦，二十兩銀子，他那能說得出口，王鐵嘴一笑接道：「一百兩銀子。」

那人一皺眉頭道：「老丈，你這房子蓋蓋，也要不了一百兩銀子吧！」

王鐵嘴接口又道：「現蓋房子那能濟得了急，老夫認爲二百兩也值得，這就不煩貴莊替老夫省這銀子了。」

那人臉色一僵，向房東周老兒說道：「一百兩銀子房租，由龍鳳山莊支付，老丈明天就可前去領取！」

房東周老兒聽得不由一怔，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王鐵嘴一笑道：「龍鳳山莊果然名不虛傳，在下等也就不客氣了，周老丈，這房錢就請你向龍鳳山莊要了。」

房東周老兒欠身道：「是！是！是！……這……這……。」

那漢子道：「你放心去領，我回去後自會關照一聲。」

接着，向橫山進士解九如和王鐵嘴一抱拳道：「兩位來到岳陽地面，敝莊簡慢之處，尚請見諒，在下不再打擾二位了。」

說罷轉身出房，一揮手，帶領所屬，離院疾馳而去。

王鐵嘴隨後躡身而出，橫山進士解九如見他這次施展的身法，不由心中一動，暗忖道：「我知道你是誰了。」

不久，風聲落地，王鐵嘴回到房中道：「看樣子，他們是遠去了，但小弟不相信他們會就此眞的而去。」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但他們也不會再進來查問了，我們先救治了他的傷勢再說吧！」

王鐵嘴點頭道：「張兄所說甚是，小弟去把他帶來。」

與房東周老兒出房而去，不久就把傷者抱回來了，放在自己床上。

原來，房東周老兒情急智生，要王鐵嘴把傷者放在他老妻床上，因此瞞過那精幹的巡邏隊長。

古時講究內外之分，禮防之隔，周老兒這一招，正是出其不意的妙着，再精明的人也難免被成見所自誤。

王鐵嘴先出手解了傷者穴道，然後檢視他的傷勢。

只見他左腿之上，被刺了一劍，右臂之下，又中了一掌，雖是兩處傷勢，但以一個武林健者來說，算不得嚴重。

王鐵嘴帶得有現成的藥物，內服外敷，不久就處理好了，這時傷者人已清醒，但內心中說不出的羞慚，一直任人調理，都未開口說話。

王鐵嘴微微一笑，向房東周老兒點了點頭，意思是請他退出房去，好和傷者說話。

房東周老兒也會意的一點頭，轉身向着房外走去。

驀地，橫山進士解九如一笑道：「老丈，在下看你也是自己人，不用走了。」

房東周老兒怔了一怔，哈哈一笑，說道：「高明！高明！小老兒要再裝也裝不下去了，敢不遵命了。」

王鐵嘴一楞道：「張兄，這位是……」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在下記得江湖只有一位拐劍雙絕周天佐，不知是不是周兄你？」

拐劍雙絕周天佐原只以爲橫山進士解九如看出

他是一位風塵隱士，沒想到他眞是厲害，竟連他的眞正身份都看出來了，愕然道：「張兄，你又是誰？如何這般清楚小弟？」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笑道：「我是誰？說了也沒人相信，不說也罷。」

王鐵嘴道：「張兄又賣關子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事實如此，因爲在下已是屍骨早寒之人，寒鐵兄……。」

王鐵嘴一笑截口，說道：「你也看出小弟是誰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要不是師兄救師弟，你武當冷面眞人，怎會表現得這樣積極。」

原來這王鐵嘴就是武當俗家弟子王寒鐵，是有名的冷面眞人，以一個俗家弟子而名冷面眞人，自然也有其道理，不是其人焉得其名。

這時，悶聲不語的傷者，已從床上翻身坐了起來，低聲說道：「原來是王師兄，小弟……小弟好不羞慚……。」

各位你道這傷者是誰，敢情，他就是武當掌門人的最小師弟，得天獨厚的左沛，王寒鐵與他是同輩不同參，見面的次數不多，所以左沛原先沒有認出這位師兄。

冷面眞人王寒鐵輕嘆一聲，道：「左師弟，你怎會落得這般光景？」

左沛先搖頭一聲苦笑，抱拳向橫山進士解九如與拐劍雙絕周天佐一禮道：「在下武當左沛，見笑兩位大俠了。」

接着，回頭向冷面眞人王寒鐵，苦笑一聲道：「總之，小弟是上了人家的當，幾乎替本派帶來不世之羞……。」

聲音忽然一揚，怒目揚眉道：「此恨不雪，我左某人誓不爲人。」

左沛乃是自視極高之人，而且也確有眞功夫，心裏自是憤憤不平，大爲不服。

橫山進士解九如微微一笑道：「左老弟，老夫想問一句話，不知老弟可願相告？」

左沛見橫山進士解九如倚老賣老，直稱他老弟，皺了一皺眉頭，心中不便說什麼，心裏却多少有點不愉快，但又不能不答話，沒奈何地道：「大俠有何見教？」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那使你上當的人可是姜文宏？」

左沛與姜文宏都是年輕人，相見之下，姜文宏又有意拉攏，雙方相處得非常之好，他原來心目中的目標，並不是姜文宏，但他乃是聰明絕頂之人，經橫山進士解九如提名道姓一問，腦中靈光連閃，輕輕「咦！」了一聲，說道：「在下也不知道是不是他……。」

語氣雖不肯定，但由此可見他對姜文宏並不是不懷疑。

橫山進士解九如緩緩說道：「至少他不能無疑了。」

左沛點了點頭，忽然說道：「兄台到底是什麼人，話若不說明，在下有很多話，就不便暢所欲言了。」

這倒是坦誠的老實話，橫山進士解九如暗自思量了一下，自己現在是單絲不成綫，要不表明身份，又如何能够釋人之疑，又如何能發揮了自己的力量。

橫山進士解九如暗中打定主意，笑了一笑道：「我說我就是橫山進士解九如，不知各位相信不相信。」

橫山進士解九如的死，可以說是江湖上一件大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的話一出口，眞把那三個人楞住了。

只見他們相對愕然，誰都說不出話來。

橫山進士解九如笑了笑，道：「各位難以相信吧？」

左沛直目望了橫山進士解九如好一陣，說道：「難是確實難以相信，但小弟寧可相信你就是解先生。」

冷面眞人王寒鐵道：「解先生，你何不現出本來面目，給小弟等看一看。」

左沛道：「那倒不必，解先生如是假的，也一定裝得維妙維肖，令人眞假莫辨，那又何必多此一舉。」

冷面眞人王寒鐵道：「師弟，你的話叫人聽來好生不懂。」

左沛道：「王師兄，只怕你還不知道，假人眞面貌的事情，已經時有發現了。」

拐劍雙絕周天佐道：「這倒是不假，小弟也曾聽到好幾個人這樣說。」

冷面眞人王寒鐵轉向橫山進士解九如說道：「我却寧願相信你就是解先生，但心中總不能生疑，你總得使我們完全無疑，才能够推心置腹，相處無間。」

橫山進士解九如搖了搖頭，說道：「現在我無法證明我自己，但左老弟你回到了『龍鳳山莊』之後，可暗中問一問少林掌門人，就知道我是不是解某人了。」

左沛望着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少林掌門人可以證明先生，你們又另外有什麼圖謀？」

眞不愧是武當傑出的人才，一句話就悟出了其

中大有文章。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這個……你回去見了少林掌門人後，他自會說出內情。」

左沛提了一口眞氣，試了試體力道：「小弟精神已完全恢復，可以走了，我這就回轉『龍鳳山莊』去，請敎少林掌門人去。」

冷面眞人王寒鐵道：「你現在還走不得，只怕他們外面，暗中留有監視之人。」

左沛劍眉一軒道：「小弟是一時上當，中了人家詭計，現在豈會再怕他們。」

橫山進士解九如投目向拐劍雙絕周天佐一笑道：「我看周兄定有辦法逃過監視人的耳目。」

拐劍雙絕周天佐笑道：「看來你眞可能是解先生，否則別人那有你這高的才智。」

說着，轉身把左沛帶了出去，不久，拐劍雙絕周天佐帶回來一大包滷菜，和幾斤美酒，笑道：「不管你是眞解先生也好，假解先生也好，今天這個客，我是非請不可。」

就房中拉開桌子，各坐一方，吃喝起來。

拐劍雙絕周天佐絕口不提左沛離開的事，自是沒有發生問題，冷面眞人王寒鐵心裏有數，也沒再問。

一夜無話，龍鳳山莊竟再沒派人前來打擾。

第二天拐劍雙絕周天佐也老實不客氣，去把那一百兩銀子領了回來，替龍鳳山莊招待橫山進士和王寒鐵。

另外二間房，索性也租了出去，而且租的是四個性氣不同的武林人物，又吵又鬧，給人另外一種觀感。

但却是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冷面眞人王寒鐵最好的掩護。

拐劍雙絕周天佐買酒買菜，進進出出，跑個不停，傍晚時分，遞給橫山進士解九如一張紙條，同時又暗示冷面眞人王寒鐵，證明橫山進士解九如一點不假。

紙條是丐帮送來的，約他相會。

橫山進士解九如看了那字條，沉凝了一下，道：「周兄，給你字條的人，要不要回信？」

拐劍雙絕周天佐一笑道：「解先生問得眞對，可不是，他們立等回信。」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請你去告訴他一聲，小弟沒有回信。」

拐劍雙絕周天佐微微一怔，道：「就告訴他沒有回信麼？」

橫山進士解九如笑了笑道：「就這句話，便可以了。」

拐劍雙絕周天佐一笑道：「那又何必跑去，巴巴的回他這句話。」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周兄，這句話却少不得……其中自有道理。」

拐劍雙絕周天佐恍然而悟的「啊！」了一聲，道：「原來這就是回信，在下的是欽佩無比。」

說着，轉身替他叫信去了。

冷面眞人王寒鐵說道：「解先生，需不需要小弟相陪？」

橫山進士解九如點點頭，說道：「自是少不得王兄。」

接着，便收拾了一下，也不等拐劍雙絕周天佐回來，便道：「王兄，我們先到街上去轉一轉，等一下就一直去赴約，不用再回來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上過一次當，現在是更小心謹愼了。

他與冷面眞人王寒鐵在岳陽城一家大館子吃喝了一頓，然後踏着夕陽餘暉，沿着湖邊，一路緩步，指指點點的遊目騁懷而行。

不知不覺，已把岳陽城抛在腦後老遠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仍無止步之意，冷面眞人王寒鐵正想出口相問，已走到一叢蘆葦之前，只聽蘆葦叢中隱聞呼吸之聲，冷面眞人王寒鐵方待警告橫山進士解九如小心，那知橫山進士解九如已是一矮身，向蘆葦之中鑽去。

冷面眞人王寒鐵微一遲疑，蘆葦之中已傳來橫山進士解九如的話聲，道：「王兄，快下來！」

冷面眞人王寒鐵鑽入蘆葦之中，原來下面有一艘小艇，藏在其中，橫山進士解九如已立在小艇之中。

冷面眞人王寒鐵點足上了小艇，小艇便立時起動，在蘆葦之中，穿行而去。

這時，天色已暗了下來，小艇從蘆葦之中駛入洞庭湖，行有一程，忽然又向岸邊駛去。

將達岸邊時，那駕艇之人發話道：「兩位請上岸去吧！」

橫山進士解九如也不答話，招呼冷面眞人王寒鐵，飛身上了岸。

那小艇，則繼續沿岸一直駛了下去。

冷面眞人王寒鐵隨着橫山進士解九如上得了岸，只見黑暗中，現出一人，說道：「小的替兩位帶路。」

說罷，轉身而行。

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冷面眞人王寒鐵隨在那人身後，奔行約十來里路，來到一座土地廟之前，那引路之人止步停身道：「兩位請稍候！」躬身入了土地廟。

那土地廟又矮又小，看樣子裏面最多也只容得下四五個人。

冷面眞人王寒鐵心中方在計算，只聽土地廟之內，發出一聲朗笑道：「解先生，你請下來吧，老花子不出迎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笑道：「不敢當，在下下來了。」當先彎腰而入。

冷面眞人王寒鐵隨身而入，入得土地廟，才看出供桌之下，有一道暗門。

進入暗門，下面是一連五間地下室，穿過了四間地下室，最後進入一間較大的地下室，只見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已當門而迎。

肅客入室，室內，更無他人，就只有老花子一個。

當此非常時期，大家也沒有什麼客套，各自就座之後，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凝視了橫山進士解九如一陣，搖頭嘆道：「看情形，我們是一敗塗地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皺雙眉，向着隻手撐天陳鎭和說道：「老花子，你爲何說出這種話來，莫非又出了什麼事情？」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可不是。」

橫山進士解九如身軀一震，問道：「出了什麼事？」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你有沒有呂少俠的消息？」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你可是有了呂少俠的消息？」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老花子昨天見到了他，他已回到了『龍鳳山莊』。」

橫山進士解九如說道：「這個，在下早已知道了。」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他已經瘋了，你知不知道？」

橫山進士解九如全身然一震，顫聲道：「他瘋了！此話當眞？」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一臉憂傷之色道：「老花子親自所見，我又試了他一試，如果說不是他瘋了，那就是我老花子瘋了。」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身爲一幫之主，他既然這樣說，橫山進士解九如雖然胸有成竹，也不由搖動了信心道：「你是怎樣試他的？」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老花子狠下了心，弄了一包大糞，他竟吃得津津有味，眉頭也未皺一下……」

橫山進士解九如頹然一嘆道：「那他是眞的瘋了！」

冷面眞人王寒鐵雖也久聞呂柏年大名，但却從未與呂柏年接近過，對呂柏年的爲人，瞭解並不深切，臉現疑容道：「那呂少俠對當今武林命運，就這樣重要麼？」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除了他，老花子想不出當今江湖上還有誰擋得住人寰五絕。」

冷面眞人王寒鐵聽了甚是不服氣，方待開口，橫山進士解九如已先接口道：「我想親自去看看他去。」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你去不得，你再一出事，那大家都只有跳洞庭湖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說道：「呂少俠的情形，我最清楚，確定他眞是瘋了之後，我還有最後一招殺手鐧。」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那你是非去看看他不可？」

橫山進士解九如沉聲道：「任何後果是在所不計。」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那就只有委屈你先生扮個小叫化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點頭道：「沒關係。」

冷面眞人王鐵寒道：「我也想請去見識見識，不知要不要扮作小花子。」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王兄你倒不必，你原是武當弟子，你儘可報名而入，龍鳳山莊自會引你去見貴黨門人。」

冷面眞人一笑道：「這樣簡單，小弟倒是鑽牛角尖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現在能不能過湖去？」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目前龍鳳山莊的情勢，是外弛內張，殺機隱在談笑之中，表面上是自由自在，但暗中却處處有人監視，現在過是能過去，但最好是大白天去。」

橫山進士解九如點頭道：「幫主言之有理，那麼請你數位貴幫弟子，暫代小弟陪王兄回到岳陽去吧！」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王兄是否現在就回岳陽去？」

冷面眞人王寒鐵覺得留下來，頗有不便之處，站起來道：「小弟正想回岳陽去，只怕我們在岳陽也有人監視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起座抱拳，道：「王兄，小弟就此別過了，明日龍鳳山莊再會。」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親送冷面眞人王寒鐵出了土地廟，自有屬下弟子裝扮成橫山進士和送他回岳陽。

一夜無話，第二天一早，橫山進士解九如已扮裝成丐幫弟子，隨同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大模大樣的進入君山龍鳳山莊。

少林，武當，丐幫是分配在一棟賓館之內，姜文宏和一部份左右手，也住在這棟賓館之內。

這棟賓館，就是整個正大門派的神經中樞，姜文宏正掌握着這神經中樞的機鈕。

其他次要的各門派和一千武林名士，則住在另一棟賓館裏，但兩棟賓館之間，却同是武林命脈所繫。

姜文宏這個年輕人的氣派，與橫山進士解九如當日又自不同了，雖然還是各大門派謀師，但儼然已有武林盟主的形態，直接聽命他的護衞，就有三十六人之多。

趙凱也平地青雲，當了護衞隊的副隊長，精神抖擻，準備爲姜大哥賣命出力一番。

橫山進士解九如見了這種情形，不由感慨繫之，自己內心之中的悔懊。

少林，武當，丐幫表面上，一點不動聲色，對姜文宏仍是言聽計從，信任有加，只是骨子裏變了質。

呂柏年發瘋的事，原也是秘密，因爲鐵掌神拳鍾大光的關係，所以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也知道了。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與姜文宏等畧事週旋，帶領着橫山進士解九如去找鐵掌神拳鍾大光。

現在鐵掌神拳鍾大光可說是天下第一個忙人，裏裏外外要他處理的事，多得無法計數，當丐幫幫主去找他時，就有四五十個人等着要見他。

丐幫幫主身份不同，越衆而前，鐵掌神拳鍾大光見了，也只有搖頭苦笑道：「幫主，你看，小弟現在是忙得不可開交，只怕不能奉陪兩位了。」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不用客氣，你忙你的，請你指派一個人，帶我們去見見他就可以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目光向橫山進士解九如身上一落，道：「這位是……。」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接口說道：「他是敝幫的一位鍾長老，頗深明醫道，所以帶他來看看呂少俠。」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抱拳道：「在下鍾介夫，久仰！久仰了！今日一見，無任欣慰。」

鐵掌神拳鍾大光忙抱拳還禮道：「原來大俠也姓鍾，那我們是本家了，只恨現在抽不出時間相陪，改日當另請教益。」

話聲一落，接着招手叫來一個漢子，吩咐道：「領丐幫幫主下去看看大公子。」

那漢子躬身領命，向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抱拳道：「請幫主隨在下前往。」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抱拳謝了鐵掌神拳鍾大光，隨那漢子一路行去，進入一處地下室，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輕「咦！」一聲，道：「又改了地方了。」

前面領路的漢子道：「也是昨天剛剛搬過來的，幫主你不知道，近兩天來，公子的病又重了，原來那地方已禁不住他了。」

談話之間，已到了地頭，迎面是一道大鐵門，那漢子在鐵門上叩了幾下，鐵門上現出一個小窻子，窻子內伸出半個頭道：「是誰？」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一見那面孔，忙接口說道：「原來還是張兄，我老花子，是想見見呂公子。」

那漢子接着也道：「小的便是奉鍾總管之命，奉陪他們兩位而來。」

鐵門打開，張老兒請他們入了內。

張老兒要那漢子外室相候，帶着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與橫山進士解九如一連通過了七道又厚又重的鐵門，才見到呂柏年被關於在一座鐵牢之內，那鐵牢外面的鐵柵，每一根比手臂還粗，就有萬鈞之力也莫想動得了它分毫。

牢內，一陣一陣的惡臭，迎面撲鼻而來。

橫山進士解九如見了，心中不由一陣慘然，便待走向前去，那老張却橫身阻住他道：「不能再向前了。」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張兄，敝幫鍾長老，深明醫理……」

老張道：「幫主不知道，呂公子近日來，身上還有陣陣毒氣排了出來，近丈以內，只怕要傷了貴幫鍾長老。」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震道：「他身上有陣陣毒氣排了出來？」

那老張閃身讓開道：「在下話已說明，鍾長老再向前去，中了毒，那就不是在下的事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可眞有點作難了，呂柏年身爲毒人之事，他知道最是清楚，現在一聽說他毒氣四溢，心中可驚震莫名，不敢再向前一步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原不十分相信呂柏年是眞的瘋了，因爲野和尚明明說過呂柏年在這三年內足可控制自己，不爲劇毒所傷，以野和尚之能，所說的話，豈有如此經不起攷驗之理。

但現在呂柏年通身毒氣外洩，分明是控制不住體內毒性的現象，其中原因何在，橫山進士也說不出的迷惘。

（未完待續）

三期完中篇俠情故事

墨玉寒梅（下）

石怡・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公孫玉爲十六谷驃悍大漢圍攻，受傷昏倒，幸爲一𤻮面少年所救，那𤻮面少年殺死了十六谷驃悍大漢後，把其中之一的死屍換了公孫玉的衣衫，抛諸河流，然後負起公孫玉走去。兩日後屍體爲江湖人發現，但經兩天水泡，面目糢糊，江湖上人不敢斷定就是公孫玉，顧望爲求證，邀約符立，梅遜，擬往見向莊，途聞顧竹影與表兄表妹已追往九宮山，梅芬與符芳立往馳援，顧望等只好隨後跟隨接應。顧竹影表兄妹等來至九宮山，着了道兒，爲山中暗樁暗下迷藥迷倒——

九頭獅子

九宮山摩天莊莊主凮凱，有二子二女三個弟子，這個少莊主，不知道是其中的那一個？

方正聽了之後，極是錯愕，道：「少莊主的意思是……」

少莊主道：「毛二不能白死。」

毛二就是昨夜施放薰香的那個下流貨，少莊主不問可知就是那個打接應的人了。

方正道：「這使不得吧，屬下昨夜已經把信送進山裏去了。」

少莊主道：「你怕什麼，老莊主問起來，你就說我把人帶走了。」

方正驚道：「帶走？帶到那裏去？」

少莊主道：「我要好好的消遣消遣他們。」

方正見他眼中充滿了貪婪的目光，始終注定倒在右邊的那個最美的姑娘，心裏已經雪亮，但他不敢攔阻，靈機一動，別轉話題問道：「他們是什麼來歷，少莊主知道不？」

少莊主道：「不會有什麼大來歷，用不着擔心，拿繩子去。」

方正沒有立刻就走，道：「少莊主最好噴醒一個問一問，萬一……」

少莊主截口喝道：「萬一什麼，還不拿繩子去，如敢暗中搗鬼，留神你的老命。」

方正見他變了臉，再不敢多口，應了一聲「是」，轉身開門走了。

少莊主望着顧竹影倒在地上的美妙身段，嘿嘿笑道：「小辣椒，妳沒想到落在石大爺的手裏吧，

稍時生米做成熟飯，看妳是死，還是乖乖的跟我過日子？」

移步便往顧竹影身前走去，眼睛裏的邪火更盛了。

適時方正取了繩子，開門走了進來，開門的聲音，驚動了少莊主，他心裏懷着鬼胎，本能的回頭一瞥。

就這微一驚顧疏神，只覺雙腿如遇劍刺，一痛一軟，再也站立不住，倒了下去。

顧竹影適時躍起，手起指落，又點了他幾處軟痳穴。

裘飛兄妹亦同時躍了起來。

顧竹影突然發難，少莊主看不見，方正從外邊進來，却看個正着，剛喚了一個「少」字，變化已生，他剛進來，正在門邊，轉身就往外衝。

裘飛緊追出，把方正制住，提進屋來。

顧竹影從八九歲起，就跟着父親走南闖北，江湖門檻極精，昨夜毛二死屍與薰香盒被人偷走，她就懷疑到戶主的身上去了。

道理很簡單，因爲他們表兄妹，就在附近兜圈子，雖然沒有搜着石少山主，可也沒有看到別的人，屍首和薰香盒都是死物，本身不會動，當時不見了，不是戶主攪鬼還能是誰？

顧竹影是女孩子，對於下五門的淫賊，尤具戒心，既已發覺戶主可疑，又見到了薰香盒，怎能還沒有戒心？

警惕一生，便把所疑與對策，悄聲告訴了裘飛兄妹，僞裝中計，意在觀察戶主第二步行動。

現在制住少莊主和方正，眞象已明，顧竹影道：「這家裏的人，一個也不能放走，表妹看住這兩個東西，表哥跟我去捉人。」

交代完了，人已出了屋子。

他們表兄妹的行動雖然快，但方正的手下人已被驚動，全都逃出去了。

這時約莫辰正時分，山道上已有了行人，小辣椒不管這一套，仍舊追了出去，捉回來三個人。

當顧竹影和裘飛出去捉人這一刻，那滿懷鬼胎的石少莊主，似知難逃公道，已經嚼舌自盡了。

這是裘敏沒有防到的事，也極出顧竹影的意外，從方正口中，知道石少莊主叫石靈，是風凱的二弟子，也是老怪的準女婿，極得老怪鍾愛。

烏雲蓋雪是不是落在摩天莊？

他們表兄妹誰也沒看到，只能懷疑，無法拿準，但眼前的仇却是結定了。

三個人一商量，不但不能再進山，就連這家農戶，都不能再停留下去。還得馬上就走。

但是，這幾個活的和死的，連同搜出來的毛二屍首與薰香盒，怎麼處理？

這是人証和物証，有這些可以和老怪評理。風凱護短，愛面子，這種見不得人的証據，得到消息，必將不擇手段予以毀滅，甚至不惜殺人滅口。

顧竹影的禍愈闖愈大，處境也極端危險了！

× × ×

公孫玉醒了，發覺傷處有一點涼爽的感覺，絲毫痛苦也沒有，只因爲失血過多，身子還很虛軟。

睜眼看時，才知道是在一個山洞裏，身子底下鋪着很厚的乾草，乾草上邊還有一條狐皮褥子，蓋的被子又輕又軟，但却極暖，摸了摸，兩層網子裏包着的，似乎也是一張獸皮。

救他的那個痳面少年，不知那裏去了，洞裏只有一個老婆婆，坐在不遠處，閉目垂臉，正在養神，滿頭白髮，宛如銀絲，根根發亮。

公孫玉挪動了一下身子，似乎想起來。傷處還有點痛。

老婆婆被乾草磨擦輕微的聲音驚動了，睜眼說道：「不要起來，你的傷還沒有全好。」眼一睜，閃出兩道奇亮的光芒，像兩隻電炬，和藹慈祥，却又像母親照顧兒子一樣的親切。

公孫玉暗道：「好深厚的內修功夫。」但他却問：「婆婆貴姓，救我那位小兄弟，是婆婆的什麼人？」

他不忍違背老婆婆的好意，他像一個孝順的兒子那麼聽話。

老婆婆道：「我的姓名久已不用，你就喚我洞婆吧。」年紀太大，似是健忘，話只答覆了一半。

公孫玉訝道：「洞婆？」他從老婆婆的眼神，與痳面少年的武功，知道遇見奇人了，奇人多有奇癖，不願答覆的，再問便失禮，所以沒有再問痳面少年與她的關係。

老婆婆道：「不錯，我行踪無定，到處以山洞爲家。」

公孫玉哦了一聲，又道：「那位小兄弟那裏去了？」

老婆婆道：「蘭兒替你辦事去了。」

公孫玉奇道：「小兄弟怎麼會叫着女人的名字呢？」

老婆婆道：「你怎麼一腦子都是女人，惹的痳煩還不够，藍色的藍，煙嵐的嵐，不都是唸蘭？」

公孫玉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小兄弟是那個蘭字？」

老婆婆道：「你覺得那個蘭字，適合他的身份，就是那個蘭，聽你嘆氣，莫非還有什麼難言的苦

衷？」

公孫玉道：「實不相瞞，晚輩的確有隱衷。」

老婆婆道：「能講不？別勉強。」

公孫玉道：「晚輩性命全是婆婆與嵐兄所救，還有什麼不能講的，但望婆婆聽了之後，不要再對別人講。」

他覺得「嵐」字適合男孩子用，就用了這個「嵐」字。

老婆婆道：「我答應你。」

於是，公孫玉便把恩師遺命說了出來。

老婆婆道：「怪不得你作夢都要呼喚你師妹的名字了，你師父可姓孟？」

公孫玉心頭一震，道：「先師姓陸，婆婆，晚輩來了幾天啦？」

老婆婆道：「七天了。」

公孫玉道：「嵐弟那天走的？」

老婆婆道：「把你送來第二天。」

公孫玉道：「這麼說，此處距離出事地點不遠嘍？」

老婆婆道：「也不算近，先好好養傷，什麼都別放在心上，蘭兒會替你辦好一切。」

公孫玉急道：「嵐弟怎知……」

老婆婆似乎已知他要說什麼，手一招，截住他的話頭，道：「先到東兒莊給你那幾個兄弟送信，教他們不要亂來，然後再查明這次事件眞象，以及有關各家動靜，多則半月，少則十天，就可以回來了，那時你的傷也就好得差不多了，但你得聽話，別教我心血白費。」

公孫玉只覺老婆婆與痳面少年太過神秘，對於自己的事，彷彿瞭如指掌，感激之餘，反而有些不安，因而沒能立刻接得上話。

老婆婆又道：「不要胡思亂想，蘭兒回來，你就全知道了，今天說話得太多，你還是再睡一會的好。」

凌虛出指，點了公孫玉的睡穴。

× × ×

日月廳是劍堡的議事廳，喻其心同日月，光明磊落的意思，高大寬敞，可以容納一百來號人。

今天這座大廳，却寥寥的只有六個人。

向莊剛剛回來，滿面怒容，雙目充血，想必在路上，儘鑽牛角尖，沒得好睡。

其餘五個人，依次是莊妻江瑤，長子天錫，次子天錦，長女向慧，二次子李濤。陸續進來，各按固定的位置就座，見向莊那副要吃人的神情，誰都沒敢隨便說話。

又等了片刻，不再見有人來，向莊目光威稜一掃，喝問道：「鈺兒怎麼沒來？」

沒來的不單是向天鈺，還有次女向麗，大弟子張濤，也都沒來，江瑤見他專問三子，心裏一動，道：「公孫玉是眞遇害了？」

向莊怒道：「我問鈺兒怎麼沒來，是不是不在家？」

江瑤極不高興，道：「發這麼大的脾氣幹什麼，鈺兒就是聽到了公孫玉遇害的消息，跟濤兒一起打聽眞象去了。」

向莊道：「那天走的？」

江瑤道：「大前天。」

向莊道：「我在路上怎沒遇到他們？」

江瑤再也不能忍耐，道：「我怎麼知道，聽你的口氣，好像公孫玉的死，是鈺兒害的似的。」

向莊道：「不是他是誰？」

江瑤手一伸，道：「拿來。」

向莊道：「拿什麼來？」

江瑤道：「証據，血口噴人可不成。」

向天錫也道：「爹，三弟大前天才走，這件事怎能和他發生關聯？」

向莊怒斥道：「沒出息的東西，你也幫着他們說話？」

原來向莊元配早死，只留下天錫一子，江瑤是續弦，其餘二子二女都是她生的，故向莊這麼說。

向天錫道：「孩兒說的是實話。」

向莊沒再理他，轉向長女道：「慧兒去把妳妹妹叫來。」

向慧道：「二妹回來一個勁兒哭，孩兒問她什麼也不說，公孫玉的死，够她傷心……」

向莊厲聲斥責道：「我教妳把她叫來！」

向慧不敢再聲辯，急步出廳而去。

江瑤怒極，道：「你要嫌我們母子多餘，我帶着孩子們馬上就走！」

向莊道：「走？沒那麼簡單！」

江瑤霍的站了起來，聲色俱厲的說道：「你還想怎麼樣？」她俠號女飛衞，武功亦非泛泛，大有一言不合，就要翻臉動手的意思。

向莊道：「我不會怎麼樣，馬上就會有人前來興師問罪。」

江瑤道：「誰？」

向莊道：「黃山梅老兒約齊符立和顧望那兩個炮筒子，馬上就會來。」

江瑤道：「我不信，梅大哥不是這種人，這裏邊一定有誤會。」

向莊道：「誤會個屁，妳不是要証據麼？証據就是妳那寶貝女兒的紅豆。」

江瑤聽了，宛如冷水澆頭，頹然坐了下來，悉

心一想，又覺不對，道：「公孫玉遇害的時候，麗兒不是正在你身邊？」

向莊道：「何須她親自出手，是鈺兒串通臥虎溝那幾個畜牲幹的好事，偏偏証據落在梅芬手裏，梅老兒又知道我們和臥虎溝的關係，我一生心血經營的劍堡，想不到會毀在自己兒女手中，教我好不甘心！」

江瑤也有了氣，道：「錦兒快去，把那兩個死丫頭給我叫來。」

向天錦的行動眞快，出去沒有一刹就回來，手裏還拿着一封信，氣急敗壞的說道：「二妹留書出走了，大妹看到信追去了。」雙手把信呈給父親。

向莊沒接，道：「我不用看，一定是去了臥虎溝。」

江瑤一把搶過書信，只見信上寫着：

「女兒此去臥虎溝，誓殺樊家兄妹，否則卽爲所殺，養育之恩，來世再報！」

果然不出向莊所料，向麗知道他們的密謀。

江瑤跺足恨道：「我是那輩子造了孽，會養出這種兒女，都給我去追，如敢抽私縱放，看我不活剝了你們的皮！」她傷心的流下眼淚。

向天錫兄弟，聞令出廳，飛縱而去。

向莊嘆道：「事已至此，傷心能有什麼用，郝大剛來過不？」

江瑤道：「來過，聽說你不在，留下一份拜帖就走了。」

向莊道：「怎不留他盤桓幾天？」

江瑤道：「連門都沒進，我怎麼留他？」

向莊哼了一聲，道：「孩子都教我們寵壞了，那裏是別人不進來，是他們沒讓人家進來，要不郝大剛，見面怎會不理我，麗兒早就存了心，那封信是在路上寫的，錫兒他們怎能追得上，我得先一步趕到臥虎溝，不能任着她的性子，再去闖禍，梅老兒他們來時，讓他們在家裏等我，唉！」

嘆息聲中，離座出廳。

他現在深深的嚐到了暱愛的苦果。

挽救還來得及嗎？

× × ×

辰正，在當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業社會裏，已經很晚了，早不知道做了多少事。

小辣椒顧竹影今年十九歲，不算大，但從八九歲起就跟着父親走南闖北，遊歷名山大川，十一二年的江湖歷練，使她懍然警惕，禍闖得太大了！

像方正這樣的暗樁，像毛二這樣的下流小賊，一千個，也不會有什麼了不起。

石靈是風老怪的得意弟子，又是老怪的準女婿，儘管是嚼舌自盡的，但那兩個膝蓋和脛骨，則是她用菩提珠打碎的。

現在天已大亮，摩天莊還沒見石靈回去，必定會派人來接應，如果不快走，等到山上的接應趕來，再走就不容易了。

情況急於燃眉，小辣椒也不管天亮不天亮，有人沒人看得見，督促着裘飛裘敏，把兩個死的，四個活口，分別放在三四馬上，馱着就走。

這已是第四天的早晨了，裘飛估量信已送到，爹爹得信之後，必也帶人趕來，他領着路，走小徑，迎着君山人馬，落荒向西逃去。

如果不帶走這六個死人與活口，他們表兄妹絕可以安全的離開，但這六個死人與活口，是重要的人証，將來找風老怪評理，這是有力的証據，絕對不能丟。

裘飛沒有走過這樣路，只能以太陽爲準，認準方向往西走，但這是山路，自然有曲折，崎嶇蜿蜒，方向怎能把握得準？

走了不到一個時辰，就被摩天莊裏的人，循踪索驥給找到截住了。領頭的是個彪形大漢，一嗇馬上六人，威稜喝道：「你們是那路人，何故前來本山生事？」

小辣椒那會吃他這一套，秀眉一挑，叱責道：「威風倒不小，先報你的萬兒。」

大漢道：「本座摩天莊外嶺總管賈亮，丫頭何人？」

一句「丫頭」說惱了小辣椒，叱道：「你還不配和我說話，告訴風老怪，就說商山顧竹影把這幾個敗類帶走了，讓路！」

賈亮心裏一哆嗦，昨夜他只聽方正派去的人報稱，說是山下來三個年輕人，要來山上找麻煩，不知姓名來歷，其中兩個妞兒，美得要命。

偏巧正值石靈查山，正在外寨，便以查探來歷爲名，親自下了山。

摩天莊的山規很嚴，風凱的兒女門徒，每天必定有一個人，輪值查山，其權威如風凱親臨，石靈要去山外，賈亮連個屁也不敢放。

石靈的武功，賈亮信得過，石靈的行爲，他却不敢恭維，也管不了，除關照副總管丁元，小心注意山外的情況，他就睡了大覺。

天亮覺醒，石靈還沒回來，賈亮還以爲他正在作見不得人的事，怎會去討沒趣，直到幸逃活命的嘍囉，逃回報凶信，他才知道出了大紕漏。

他一面派人往總寨報信，一面帶人追出來了。

現在，人是截住了，一聽名號，賈亮的魂都嚇飛了。微一抱拳，陪笑說道：「原來是顧女俠，請恕在下失禮，不知石少莊主，何事開罪姑娘？」

他這可是明知故問了。

小辣椒道：「我本來是來找風伯父有事的，因爲到得晚了，不便深夜打擾，就住在了你們的暗樁上，不料這個姓石的，人面獸心，竟唆使方正在食物中下迷藥。」

隨手取出事先準備好的拜帖，又道：「總管來了正好，請你把拜帖帶回山去，我改日再來。」

人以禮來，我以禮往，小辣椒也改了口風。

賈亮沒接拜帖，佯笑說道：「女俠旣然來了，何不親自去見老莊主。」

小辣椒道：「今天不想去了。」

賈亮道：「人死不記仇，石少莊主生前縱有不是，也請女俠念在老一輩的交情，把他的遺體賞賜在下。」

小辣椒道：「不勞總管費心，過兩天我會親自送上山去。」

賈亮道：「請恕在下斗膽直言，那麼做使老莊主無地自容，會傷兩家的和氣，還望女俠三思。」

他說的很有理，很動聽。

小辣椒沉吟片刻，暗覺烏雲蓋雪是不是落在摩天莊？不曾親眼目睹，何不就此機會，詐他一詐？想到便說：「總管一番好意，我也不便深拒回絕，但得把偸我的東西還給我。」

賈亮暗吃一驚，暗怪他那些不大安份的少主，什麼人不好惹，怎會專惹這個難纏的潑辣貨，這樣一想，臉上的笑意更顯了，不由問道：「女俠丟了什麼？」

小辣椒道：「一匹黑馬。」

賈亮想了一想，道：「可是烏雲蓋雪？」

小辣椒心頭暗喜，這是不打自招，烏雲蓋雪果然落在摩天莊，否則，賈亮何能一口道出，當下便道：「就是那匹馬。」

賈亮道：「那匹馬不是黑牡丹符姑娘的麼？」

小辣椒道：「她借給我騎……」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暗處有人呸了一聲，隨聲出現兩個勁裝少女，稍大的一個接着說道：「不要臉，說謊都不挑好日子。」

小辣椒美目怒射精芒，一看不認識，叱道：「妳們是什麼人？」

年紀稍小的一個，這時突然說道：「二姊，石師兄被這丫頭給害了，不要放走她！」

還沒等她說完，年長少女業已撤出寶劍，撲奔小辣椒。

小辣椒還會怕打架，亦已掣劍還擊，一邊打，一邊冷笑着說道：「風如蕙，聽說妳有一個尼姑師傅，姑娘倒要看看妳，學了些什麼不傳之秘了。」

她知道風凱有三個女兒，長名如蘭，次名如蕙，小的如芬，她只見過如蘭，如蕙如芬因爲從師學藝，不常在家，所以沒見過，聽稱呼，看像貌，已知二女是什麼人了。

如芬本想和姊姊夾擊小辣椒，却被裘敏截住，也打在了一起。

因爲石靈死了，石蕙姊妹是眞拚命，尤其是如蕙，因爲石靈就是她的未婚夫，本來今天是如芬輪值查山，如蕙是想找石靈談話，所以也跟出來了，到達外寨，聽到消息，趕來查看，不料石靈已化鬼物，情天鑄恨，教她又怎能不拚命。

劍起寒光！

罡風雷動！

都是名家身手，激烈，驚險，好不怕人。

賈亮急得直出冷汗，震聲喚道：「快住手！快住手！都是自己人！」

不論誰吃虧，都會導致大糾紛，他都負不了這個責任。

裘飛也樂得爲兩個妹子掠陣，如見不利，也好搶救，兵器早取出來了，賈亮不先動手，他也絕不會傻到被纏住，脫不了身，誤却大事。

四個女孩子，如蝴蝶穿花，游晃閃移，靈活而快捷。

四把寶劍，似浪翻銀花，點點波波，精堪而奧奇。

賈亮喊了半天，見沒人理他，急中生智，立刻指派一個頭目，回山催請老山主。

裘飛冷聲問道：「尊駕還要去求救兵？」

賈亮苦笑道：「兄台誤會了，這樣打下去，萬一見出死傷，請問如何善後？」

裘飛察顏辨色，看出賈亮確有息事寧人誠意，嘆了一聲，沒再說什麼。

四面都是摩天莊的人，二女又被人纏住，脫身不易，想走已無可能，只有盼爹爹及時趕來才好。

時間在焦灼中，無情的消逝。

四個女孩子，打得愈發激烈了。

奇招異式，層出不窮，狂風激盪，塵沙瀰漫了半邊天。

裘飛冷眼旁觀，心裏有點緊張了。

小辣椒和風如蕙，都比他高明，劍招變幻，快如電閃，他看不出來誰強誰弱？但却體會得到，不論是誰，只要稍有失閃，便得血濺五步。

裘敏和風如芬，年紀都輕，功力，火候都嫌不足，已有後力不繼現象，這樣就更加危險。

看得出來，雙方都想在力盡之前，把對方放倒，動作也慢下來了，但不時却出現險招。身上也全見了血！

賈亮也看出情勢不妙來了，急得又待再提出警告。

適時，一聲大喝：「都給我住手！」聲如旱天焦雷，震得人耳鼓裂痛。

風如芬一劍却刺中裘斂左腿，但她也沒有佔到便宜，左臂也被裘斂劃傷一劍。

一條高大人影，縱落在兩人之間，巨靈大掌左右一分，硬把兩個人給推開，然後注定小辣椒責問道：「妳這丫頭愈來愈潑辣了，怎麼鬧對我的頭上來了？」

好威猛的像貌，環眼濃眉，鋼髯如蝟，滿頭花白頭髮，蜷曲得像頭獅子，身高足有七尺，腰膀濶，站在場中，活像半截塔。

他就是九宮山摩天莊的主人九頭獅子風凱。

風如蕙一掠到了父親的身邊，便哽咽着說道：「爹，她把石師兄害了。」

風凱道：「我眼睛沒瞎。」

風如蕙沒有想到會碰一鼻子灰，又傷心，又委屈，氣憤的說道：「爹也帮着外人，妹妹走！」

風凱喝道：「不准走！」目光移向小辣椒，道：「該妳說話了。」

小辣椒上前一步，檢衽一福，道：「侄女參見伯父。」

風凱沒有還禮，道：「沒理由老夫一樣代替令尊管教妳。」

小辣椒取出薰香盒，亮了一亮，道：「伯父可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風凱勃然變色，回顧賈亮問道：「這是誰的東西？」

賈亮道：「是毛二的，少山主最近帶進山來的弟兄。」

風凱道：「怎不早稟報我？」

賈亮道：「屬下也還是剛剛才從方正的口裏知道的。」

風凱道：「把方正帶來回話。」

賈亮過去解開方正被制穴道，喝道：「莊主教你過去回話。」

方正早已嚇得魂不附體，畏縮的過去跪在風凱面前，從昨夜到今晨，把經過的情形，原原本本的說將出來，死無對証，自然把過錯都推到石靈的身上去。

風凱臉色鐵青，氣得鬚髮無風自動，顯已怒極，側顧賈亮道：「你與老二教我很失望，孩子們都教你們縱容壞了，這種下五門的小賊，也往山裏帶，實在可恨，還窩藏着什麼高明人物？限你們今天給我查出來，如再隱瞞，乾脆散伙，我丢不起這個臉，把人一齊給我帶走！」

賈亮應命，帶人刹那走淨。

風凱笑對小辣椒道：「妳這丫頭，來了就該進山，就不會有這種事了，萬一出了差錯，教我有什麼臉去見令尊？」

小辣椒道：「侄女本是來給伯父請安的，到了山口，天就黑了，怎好深夜再去打擾。」

風凱道：「妳這張口愈大愈厲害了，會有這麼好心來給老夫請安？」

小辣椒道：「不信拉倒，不過，順便也要向伯父請教一件事。」

風凱縱聲大笑，道：「我說如何，沒有寃枉妳吧？」

風凱一瞥愛女，道：「妳還委屈麼，現在該知道爲父的苦心，爲什麼一再阻攔妳的婚事了吧？還不過去向顧姊姊賠禮！」

小辣椒辣的時候眞辣，乖的時候也眞教人憐愛，她怎肯如蕙先向她道歉，搶上一步，道：「侄女也有不是，沒有向二姊解釋淸楚，石師兄是怕受伯父責罰，嚼舌自盡的。」

如蕙道：「小妹眞是慚愧，沒問靑紅皂白，一到就動手，如果不是顧姊姊來，我還不知道石靈這麼壞，顧姊姊不啻救了我一輩，我也該感激姊姊一輩子。」

小辣椒嬌笑一聲，說道：「我今年十九，沒有二姊大。」

如蕙道：「我二十二，就不客氣了，那匹馬我帮妳找。」

裘飛兄妹也趁着這個時候，連忙上前與風凱見禮了。

風凱頷首爲禮，道：「我還以爲你們不認識老夫了。」

裘飛道：「伯父自一到場，就有事情，小侄怎敢上前打擾。」

風凱道：「算你們有理，斂姪女，你腿傷得重不？」

裘斂道：「伯父還說呢，要不是那一喝，我還挨不了這一劍，也不會誤會傷三姊哩。」

風凱見她並無痛苦神色，料無大碍，哈哈笑道：「好！好！好！都是老夫不對，你們全有理，有話進山再說。」

一場險惡風雲，都因賈亮處理得當，瞬間化爲玉帛，老少六人，傷的騎馬，笑語聲中，徐步進了九宮山。

× × ×

當晚，君山王裘榮率領大隊就趕到了。

幸虧裘飛在路上說出實情，風凱在外寨留下了

話，才沒有造成誤會。

賈亮引導這批原本不是來作客的客人，到達摩天莊，風凱親自相迎。重整酒席爲老友接風。

裘榮見到三個孩子，安然無恙，方才放了心，問明經過，又把小辣椒狠狠的教訓了一頓。

小辣椒有多聰明，她心裏暗暗好笑，知道她姑父是做給風凱的一劑順氣丸，並不是眞訓她，所以絕不爭辯。

如蕙乘這機會，也把烏雲蓋雪的來龍去脈說了出來。

原來臥虎溝的老大樊璋，情知二弟樊瑋追求向麗，心願難償，十分痛苦，手足連心，他心裏自然也很難過。便想藉口給郝大剛拜壽，就便跟公孫玉好好的談一談，請求公孫玉放一馬，別把事情做得太絕，也得給別人留一條活走。

用心原本不錯，不但不錯，以長兄立場，手足情深爲二弟求解脫，還應該大大的稱讚。

將到棗兒莊，先看見黑牡丹把公孫玉的馬騎走了，進了莊口，又見黑牡丹的馬，拴在會仙樓門口，他頓時醒悟了，關鍵不在公孫玉，求公孫玉沒有用，是四個丫頭賤！

這樣一想，既恨白麗移情別戀，害得他二弟神魂顚倒，又恨向莊不够朋友，辜負了亡父一番託孤之情，沒有盡到做長輩的責任，連帶着把符、梅、顧三個女孩子也恨上了。

恨！恨！恨！他心頭上充滿了恨，一恨之下，便把烏雲蓋雪盜走了，當時只是求發洩，並沒存心想害誰。

他的手脚俐落，烏雲蓋雪的腿快，李三放下簾子，收拾茶壺茶碗，才出來還筆墨，中間又有了片刻躭誤，般般湊巧，才造成當日的疑案。

他不知道屋子裏還有信，更沒時間去害周胖子，那是別人幹的，這個人是誰？樊璋根本連屋子裏發生的事都不知道，又怎能知道這人是誰？

經過幾天奔馳，樊璋的心緒逐漸穩定下來了，轉念想到亡父生前，跟風凱的交情也不錯，兩家也有往來，知道風凱次子風如柏，迷戀黑牡丹，並不下於胞弟苦戀向麗，便改變方向，來了摩天莊。

他來摩天莊有兩個目的：

一、把烏雲蓋雪獻給風家，教風如柏僞稱從盜馬人手中奪回，送還黑石莊，希望能使黑牡丹回心轉意。

二、代樊瑋向風家三女如芬求婚。

風凱非常同情他的苦心，但以父執長輩的身份，却指明他的錯誤，給他寫了一封親筆信，教他去見符立賠罪還馬。

至於婚事，風凱也有意成全，但須教樊瑋先來九宮山，盤桓一陣子，看樊瑋與如芬的性情合不合得來？再作進一步商量。

酒席筵前，風凱就樊璋告訴他的經過，扼要敍述出來，最後說道：「樊璋這小子爲人還不壞，昨天才從後山走，早知你們要來，我再多留他一天就好了，但望他路上，別再生枝節！」

裘榮感慨良多，道：「沒兒女，想兒女，有了兒女，想不到會有這麼多麻煩，我得到消息，嚇慌了手脚，眞怕我這個內侄女，辣勁一潑……」

「我那點辣了？」小辣椒馬上提出反駁。

立刻引起滿堂哄笑。

風凱道：「我倒很喜歡她這個爽快勁，你們爺幾個難得來，多盤桓幾天再走，也教孩子們多親熱親熱，將來彼此也好有個照應。」

裘榮道：「你就是趕我也不走了。」他本想帶着小辣椒立刻就走，見風凱情意眞摯，便順口答應了。

風凱沒有深思，脫口問道：「怎麼着，還有事？」他聽出話中有話，暗吃一驚，是以發問。

裘榮笑道：「沒什麼了不得的事，顧老兒恐怕也要來，如果見不到人，不鬧個鷄飛狗走才怪。」

風凱如釋重負，道：「我還眞被你們爺們弄得心虛了，敢情這麼一回事，我和顧老兒也很久沒見面了，他來不更熱鬧！」

裘榮道：「熱鬧是熱鬧，只怕你的陳年老酒，不搬出來是不行了。」

風凱道：「這兒離君山很近，不够到你家裏去搬。」

在融和氣氛中，一場誤會，烟消雲散。

郝大剛趕到懷遠縣，得到的消息，不比向莊父女多。

但是，他的想法可跟向莊父女大大的不相同。棗兒莊發生的事件，向莊父女不知道。

郝大剛却把那件事，與懷遠縣查問到的情形，以及在劍堡所得到的壞印象，聯合到一起，作出來一個可怕的結論。

他是一個極重義氣的血性漢子，作出結論那能就算了，並且，馬上就採取了積極的行動。

他認識的朋友，沒有頂尖人物，但數目多，幾乎到處都有。

沿着回家路上，他是逐家拜訪，見到一個人，就傷心的述說一陣，痛罵一陣，邀請朋友們助拳，帮助他給盟弟報仇。

郝大剛的肚子裏存不住事，這些朋友的嘴更不嚴，等他到了家，他所指摘的種種，就被這些人，有意無意的渲染，擴散開了。

於是，裘兒莊事件完全揭開了，因胖子的死成了大新聞！

向莊不僅劍法第一，陰險毒辣敢情也第一！

向麗被冷落，居然遷怒到一個小人物的身上去了，化裝梅芬，模仿血指，製造綉竹手帕，嫁禍符芳和顧竹影，百密一疏，遺落下一顆獨門暗器，都教公孫玉事後發現了。

渦河設計，伏擊公孫玉，就是爲了這件事。

向莊父女，絕對不能容許這些証物，公示於江湖。

郝大剛這個可怕的結論，像春天的野草，到處蔓延，愈傳愈離譜。

人就是這麼莫名其妙，只長耳朶，不長眼睛，空具頭腦，却缺乏智慧，聽了之後，想都不想，就信以爲眞了。

郝大剛回到家裏，立刻宣佈會仙樓歇業，準備接待各路邀來的朋友，誓與劍堡，不共二天。

彭浩見他兩眼紅腫而深陷，神情憔悴的已經變了形，心頭惴惴，不禁駭問道：「大哥，你見到了二哥的遺體？」

郝大剛便把這次去劍堡，以及回程調查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最後斷然說道：「我親身的經歷，還能假的了，老二的遺體，我原想運回來，不料被人偸走了。」

彭浩沉思很久，道：「我看這裏邊還有蹊蹺，大哥先看這封信。」馬上從懷裏掏出一封信，遞給郝大剛。

信很簡單，寫的是：

「公孫玉遇伏是實，不知何故不加抗拒，以致身受重傷，現在已無大碍，短期當可復原，疑屍係我以惡徒取代，以斷追搜，不必認眞，萬萬不可聽信謠言，輕舉妄動。」

郝大剛匆促看完，往桌上一丟道：「假的。」

彭浩一怔，道：「怎見是假？」他不知道他這個心粗氣豪的大盟兄，看出什麼毛病來了。

郝大剛道：「沒有地址，沒有落欵，怎麼會是眞的？」

彭浩道：「是他本人送來的，還要什麼姓名地址。」

郝大剛眼睛一亮，道：「是誰？他在那裏？」

彭浩道：「是個小厮子……」

沒容他再往下說，郝大剛巨掌連搖，失望的說道：「够了，够了，一個小孩子你就會相信啦？」

彭浩道：「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小孩子，武功比二哥恐怕還要高……」

「你跟他動過手？」郝大剛抓住語病，吹毛求疵。

彭浩道：「他是半夜來的，把我從夢中叫醒，親自把信交給我，還說二哥就在他家，說完就走，我還想多問他一點眞象，那知眼前一花，就失去了他的踪影，但却傳來淸晰語音說道：『我不能告訴你地方，他傷好自然會回來，你們去看他，說不定又把仇人帶去了。』我踏登房上，他已到了鎭頭，還回身向我擺擺手，踏落鎭外就看不見了，那一份快速，那一份靈巧，就是二哥恐怕也比不上。」

郝大剛道：「像不像女人化裝的？」

彭浩道：「大哥又想到什麼了，他年紀很輕，大約十六七，還沒發育好，個子當然不高。」

郝大剛道：「信上的字很娟秀，分明是女人手筆，你會看不出來？」

彭浩道：「這也並不稀奇，誰的家裏，沒有女人？」

郝大剛道：「你跟老二就這樣不好，凡事總往好處想，把人全當好人，一點不知江湖凶險，所以他這次就吃了大虧，那一定是女人裝扮的，而且是緩兵之計。」

彭浩又不懂了，愕然道：「緩兵之計？」

郝大剛道：「不錯，我敢跟你打賭，這個女人必是向麗，怕我們立刻去找他們算賬，要不然就是向麗想獨佔，把老二藏起來了，如果不是熟人，老二爲什麼不還手？」

彭浩道：「大哥說的也在理，現在的問題，是怎麼樣証實二哥的生死？以及如何去找向莊？單憑我們，份量不够，甚至連向莊的面見不到……」

郝大剛吼道：「什麼份量不份量，有理天下去得。」

彭浩道：「大哥別誤會，我沒有小看自己和我朋友的意思，而是要向莊非見我們不成。」

郝大剛道：「你有什麼辦法？」

彭浩道：「大哥剛才曾說，符梅兩家也爲二哥這件事，大舉出動了，我想去趟黃山，跟他們聯繫一下。」

郝大剛道：「你這不是瞎跑寃枉路麼，符梅兩家父女都去了商山，你還去黃山找誰？」

彭浩道：「家裏總還有人，我們必須和他們一致行動，有幾位老前輩出面，不論講理或是講打，就都不怕劍堡了。」

郝大剛道：「我已失去了老二，不能再失去了你，我不放心讓你去。」說時眼淚汪汪，這才是他的眞心話。縱是親手足，也不過如此，這也就是他受朋友愛戴的地方。

彭浩深受感動，道：「大哥放心，我不像二哥那麼好說話。」他有意露一手，右手食中二指凌虛一點，一聲刺耳銳聲過聲，門框上頓時出現了兩個透明窟窿。

郝大剛呆了，半天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郝豹却道：「三哥是眞人不露相啊！」

彭浩懂得他的含意，道：「你以爲我藏私，我教你那套內功心法，練得怎麼樣了？」

郝豹的黑臉膛上，有些發紫了，訥訥的說道：「還沒練好。」

彭浩道：「指法不算什麼，等你內功基礎紥穩，我還要教你幾手防身的功夫哩，你如果不當一回事，那就不能怨我了。」

郝豹含愧說道：「小弟知錯，從今天起，我要加緊練習。」

郝大剛甚是欣慰，道：「你得快點回來，我不能教朋友在家裏久等。」

彭浩道：「這我知道，多則一月，少則二十天，一定回來，大哥可得答應我，在我沒有回來以前，不能單獨先走。」

郝大剛道：「我等你一個月，再久就不好向朋友交代了，你在路上仍然要特別小心。」

第二天一早，彭浩就動身去了黃山。

× × ×

九宮山摩天莊，今天是佳賓雲集，商山樵隱顧望之外，五雲逸叟梅遜和奪魄索魂符立，也一同蒞臨。

這三位老人，都是當代威懾一方的赫赫有名人物，會同一起來，顯示情況極不尋常。

九頭獅子風凱，知道顧望必來，却不知道梅遜和符立的來意，尤其符立最是難纒難惹，據報不由大驚，一面示意衆人，作萬一的準備，一面會同君山王裘榮，親自迎了出來。

在莊前不遠，雙方相遇，因爲有裘榮陪着，神情又極從容愉快，三老雖然沒有見到女兒，再想必已無事，故敵意全消。

他們都認識，只是不常往來罷了。

一陣熱烈寒暄，風凱把他們迎了進去。

落座獻茶已畢，顧望濊怨裘榮道：「你倒在這兒作起客來了，怎不把孩子送去，害得我們還要風塵僕僕，大老遠的跑來？」

裘榮道：「一動不如一靜，我怕路上跟你錯過，你那個爆竹脾氣，見不到人，不把風老兒的莊院給翻過來才怪。」

顧望眼睛一瞪，道：「胡說，怎會那麼不講理，孩子們呢？」

裘榮道：「你那個寶貝女兒，成了孩子頭，不是打獵，就是比劍，一天到晚滿山跑，天不黑別想見到她的面。」

顧望轉向風凱道：「風兄別見笑，那我個丫頭，被我慣壞，就是在家裏，也別想在屋子裏安安靜靜的躭上一個時辰，這幾天想必够你頭痛的了？」

風凱道：「說眞心話，我還得感激你，要不是令媛來，我還不知道我那幾個不成材的東西，墮落到什麼程度。」

他不隱瞞，便把幾天前發生的那件事，扼要的說了出來，最後長嘆一聲，道：「裘老兒說的對，沒兒女，想兒女，有了兒女，麻煩就跟着來了，事後我一淸查，天！山裏竟還窩藏着幾個下流貨，都被我給宰了，令媛這次來，不僅救了我那幾個不成材的孩子，也救了我這摩天莊，我眞不知道應該怎麼謝你才好。」

顧望道：「再怎麼說，她也不能隨便動手殺人，這還了得，等會……」

風凱截口道：「顧兄這就見外了，她宰跟我宰，有什麼兩樣，我那個不成材的弟子，是怕受山規處置，畏罪自殺的，與她又有什麼相干？」

符立深具同感，道：「不止你一個，平靜了幾年，大家全都疏忽了，這次我回堡，也得好好的整頓一下。」

風凱道：「符兄出來多久了？」

符立道：「半個來月了，有事麼？」

風凱道：「沒什麼大事，臥虎山的老大，把你那匹馬盜來送我，被我罵了一頓，教他馬上給你送回去，想必還沒見到。」

符立道：「風兄可曾問他是從那兒盜來的？」

風凱又把樊璋盜馬經過，說了一遍，然後說道：「我也不知他說的是眞是假，符兄就爲這件事出來的？」

符立道：「我不是爲了馬，是爲了公孫玉那個小子。」

風凱道：「他闖了什麼禍？」

符立道：「他被人給宰了，風兄！難道還沒聽說？」

風凱道：「聽是聽到了一點，不十分相信，已經派人打聽眞象去了，還沒有回來，據聞那小子，武功很高，這個消息可靠麼？」

符立道：「武功的確不錯，可惜不會水，出事又在渦河邊，這就教人不能不懸慮了，風兄，你可知道什麼人擅用蛇形劍與子母梭？」

風凱道：「蛇形劍什麼形狀？」

符立眼中一亮，道：「劍身短而不寬，螺旋紐結，極似兩股針身，鑄合在一起，兩個劍尖，風兄見過？」

風凱道：「小女見過一次，形狀畧有不同，等

她回來由她說比較正確，你還眞問對了人，各位請入席，我們邊吃邊談。」

這時午宴已經備好，連同顧望和君山王帶來的人，一共坐了七桌，酒過三巡，風凱接續前題問道：「這兩件東西可是現場遺物？」

符立道：「是我部屬在縣庫證物中發現的，我跟梅老兒二次到懷遠，也都親眼看過了，我等會請教令媛，子母梭照說很平常，用的人不少，但這種子母梭，體積小巧，製作精細，極似獨門專用的東西，不細心便容易忽畧過去了。」

正當觥籌交錯，與緻正高的時候，突見小辣椒燕子似的，飛了進來，歡悅的喚道：「爹，您怎麼才來，人家等您好多天了，符伯伯，梅伯伯，咦！芳姊芬姊怎沒一道來？」

她一進屋就說了一大堆。

顧望本想敎訓她幾句，聽到最後一句話，不由瞪了一眼，駭然問道：「芳兒芬兒騎着墨龍來的，最遲前天就該到了，怎妳沒見着她們？」

小辣椒道：「她們騎着墨龍，一定跟玉哥哥在一起，您担什麼心嘛！」

顧望道：「還說什麼玉哥哥，他已經被人給宰了，浮屍渦河已經快一個月了，芳兒芬兒一定又出了事！」

小辣椒頓時花容變色，說道：「您說的可是眞話？」

顧望道：「不眞我帶這麼多人出來幹什麼？」

小辣椒再不多問，嬌軀一轉，衝出廳外，竟自飛縱而去。

顧望厲聲喝道：「回來！」

那知連個回聲都沒有。

顧望又氣又急，自怨自艾道：「我前輩子不知欠了她什麼債？該這一輩子還，唉！」艾怨聲中，隨後追了出去。

幾乎不差先後，符立梅遜緊隨追出，風凱裘榮，晷遲一步，廳門就那麼大，容得七桌人陸續出去，前邊的人早已走得不見踪影。

廢墟疑宮

嗚……嗚……嗚……嗚……

號角聲一聲接連一聲，此起彼落，响澈了九宮山。

五老一邊追，風凱一邊傳下號令，希望能够把小辣椒截住。

還沒追下山去，迎面遇見風如柏和風如芬，風如柏扶着滿身是傷的樊璋，一顚一跲的往上走，風如芬連揹帶拖，帶着不少山獐野兔等獵獲物，累得滿頭是汗。

「爹，顧姊姊是怎麼回事……」風如芬驚訝的問。

風凱截口問道：「她往那條道上去了？」

風如芬道：「二姊領路去了斷崖……」

風凱怒道：「這死丫頭，不但不幫我留人，還要領頭帶路，眞可惡，璋兒是怎麼回事？」

樊璋氣喘吁吁的說道：「馬被人截走了，如果不是伯父那封親筆信，小侄的命，恐怕都要保不住了。」

風凱道：「想必是熟人嘍？」

樊璋道：「以前沒見過，一個小厮子。」

風凱極感驚詫，道：「就一個小厮子？」

樊璋道：「是的，十六七歲，就一個人，武功高不可測，他說他是符姑娘的朋友，在伯父那封信上，還批註上幾句話，教小侄送回來。」邊說邊從懷中取出原信。

風凱一把奪了過去，抽出信紙，只見信上批註的是：

「馬取走代還，轉告風凱，嚴格約束子女，不准下山，否則以疑兇論處，格殺不論。」

口氣很狂，也很嚴厲。

風凱看罷批註，鬚髮無風自動，雙目閃現威光，回顧身後一紅面老人，道：「老二，告訴你嫂子，山上的事，交給你們兩個人了，包括我的子女門徒，任何人不准再下山，否則以門規論處。」

紅面老人名莫森，乃九宮山二當家的，聞言說道：「大哥不帶幾個人？」

風凱道：「就帶如芬，好好照顧璋兒，最好等我回來再走。」轉正身形又對女兒喝道：「還不把東西丟了跟我走，還有你，如敢不聽爲父的話，私自溜下山去，看我回來不活剝你的皮。」後邊的兩句話，是對次子風如柏說的。

顧望等人原本已經過去了，聽到風凱詢問小辣椒的去向，不由止步五六十丈開外，去向聽明白了，是「斷崖」，但斷崖在何處？仍舊不知道，只好再等。

風凱帶着幼女如芬，趕了過去，歉意的說道：「眞對不起，躭誤了各位的時間，好在斷崖只有一條路，奔武寧，容易追，符兄請看這封信，各位隨我來。」

把信交給符立，當先領路跑了下去。

「斷崖」絕壁千仞，險惡異常，如果有人失足掉下去，定會骨斷筋折，摔成肉醬。

顧望到了崖邊，探頭向下看了一眼，不禁驀生警惕，暗爲愛女担起心來。

崖壁有一條人行小徑，崎嶇險陡，因在嶺東，每天經太陽照晒，雖甚乾燥，仍不易走，顧望觸景生情，道：「我們已經認識路了，風兄還有客人，請回駕啦。」

風凱道：「誰是客人？」

顧望道：「裘老兒和臥虎溝的樊少山主，難道不是？」

風凱道：「樊璋是晚輩，可不必管他，裘老兒難道不去？」

顧望道：「孩子已經交給我了，已經沒他的事，還去幹什麼？」

裘榮道：「還有飛兒和敏兒，怎能說我沒事？」他已經領會內兄的意思，是對九宮山已經生疑，仍然教他留下，暗中留意觀察，但以他的立場，却不能不接話。

顧望道：「他們兄妹是我那個丫頭帶走的，該我負責，我們是穿越伏牛山，經大洪西麓來的，你如果嫌沒有事做，可到那一帶看看，有沒有那兩個丫頭的消息？下月在劍堡會齊，先到先等，不見不散。」

他總不能不找個理由，又給裘飛多加了一項任務。

風凱道：「這也是應該的，老二，代我欵待裘兄。」

顧望道：「你還要去了？」

風凱道：「現在已經午末未初，距離武寧，還有百十多里，出不了山，天就黑了，沒人識路怎成，再說，我那幾個孩子也出山了，目前情況混亂，我怎能放心。」

符立藉着這個空隙，已經和梅遜，把那封信參詳透澈，覺得風凱雖有嫌疑，可也有光明的一面，還不能即下論斷，便道：「再不走天更晚了，裘兄偏勞你了。」

他也不主張裘榮一起走。

於是，風凱當先帶路，一行人分成兩路，各自東西。

×　×　×

黑牡丹符芳與水仙梅芬，路上出了什麼事，何以沒到九宮山來？

原來自那天聽到小辣椒，爲了追趕盜馬賊在九宮山遇險，心裏難過的了不得，甩脫父親，也不顧顧望的呼喚，一馬雙乘，飛騎南下。第二天申初光景，就到了漢口。

依着黑牡丹的意思，立刻就想過江。

梅芬深恐把馬累壞了，反而快不起來，主張好好歇一夜，第二天就能趕到修水，第三天一早就能進山。

兩天一夜，足不停趾，水米未曾打牙，經梅芬一說，黑牡丹也覺出有點兒疲乏了，便在漢口落了店。

吃了一點東西，原想先歇一會，不料頭一着枕，竟自睡着了，等到醒來，月已中天，客棧裏靜悄悄的，全都進了夢鄉。

二女相覷一笑，梅芬道：「我說怎麼樣，人都受不了啦，何況馬，照這樣趕到九宮山，萬一動起手來，豈不要吃大虧？」

符芳道：「算妳有理好不？」起身下地，燃亮燈火。「咦」了一聲，驚詫道：「是誰給我們留的信？」

敢情桌上放着一封信，封面上清晰的寫着：「符梅二姊展閱。」

梅芬也立刻下了地，湊近過來。

信沒封口，抽出信紙，只見上邊寫着：

「馬已取回，現在廐中，見二姊香夢正酣，想必旅途勞頓過甚，不便驚擾，玉哥並未遇難，只是傷勢極重，需要時間療養而已，廝城恭候，我先走了。」

符芳道：「顧丫頭在搗什麼鬼？」

水仙梅芬極是精細，說道：「妳看看，像她的筆跡麼？」

符芳道：「女人手筆總不錯吧，除了她誰關心玉哥，誰又知道我們丟了馬？」

梅芬很難回答，道：「先看看馬再說。」

兩個人悄悄到了馬廐，一點都不錯，烏雲蓋雪的確就在馬廐裏，黑牡丹撫摸了兩下馬頭，烏雲蓋雪也向她表示極端的親暱，低低的嘶吼，像是在訴說近日來的委屈。

再一查看，墨龍却又不見了，找遍馬廐，也沒有墨龍的影子，以馬換馬，用烏雲蓋雪把墨龍換走了。

黑牡丹符芳道：「刁鑽，頑皮，不是她，還有誰？」

梅芬的懷疑，總是難以去淨，道：「她怎知道玉哥的消息？」

黑牡丹道：「她好動，認識的人又比我們多，消息自然也比我們靈通，不要瞎疑心了。」

梅芬道：「我倒有點覺得筆跡像向麗。」

黑牡丹道：「她倆不管是誰，還不都一樣，如是外人，還會把烏雲蓋雪給我們留下？」

梅芬道：「可疑就在這種地方，萬一是九宮山上的人，豈不把我們誘上岔路？」

黑牡丹有點不耐煩了，道：「乾脆把伙計叫來問一問，也比瞎猜好。」

悄悄到了前堂，值夜的伙計正在打盹，叫醒一問，正好問對了人，伙計指着黑牡丹道：「那位姑娘跟您長得差不多，大大的眼睛，一笑也有兩個酒窩。」

照伙計的形容，果然像小辣椒，梅芬再沒有話說。

回到房間，姊兒倆又發生了歧見。

黑牡丹主張天亮去麻城，見不到小辣椒，就回頭。

梅芬認爲一去一來，烏雲蓋雪雖然快，也得兩天，萬一是九宮山的鬼計，小辣椒就更危險了。

黑牡丹覺得這是多慮，君山的人早應趕到了，縱然去麻城白跑寃枉腿，也不會壞大事，還有，這是事變發生以後，有關公孫玉的消息，這還是第一個，不應忽畧。

提到公孫玉，梅芬又讓了步，但是，如去麻城，必須想辦法，通知後邊趕來的尊長。

這好辦，兩個人又到了前堂，問明伙計叫唐七，給了他五兩銀子，敎他從後天一早起，就到江邊去等，自然也把三位尊長的像貌，告訴了唐七，叮囑他務必把口信帶到。

唐七也滿口答應了。

梅芬這才放心。

那知第二天中午打尖，就聽到郝大剛散播出去的錯誤結論。

公孫玉確實死了，是向莊一手導演的悲劇。

向麗更嫉妬三女，化裝梅芬，模仿黑石堡獨門絕技血指，殺死周胖子，用血手帕栽贓小辣椒。百密一疎，遺落了一顆獨有的暗器紅豆，公孫玉就是因爲搜到這些物證而致死的。

郝大剛當時作此錯誤而可怕的結論，是由於過份的悲憤，逢人就說，是一種反常的發洩，更沒想到朋友聽了之後，再對朋友的朋友說，以訛傳訛，愈傳愈逼眞，愈傳愈駭人！

這個消息，傳到黑牡丹和水仙的耳朶裏，是多麼的摧肌斷腸，又是多麼的怒不可遏。

強忍辛酸，趕到麻城，找遍客棧，也沒有小辣椒的影子，這樣一來，就連堅信不移的黑牡丹，也認爲是受騙了。

找好客棧，洗去征塵，忽聽隔壁一人道：「不能再喝了。」

另一人道：「怕什麼，這又不是向莊那個老小子的地面。」

前一人道：「就是老小子的地面，他還敢把老子的鳥咬去，我說的不是這個。」

後一人道：「那你說的是什麼？」

前一人道：「郝大哥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萬一我們去晚了，他等不及，帶着人先去了劍堡，我們將來怎麼見人？」

後一人道：「就這一壺，喝完了算。」

前一人道：「好，我敬你一杯，乾！」

「乾！」後一人想必也把酒乾了。

歇了片刻，話聲再起，前一人道：「老小子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他那武林第一劍，是臥虎溝老當家的給捧出來的，老樵夫和符堡主就都看不起他，說他沽名釣譽。」

後一人道：「五雲叟就比他高，只是梅老性情淡薄，不願意跟他計較。」

前一人道：「梅老不計較，老小子可很認眞哩，自從臥虎溝老當家的一死，西川的勢力，入了他的掌握，他就有心利用這批勢力，興風作浪，最使他看不順眼的就是黑石堡，他的氣量小，野心大，絕不容許劍堡之外，還有第二個堡，算計公孫玉，明着是替女兒出氣，實際就是向黑石堡挑戰。」

後一人道：「那他又敎向麗那個醋罎子，冒充水仙，栽贓小辣椒是什麼意思，難道他不怕三處聯合起來，一起對付他？」

前一人道：「這是試探，他認爲梅老是個好好先生，怕事，縱是火燒到眉毛，也不會着急生氣，只要梅老不動，老樵夫和堡主，都是一勇之夫，不在他的眼中。」

後一人道：「劍堡對黑石堡，臥虎溝對商山，那也是勢均力敵，未必穩操勝算呀。」

前一人道：「最近他敎樊璋，把黑牡丹的那匹寶馬，偷來送往九宮山，就是想勾結那老怪，用西川的勢力，牽制住商山，他就可以和九宮山，夾擊黑石堡，黑石堡一垮，商山不戰自定，到了那個時候，武林第一劍，就成了天下第一堡了。」

後一人道：「風老怪能聽他的擺佈？」

前一人道：「怎麼不能，風老怪的小兒子，追求黑牡丹好幾年，一直追求不到手，很傷風老怪的面子，黑石堡一垮，黑牡丹不就成了他小兒子的囊中物了麼？」

後一人冷哼一聲，憤憤的說道：「他就忘了還有郝大哥，我們這幫子弟兄，武功雖然比不上他，常言說得好：『蟻多咬死象』，我們人多，五個拚他一個，再不成十個拚一個，拚也拚老小子的窩拚平，我要睡覺去了，明天喊我一聲。我們緊趕他一程。」

接着，傳來開門聲響，一個步履不穩的人走了出去，稍後，又一聲門响，便歸寂然。

黑牡丹只覺熱血沸騰，耐心聽完，悄聲道：「九宮山不去了，去找向麗問個明白。」

水仙道：「我贊成，明着問她怕她不認賬，我們暗中去先探一探，抓住把柄，就不怕她抵賴了，顧妹這邊，有爹爹和洞庭的人，足可以把九宮山蕩平。」

黑牡丹道：「要走現在就走，免得那個東西，寃魂不散，總釘着我們。」

水仙道：「好辦法。」

喚來伙計，付清房錢，告訴他說：「我們去趟黃山，明天才能够回來，如果有人來找，敎他留下話。」

果然也是出的南門，但出城沒多遠，就改變了方向，奔了黃安，這樣一來，果眞甩掉了那個釘梢的人。

× × ×

向莊晝夜趲程，趕到了臥虎溝，老友樊興創建的一片基業，已經變成了一片瓦礫，被人給放火燒燬了。

無限的悲傷，無限的憤怒，叢集心頭，他恨他自己養育了這麼一個忤逆不孝的女兒，竟會做出這種血濺滿門的絕戶事情來。

他的眼淚滴流，身子顫抖，暗中發誓，找着向麗，絕對不再姑息，正以家法，否則，對不起亡友付托之重。

傷心，悔恨，過了一陣子之後，慢慢的冷靜下來了，仔細一檢查，發覺有了疑問。

餘燼早熄了，這不是一兩天以內的事情，向麗比他早走不到半個時辰，武功造詣他瞭如指掌，沒有這麼快。

絕對不是向麗做出來的事情！

不是向麗是誰呢？

瓦礫下不少殘肘斷體，說明是在一場血搏之後，才放的火，沒有深仇大怨，是做不出來這種絕事情。

樊興生前所結下的仇人是誰？

向莊與樊興，結識了已有二十年，就這二十年來的觀察，樊興處世待人，光明磊落，豪爽重義，不會跟誰結仇。

不錯，三峽毒龍，四川二鬼，秦嶺三鳳，邛崍一獵，這些兩川巨寇，都是經鐵掌金梭樊興，先以威臨，後以德服，收伏下來的，奉樊興爲總瓢把子，約法三章：

一，不取無義之財。

二，不妄傷人命。

三：漁樵墾殖，自力更新。

沒有錢，樊興出錢，人不够，樊興增僱，開頭幾年，的確很苦，但是，到了今天，全都成了家，立了業，豐衣足食，變成了好人家。

誰不感念樊興的德意，誰不稱頌樊興是萬家生佛？

向莊首先就想到這些人，但是，怎麼想怎麼都覺得不對。

這些人如果是人，還有人性，只有感激樊興，不可能仇視樊興，絕對沒有這種可能性。

然而，展現在眼前的事實，滅門絕戶，鷄犬不留。

這會是誰幹的？

向莊向天發誓，只要有一口氣在，他就要把這個人找出來。

他無法知道樊興的子女，有沒有逃得活命？

他是在傍晚時趕到的，太陽下山了，他還沒有動。

月亮從東方升起，移至中天，他仍舊挺立在廢壁上，像一具幽靈。

驀地，遠處傳來一聲冷哼。

冬夜，深山，廢壁，配合襯托之下，這聲冷哼，彷彿出自地獄。

向莊聽得出來，這聲冷哼，陰森，殘酷，含有無比的仇視之意，他不失分秒，就撲了過去。

他號稱天下第一劍，武功確也不同凡响，辨位之準，毫釐不差。

一條瘦小的人影，從樹後閃出，飛縱遠去。

這就是向莊要找尋的人，他怎肯輕易放鬆。

臥虎溝是一條狹長的山谷，兩山夾峙，樹林叢密，樊興的莊院，建築在左邊的山坡上。距離谷口，約莫半里左右。

向莊最初的位置，是莊院的廢墟上方，瘦小人影射在廢墟與谷口之間，雙方相距，約一百五六十丈。

向莊志在捉住這人，聞聲卽動，身法展至極限，快得像一枝急箭。

瘦小人影，身法畧慢，但他佔了彼此距離遠的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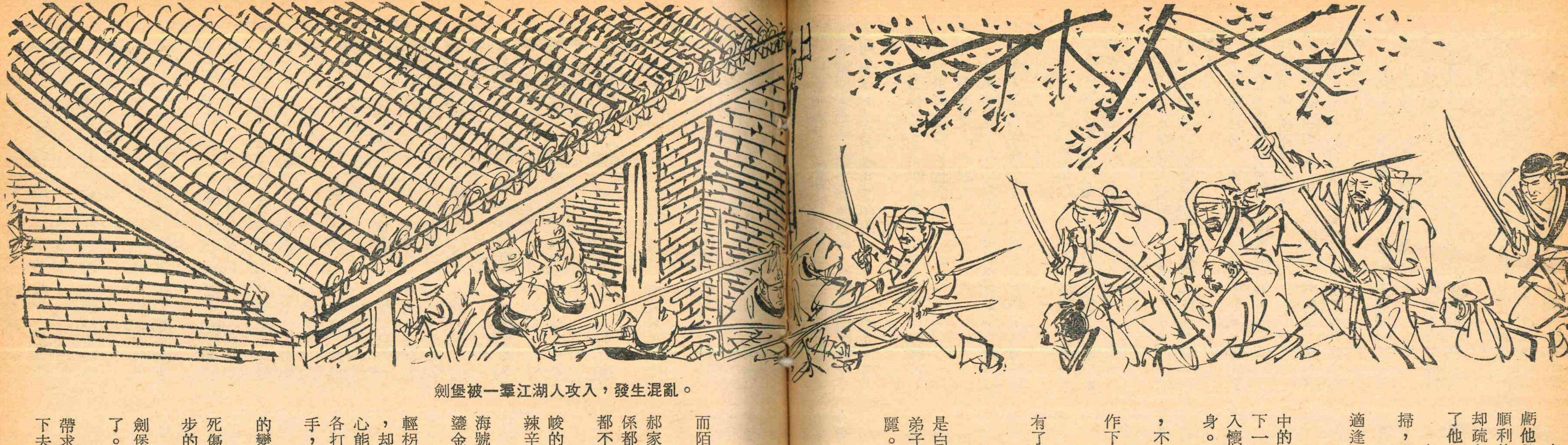
一逃一追，瘦小人影進了臥虎溝，向莊還差了八十丈，這說明，向莊比那個人雖快，但也快得有限。

谷口以內，兩面山壁上，都是密佈的松樹。

向莊追到谷口，已然失了瘦小人影蹤跡，不知是躲在樹林裏，抑或是更向溝內逃走了？

就這樣敎那個人逃掉了，向莊眞是不甘心，畧一顧盼，便追了進去。

山勢自然形成的狹谷，不像街道那麼直，也不怎寬，向莊進去不遠，心裏卽生警惕，正打算退出來，溝頂已有磨盤大的石塊，被人推了下來。



劍堡被一羣江湖人攻入，發生混亂。

向莊念動即行，毫不遲疑，撤身便往外衝，幸虧他警覺早，身法又快，沒容山石碰到頭上，就已順利的退出來了，不幸的是，他只顧頭上的山石，却疏忽了松林裏還藏着人，乘他精神專注山石，賞了他幾下暗器。

任是向莊武功多高，顧得上顧不了下，袖揮掌掃，擊落大半，腿上一痛，仍是挨了一下。

這顯然是預先佈置好了的，準備算計人，向莊適逢其會，便着了道兒。

瘦小人影似知武功不敵，沒再追出來。

向莊退到林內人威脅不到的地方，俯身查看，中的是一種獨門暗器，釘在右腿的腿肚子上，先撕下一塊衣襟，然後才咬着牙，把暗器拔了下來，揣入懷中，敷藥裹傷，一切停當後，敵人也未再次現身。

傷口很痛，但沒有痳木的感覺，料知暗器無毒，不禁暗呼徼倖。

他想走，但他不能走，必須等到向麗來，才好作下一步打算。

等……等……等……

等得心焦，等得冒火，在等待的過程中，他又有了另一種想法。

難道是我們的仇人？

自己的仇人，可就多得設法計數了。

好不容易到快晌午了，終於把女兒等來，但不是白麗，而是女兒向惠，長子天錫，次子天錦，二弟子李清也繼續趕到，逐一詢問，誰也沒有見到向麗。

向麗究竟又跑到那裏去了？

眞是急死人，也氣死人！

× × ×

深夜，喊殺聲，從北邙山傳了出來。

劍堡被一羣江湖客，攻了進去，不問皂白，逢人就殺，不可理喩。

劍堡是武林第一家，高手如雲，自不甘心束手待斃，更不能容來歷不明的人，無端侵犯。

混戰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驟然爆發，一開頭，劍堡這方面吃了大虧，潛龍谷谷口的椿卡，全部被殺。

潛龍谷與臥虎溝的形勢不同，谷寬溝窄，郝大剛前次來時，從谷口到堡前，走了一個時間，足見距離甚遠，其間尙有不少農戶，而這些農戶，卽是堡丁，平時靠耕種自給，所得農產，供堡中食用，不須外求，一旦有事，這些人就是堡外一道關綫，部勒甚嚴，由外總管雙鑠無敵常大海統率。

郝大剛散播出去的消息，江湖上全都傳遍了，劍堡怎會聽不到？他們不僅聽到了，並且還加強了戒備。故谷口一失，常大海已經率衆迎出，分頭堵截。

混戰中，常大海喝問道：「朋友們怎麼一到就殺人，到底爲了甚麼，那一位是帶頭人？」

「教向莊滾出來答話。」來人幾乎一致的吶喊，聲音中充滿了無邊的仇恨，動魄驚心。

「誰是爲首人？」常大海問。

回答他的却是喊殺聲，再沒有人理他。

常大海從來不知道甚麼叫作怕，可是今天面對失去理性，幾近瘋狂的人羣，他感覺出一股冷氣，順着脊樑不住的往上冒。

他一邊打，一邊偷着望空兒看，希望從來人的面貌或武功路數，看出敵人的來歷來。

很失望，更震驚，敵與我，二百多號人，已經混雜在一起，但見：

血雨橫飛，肢解頭斷，塵土瀰漫，殺聲震天！

遠一點，看不淸，近處的，不認識，面目獰厲而陌生，武功龐雜而毒辣，全都沒有跡象循。

在他的想像中，最最可能前來尋仇的，莫過於郝家莊與黑石堡，郝大剛與黑牡丹，跟公孫玉的關係都不尋常，但如就是這兩路人，郝大剛與黑牡丹都不會不露面。

常大海留意觀對手，三十多歲，身形頎長，冷峻的面目上，嵌着一對冒火的眼睛，左枴右劍，詭辣辛奇。

雙手使用的兵器，通常都是成雙成對的，常大海號雙鑠無敵，兩隻手裏的兵器，都是一模一樣的鎏金鑠。

對方年靑手裏拿着的，却是兩種不同兵器，劍輕枴重，形狀逈異，招式也不一樣，靑年施展開來，却已到了爐火純靑的地步，最難得的地方是，一心能够二用，左手和右手，就像兩個人併肩聯手，各打各的，但配合的嚴密，緊湊，却又比兩個人聯手，還要靈活巧合。

常大海第一次遇見這樣的對手，無從窺覷招式的變化，打來極是吃力。

不止是他自己，他所統率的人，此他還要慘，死傷已經過半，剩下的人，也都招架不住，一步一步的往後撤退了。

望重武林，被人倚重視爲中原一枝安定力量的劍堡，今夜，已經顯出，大有自己都保不住的形勢了。

常大海且戰且退，還發出凄厲的嘯聲，報警兼帶求援，他已經盡了力，奈何敵勢强大，再難支持下去了。

「女人禍水，都是向麗惹出來的痳煩！」他心中還在這樣的怨着向莊父女。

× × ×

與此同時，劍堡裏邊也進了敵人。

進去了些甚麼人？進去了多少人？全都不知道的。

護守堡後的高手自然知道，但都被殺人，死亡前絕命的呼號，傳出來警號，江瑤派人去查，得到的結果，就是這樣。

江瑤內心的悲苦，憤恨，使得她的精神已經面臨崩潰的邊緣。

「謠言止於智者，」道理是不錯，但如傳說的人多了，智者也難免動搖，賢如曾參的母親，連續聽了兒子殺了人，還不是嚇得連夜逃亡，又何況江瑤？

連日的傳言，眼前的事實，在在都使江瑤，相信郝大剛傳出去的消息，是絕對的眞實了。

不是嘛，除了因公孫玉的遇害，招惹出來的禍事，誰會無緣無故的前來劍堡生事，誰又敢前來劍堡生事？

因此，江瑤恨她的丈夫，恨她的女兒，也恨她自己。

這是他們一家人的過失，父，母子女，全有錯，她認爲這是父母暱愛不明，兒女驕縱狂妄的結果，不忍心連累部下無辜被殺害，毅然下達嚴諭：「撤退堡外兄弟，暫守前堡，任憑進來的人，隨意搜查，不得攔阻。」

內堡總管丁佩道：「夫人……」

「不必多說，由我來對付來人。」江瑤斷然的拒絕了。

丁佩無奈何，沉聲一嘆，立卽下達了江瑤的令諭。

「嗚嗚——嗚嗚——嗚嗚——」

堡外兄弟聽到撤退號角，鬥志盡失，亡命般的往堡內奔回。

此消彼長，敵人攻擊愈猛，乘勢追殺，又放平了十多個。

堡內高手，得到令諭，齊集堡前，約百十餘人，內中，不乏江湖知名人物，聚到一起，聲勢頓壯了。

江瑤指派一部份人出去，把堡外的兄弟接引了進來。

被人追近堡前，遙見堡內實力尚甚雄厚，也適可而止，停止在堡前四五十丈處，查點傷亡，敷藥裹傷，計議進退。

常大海在撤退時，挨了一劍，傷在左膀，雖然不重，行動却受了影响。

江瑤問明接戰經過，訝問道：「沒問出來歷，就這麼亂殺一陣？丁總管，請他們的負責人上前答話，慢點，又有人來了。等他們到了，再一起問，唉，幾十年的經營，竟毀在自己兒女身上，眞教人恨煞！」

丁佩道：「我們現在的力量還不弱，鹿死誰手，尚不可知。咦！他們停住了，不是一路的，先打發這批人再說。」揚聲向外問道：「那位朋友負責，本堡夫人有請。」

一個蒼老聲音應道：「叫向莊出來，老夫有話問他。」

丁佩道：「本堡堡主外出未歸，朋友是那一位呢？」

蒼老聲音不答反問：「向莊眞沒在家，還是沒臉見人？」

丁佩道：「堡主心同日月，功在武林，上不愧天，俯不怍人……」

不待丁珮把話說完，蒼老聲音，卽縱聲狂笑起來。

丁佩大怒，震聲大喝道：「住口！有甚麼好笑的？」

蒼老聲音道：「好一個俯不怍人，我問你，向莊可是去了臥虎溝？」

江瑤心頭一震，接口道：「閣下可是陸淼陸大哥，莫非我那丫頭惹了大禍？」時已臘月下旬，月光甚弱，來人遠在四五十丈開外，又是背光站着，江瑤是從那人身形輪廓，口音和語氣，作出這一判斷。

那人果眞是三峽毒龍陸淼，聽江瑤這麼反問，不覺一怔，道：「老夫正是陸淼，不敢當夫人尊稱，單單只是令嫒，闖不出這樣大禍。」

江瑤驚問：「甚麼大禍？」

陸淼道：「火焚臥虎溝，滅門絕戶，殺得鷄犬不留！」

江瑤嚇得臉色慘變。

驀聽遠處一聲如雷大喝：「陸老兒，你說的可是實情？」

卽見一條高大人影，飛掠過來。

× × ×

冷月寒輝，照射在夜色凄迷的官道上，但見一馬雙乘，乘馳北進。

從飄起的衣袂，一望而知，馬上人是兩個女子，但因馬行極速，帶起來的烟塵又大，却看不出老少妍醜。

正行間，突聽一人喝道：「打！」

緊隨喝聲，卽見一宗暗器，挾破風銳嘯，從路旁樹上打下。

夜靜更深，馬上女子沒有想到會有人突施襲擊，拔劍已經嫌遲，立卽揮袍撥打。

但聽一聲痛嘶，馬已人立而起。

敢情樹上人是打馬，而非打人。

這一招更出馬上女子意外，幸虧身手都不庸俗，立刻飄落地上，要不還得挨摔。

暗器打得還眞重，兩隻前蹄剛一落地，馬便摔倒了。

「什麼人偸襲暗算，給姑娘們滾下來。」喝聲中兩個女子全把寶劍拔了出來，原來是小辣椒和風如蕙。

一條人影，有如乳燕辭巢，輕如落葉，掠落數丈以外，攔在路中，道：「我，小痲子！」

如非正在氣頭上，小辣椒眞想笑。

大凡生有殘疾的人，大都怕人當面揭，從樹上飄落下來的這個人，杲然生了一臉小痲子，就用小痲子作了名號，雙手一叉腰，神氣活現，當眞有點可笑。

小辣椒本來一肚子的氣，見小痲子不過十六七，怪模樣又極逗人，氣就消了一半，責問道：「你是受誰支使，攔阻我們？」

小痲子道：「誰配支使我？」口氣還很狂。

小辣椒道：「二姊認識他？」她以爲風如蕙跟小痲子有過節，是以駭問。

風如蕙搖了搖頭，道：「我還以爲他是找妳痲煩的呢。」

沒等小辣椒責問，小辣椒已先說道：「我本來也不是找妳們，誰教妳們兩個人騎着一匹馬。」

小辣椒不禁心裏一動，道：「那麼，你本來是想找誰？」

小痲子道：「黑牡丹與水仙。」

小辣椒奇道：「她們跟你有仇？」

小痲子道：「沒有呀。」

小辣椒愈奇，道：「那你找她們幹什麼？」

小痲子道：「公孫玉沒有死，我好心告訴她們，她們知道了地方，不該騙我到痲城死等，她們却自己跑去了，妳們說氣人不氣人？」

他的話自然有眞有假，痲城之約，本是他定的，只因他時男時女，常常化裝，黑牡丹和水仙根本就不認識他，僅僅從客棧伙計口中，得到一個概括的輪廓，又怎能找得到他？

他就不同了，看準黑牡丹和水仙落脚處，半夜去送信，始知二女誤聽謠言，已經走了，算準二女，必去劍堡乃隨後追來，沒有追到黑牡丹和水仙，碰見了小辣椒，靈機一動，裝痴作呆，有意的便把小辣椒截留下來了。

小辣椒不知經過，又怎知道眞假，據說公孫玉沒有死，驚喜的連忙問道：「你怎麼知道公孫玉沒有死？」

小痲子一拍胸脯，道：「我把他救走的，怎會不知道。」

小辣椒道：「就憑你會救得了他？」

小痲子道：「他傻嘛，被十幾個人圍住了，刀劍齊下，他不還手，我看着有氣，才把那羣人殺死。妳如果不相信，我們就比劃比劃。」

小辣椒道：「我沒工夫跟你相纏，他是不是受了傷？」

小痲子道：「他傷得很重……」

小辣椒那種火辣的性兒，怎能等得及說完，搶着問道：「你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了，現在情況怎麼樣？」

小痲子道：「我再不上當了，要走跟我走，不去拉倒，反正黑牡丹和水仙已經去了，妳們不去也沒關係。信不信由妳，話已說完了，我走了。」

他說走就走，轉身就跑。

「等會。」小辣椒飛步趕上，探掌便往背上抓去。

小痲子背後彷彿有眼睛，小辣椒手指已經沾衣，掌上一用力，不料竟抓空。

小痲子就像一條魚，微一扭移，反手一指，便把小辣椒定在當地，那份滑、那份快，眞高明的駭人。

風如蕙緊隨追到，見狀大驚，挺劍就刺。

小痲子覰準來勢臨近，倏出右手，竟用食中二指，一挾一抖，便把寶劍奪將過去，又是那麼的輕鬆之極。

風如蕙驚惶飄退，駭然道：「你……你想怎麼樣？」

小痲子道：「露一手給妳們看，免得心裏瞎猜疑，還妳。」食中二指一曲一送，寶劍已向風如蕙飛去，順勢凌虛一彈，也把小辣椒被制的穴道解開了。

就憑這一手，眞把小辣椒和風如蕙嚇壞了，她們眞不敢相信，這會是事實。

小痲子以神功絕技，鎮住二女，一改前態，鄭重說道：「向莊除了有點驕傲，人還不算壞，謠言是仇家藉機中傷，公孫玉現在我家，傷勢已無大碍，要去就跟我走。」

小辣椒道：「等我去牽馬。」

小痲子道：「妳想的倒很美，妳們兩個騎馬，教我走路，沒有那麼好的事情，馬腿已經被我打傷，不能够再騎了。」

小辣椒從來沒有服過人，今天眞對小痲子的武功，佩服得五體投地，就這樣跟着他走了，當眞也見到了公孫玉。

直到這時，小痲子才說了實話，道：「黑牡丹和水仙必定去了劍堡，我跟師父得去接應她們，別鬧出大亂，你們隨後來吧。」說完了話，就和洞婆先走了。

這時公孫玉傷勢已經復原，偕同二女隨後出來，已失洞婆師徒踪影，不禁嘆息道：「當眞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師徒二人的武功，實已出神入化，難測高深，相形之下，我們這點微末之技，簡直差得太遠了，快一點趕，希望能在劍堡，再遇上他們，也好請教一點進益。」

三個人日夜兼程往前趕，在蒙陽剛剛落店，彭浩就與高采烈的說道：「二哥果然有驚無險，傷勢可大好了？」

公孫玉大奇，道：「你怎麼知道我住這家客棧，大哥他們呢？」

彭浩道：「是一個小痲子告訴我的……」

公孫玉截口問道：「小痲子，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彭浩道：「他有一個紙包，託我轉交二哥，我摸了摸裏邊，好像是信，或許有他的去處。」

紙包用漿糊封牢，似是避免經手人偸閱，公孫玉連忙拆開，裏邊果然是信，一共三封，也都封牢，一封致符立，一封致向莊，一封是寫給公孫玉的，信封下邊的落欵都是「洞婆親筆」，對於符立和向莊，全稱「賢契」，寫給公孫玉的那封，却直書其名，顯見輩份極尊。

公孫玉忙把寫給自己的那封拆開，只見信上寫着：

「見字速持我函，馳往劍堡，料能制止目前糾

紛，切勿延誤。」

信很簡單，但也顯示情況極其嚴重，四個人胡亂吃了一點東西，不顧旅途勞頓，立刻星夜就道。

在這段短暫的時間裏，從彭浩口中，公孫玉也知道了郝家莊的一切。

知道郝大剛爲了他的不幸，整日以淚洗面，飲食失調，形容瘦損，廣邀好友，準備前來劍堡，大興問罪之師。

公孫玉被他這位結盟大哥的眞情厚愛，感動得流出了眼淚。

他也慶幸有一個智慮沉穩的三盟弟，穩住了郝大剛，親自來查證眞象，沒有使流血慘劇，演變成爲事實。

在漏夜奔馳中，北邙山已經在望。

× × ×

隨着喝聲，掠落陸淼身前的是九頭獅子風凱，他那銅鈴似的大眼，閃射着如電精芒，注定對方，等待回答。

三峽毒龍陸淼道：「親眼目睹現場慘象的，不止我一個人，喏，還有他們。」

風凱隨着他的手勢，仔細凝視他身後的人羣，認識的有：邛崍一獵陳泰、秦嶺三鳳中的二鳳秦怡、小霸王唐冲，不禁嘆道：「全到齊了，諒必不錯，眞是沒想到向老兒會是這樣的一個人，待我來問問去。」

轉望堡上，震聲說道：「九宮山風凱，有請劍堡向堡主答話。」

江瑤道：「風大哥，外子的確不在。」接着便把自己夫婦的懷疑，以及向麗留書出走的前後經過，說了出來，最後嘆道：「截殺公孫玉，麗兒這個死丫頭，一定知情，外子就是怕她去臥虎溝去闖禍，才追了去的，連今天才六天，不知川中幾位哥姊，是那一天看到現場慘象，是不是有人從中栽贓嫁禍？」

話出口，已知失言，大悔。

這最後一句話，川中各派全被激怒了，緩緩責問道：「你們夫婦做錯了事，還要血口噴人，妳說，是誰跟你們過不去？」

你一言，他一語，聲浪震天，亂成了一片，歸納起來，大意不外上邊幾句。

適時，谷口傳來向莊語聲，道：「各位靜一靜，賤內不知情，天大的事，老夫一身承當。」

他是貫注內力發出來的聲音，所以字字都聽得很清楚。

衆人循聲望去，只見向莊在子女攙扶下，一拐一枴的走來，似乎受了傷，但在半路上，却被符立、梅遜和顧望等人給攔住了，紛紛向他要女兒。

向莊慘然道：「都到前邊去，等我問淸楚了，再一個一個答覆你們。」

剛到前邊，便被風凱一把抓住，怒責道：「向老兒，老夫與你無怨無仇，你教樊璋盜馬給我送去，是不是想拖我下水？」

向莊內心之苦，已經到了無法渲瀉的地步，神情憔悴，搖了搖頭，無力的說道：「你先鬆手，成不成？」

川中各派，也躍躍欲動。

江瑤見狀大急，也率衆躍下堡牆，急急的趕了過來。

血戰一觸卽發，情勢緊張萬分。

就在這個時候，驀聽一聲驚天大震，劍堡內部已經被人毀塌，塵土飛揚中，突見一條人影冲霄騰起，掠落堡門上方，赫然是一個黑衣絕美少女，左臂還挾着一個血人兒，月光下，傷者身着青衣，秀髮鬆散，軟癱在黑衣美女臂彎中的，似已失去了知覺。

符立震聲大喝道：「芳兒下來，芬兒傷得怎麼樣？」

黑衣美女秀立堡門上方，並沒有動，但却嬌聲說道：「我不是芳兒，令嫒被毒蛇咬傷，性命堪虞，業經家師救走了，芬姊也傷得極重，急需救治，我先走了。」

騰身而起，一掠數十丈，落在一棵樹梢上，稍沾卽起，又向遠方落去。身法輕靈之極，也美妙之極。

符立、梅遜、顧望三人大急，齊聲喚道：「姑娘留步，令師是那一位？」

黑衣美女聽喚停在樹梢上，風搖樹動，她却穩立樹梢上，隨風擺動，却又穩如泰山，道：「我叫陸夢蘭，家師洞婆，公孫玉是我師兄，眼前事件頗多誤會，等我師兄趕來，自會……咦，他來了，我走了。」

身形起處，如蜻蜓點水，飛縱遠去。

遠處，適時傳來公孫玉的急促話聲：「師妹留步。」

「救人要緊，趕快弄淸眼前事件，我在黑石堡等你。」聲音愈去愈遠，顯然沒有止步。

稍後，果見公孫玉如飛奔來，同行的還有小辣椒、風如蕙、與彭浩。

他一到，便把信封取出，分別遞交符立和向莊，道：「小侄重傷甫癒，內情點滴不知，請兩位前輩看信好了。」

符向二老急忙拆閱自己的信。

最高興的是顧望，愛女不僅安然無恙，還把公

孫玉給找到了。

裘飛與風如松兄妹，半路被甩，既担心，又生氣，可把小辣椒和風如蕙給瀗怨死了。

符立看完信件，揣入懷中，想必信中寫的，全是關於他的私事，不便公開。

向莊的信，却在看過之後，請大家傳閱，信中大意，約畧說明事件起因於二十年前，向莊雪山採藥，爲爭一根千年雪籐，傷了一個名叫金大成的莽漢，現在金大成的子女已經長大，要代父親報復當年一劍之仇，明着幹，武功差得不遠，不能如願，暗中探知向天珏和樊璋，婚姻俱不如意，認爲有機可乘，佯與結交，暗中嫁禍，截殺公孫玉，火焚臥虎溝，都是金大成之子金永所幹的，但一切陰謀，却是鬼影子唐允替他策劃的。

鬼影子曾經受過向莊的辱，久欲報復，苦無機會，故能與金永一拍卽合，渦河疑屍，就是金永本人，害人不成，反被陸夢蘭所殺。

洞婆師徒西行途中，巧於潁上一座破廟裏，遇見鬼影子唐允，正與向天珏和樊璋樊瑛，密商善後，當場把他們捉住，問出眞象，才寫的這封信。

洞婆是世外高人，把他們教訓了一頓，就給放了。

這四個人那敢再在中原停留，不知逃往何處去了。

最冤枉的是向麗，知道他們鬼鬼祟祟在一起，却因內中有他二哥，不便追問究竟，等到公孫玉遇害的消息，傳到了她的耳朶裏後，小妮子可傷透了心。

她作夢也沒有想到她的親哥，竟會做出這樣對她極其不利的事情來，離開劍堡，她眞想找到樊璋，把他殺死，到了半路上，想到父親曾受樊與託孤之重，她眞能夠殺死樊璋麼？不能，她不能這麼樣做。

但是嫌疑是揹在身上了，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也不會得到父母的諒解，更沒臉再見符、梅、顧，三個姊妹，心裏一急，就削去三千煩惱絲，出家當了尼姑。

這是十年以後，公孫玉帶領妻兒，偶遊青城遇見的，但已難叙前緣。洞婆當時沒再遇見她，信中留言，着公孫玉細心尋訪。

洞婆已是陸地神仙一流人物，她的話自是無人不信。

眞象一經大白，各路人馬，紛紛賦歸。

爲免郝大剛再勞神動衆，彭浩只有先回郝家莊去。

幾日相處，公孫玉看出風如蕙，似是對他那位三盟弟的瀟洒丰神，頗爲傾倒，背地裏和風凱一商量，便着她與彭浩結伴，去了山東，成就了一樁美好姻緣。

公孫玉懷着無限興奮的心情隨着大隊，趕到黑石堡，得到的只是陸夢蘭一封留書，裏邊寫的是：「兄得佳偶，妹獲仙緣，各有奇遇，俱堪告慰，先父遺珍，留贈諸嫂，後會難期，至祈珍重。」

這時，黑牡丹蛇毒已解，煩惱盡去，容顏愈見煥發。美得勾魂，美得教人心神俱解。

梅芬傷勢也已大見好轉，康復尙需時日，就這樣，已够梅遜安慰的了。

小辣椒的一張小嘴，却像個椰子似的，述說她遇見陸夢蘭的經過，對於陸夢蘭的武功，更是佩服的不得了。

公孫玉輕聲一嘆，道：「洞婆絕不是偸盜小孩子的人，師妹應該告訴我，她是怎麼失蹤的？」緣慳一面，心裏有說不出的悵惘。

大眼一瞪，符立喝道：「小子！你還不知足，還想再死一次？」

說得大衆都笑了。

面對三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公孫玉還能希望什麼呢？

小辣椒道：「她們師徒慣常住洞，只要留心找，不怕找不着。」

梅遜笑道：「傻丫頭，天下名山那麼多，妳能知道她們師徒住在那個洞？現在芳兒和芬兒已經都沒事，倒是應該找找麗兒是正經，我料她還沒離開中州。」

黑牡丹中毒，水仙重傷，向莊有諉卸不掉的責任，所以也跟來了，看看當前歡樂景象，心裏是既傷感，又羨慕，適時憤慨說道：「我那個死丫頭，性情太乖張，不值得再找她。」

黑牡丹道：「伯父說話不公平，麗姊要是知道了三哥他們受愚，那樣大胆胡鬧，她是一定不會答應的。」

向莊長長一嘆，悔恨的說道：「都是我寵壞了他們。」

幾處人馬，大舉出動，幾乎挨家逐戶把中州找遍了，也沒有找到向麗的影子，大家也就只好死了這條心。

新婚之夜，公孫玉發覺師妹那塊玉珮，早已繫在黑牡丹的項練上了，爲感念陸夢蘭的恩情，後來生的兒女，名字上都冠上一個「蘭」字，諸如北蘭、憶蘭、蘭仙等。

陸夢蘭姿容的美，武功之高，尤其是襟懷的豁達大方，都不是一般女子所能想像得到的，又怎不値得長記心頭，永遠懷念呢！（續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梅龍毒鳳

王復古・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玉龍險遭不白之寃，幸得五行怪叟路經衡山，以師傅得自衡山派的玉佛手，並願在三年內尋回大乘神經歸趙，否則當賠上一顆頭顱為賭注，把司馬玉龍救了回來，怪叟詢悉了司馬玉龍掌傷衡山派大智之舉後，洞悉其中有人施展陰謀，遂以五行玄功傳之司馬玉龍，並命他返回武當，向掌門恩師陳述經過，司馬玉龍返抵武當，驀見衡山七老擺下七星陣把五清道長圍困垓心，司馬玉龍正擬現身說明，掌門上清道長予以阻止，並親自出面，衡山七老乃向上清道長說出經過及此行來意——

詭譎有如千層浪　薰風疑是天上來

現在，司馬玉龍唯一的希望就在疑淨長老的舉證不當了。

首由心淨長老向疑淨長老制止道：「在上清道長面前，疑淨師弟請愼言。」

疑淨長老其聲愈厲道：「大乘神經為達摩祖師面壁九年後精心秘錄之一，大乘神功為武林曠古奇學，司馬玉龍覬覦半部神經乃屬無知之舉，公孫民是有心之人，深知大乘神經上下兩部輪轉後，大乘神功雖非人人可望習成，但終不免有人有此機緣，一旦大乘神功君臨武林，五行神功之崇高尊位勢遭代取，……誰人能說公孫民此舉非因基於上述鄙念而發？」

上清道長臉色又是一變。

司馬玉龍心底一聲長嘆道：「寃哉，公孫老前輩也！」

疑淨長老這番指控顯然出乎了其他六長老的意料之外，但這番見解立卽為其他六長老所接受。六長老互望數眼每人臉上都浮現出一股欣悅之色。

臉色一變再變的上清道長這時突然哈哈大笑道：「是非祇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公孫老兒這下子够他受的了。」

笑完，面對心淨長老肅容沉聲道：「七老此來，將有何教於武當？」

心淨長老合掌抗聲道：「貧僧一行之來意，道長業已瞭若指掌，何須問得？」

上清道長冷笑一聲道：「貴派所欲追緝之元兇司馬玉龍，現下就在貧道身後更樓上，如七老奉命拏人，卽請自便，若七老心目中尙有上清在，敢請七老返駕，等貧道問過詳情，再向公孫老兒對證後，自會還以貴派公道。」

心淨長老面有難色地朝其他六老望了一眼。

上清道長說完後袍袖微拂，脚下行雲流水似地走進七星陣，與玄淸道長倂肩而立，目注心淨道長，微微笑道：「如來七星陣，威震武林，上淸願與敝師弟合力一試，以廣見聞，尙望七老不吝賜教才好。」

上清道長見七老中半數以上面有忿色，知道七老倚仗陣法之威力，單憑口說，決難有效。若以師弟玄清一人之力，如果强行出陣，定難討好。七星陣一經發動，任何一方星座上的動作，均為七老功力之總和，就是道長自己，要想獨力出陣，也絕無自信，樂得藉師弟陷陣之便，就便行事，一方面好趁此煞煞衡山七老狂妄氣燄一方面好為玄清解窘。

七老聞言，面有喜色，七老心想，任你武當掌門人功力有多高，一人也强不過我們衡山七老兩三個去。至於玄清道長，他們根本就沒有將他放在心上。上清道長此舉，正投七老心意。無論如何，這裏是武當山，上清道長說固說得好聽，若是眞個冒昧行事，眞是談何容易？上清道長這番說話，無異是一種變相的逐客表示。七老聽後，內心雖感不快。但礙於道長乃是一派之尊，旣已答應早晚有個明白交待，難道一定要弄得灰頭土臉的不歡而散？七老想不到，正在為難如何撤陣放人而又不損此來威信之際，上清道長自投陣中，七老何得不喜？

這時，星勺外角上的疑淨長老連忙合掌答道：「既然道長有此雅興，貧僧等何敢違命！」

趁疑淨長老答話之際，上清道長忙以武當本門傳音之法低聲向玄清道長吩咐道：「七星陣擅於以靜制動，若亂其靜，其陣破矣。師弟隨我同攻三招，然後一走星柄，一走星勺……切記。」

七老見上清道長唇皮微動，知道道長在傳示玄清道長破陣之法，當下也未在意。由心淨長老自星柄上首先誦出一聲佛號，次由別淨長老應和，再由別淨至槃淨，至疑淨至成淨，至至淨，而至見淨。聲氣相通，七星已成渾然一體。

上清道長哈哈一笑，和玄清道長同時挽臂於胸，施出大羅掌中的「捧笏紫府」，雙雙向陣腹的戒淨長老一躬身，同時由上清道長出聲招呼道：「戒淨長老借光。」

話發同時，四掌往外一推，一陣極勁掌風直向首當要衝的戒淨長老胸前撞去！七長老同時一聲梵唱，戒淨長老合掌往外一分，其他六長老各以一掌向戒淨長老遙遙抵照，戒淨長老的掌風便似狂飈般橫捲而出。

一陣悶響，兩股掌風因相抵而消失。

上清道長雖能巍然不動，玄清道長却給震退了半步。

這樣，照原定計劃，兩位道長接着又向槃淨若淨兩星方位攻了兩招，結果大同小異，均是不得其門而出。

衡山七老看了，各人心中均在暗笑，忖道，傢這樣耗下去，你們兩個一輩子也走不出這座七星陣啊！枉為你上清號稱一派之尊，平時的聲名响的嚇人，原來也不過爾爾。

廣場上的百十武當弟子，以及更樓上的司馬玉龍看了，全都不禁暗暗焦躁起來。照這等情形看起

來，他們的師長無異於被七名一等一的高手合力聯抗，俗云雙拳難敵四手，何況對方是大名鼎鼎，造詣與四尊者以及該派掌門人一瓢大師相去無幾的衡山七長老？若再拖延下去，以上清道長尊爲一派掌門的身份，實在令人難堪。

衆人愁慮未罷，驀聞一陣石破天驚的長笑傳自場心，抬頭再看時，他們的掌門人上清道長以及他們的觀主玄清道長，已經分縱出七星陣之兩端陣外，玄清道長靜立當地微微而笑，上清道長仰天哈哈大笑，七長老面面相覷，滿臉赧然，滿臉憤然。

上清道長笑畢朗聲道：「七星陣果然名不虛傳，如非上清與敝師弟投機取巧，今天這個跟斗可栽大了。」

心淨長老越衆合掌道：「大羅掌絕學，大羅印絕招，衡山七僧算是繼敝派大智僧之後，第二次領畧到了。」

上清道長和玄清道長二人最後突圍的一招正是大羅掌法中的絕招：「大羅印」！

上清道長聽得心淨長老之言，似乎微微一震。

心淨長老說畢，袍袖向後一拂，便轉身領着六老魚貫着下巖而去。

衡山七老走後，玄清道長向上清道長皺眉道：「掌門師兄今日何故一反謙遜常態，一再以詞色相激於彼等一行？」

上清道長長嘆了一聲，搖搖頭道：「做人難，莫過於一派之尊。遜易遭譏，傲易結怨，不偏不倚，聖人之道也，談何易哉？」

玄清道長又道：「大乘神經的半部縱與本派弟子玉龍無關，但衡山派成見已深，且其中已有該派弟子死亡，這場是非不可謂不大，掌門師兄將如何應付，是否已有成算？」

上清道長面有戚容，搖搖頭道：「如說成算，未免言之過早。且等問過玉龍詳情再說吧！」

玄清道長訝道：「玉龍眞已返山？」

上清道長倏抬頭道：「龍兒還不叩見師叔！」

玄清道長一抬頭，身前五尺地上，已然拜倒一人。

這時，南巖觀的一衆道俗弟子均上前向掌門人參拜。

玄清道長上前扶起司馬玉龍，揮手散去其他弟子和上清道長等三人相將進入觀內純陽行功密室。

這時天已大黑室內點起兩盞可提可掛的風燈。

司馬玉龍將下山的種種經過，以及這次在無意中和衡山派結怨，自己捨死投案，巧逢五行怪叟解救，怪叟爲了神經下落向衡山派押下了爲期三年的頭顱，並在洞庭君山以五行神功相授，同時推斷本案的發生可能是該派四尊者之一的伏虎尊者從中主謀，等等一切，一字不漏地說了一個詳細。

司馬玉龍將上述諸情節一氣說完，盤膝靜坐於石床上的兩位道長並未立卽有所表示，室內一時顯得異常沉靜。良久之後，兩位道長方於同時睜開眼皮，互望一眼臉上各自露出一種憂喜參半的神色。

玄清道長首先開口道：「北邙天龍老人得的是神經下半部，雖然保有三年之久，除了另錄副册和揣摸經中玄義外，並不能着手修練。衡山派却不同了，他們得的是上半部，得經之後，便能參習，雖因缺了半部不能練成大乘神功，但經中其他武功却可比北邙派早成三年。雙方換經之後，雖然雙方都有副本錄存，但將來大乘神功上的成就，北邙派仍然免不了要比衡山派遲上三年火候。這件事，五行長者之所以推斷爲衡山派伏虎尊者所爲，其論據不外下列幾點：一是逗引玉龍的那人肥大，頗似伏虎尊者。二是伏虎尊者已習得了上部神經，妄想獨霸天下。三是伏虎尊者以長輩之身份對玉龍驀下毒手。跡近滅口，四是不惜得罪五行長者，意似急歷成怒，五是此人身手高過玉龍多多，似爲一派高人。但是——」

上清道長臉色一緊，訝道：「師弟素有羽衣諸葛之稱，難道對五行怪叟所下結論有所懷疑？」玄清道長點點頭。上清道長皺眉道：「難不成師弟已爲衡山疑淨長老之言所動？」

玄清道長連忙搖頭道：「掌門師兄誤會了，五行怪叟人雖怪癖，素行極清高，爲武林所公認，何致有此卑下之想？就連愚弟這種與怪叟迥然不同見解，也祇是一種推斷，並不能說一定就比怪叟正確。」

上清道長面色大霽，連連點頭道：「師弟如不疑及五行長者，愚兄總算安心了，現在你說罷，你的見解如何？」

玄清道長目閃異光，抬臉道：「此次寃屍事件之發生，有一點是絕對可以確定的，那就是由於半部大乘神經！」上清道長點點頭。

玄清道長繼續道：「第一點也可以同時確定，那就是：設計刦經之人不但妄想獨修大乘神功，而且嫁禍武當之意，師兄細想想，當今武林之中，是否尚有他人比伏虎尊者更具可能？」玄清此言，無異一聲晴天霹靂！

司馬玉龍聞言，大驚失色。再看上清道長，也是瞪目詫然。

玄清道長是武當派掌門人師弟，爲武當五清眞之一，爲人不但武學精絕，爲五清眞中傑出人物之一，且因機智過人，料事如神，而被六派中人尊爲「羽衣諸葛」，是武當派的智囊，掌門人上清道長倚爲左右手，南巖觀雖不是武當五觀中規模最大者，但由於地理環境，南巖觀實爲武當門戶，地位之重要，遠臨他觀之上。如此重要所在，上清道長派玄清道長前來主持，並不是沒道理的。

現在，玄清道長既然如此說，上清道長那得不驚？

室中很靜。

上清道長詫聲道：「師弟懷疑天龍老人？」

司馬玉龍倒吸一口冷氣。

玄清道長這時靜靜地道：「凡是可以加諸於伏虎尊者身上的理由，如若移諸天龍老人身上，祇有更爲確當！愚弟尚有二點補充理由，爲五行長者始料所不及者，如經愚弟明說出來，師兄自然相信愚弟所言更近情理。」

上清道長目注玄清道長之面，不稍一瞬。玄清道長靜靜地繼續道：「神經下半部原在天龍老人處，天龍老人自然留有副本，伏虎尊者縱然刦得下半部神經正本，何能制止北邙派不練神功？第二，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師兄記得否？五十年前，武林六派爭奪盟主，若不是武當派堅決反對，北邙派豈非大有厚望？」

上清道長嗒然不語，玄清道長又道：「再說，衡山與北邙兩派的交往素稱不惡，卽令下半部神經眞個遺失，假如一瓢大師向天龍老人要求抄錄副册，天龍老人也無不允之理，如此一來，伏虎尊者豈非徒勞而無功？」

上清不禁爲之改容，連連點頭道：「師弟此言，理由果較五行怪叟充份。但爲兄的尚有數點不解之處，不知師弟可有解釋？」

玄清道長道：「敢請師兄道來。」

上清道長道：「第一，伏虎尊者爲何要向玉龍突施毒手？第二，既然北邙派不能拒絕衡山派要求再抄副册，天龍老人此舉又有何種意義？」

玄清道長道：「伏虎尊者除了狂妄急躁外，以往並無任何惡行，此點難道不能解釋爲痛於師姪之喪，理智昏昧的失常舉動麼？」

上清道長道：「第二點呢？」

玄清道長突然仰天哈哈大笑道：「掌門師兄也眞是，你怎知道大智僧手上失去的一定就是神經的下半部？哈……哈……哈。」

上清道長霍然直身。

司馬玉龍幾乎沒有失聲叫了起來。

這正是：一語點破春秋夢。一點不錯，到目前爲止誰知道大智僧丟失的是上半部還是下半部呢？

過去，種種推測均以伏虎尊者爲疑兇，故認定遺失的可能下半部，現在，伏虎尊者成爲疑兇的理由既然不够充份，天龍老人成爲疑兇的可能逐漸增加，假如擬定天龍老人爲疑兇的論斷較近情理，那麼，大智僧遺失的半部神經準是上半部而無疑義。

玄清道長果然不愧「羽衣諸葛」之稱。

上清才待再向師弟問難時，偶一側顧之間，突然目視玄清道長，朝窗外微一呶嘴。玄清道長會意，嘴裏一面說着閒話，一面緩緩移身下床，向窗前走近，手挽大羅掌訣，準備向窗外發難。

這時，窗外有人哈哈笑道：「居然識破老夫行藏，已算你們兩個雜毛够高明的了，難道還想出手拏人不成？」

笑聲中，窗門無風自啓，燈光搖曳中，一個橘皮臉，胡桃眼，又瘦又小，滿身油污的老人已然飄身室中。

哈哈，五行怪叟來了。

上清道長忙自石床上霍然躍落，深深稽首道：「不知是長者駕到，上清失禮了。」

玄清道長也忙着上前見了禮。

怪叟祇署署應答了一下，便走至司馬玉龍身旁，摩着跪拜在另一張石床上的司馬玉龍笑道：「小子，你眞够運氣。」

上清道長也從旁笑道：「不是麼，此子能得長者靑睞，以五行神功相授……」

怪叟偏過頭來，瞪眼搖手道：「別自作聰明吧，牛鼻子，你猜錯了。」

上清道長聞言一怔。

怪叟大笑道：「有點意外是不是？哈哈，牛鼻子，實告訴你們吧，出乎你們意外的事情，可多着哩！」

上清道長道：「貧道知道了。」

怪叟翻眼道：「你知道？嘿，差得遠呢！老不死的雖然是剛到，但玄清老弟最後兩句話老不死的已經聽到，玄清老弟眞是名實相符的羽衣諸葛，老夫佩服之至。」

玄清道長連忙遜讓道：「玄清也祇是胡亂猜測而已，長者過獎了。」

怪叟笑道：「老弟且慢自謙，你以爲老不死的眞是讚美你麼？」

玄清道長赧然一怔。

上清道長忙笑道：「你這個怪物也眞是，人家好意尊你一聲長者，你就處處以長者自居，說這也不是，說那也不是，弄得人家一頭霧水，難道你就不怕我這個道士兒光火而盡藏武當之酒麼？」

怪叟大笑道：「茹葷飲酒，不顧道體者，逐出無赦！此爲武當清規第十九條明文規定，你牛鼻子首先身犯大戒，如不向我老不死的行行賄，看我老不死的不將你們武當派所有的紫金招牌搗個稀爛才

怪。」

上清道長也笑道：「百花露僅爲貧道煉丹合藥之用，你老怪幾曾見貧道破過戒來？這樣好不好，你現在就去揭爛本山各觀招牌，貧道也自此刻起，分向各處盡破百花露的甕底如何？」

怪叟吼道：「你敢！」室中其他三人全部失聲大笑起來。

玄清道長這時已自案頭取出一副雲板，連擊三次，室門上立卽響起一陣剝啄輕叩。

玄清道長向門外吩咐道：「是淨雲麼？速備素席，並取百花露一甕伺候。」

怪叟向門外大聲更正道：「二甕百花露，百花露二甕，小雜毛聽清沒有？」

室外一聲含笑輕諾，隨卽寂然。

上清道長笑道：「怎麼樣，老怪物，現在該是時候了吧？」

五行怪叟忽然一反嬉戲之態，長嘆一聲道：「老夫自君山和這個娃兒分手，便取道北邙，想先到天龍老兒那邊去看個究竟，半路上碰到十方寺第二次派往北邙去的大慧僧，大慧僧係自北邙回來，他見到老夫，總算還有三分敬懼，不等老夫開口，便將此行經過說了個詳細。嘿，你們想想看，大慧僧說的些什麼？唉！……事情演變至此，眞是出乎所有的人意料之外，包括你這個羽衣諸葛和我這個自視甚高的老不死的在內！」

玄清道長道：「遺失的當眞是上半部？」

怪叟目注玄清道長之面，諦視良久之後，搖搖頭道：「玄清老弟，你假如對天龍老兒稍存半絲不敬之心，就眞正該打了！」

玄清知道怪叟的目力異常銳利，已然看透心底秘密，禁不住略顯赧然之色，但細審怪叟語氣，又是一怔。難道——？

上清道長一旁催道：「你老兒再不說個爽快，可就別怪我牛鼻子修養不够了。」

怪叟哈哈狂笑道：「要說還不簡單？兩句就完了。第一句，大智僧丟的是上半部。第二句，北邙天龍老兒的下半部也丟了。哈…哈…哈…聽清楚了沒有？這一來，司馬小娃兒的盜嫌算是洗清了。現在祗賸下兩個單純的問題，第一是大乘經何處去了？第二是武當派的弟子掌斃衡山派弟子的這筆賬如何算？哈哈！」

上清道長，玄清道長，以及司馬玉龍全都啊了一聲。

什麼？大智僧在未達北邙之前就丟了經？天龍老人的下半部也丟了？大智僧僅爲衡山派的二代弟子，經丟了，情有可原。北邙派爲六大派之一，派中高手如雲，武功傑出，爲六派中名派之一，五十年前，因「天龍掌」威力絕倫，若非武當派的「大羅掌」相與伯仲，幾爲六派盟主。天龍老人爲北邙掌門，何人斗胆，竟敢捋此虎鬚？

這眞是武林中數百年來空前的驚人怪聞。

除了怪叟的狂笑餘音外，室中沉悶得怕人。

就在這時，四個道人推門端進素肴和酒甕。

怪叟湊上去從一個道人手上奪過一甕百花露，一口吹去封泥，套上嘴唇，骨都骨都地不消盞茶光景，便已喝得涓滴不剩，喝完一甕，放下空甕，怪叟這才咂着嘴，笑瞇瞇地向上清道長道：「吃了人家的嘴軟，現在你老道就是要我老不死的蹈湯赴火，我老不死的也是心甘情願啦。」

衆人相將入席。席間，五行怪叟作結論道：「天龍老兒的爲人雖然有點自高自大，但心地却是相當善良正直，這一點，老夫敢爲之保證。所以，大慧僧所說天龍老兒親口告訴他北邙的半部也丟了，老夫是百分之百的直信不疑。以天龍老兒那份前無古人的自尊的性格，一旦出了這種丟人現眼的大事，武林中的一場腥風血雨，是指日可待的了。到目前爲止，我們大家祗有一件事好做，就是各憑機智才力去找那兩處刦經之人！」

玄清道長大概是因爲自己推斷有誤的關係，悶坐一旁，落落寡歡。怪叟看了他一眼，哈哈笑道：「諸葛一生，未嘗無錯，其所以得名者，成多於敗而已。老弟身居一派高位，素爲武林所重，何襟懷仍然狹仄若此？」

玄清聞言，霍然警醒，避席謝道：「長者一言，勝過捧經百日，玄清願自明日起，暫懸觀務，親下武當，附長者驥末，不將寃屍事件訪察清楚誓不回山！」

怪叟拍手笑道：「對，對，這才是豪傑氣概，老夫首先贊佩。」

上清道長這時皺眉道：「當今之世，除了你五行怪物外，活着的，就武功而論，敢說無人能出天龍老兒之上，貧道思維再四，仍然不解此事何能發生？」

怪叟冷笑道：「天下無難事，祗怕有心人。天龍老兒手藝固佳，但吃虧在他過份自大，額高於頂，目無餘子，他那會想到會有人動到他的腦筋，在疏於防範下，縱有通天本領，又何得不落有心人之算中？」

怪叟說至此處，探手懷中撈摸了好一會，這才掏出一顆清香四溢的藥丸遞與末座的司馬玉龍道：「這是數年前少林正果老禿所贈的『少林行功秘丹』，老夫對此無甚大用，你小子馬上吞下去，驟增十年功力尚是小事，老夫傳給你的那一手玩藝兒自

此也不須靜室潛修，祇要記住行功訣要，便是行路睡眠也能有所進境了。」

上清和玄清道長目注怪叟掌中紅丸，露出一臉異樣神采。司馬玉龍知道此丸來歷定然不凡，慌忙離座自怪叟手中接過，笑了笑，便自吞入腹中。

上清道長一旁喝道：「此丹爲少林秘寶，其珍貴，幾與達摩九經相等，長者此丹，定係少林信物『木魚』所易，龍兒何得恁地無禮，連謝也不道一聲？」

玉龍望着恩師之面，意頗驚惶。

怪叟却在這時哈哈笑道：「牛鼻子枉爲人師，連五行山出來的一些臭規矩都不知道，眞是可笑。我問你，你老牛鼻子有這種機遇麼？假如你牛鼻子將你的徒兒敎得跟你一樣刻板守舊，我老不死的恐怕連理都不願理吶。」

上清道長深知怪叟脾氣如此，剛才之擧，也不過是做師父的一點應有禮貌，及見怪叟這樣說，便卽一笑而罷。

怪叟最後又道：「自明天起，我們幾個，均應分頭並進，合力訪求大乘神經之下落，大乘神經如有下落，大智僧寃死之謎便能不破自破，此謎一破，衡山武當之間也就無甚恩怨可言了。」

上清道長先將衡山七老尋釁經過說了一遍，然後皺眉道：「衡山七老挾怒而去，貧道已答應於短期內給該派明白交代，長者對此事可有更佳辦法見教？」

怪叟哼了一聲，冷笑道：「你牛鼻子也未免謙虛過份了，以大智的行爲而論，可說是人人得而誅之，玉龍所做，並無不當。豈能因某人爲大派弟子，便可縱兇爲惡。至於大智僧的寃死，那是別人的事，何得遷怨於武當弟子？玉龍在十方寺，寧願不辭一死，而不忍心當場公佈大智僧的穢行，已算盡了天大恕道。一瓢老禿是個知趣的便罷，否則的話，以他們四尊七老和你們武當五清眞來鬥，也不一定就討得了好，何況還有我這個專管人間不平事的老怪？哼哼，咱們走着瞧，雖然事情演變至此，伏虎尊者的嫌疑畧漸脫輕，但我公孫民就是這副牛脾氣，始終不相信在這次事件中，他們衡山派的人能完全脫得了干係！」

三更將盡，散席安息。

第二天，上清道長仍回天柱眞武神殿，準備傳集五觀全部道俗弟子，告知事件的始末。

玄清將停留觀中二天，將觀務作一妥密安排後再行下山，五行怪叟公孫民和司馬玉龍則當天別過衆人走下武當。」

第三天，老少二人走到新野。

二人在新野分手，分手時，怪叟交代道：「丟了神經下半部，在北邙派來說，可算是一件自該派開派以來的大事，該派少不得採取種種措施，你小子不妨取取巧，先往北邙一帶走走，相機行事，明年三月三我們仍在君山相見。」

怪叟走後，司馬玉龍甚感悵然。

前路茫茫，何處是歸程？

此時距來春三月，尚有四月有零，在這短短四個月中，憑他的能力和閱歷，他能有所建樹麼？

北邙山在河南府之北，距府城僅數里之遙。山多歷代陵寢，山之別名多至不可勝計，芒山、陝山，北山皆其名也。金廢主亮因史云「洛陽有事，北邙爲必爭之會」而改山名爲「太平」。

自兩晉南北朝以至於唐，發生於北邙之戰事，大小不下百十，北邙之名，不可謂不噪矣。山之東北，卽爲極負盛名之洛陽城。

時値冬末：一個大雪紛飛的午夜，洛陽城被裹在一團銀白裏。東大街的牡丹閣酒店裏坐滿了圍爐酒客，爐火熊熊，和店外的銀白相映成趣。

坐在門旁一角的是一個紫裘少年。

少年生得眉目清秀，鼻如瓊瑤，唇若塗朱，英華鑑人。他獨自擁着一隻紅泥盆，盆上橫着二根鐵箸，盆火燒得箸上錫壺嗤嗤作響。他端着一隻細瓷酒盃，橫肘於頷下，怔怔地望着門外，腦海裏一片白茫茫，一如店外的銀色世界。

司馬玉龍進店已經很久了。

這時候，店門外忽然傳來一聲昂然長嘶，一匹噴着團團白氣的金黃驃馬在店前滴溜溜打了一轉，然後高拱雙蹄，拜得兩拜，巍然停住。

祗見黃影一閃，馬上飄飄逸逸地跳下一人。

司馬玉龍訝忖道：「好俊的身法！」

所謂惺惺相惜，因爲看出來人也是個會家，司馬玉龍不由得心神一收，對來人注上了意。

第一個進入司馬玉龍眼簾的，是那件鵝黃披風，其次是一個纖巧的身裁，再其次是一張秀麗的面龐，彎眉鳳目，端鼻薄唇，眸清如水，齒若編貝……司馬玉龍在看清了來人面貌之後，不由得驀然一愕。

咦，這不就是曾在君山見過一面，向怪叟打聽衡山如何走法的那個少女麼？

她自衡山而來？

她已找到了衡山？

她爲什麼去？

她又爲了什麼又來到此地？

這時，店裏伙計已將馬匹牽過，少女正扯着披風上的雪花向店內欵步走入。少女走過司馬玉龍面前時，似乎微微一怔，眼中露出了一種驚訝的神色

來。

司馬玉龍禮貌地，赧然地向少女點點頭，微微一笑。

少女却大大方方地指着他，脆生生地道：「上次在君山——不就是你麼？」

女孩子這樣向人打招呼，在司馬玉龍來說，尚屬第一次見到聽到。

他還眞不知道如何應對才好。

少女噗嗤一笑道：「喂，你是啞吧？」

司馬玉龍好氣又好笑。

他才待有所表示，店夥已經上來獻殷勤了：「噢噢，兩位是一道兒的？好極了，好極了。……這兒蠻亮淨，喝酒，賞雪，談天……姑娘！就在這邊坐？」

少女偏臉瞪起一雙鳳目，怒道：「這兒坐不得？姑娘偏在這裏坐。」

說着，人已在打橫的一張條櫈上坐了下來。

店夥嚇得一縮頸子，連應兩聲是，哈着腰，請示道：「姑娘吃喝點什麼？」

少女不耐地一指火盆和盆旁小几道：「他吃什麼我也吃什麼。」

店夥含笑而去，司馬玉龍微微欠身笑道：「姑娘從衡山來？」

少女朝司馬玉龍望着，突然用衣袖掩起小嘴，格格地笑道：「原來你能說話？」

神態嬌憨可掬，司馬玉龍心神為之微微一蕩。

少女又是噗哧一笑，道：「姑娘從衡山來？……唔，能說一句也就不算錯了。」

童心未泯的司馬玉龍碍着對方是個女孩子家，才見過一次面，所以顯得有點拘拘束束，現在見對方如此率直天真，知道此女為奇人門下，非世俗兒女可比，便卽笑了笑道：「話本來就是一句一句說的嘛！」

少女明眸一亮，哼了一聲，道：「口齒還不鈍呢！」

司馬玉龍索興打趣道：「惹嫌麼？」

少女瞪眼道：「你以為你討人喜歡？」

司馬玉龍想不到對方的語鋒如此沒遮攔，雙頰驟然一熱。

少女話說出口，本沒感覺什麼，但朝司馬玉龍望了一眼，明眸畧轉之後，臉也跟着紅了。祗見她鼓起小腮，薄嗔道：「我說錯了？」

司馬玉龍怕將場面弄僵，陪笑道：「姑娘說得很對。」

少女高興了，格格地笑道：「對？你也知道你並不討人歡喜？」

司馬玉龍笑道：「我為什麼要討『人』歡喜？」故意把「人」字說得很重。

少女繃緊臉道：「那你希望討人歡喜？」

司馬玉龍笑道：「祗要討得——」

少女低聲喝道：「你敢說下去！」

司馬玉龍抬臉惶惑地道：「你知道我要說的是什麼？」

少女粉臉一紅，嗔道：「你要說的是什麼？」

司馬玉龍笑道：「我是說，祗要討得自己歡喜就够了。」

少女脫口道：「我以為你——。」

司馬玉龍訝道：「你以為我——？」

二人均祗說得半句，對望一眼，卽便各自低下了頭。

店夥送來少女的一份酒菜，這才打破窘況。

少女望了酒壺一眼，喃喃地道：「我又不喝酒，却端來這麼一大壺。」

司馬玉龍笑道：「不喝酒，到酒店裏來做什麼的？」

少女怨道：「外面雪大嘛，這裏面坐滿了人個個有火烘，誰曉得它是個什麼店？」

司馬玉龍祗好扯謊道：「我們談了半天，彼此連名姓都還沒有請教，你看可笑不可笑？」

少女聞言，精神似乎陡然一震，挺身道：「我叫閼人鳳，你呢？」

司馬玉龍自言自語地道：「閼人？唔，也是個複姓。」

少女臉色遽然一變，手撫肩後劍柄，壓着聲浪喝道：「你也是複姓？」

司馬玉龍見狀大吃一驚心想：「這就怪了，難道就祗她一人可以複姓麼？……」一個意念像閃電似地掠過他的腦際：……此女出自天山毒婦門下，來自衡山，莫非……莫非天山毒婦和衡山派有甚麼淵源，此女係奉命前去辦事，於無意中已知衡山派出了意外，或者受了衡山派之托，祗要碰上他司馬玉龍，就要有不利？不然的話，她怎會一下子變成這副樣子？……總之，在眞像未明之前，他是不能說出自己的眞名實姓了。

以司馬玉龍之機警，儘管心中思念百轉，臉上並未露出任何可疑之色，他畧一停頓，卽便鎮定地笑道：「這有什麼好驚奇的，複姓的人多着哩，譬如說……武林前輩高人五行怪叟公孫民，不就是個複姓？」

少女目射日光道：「你認識五行怪叟？」

從少女這句話裏，司馬玉龍知道這位名叫閼人鳳的少女並不認識五行怪叟，他因為一時舉不出更好的例子來，脫口抬出了怪叟，話一出口，已自後

悔不迭。此女如知司馬玉龍為衡山派仇人，就免不了會知道司馬玉龍和怪叟的淵源，假如此女胸中稍有城府，串前絡後，豈不立卽便能識破自己眞正身份？

現在他聽了閼人鳳的語氣，頓覺寬心不少，難關既過，再轉圜也就不難了。他故意輕鬆地笑道：「五行怪叟乃一代奇人，沒見過難道就沒有聽說過麼？」

少女沉聲逼問道：「你為何人門下？」

司馬玉龍有意緩和氣氛道：「你為什麼不先問我姓什麼叫什麼？」

少女冷然道：「你姓什麼？叫什麼？」

司馬玉龍道：「在下姓余，單名一個仁字。」

少女冷然又道：「那你剛才說『你也是複姓』是什麼意思？」

司馬玉龍故意大笑道：「在下有一位莫逆之交，名叫司馬玉龍，外號小武曲，為人心地正直，人品端正，甚為在下敬佩，在下獨酌無聊，風雪思故人，一聽姑娘尊姓是閼人，是以聯想到……」

少女不等司馬玉龍說完，霍然立身，變色問道：「司馬玉龍此刻何在？」

司馬玉龍心下更是吃驚不止，此女詞語不善，找他定非好事。既然僥倖沒有莽然自白，至此更有一探究竟的必要了。

於是，他故意仰頭作失驚狀道：「原來閼人女俠也與司馬兄有個相識？」

少女哼了一聲道：「誰認得那個小殺才？」

若在普通情形之下，司馬玉龍聽了這句話該有何種反應？

但是，現在不同了。

一個人假如連死亡的威脅都能不把它當做一回事的話，天地間實在已無不可忍之事了。他並不爭於自己的姓名受辱，他所極欲探求的是，自己的名姓到底因何而受辱？閼人鳳對司馬玉龍這個名字的反應愈惡劣，他愈想知道事情的底細。

為了讓假戲迫眞些，他也裝成不悅之色，忿忿地道：「閼人女俠無端辱及敝友，在未說明敝友與女俠結怨經過之前，請恕余仁無言奉告，如女俠有事在身，隨時請便。」

司馬玉龍以為，閼人鳳既然急於要找司馬玉龍，祗有從他這假余仁身上打聽，話說重點，正好取信於對方，相信他是司馬玉龍的朋友，對方心直口快，受此一激，說不定會將找他的原因和盤傾出，那知道，他這廂話方出口，閼人鳳一聲冷笑，脚一跺，便向櫃枱走去。祗見她向櫃上擲去一塊碎銀，飄然走出店門，店門外，馬嘶昂激，蹄翻雪泥，刹那寂然。

司馬玉龍悵然若失。

似怨似愁，是惑，是憂，……說不出心頭一股難受滋味。

在君山，五行怪叟已經說過，此女身手不凡，決為天山毒婦門下，此去衡山，不會有甚好事……想不到，事情結果竟然攬在自己頭上！

看樣子，此女對他的怨恨頗深，他不否認此女之嬌靨可愛，也甚為震駭於此女情感之變幻多端，唯其如此，她給了他很深刻的印象，她對司馬玉龍這個名字的莫明憤恨令他傷心。

他迷惑達於極頂。

他悔恨達於極頂。

他迷惑的是她為什麼恨他？他悔恨的是他沒有將事情弄明白便將她激走了，而今而後，此謎何日能破？

天，漸漸地黑下來了。

司馬玉龍回到落脚的客棧，屋裏沒有點燈，他靜靜地和衣躺在炕床上，他說不出是什麼原因，他祗感到心裏很煩，一點主意沒有。

五行怪叟叫他到北邙一帶來相機行事，他來洛陽已經三天了，除了每天在那家牡丹閣窮泡外，他不曉得他該如何做。北邙天龍派出了這麼大的事，以他的輩份來說，在這個時候，這種情況之下，他實在找不出藉口來去明着拜山，他是武當弟子，又未奉有師令，他去了，說些什麼呢？天龍老人既然是個高傲的人，他決不希望此時此地有人提到大乘神經的事，除了大乘神經的事之外，他去天龍派做什麼？

明訪既然不能，那麼祗有暗探了。

可是，這樣做行嗎？

慢說天龍派的天龍三掌，陰三掌，陽三掌，三式六招威力絕倫，卽令他有出入自如的能耐，萬一給對方識破行藏，起了誤會，豈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邙派不比衡山派，雖然兩派同為當今武林六派之一，但衡山派一瓢大師為佛門弟子，遇事尚有容忍餘地，不比天龍老人自視為武林第一人，嫉惡如仇，性躁如火，祗要是看不順眼的，不問對方是甚來頭，一樣的順着自己意旨行為。何况該派尚擁有盛名赫赫的二絕三瘟？

很顯然的，暗探亦非明智之舉。

那麼，他怎辦呢？

難道就這樣一天一天的耗下去不成？

這是一個困人的問題，但是，却不是惱人的問題。

煩人的是，天山派在幾百年前原是武林九大派之一，後來雖與邛崍，青城兩派同自九派中除名，

但邛崍，青城因武功泛泛，且傳人之天賦每況愈下，係屬自然淘汰的結果，不比天山派武學精絕，高手如雲，爲了一本「魚龍十八變」的拳譜鬧內閧，相互殘殺，地位低，武功平凡的，星流雲散，武功强，輩份高，自以爲有資格獲得此一秘笈的，多半在兩虎相爭的情況下傷亡殆盡。雖然有人傳說該項拳譜結果爲該派一個貌美如花，心辣如蛇蝎的弟子所得，且有人因了該女取得拳譜的種種狠毒手腕而稱之爲天山毒婦，但那已是近百年的事了，連他恩師上清道長都不敢肯定地說這位毒婦是否仍在人間，甚至於天山派到底有沒有這樣一個人？

百年來，天山派算是沒落了。

誰想到，百年後的武林又有天山派的人物出現了，闖人鳳的武功到底如何，沒人知道。闖人鳳是否是天山派之後，天山毒婦的門下，更沒事證可以證明。可是，關於上述兩點，五行怪叟已經下了肯定的註腳，以五行怪叟在武林中崇高而超然的身份，以及闖人鳳在君山和怪叟的應答詞色，闖人鳳雖不一定是毒婦的嫡傳弟子，但她是天山派之後，大概是沒有什麼疑問的了。

天山派和衡山派又是什麼淵源呢？

他即父從沒有提過到這一點，五行怪叟對這一點也似乎莫明其所以，依此論斷，在以往，兩派絕無密切來往之可能。

那麼，闖人鳳爲什麼要去衡山？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闖人鳳去一趟衡山之後，爲什麼立即對司馬玉龍這個名字恨之入骨？她是去了衡山之後才恨司馬玉龍的嗎？還是去衡山之前？假如在去衡山之前，那是爲了什麼？假如是在去了衡山之後，那又是爲了什麼？他自下山歷練以來，除了以重手法傷了一個大智僧以外，他沒有和任何人結怨。這是比較可能的，闖人鳳仇視他，一定是去了衡山之後。

再進一步說，闖人鳳仇視於他，一定和大智僧或大乘神經有關。

司馬玉龍想不下去了，他也無法再想下去。側耳細聽，二鼓方敲。他悶得很，需要出去，隨便走走。

大雪已停止，夜涼如冰，雪月相映，天地一色了。

司馬玉龍翻身上了店脊，放眼洛陽城中，鱗比櫛次的房屋有如萬千雪塚，迭落起伏，別是一番氣象。

處身這等清新絕俗的夜景中，頗易令人興起世人皆睡我獨醒的出塵之感。

司馬玉龍微感凉意，立即選了一塊較爲平坦之處，意在紫府，氣凝丹田，依五行心訣，眞氣流轉一週天，功貫百穴，起於泥丸，下至湧泉，收斂於海底。行功完畢，頓覺遍體陽和，舒暢不可名狀，深知自服了怪叟所贈之少林靈丹後，功力業已大增，內心異常欣慰。

司馬玉龍煩解，正在自得其樂之際，遠處突然傳來一陣淒厲長嘯，聲劃夜空，份外震人心魄。司馬玉龍聞聲大吃一驚，定睛循聲望去，兩條黑色身形如飛燕掠水似地，自遠處屋脊向他立身之處疾奔而來。

司馬玉龍顧不得脚下雪層會融濕了紫裘，霍地一個頓挫，向陰側的一面猝然伏倒。

說時遲，那時快，司馬玉龍這廂剛剛伏下，走前面的一條身影業已來到對面西廂房上，前人方到，後面的那人也已追及，祇聽得後來者以一種狂放的聲調哈哈大笑道：「北邙是何所在？天瘟是何人物？你小子也不打聽打聽，居然在老夫視察期間內意圖探山，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撞進來。來來來，讓老夫稱稱，你小子的骨頭到底有幾兩重！」

司馬玉龍心想，發話的那個高個子老人大概就是北邙派有名的「兩絕三瘟」中的天瘟趙雷了。

兩條身影均在西廂房上立定。

天瘟趙雷站在北方，被追的那條身影極爲瘦小，此刻站在廂房南端，二人立身之處，相距約三四丈左右。容得天瘟趙雷笑畢，那條瘦小身影背着月色偏頭一聲冷笑，脆生生地譏諷道：「好個不識羞的大個子，從北邙追到洛陽城，先後十幾里路，若不是你家姑娘有心逗引你，早就把你跑丢啦！你想想看，現在是你家姑娘等你的，還是給你追上的？嘿。」

咦，好熟的口音，她不就是天山派的闖人鳳姑娘麼？

闖人鳳是個女的，而且年紀如此之輕，似乎頗出天瘟趙雷的意料之外。祇見他，闖聲微微一怔，一怔之後，却又大笑道：「哈哈，我道是誰，原來祇是小女娃兒家，哈哈……好辦，好辦。娃兒，你別怕，祇要說出你的師長是誰，以及夜探北邙之目的，老夫向不與後輩爲難，保證原諒於你。」

闖人鳳在月色下掩嘴，格格笑道：「祇聽人說，天龍老人狂妄自大，想不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北邙派的人，不問老幼尊卑，都是這副德性，眞是有趣。」

天瘟趙雷大喝道：「娃兒家休得找死！」

闖人鳳突然大聲道：「喂，大個子，我問你，大乘神經上半部是你們北邙派搶去了麼？」

天瘟趙雷驚聞此言，先是一愣，然後放聲大笑道：「好好好，踏破鐵鞋無覓處，原來你娃兒也關心大乘神經的事，走，隨老夫回北邙，祇要你娃兒先說出了下部下落，咱們再研究上半部吧！」

闖人鳳這時自語道：「看樣子，他們的下部大概是眞的丢了，那麼，這件事可說跟他們北邙派一點關係也沒有了，眞象既已摸清，我還躭在洛陽做什麼？」

闖人鳳自語了一陣，抬頭向天瘟趙雷道：「大個子，我的疑問已經得到了解答，今兒晚上算是麻煩你啦！」說完，翻身便欲離去。

天瘟趙雷一個騰撲，口中大喝道：「來去北邙有這般如意麼？娃兒，說個清楚，再走吧！」聲到人到，如巨鷹搏兎般地，自半空中逕向闖人鳳當頭撲下。

司馬玉龍心裏一急，幾乎縱身而出。

北邙派與武當少林衡山諸派不同，上述三派均是一門一學，派中武學全是一脈相沿，而北邙却是一羣武林梟雄的集合，諸如二絕三瘟，各有各的師承，各有各的獨門絕學，祇是天龍老人的天龍三掌較諸人所學更爲出色而已。北邙派代代以還，對武林各家高手均是兼容並納，祇要經當代掌門人中意，並宜誓効忠該派，即可爲該派門下，視武功之高低而分配職掌，入派之後，如願拜在該派派下，便可傳天龍三掌，否則一律以『上座』『中座』『下座』稱呼。二絕是上座，三瘟是中座。

能列身北邙客賓三座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就拿三瘟來說，平日的名頭，絕不在衡山七老之下。所以，當天瘟趙雷向闖人鳳攔擊時，司馬玉龍看得異常驚心，闖人鳳若果自天山而來，她既一向僻處關外，可能不明中原武林的行情，過份小視了北邙三瘟，定吃大虧。

闖人鳳那樣地切齒恨他，他却這樣地關心她，你說情感這樣東西怪不怪？

且說天瘟趙雷挾風雷之勢，和身向闖人鳳當頭罩下，滿以爲對方祇那麼一點年紀，武功縱高，火候也是有限，穩可一舉成擒。

詎知事實上全然不是那麼回事。

祇見闖人鳳闖喝止步，俏生生地靜立當地，容得天瘟趙雷招式近身，嘿嘿一聲冷笑，不慌不忙上身一折，一個靈巧的穿躍，像游魚歸淵似地，脫出天瘟重如山嶽的掌風，倏然閃向一旁。

司馬玉龍暗暗點頭道：這大概就是天山派失傳了的魚龍十八變中之一變了，果然名不虛傳。

以天瘟趙雷在北邙派的身份地位來說，對付這麼一個年青女子，一擊不中，其辱何堪？可是，另一方面，以他的閱歷來說，當今武林各門各派武學，祇要畧具一點聲名，無不粗知一二，但是他就沒有見過面前這個少女剛才的閃避身法，究竟是何出處。

天瘟趙雷在微怔之下，無暇多想，狂喝一聲，翻身又是一掌，其勢如飈，其疾無比。

闖人鳳一面飄逸地閃身側退，一面出聲嬌笑道：「大個子，你我一向無寃無仇，一定要苦苦相逼作甚？」

天瘟趙雷喝道：「乖乖的隨老夫回山，否則休怪老夫破例痛下絕情。」

闖人鳳笑道：「說起來到蠻容易。」

天瘟怒喝道：「那你就瞧着吧！」

喝罷，身形掌法全是一緊，如魔影幢幢，層層將闖人鳳圈定。闖人鳳似乎自知功力不敵，一味以靈巧取勝，穿東走西，長竄矮伏，由屋脊到庭院，活似矯龍游走，飛魚滑躍，酒脫飄逸，身法靈巧美觀。

數擊不中，天瘟趙雷已動眞火，驀地一聲狂吼，眉髮倒豎，月色下，面目猙獰可怖，身形一緩，雙臂暴長，狠狠的注定闖人鳳，眼看即有煞手施出來。

司馬玉龍大吃一驚。

天瘟趙雷，地瘟解震，人瘟歐陽長卿是異姓師兄弟，藝出崑崙深山中一位不知名的老人門下，武功甚爲怪異，因與巫山淫蛟孫顧影結怨，巫山淫蛟詭計多端，心狠手辣，行爲下作，武功尙在三瘟之上，尤擅多種陰毒暗器，在一次朝相時，三瘟墮入淫蛟計中，幸蒙天龍老人適時解圍，三瘟感恩圖報，便即投入北邙派下。

三瘟功力不凡，闖人鳳雖仗絕學魚龍十八變取巧於一時，但火候究屬有限，是否能擋得天瘟趙雷這最後的狂怒一擊，頗成問題。

司馬玉龍正亟於要找闖人鳳尋求她爲什麼恨毒「司馬玉龍」的謎底，心想自己的五行神功目前已達四五成火候，且自服下少林秘丹後，內力大增，何不藉此機會，一方面可取得闖人鳳攀談的進身之階，一方面，也可以試試本身功力究竟已達何種程度？

那是間不容髮的一刹那，司馬玉龍想到便做，他全未想到對方爲一派高手，無故惹火燒身，以後會添多少麻煩，祇見他，驀地長身，雙臂一抖，如巨鷹閃降，落在院中二人之間，闖人鳳的身前，天瘟趙雷的對面。

就在這時，天瘟趙雷的掌已發。

司馬玉龍放聲喝道：「闖人女俠暫退，讓余仁來接趙大俠這一招。」

司馬玉龍在凌空下落時，業已斂足功勁，這時

是力隨聲發，坐馬揚掌，滿滿地接了天瘟一招。

四掌相接，司馬玉龍上身微微一晃，下盤却是穩立不動，天瘟趙雷連退三步，臉色大變。

司馬玉龍微微一驚，他驚的是自己居然有了如此駭人進境，驚中滲喜，喜過於驚。

身後的閔人鳳則是微微一喜，她喜的是此人出手不是武當大羅掌招式，顯然此人並不是她想像中懷疑的「司馬玉龍」。

閔人鳳夜探北邙，故意露出行跡，將天瘟逗出山外，引來洛陽城中，誠心爲了打聽北邙派的下半部大乘神經有否失落那是眞的，至於她將天瘟引至司馬玉龍落脚的這家客棧，並不是「無巧不成書」，而是屬於「挿柳出自有意」。

這怎麼說呢？

原來閔人鳳二次遇見司馬玉龍，業已情愫暗生，祇爲種種疑團未破，一心懷疑司馬玉龍就是「司馬玉龍」，司馬玉龍最後一句話的語氣過於强硬，她因年輕臉嫩，面子一時難下，祇好掉頭一走，別無他法。

她出店不遠，繫好馬匹，便又暗地裏折轉回來，看好了司馬玉龍的落脚處。司馬玉龍正值思昏想惑之際，竟然未曾發覺身後有人躡踪。

她將天瘟引來此間，也就是爲了想將司馬玉龍引逗出來，找機會看看司馬玉龍的身手，究竟是何派門下？要知道，天山一派，雖然自九派除名，近百年之久未問武林中事，但該派原先卽爲武林九大派之一，武林各派武學却是斷無不知之理，尤其武當派的大羅掌，招式特別，更易記憶。

假如司馬玉龍就是她猜想中的「司馬玉龍」，她想不惜以死相拚，務得其命而後快。假如這個「余仁」眞的是余仁，就是要她委屈一點……她也願意。

現在，她已「證實」司馬玉龍並非武當門下，何得不喜？

話說到這裏，也許有人懷疑道：閔人鳳若果爲天山派之後，既能熟知各派武學源流，爲什麼不能看出司馬玉龍此刻使的是五行神功？閔人鳳係自衡山而來，她之所以要找司馬玉龍尋仇，十之八九與衡山之行有關，難道衡山派人沒有說出司馬玉龍和五行怪叟之間的關係麼？依此推想中矛盾之處豈不太過明顯？

不，五行神功屬於先天罡氣之一種，練功便是養氣，一旦功成氣足，勁道遍佈週身，祇要是有心施爲，無論舉手投足，皆可發揮絕倫威力。司馬玉龍既然是有心人，當然不肯以五行神功的本式，或是注功於大羅掌招中施展，他這種坐馬揚掌全是一種權宜的變化，閔人鳳又那裏能够看得出來？

在司馬玉龍，眞是百密一疏，冒險之至，他這種權宜變化，固可矇過閔人鳳於一時，但天瘟趙雷是何許人？在這種大行家眼裏，別說身受，卽便從旁默察審度，也可以看出三分端倪，若是對方一旦脫口喝出底細，豈不是弄巧成拙，事敗當場？

上述情形在這種場合中，有着極端之可能。

現在是眞正的「無巧不成書」了。

天瘟趙雷捱了一掌，若照他那副火爆性子，什麼人也會以爲他一定不顧一切捨命相拚，忘命相撲了吧？

嘿，說怪也眞怪，天瘟在後退三步，立定身軀之後，臉色雖然大變，但目中却無絲毫兇光，身爲一堂堂高手的天瘟趙雷，竟然變成異常溫和起來。一種畧帶頹然之感的溫和。

他注目諦視着全身戒備的司馬玉龍，良久之後，點頭嘆道：「長江後浪催前浪，想不到老鬼居然收得這麼個資質俱秀的徒弟。老鬼雖然是一向施恩不望報，我姓趙的又何能忘恩負義，明知故犯？唉，罷了，罷了。」

說完，又是一聲長嘆，雙臂一抖，上屋飄然而去。

這種收場，眞是出乎司馬玉龍和閔人鳳的意料之外。

待得天瘟走遠，司馬玉龍轉身向閔人鳳微微一揖，笑道：「日間酒後失言，不知閔人女俠尚記在下嫌否。」

閔人鳳臉頰一紅，赧赧地道：「又不是你一個人錯……」

說着，朝司馬玉龍望了一眼，突然問道：「你師父是誰？」

司馬玉龍搖搖頭，笑道：「家師爲一風塵隱者，有命不得輕洩於人，萬望女俠見諒。」

閔人鳳點點頭道：「你既然有師命在身，閔人鳳何敢相强？」停得一停，又道：「剛才那個自稱天瘟的大個子到底是誰？令師有何恩惠於他？你們之間爲何並不相識。」

司馬玉龍微笑道：「北邙派威名遠播，天龍老人以下，二絕三瘟，名重遐邇，剛才那人就是三瘟之首的天瘟趙雷呀！」

閔人鳳俏皮地吐吐舌道：「怪不得那樣地老氣橫秋，咄咄逼人。」

司馬玉龍繼續道：「在下出藝未久，那會結識此輩高人。」

閔人鳳格格笑道：「高人？連你一掌也擋不住……那麼，你豈不比他更高？」

司馬玉龍正色道：「話不是如此說，在下適才

一掌，實有取巧之嫌。天瘟因自視甚高，招術雖辣，功力並未用至十成，且在下驀然出現，頗出對方意外，天瘟表面上雖然鎭定如恒，未露絲毫張慌之象，那是經歷老到的關係，無論如何，處此情況之下，任何人也不免要分去幾份心神，經過了這樣的七折八扣，威力難免稍遜，假如不生意外變化，鹿死誰手，誰敢逆料？」

閔人鳳凝視着玉龍之面，聽得不住的點頭。

司馬玉龍又道：「至於家師究有何惠於天瘟，家師未曾提及，在下實在不知個中原委。」

閔人鳳聽畢笑道：「你剛才那一掌，是什麼招式？」

司馬玉龍大笑道：「女俠眞是聰明，假如在下照實說了，以女俠之見聞，何難知悉在下師承何人？在下說了，又何異於變相違背師令？」

閔人鳳臉頰微紅，嗔道：「不說算了，搬出這麼多大道理來則甚？」

司馬玉龍見她並非眞的生氣，便逗道：「難不成女俠又要借題發揮，拂袖而去？」

閔人鳳先是噗哧一笑，旋作恨聲道：「祇要你不是司馬玉龍本人……你以爲我的氣量狹仄到什麼程度。」

司馬玉龍聽得心頭一震！笑容開始從他臉上消失，他的心，給閔人鳳一語澆得冰冷。

他的頭低下去了。

閔人鳳湊近他的身軀，用其柔無比聲調低低安慰地道：「你這人也眞是，一提到你的朋友你就不歡喜，司馬玉龍是你朋友，我閔人鳳難道就不是你的朋友麼？假如你也對我當做你的朋友看待，我想你不但能原諒我，可能還會同情我，帮着我去恨那個司馬玉龍呢！」

吐氣如蘭，淸香醉人。

司馬玉龍因爲心情緊張，一點也沒有領畧到美人耳鬢厮磨的滋味。他凝神注意着閔人鳳的每一句話。閔人鳳這時無限幽怨地繼續說道：「爲了朋友，你氣我，我並不多心，忠於朋友的人是可敬的，你現在既能忠於司馬玉龍，將來你也一定能忠於……當然，這也不能怪你，我一直都沒有告訴你我恨司馬玉龍的原因，你基於以往的友情，自然應該廻讓於他。」

司馬玉龍聽得又是淘然，又是戚然。

閔人鳳在他耳邊幽然又道：「可是，你也不能怪我呀，我怎能和你一見面就說心腹話？何況，……何況我一直就懷疑你是司馬玉龍本人呢！」

司馬玉龍心頭又是一冷。

他祇是低頭不語。

他怕擾破了閔人鳳叙述根由的衝動，也不願攪散這種令人陶醉也令人窒息的氣氛。

月雪相照，萬籟無聲。

殘冬殘夜，酷寒如刺，但冷風吹不進兩顆各爲不同處境而激動的心。

這時，閔人鳳突然後退半步，聲色驟厲，沉聲道：「余兄，你想想看，我閔人鳳罵了司馬玉龍一聲殺才，你就爲他感到不快，要是我告訴你，他司馬玉龍殺了我閔人鳳的親哥哥，余兄，你，有何感想。」

司馬玉龍驀然抬臉，失聲道：「什麼？大智是你長兄？」

閔人鳳猛上一步，戟指大聲道：「你，你怎知道如此詳細？」

司馬玉龍遍身一凉，神智全淸。

他深知已經失言，閔人鳳冰雪聰明，一個應對失當，立有陷入百口莫辯之窘境的可能，無論如何，他得將現狀維持住，眞象終有澄淸之一日，現在將事情弄翻，將來再解釋也就難了。

於是，他鎭定地道：「衡山弟子寃死於武當弟子之手一事，業已傳喧武林，司馬玉龍爲在下之友，焉得不知？」

閔人鳳聞言，臉色倏緩，低頭嘆了一聲，然後正臉向司馬玉龍問道：「寃死？你是指死者含寃，抑或是指活着的？」

司馬玉龍知道機不可失，立卽朗聲應道：「兩者皆寃！」

閔人鳳訝道：「殺人者何寃之有？」

司馬玉龍道：「請女俠先將消息獲得的經過，爲在下複述一遍，余仁自當以一己之見解見閔盡情相告。」

閔人鳳四面看了一眼，說道：「外面風這樣大，你難道沒有個住處麼？」

司馬玉龍陪笑道：「屋內狹仄，且欠整理，是以一直未敢相邀。」

閔人鳳哼了一聲，道：「眞酸。」

司馬玉龍祇笑得一笑，便領着閔人鳳，走入廂房。

房中炕火雖盡熄，但比起房外來，也有天淵之別。

二人在炕前對燈而坐，燈下，閔人鳳因冷暖相激，雙頰嫣紅，愈見嬌媚。司馬玉龍怔怔地望着那副臉蛋，竟然在不知不覺中出了神。

驀聽閔人鳳低聲羞喝道：「你儘瞪着人家做什麼？」

司馬玉龍聞聲驚覺，赧然低頭笑道：「等你說嘛！」

閔人鳳掩口笑道：「你說謊。」

司馬玉龍也笑道：「限於環境，眞話有時也不能說得太早哩！」

司馬玉龍實在由衷之言，他頗希望能以玩笑口吻引起閔人鳳注意，漸漸地逐步試着表白心迹。可是，閔人鳳誤會到另一方面去，紅着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似喜似怨地咬着自己的指甲，沒有再說什麼。

司馬玉龍見對方又生誤會，祇好說道：「卽請女俠賜告如何？」

閔人鳳放開指甲，隔燈抬臉問道：「你知道我的門派麼？」

司馬玉龍道：「莫非天山？」

閔人鳳點點頭，又搖搖頭，想說什麼，突又低下頭去，沉思了一會兒，然後仰臉突然問道：「是上次君山和你在一起的那個老頭子告訴你的？」

司馬玉龍戒備地點點頭。

閔人鳳又道：「老頭子何人？」

司馬玉龍故意笑了笑，道：「一位不能告訴人的人。」

閔人鳳臉色一鬆，會意地點點頭道：「令師目力眞個厲害。」說完，又向司馬玉龍問道：「你就祇知道這麼多？」

司馬玉龍見閔人鳳已不再生疑，便道：「尙知女俠爲天山——天山——」

閔人鳳爽然笑道：「天山毒婦門下是不是？既然人家都喊她老人家天山毒婦，你直說出來又有何妨？」

司馬玉龍點點頭。

閔人鳳笑道：「你祇猜對一半。」

司馬玉龍詫道：「何謂一半？」

閔人鳳道：「我學的天山絕學，却不是天山派門下，天山毒婦是我的傳業之人，却與我並非師徒名份，你說我是天山派，天山毒婦的門下，豈非祇對了一半？」

司馬玉龍點點頭，瞪目不語。

閔人鳳繼續說道：「天山毒婦是我的祖母你知道嗎？」

司馬玉龍啊了一聲。

閔人鳳自顧說下去道：「天山派百年前突生巨變，最後殘殺得祇剩下兩名高手，軒輊難分，那二人都是家祖母的師伯輩。二人因功力相當，便拉了派中僅存的末代弟子家祖母做證，決鬪天山野人谷，二人打了三晝夜，最後，勝利的却是作證的家祖母！……原來二人勝負尙未分出之前，便在第三天夜裏雙雙脫力而亡。後來世人不明就裏，誣指二人皆死於家祖母之手，同時贈以毒婦之號，家祖母天性執拗，懶得向外申辯，且因缺乏佐證，辯解亦屬徒然，以致相傳至今。

「家祖母得到那本『魚龍十八變』的拳譜後，雖然收過幾個女弟子，因爲成就全都有限，祖母甚爲灰心，之後便閉門謝客，不問世事，從此不作光大天山派之想。先祖父去世很早祇生下我父親一人，我父親有子女各一，男的叫閔人龍，女的叫閔人鳳，男的是衡山派二代弟子大智僧，女的就是我。」

「我家既然世居天山，我哥哥爲什麼要跑到衡去當起和尙來了呢？

「唉，說來話長。

「家祖母自心灰意冷以後，除了研習精奧的拳式消遣自娛外，對內對外絕口不提武功。所以，我父親雖然有着一個舉世視爲奇人的母親，本身對武功却是一竅不通，自我母親去世後，爲了生計，父親便帶了哥哥自關外販了藥材來關內賣。那時，我哥哥十八歲，我才五歲左右，大概是十年前吧，我父親帶着哥哥，一去不回，隔了兩年，哥哥自衡山十方寺消回一封家書，書中語焉不詳，祇說父親遭意外，他本人也看破紅塵，已在十方寺落髮，請家人勿念，並將其忘却云云。

「祖母接到家書後，摟着我流淚嘆道：「武術固可防身，但亦足殺身。余之所以不傳你父你兄之武技，實爲保全閔人一脈平安相傳之故也。想不到爾父竟因無拳無勇而遇害，爾兄恕及老身，竟也一怒而落髮。

「衡山派武學固然不俗，但該派戒條森嚴，一且身入其門，閔人一脈，算是自此而斬矣！

「那時候，我已七歲多，人事盡知，看到祖母捧着哥哥的來信自語流淚，便吵着要爸爸和哥哥。

「祖母含淚望了我很久，最後一咬牙，便作了關係着我此後一生的決定。

「七八年來，祖母悉心相授，我的武功雖然與日俱進，但我始終不忘父兄，整天吵着要來關內，祖母始終不允，她老人家說，中原武林高手如雲，你若不將基礎紮好，遇有差錯難道要我百歲出頭的老太婆出來丟人現眼不成？

「這倒是眞的，我雖心懸關內，但也不忍心丟下祖母一人遠走，之後，愈來愈覺祖母一人孤苦可憐，反而絕口不敢再提要來關內的事了。

「直到三個月前，祖母將我喚至身前，交給我一把寶劍，一塊三寸長，二寸寬，上面畫了一隻酒葫蘆的竹牌給我，交代道：『你是女孩兒家，老身留得你一時，也留不住你一世，孩子，你去吧！這把寶劍是天山派鎭山之寶，劍名「鎭魔」，削鐵如

泥，吹毛立斷，足可用以防身。另外，這塊竹牌你更得妥爲珍藏，它的價値並不在這把鎭魔寶劍之下。天山派的招牌在中原武林道已不吃香，這塊竹牌名叫「五行令符」，是五行山，五行怪叟的信物，五行怪叟雖已於廿年前物故，但五行山代有異人，祇要五行神功沒有失傳，這塊竹牌便有無上威力，如非危急，此物不可多現，以免招致匪人覬覦。……去吧，孩子，祇要永遠不忘記天山還有我這把老骨頭，十年八年之後，能回來再替我淸淸墓草，也就夠了。』

「祖母淡然笑着，說着。

「我却已哭得死去活來。

「可是，事情總有了斷之日，三天後，我拗不過她老人家，終於單身下了天山。

「一路無甚說得。

「自君山經令師指明衡山去向後，大約十數天光景我便找着了十方寺。我到了十方寺，家兄遺體業已安葬。由家兄大智僧之師，四空尊者接待我，他先領我拜奠了家兄之墓，同時告訴了我家兄致命之因。」

司馬玉龍深爲這篇悽愴動人的述說而感到萬分沉痛。聽到這裏，他連忙悄悄藉揉目爲詞，拭去盈眶淚水，啞聲低問道：「閔人女俠，你沒見到其他的人？」

閔人鳳朝司馬玉龍瞥了一眼，哽咽着道：「在該派知道了我是天山毒婦的孫女兒之後，忽然有一個在眉心有着硃砂紅痣，自稱伏虎尊者的紅衣僧人向我說道：本來我是有機會手刃仇家，剖心祭兄的，祇恨半路來了個五行異叟的傳人五行怪叟，將司馬玉龍救走了。接着，他又安慰我，說衡山派佛手信物祇能向該派交換一個要求，怪叟當場將人帶走，玉佛手已經原璧歸趙，雙方權利義務均已了結，以後行事，怪叟已無資格過問，該派已派了該派的七長老星夜趕往武當討人，叫我暫等幾天，等候回音。

「我在該寺寺後柴房住了廿幾天，之後，七長老回來了，去北邙的大慧僧也回來了，兩方面都帶來異常惡劣的消息。七長老沒有要到人，聽說還受了武當掌人門上淸道長一頓嘲弄，七長老身入武當重地，衆寡勢懸，祇有忍辱而退。北邙來人帶來的消息更壞，說是天龍老人的下半部大乘神經也不見了。家兄大智僧在抵達北邙之前卽已過世，故家兄失經之事，北邙方面根本一無所知。設非衡山去人，北邙幾疑該派失經一事係屬衡山派所爲……你說這事多怪？

「兩個消息傳達十方寺，衡山派合派爲之騷動，衆議紛紛，莫衷一是。

「掌門人一瓢大師和降龍尊者主張先訪神經下落，伏虎四空兩尊者，以及七長老諸人則認爲丟失神經事小，武當派欺人太甚，小輩殺人於前，老輩欺人於後，此恨不雪，與衡山派譽相關，非同小可，一致主張先向武當興問罪之師方屬正着。

「就在這個時候，我悄悄地離開了那個地方。

「什麼神經，什麼派譽，一切與我閔人鳳無關，我要找的是家兄，家兄却死於司馬玉龍之手，我便得找上司馬玉龍要人，他如不交出人來，他便得交出他自己的性命！」

閔人鳳說罷，雙目注定司馬玉龍，靜等司馬玉龍答話，司馬玉龍咬着下唇，神經很是迷惑。

天已四鼓有零。

屋中岑寂異常。

司馬玉龍沉吟有頃，忽然抬頭道：「那麼，閔人女俠爲什麼到北邙來？」

閔人鳳道：「這是我個人的一種愚昧見解，假如司馬玉龍當傷家兄是爲了大乘神經，無論是否受北邙蠱惑，均有來北邙探個究竟的必要。因爲家兄手上失落的上半部的下落是個很緊要的關鍵，假如北邙的下半部仍然完好如故的話，那麼，無論怎麼說，北邙派也脫不了干係！」

司馬玉龍目光精華突閃，大聲道：「照閔人女俠這樣說，北邙的下半部神經也已遺失，這事又應作何解釋？」

閔人鳳輕嘆一聲道：「這就難予解釋了。」

司馬玉龍心中暗佩道：「此女年紀輕輕，居然有着和師叔玄淸道長相同的見解，眞比我司馬玉龍强多了。」

司馬玉龍心裏想着，嘴裏又道：「閔人女俠有無其他想法？」

閔人鳳見問，鳳眸微轉，一刹時，雙眼中冷光暴射，挺身湊向桌前，低聲急急地問道：「余兄以爲——？」

司馬玉龍點點頭。

閔人鳳搖搖頭，垂下眼皮，自語地道：「假如說北邙派遺失下半部神經是個謊言，這實在是太不可能了。……北邙派歷史悠久，武學精純，天龍老人正直無私，譽滿關內外，爲武林黑白兩道所共仰，卽令大乘神經是本紫府仙書，他也不可能做出這種事來。」

司馬玉龍實是故意以言相試，如今見閔人鳳是非分明，判斷正確，心中甚爲寬慰。知道這次冤屍事件，祇要在理論上能令對方折服，如能找得一點事證，決不難化干戈爲玉帛。

閔人鳳見司馬玉龍點頭，以無言來讚許她的見

解，心下也很高興，這時趁興道：「現在輪到余兄抒發高見了吧？」

司馬玉龍肅容點頭道：「在下的意見祇是一連串的幾個問題，閭人女俠——」

閭人鳳突然岔口說道：「你這人……開口一聲女俠，閉口一聲女俠，彷彿要逼出人家喊你一聲『少俠』似的。」

說到這裏，又掩口說道：「余少俠，是這個意思麼？」

司馬玉龍赧然一笑，連忙改口道：「這一連串幾個問題，祇要鳳妹能够全部予以解答，毋須愚兄再為敝友司馬玉龍辯護，鳳妹當知敝友司馬玉龍也是受害者之一！」

閭人鳳面露訝異之色道：「什麼，司馬玉龍也是受害人？」

司馬玉龍輕嘆一聲道：「鳳妹想想看，令兄大智僧與敝友司馬玉龍均為衡山武當兩派二代弟子，雖說二人各得師門絕學，成就一身不凡藝業，但他們兩位，一位是長守紅魚青燈甚少涉足塵世，一位是初履江湖行道未久，二人間，往日無仇，近日無怨，如非事出重大誤會，何以至遽爾便起衝突？」

閭人鳳沉吟了一下，抬頭茫然地問道：「二人因何事而起誤會，仁哥定知其詳了？」

司馬玉龍點點頭，目注對方，猶疑了一下，然後毅然地道：「貪嗔癡慾……為佛門大戒，想來鳳妹是知道的了。那一夜，據敝友司馬玉龍言及他遇上令兄時，令兄當時正犯了佛家八戒之一的……也就為了這個原因，敝友激起了一時的氣血之勇，以致造成令人異常遺憾的不幸。」

閭人鳳臉色遽變，瞪目怒聲說道：「眞有這等事？」

司馬玉龍點點頭，才待繼續述說下去時，閭人鳳早自櫈子上立起身來，低聲連罵兩聲該死，轉身便向門外走去。

司馬玉龍忙喊道：「鳳妹請暫留步。」

閭人鳳掉轉臉，花容慘淡地說道：「你留我作甚？」

司馬玉龍道：「深更半夜，雪重冰寒，你去那裏？」

閭人鳳低頭道：「除了回天山，還有什麼地方好去？」

司馬玉龍急急地道：「令兄之仇，你就這樣袖手不管了？」

閭人鳳冷哼一聲道：「自作自受仇從何來？」

司馬玉龍大聲道：「假如我余仁有意為司馬玉龍脫罪，故意將令兄說得一文不值，難道你就這樣相信了麼？」

閭人鳳臉上頓時露出一種異樣神色，偏臉問道：「你，你剛才說的是——謊話？」

司馬玉龍皺眉道：「你先回來坐下好不好？」

閭人鳳迷惘地重新回到桌邊坐下。坐定之後，她朝司馬玉龍望着，一臉疑惑。

司馬玉龍懇切地道：「鳳妹，我的年齡雖不算大，但你比我更年輕，所以我敢冒昧地說一句，像你這種急躁脾氣，如欲隻身行走驚險萬端的江湖，實在太不相宜了。」

閭人鳳向司馬玉龍望了一眼，感激地點點頭。

司馬玉龍嘆了口氣，又道：「假如我眞是為了敝友司馬玉龍脫罪而將令兄故意說成那樣，我的目的既達，決無坦率自白之理，鳳妹是個冰雪聰明的人，不用我再解釋，自然會明白個中道理。我之所以這樣反證，祇不過想讓鳳妹淸楚一件事，那就是：人言不可儘信，凡事均應耐心探求眞象。」

閭人鳳仰臉戚然地道：「閭人鳳感激仁哥美意，但仁哥如不能將家兄那一夜的行為予以要為解釋的話，閭人鳳別的什麼話也不想再聽下去了。」

司馬玉龍雙手按緊桌面，反問道：「鳳妹，我問你，一個在內功修為上已有些許成就的人，一旦眼光突然癡直，武功消失而不自知，這是何故？」

閭人鳳脫口答道：「莫非藥物中毒？」

司馬玉龍驀然一拍雙手，失聲道：「對了，對了。」

閭人鳳訝然望着司馬玉龍，神情似甚不解。

司馬玉龍接着便將他在新州附近遭人逗引而發現大智僧神態反常的種種，推說係自司馬玉龍本人處聽來，重新向閭人鳳說了一遍。

最後，他總結道：「鳳妹，令兄既遭他人暗算在先，他又何能對他失去理智之後的行為負責？」

閭人鳳默然不語。

司馬玉龍繼續說道：「據此而論，令兄大智僧是無罪的，敝友司馬玉龍也是無罪的。可是，他們兩個，一個身遭慘死，一個蒙寃不白，鳳妹為令兄復仇，愚兄為敝友雪寃，均屬義不容辭。」

閭人鳳喃喃地自語道：「莽莽中原，方圓千萬里，何處去找元犯正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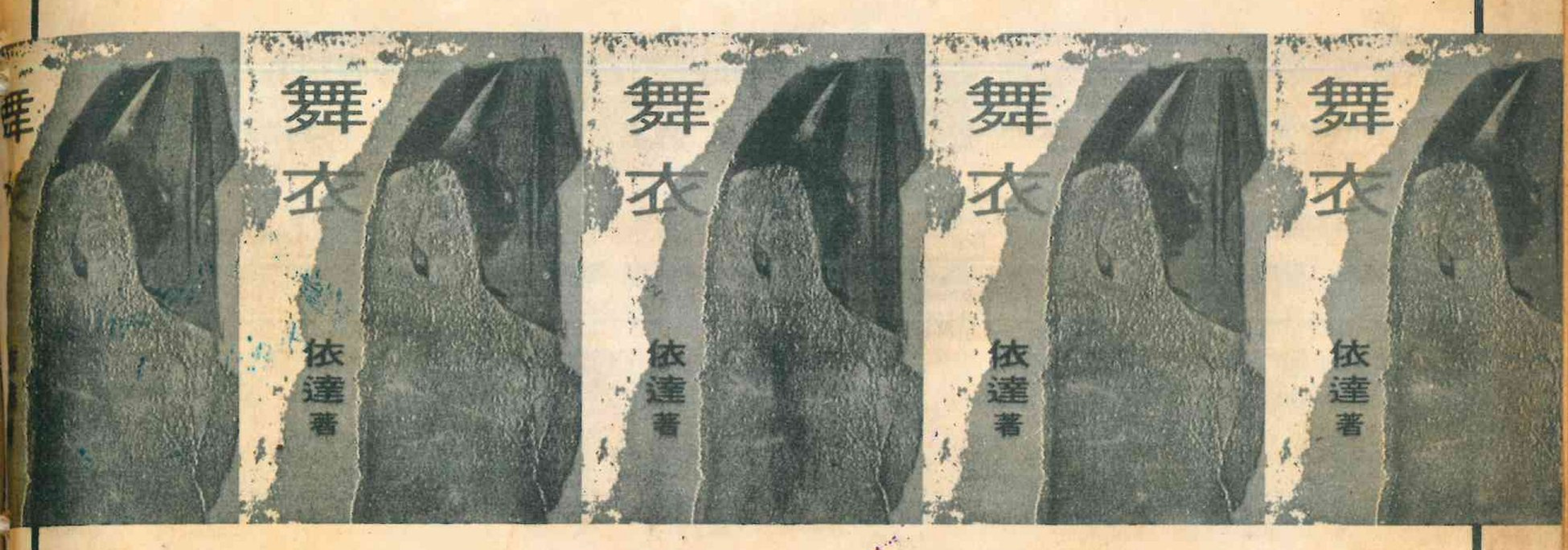
司馬玉龍奮然而起，挺胸朗聲道：「此案牽連武林衡山，武當，北邙，五行，天山各大派，刼經幕後，操縱者決非少數二三人，暗流洶湧，指日成災。一屍一經，祇為禍端引綫，事實上很可能演變為武林中正邪黑白的總決鬥。現在各派掌門人均已介入，鳳妹與我，亦應自今日始，厥盡武人天職，為公為私，均該力求此案早日水落石出，消弭浩刼於無形。」

（未完待續）

隆重推薦一部即將搬上銀幕的小說

眞實的題材　動人的人物
濃厚的情感　如畫的筆觸

名作家 **依達** 本年度最傑出的長篇創作



〔舞衣〕是依達花了整整一年創作成功的長篇小說，作者用三個月時間攫取題材，創作前分列大綱十六頁。書中人物多姿多采，用最新寫作型式將六位主角的不同性格與遭遇分三條路綫聯繫描述，本書一氣呵成，氣勢旁礴，是愛好文藝小說讀者必看之佳作。　　（全書444頁　定價HK$4.8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高陞戲院對面）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　話：H456123（四綫）